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 15 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2014 年度入库项目

张宪文 主编

日本侵华图志

第 15 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 编著

K264

214/15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侵华图志. 15, 化学战与细菌战 / 张宪文主编; 高晓燕, 王希亮编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74-1470-5

I. ①日… II. ①张… ②高… ③王… III. ①日本—侵华—史料—图集 ②日本—侵华事件—化学战—史料—图集 ③日本—侵华事件—细菌战—史料—图集 IV. ①K265.60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39712 号

日本侵华图志 张宪文 主编

第15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 编著

责任编辑 徐峙立
装帧设计 王 芳
封底篆刻 管树强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 格 210毫米×285毫米
24.25印张 844幅图 130千字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7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山东画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合作项目

《日本侵华图志》编纂、出版工作人员名单

编纂委员会

主 编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副主编

关 捷 大连民族学院教授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
沈 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研究馆员
井晓光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曹必宏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希亮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赵继敏 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

执行副主编

曹大臣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王卫星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齐春风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洪小夏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委 员

- |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杨克林 | 香港新大陆出版社编审 |
| 郭铁椿 | 辽宁师范大学教授 | 吴先斌 | 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研究员 |
| 杨惠萍 | 大连大学教授 | 曹 艺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研究馆员 |
| 张 瑾 | 重庆大学教授 | 唐润明 | 重庆市档案局研究馆员 |
| 陈丽菲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武 菁 | 安徽大学教授 | 戚厚杰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高晓燕 |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严海建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何天义 | 河北省社科院抗战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 关 伟 | 大连民族学院副教授 |
| 田苏苏 |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柳 宾 |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 邓 平 |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李 鑫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
| 任银睦 | 青岛市史志办公室研究员 | 陆 军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齐红深 | 辽宁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研究员 | 潘 涛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审校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宪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荣誉资深教授

委 员

- | | | | |
|-----|------------------|-----|---------------------|
| 史全生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 李继锋 |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 |
| 臧运祜 |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曹大臣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
| 江 沛 |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 姜良芹 |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 廖大伟 | 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
| 赵兴胜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教授 | 齐春风 |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 |
| 徐 畅 |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洪小夏 | 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

各卷主要编著者、审校者名单

- | | | | |
|-----|------------------------|--------------|----------|
| 第1卷 | 《战争动员》 | 曹大臣 / 编著 | 洪小夏 / 审校 |
| 第2卷 |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 | 关 捷 关 伟 / 编著 | 史全生 / 审校 |
| 第3卷 | 《侵占台湾五十年》（1895—1945） | 洪小夏 殷占堂 / 编著 | 傅光中 / 审校 |

- 第4卷 《侵占大连四十年》（1905—1945） 郭铁椿 关伟等/编著 王卫星/审校
- 第5卷 《山东问题与济南惨案》（1914—1929） 任银睦 柳宾等/编著 徐畅/审校
- 第6卷 《九一八事变与侵占东北》（1928—1932） 刘长江/编著 曹大臣/审校
- 第7卷 《建立伪满洲国与对东北的殖民统治》（1932—1945） 赵继敏/编著 曹大臣/审校
- 第8卷 《侵占华北地区》（1932—1945） 罗存康 曹艺 李鑫/编著 赵兴胜/审校
- 第9卷 《侵占华东地区》（1932—1945） 王卫星/编著 赵兴胜/审校
- 第10卷 《侵占华中地区》（1938—1945） 马振犊 陆军 潘涛/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1卷 《侵占华南地区》（1938—1945） 马振犊等/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2卷 《上海租界、香港的占领与统治》（1941—1945） 杨克林/编著 廖大伟/审校
- 第13卷 《情报与间谍活动》 马振犊 戚厚杰等/编著 张宪文/审校
- 第14卷 《无差别轰炸》 张瑾 唐润明 邓平/编著 臧运祜/审校
- 第15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高晓燕 王希亮/编著 徐畅/审校
- 第16卷 《南京大屠杀》 曹必宏等/编著 李继锋/审校
- 第17卷 《“三光作战”与“无人区”》 田苏苏/编著 江沛/审校
- 第18卷 《毁坏城镇》 夏蓓/编著 齐春风/审校
- 第19卷 《“慰安妇”与性暴行》 苏智良 陈丽菲/编著 王卫星/审校
- 第20卷 《虐杀战俘与奴役劳工》 何天义等/编著 江沛/审校
- 第21卷 《经济侵略与资源掠夺》 齐春风 严海建/编著 史全生/审校
- 第22卷 《文化侵略与奴化教育》 齐红深/编著 郭铁椿/审校
- 第23卷 《扶植伪政权》 经盛鸿等/编著 臧运祜/审校
- 第24卷 《生态破坏与社会控制》 武菁/编著 廖大伟/审校
- 第25卷 《投降与受审》 姜良芹/编著 臧运祜/审校

部分图片提供者

殷占堂 杨克林 吴先斌 杨莲福 姜良芹 邱明轩 刘启安 李晓方 张蓉 刘新勇

项目策划 殷占堂 尹奎友 傅光中
项目统筹 傅光中 赵祥斌
设计统筹 王芳
编印统筹 李新宇 许诺
印务专员 甄西苏 刘奎山

发行统筹 王莹伟 祝东江
营销专员 张桐欣
编 务 郑丽慧 桑葆琳 李忠秋
方言 付坤 莫超
于东 张广成

总序

张宪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其间，无论是日本遣唐使来华，或者是中国鉴真和尚等东渡日本，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十分密切，对两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政治变革，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它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大发展的道路。由此，日本从幕府制封建王朝迈向天皇制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

可是，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海，领土狭小，资源贫乏。日本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其前首相山县有朋等人，于19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侵略有理”的理论，抛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主张，将周边各国视为其利益所在，必须加以控制。以此理论为指导，日本逐步形成了其吞并朝鲜、侵占满蒙、独霸中国，进而将侵略势力扩展至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1928年，由田中义一首相主导召开的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形成了以军部为代表的军事政治体制，组成了包括陆军省、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支那派遣军司令部等军事机构在内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政局。自19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军事力量迅速向朝鲜、中国展开侵略行动。

日本不仅在中国土地上挑起了瓜分中国的日俄战争，参与了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且独自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从1931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日本摧毁了清王朝新兴的海军力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历时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灾难。日本以战争手段，侵占了中国自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到华南的大片国土，毁坏了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破坏了大面积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从东北到中原内地，大量的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产品被日本掠夺，占为己有。战争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存条件，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形成了非正常的人口流动。许

多沿海工厂企业和大中专院校，被迫迁往内地，在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着基本的生产和教学研究工作的。而在中国沦陷区，日本占领者则以种种手段加强压迫和控制，致使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

日本在以军事行动占领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譬如，在各地制造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和“万人坑”。它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实施化学战和细菌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在中国各地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尤其残忍的是，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屠杀 30 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人间悲剧。上述惨案或行为，均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义原则。

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严重挫折。但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面前，中国人民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终于在 1945 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严格依照国际法规，坚持维护人类的基本道义原则，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对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作出了公正合理的判决。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 70 年，日本在美国政府的长期包庇、纵容下，不仅战争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而且拒绝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甚至美化其战争罪行，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坚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由于历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加之钓鱼岛领土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众多的日本民众在右翼势力的欺骗和蒙蔽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模糊、是非不清，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向广大人民包括日本民众揭示历史真相，帮助他们认清历史事实，辨明是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维护并加强中日友好。

以图像展现和解说历史，是历史研究最为有效的方法。图像的直观性，能使人们对历史产生最直接、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当今中外历史学者都开始重视图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山东画报出版社和有关学者采集并掌握了日本侵华历史图片约 25000 幅。这些十分珍贵的原始图片，来自日本、美国、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博机构，以及中外私人收藏。我们按照“重要性、稀缺性、高清晰”的原则，强调图片的来源出处和准确解读，努力向读者或研究者提供可靠而且有价值的图片史料。为此，我们按照日本侵华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相关专题，整理编辑为《日本侵华图志》共计 25 卷。

可以说，这套 25 卷本《日本侵华图志》的内容，客观、全面、直接地揭示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日本自 1894 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到 1945 年战败投降为止的侵华历史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各种暴行。它们是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有了上述大量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图像“立此存照”，日本右翼势力任何否认侵华历史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参加这套大型图志编著工作的，有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

济南、青岛、石家庄、合肥、重庆、香港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史志研究机构、历史档案馆、抗战纪念馆、博物院以及其他学术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历史学、中日关系、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的专业研究和学术造诣。本书编委会对他们为书稿编纂工作付出的巨大艰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尤其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出版集团的领导，十分关心、支持本《图志》的编辑出版。在此，我谨代表《图志》编委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承担了本图志的全部编辑、出版工作，有关社领导、编辑和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编委会向出版社有关人员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4年12月16日

凡 例

《日本侵华图志》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多卷本图书出版工程。全书共 25 卷，每卷平均约 8 万字、1000 幅图，共计约 200 万字、25000 幅图。该项目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并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4 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为了充分体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编纂过程中，各卷遵循了如下体例及规范。

一、关于书名。本书总名为《日本侵华图志》，按照时间顺序和不同专题分为 25 卷，每卷 1 册，各卷序号列入卷名，如《日本侵华图志（1）·战争动员》《日本侵华图志（2）·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1894—1905）》《日本侵华图志（16）·南京大屠杀》等。

二、各卷内容构成。本书各卷由以下内容构成：总序、凡例、目录、综述、正文、大事记、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三、正文层次结构。多数分卷正文分为两个层次，少数分卷分为三个层次；与之相适应，正文设置两级或三级标题。每级标题以序号加题名的形式呈现：一级标题形式为“第一章 XXXXXX”“第二章 XXXXXX”，二级标题形式为“一、XXXXXX”“二、XXXXXX”，三级标题形式为“（一）XXXXXX”“（二）XXXXXX”。一二两级标题进目录，三级标题不进目录。章题下有 1000 字左右的概述，节题下有 200 字左右的简述，每幅图片附带包括图片出处在内的 100 字左右的图片说明文字。因特殊情况，有的分卷如《情报与间谍活动》《“慰安妇”与性暴行》等，编纂体例有所不同。

四、图片辑录原则。作为图志，本书各卷图片资料的辑录，遵循“重要性、稀缺性和高清晰”三原则，力争以清晰的画质呈现历史现场和事实真相。

五、图片编排顺序。本书按不同专题分卷编纂，所选图片资料，一般以历史事件为线索进行串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内在联系排列组合。每页图片及其文字说明均重新编码。

六、语言文字规范。书中语言文字表述，坚持事实第一、理性至上之原则，淡化主观感情色彩，尽量使用中性词汇，不用蔑称或溢美之词。如涉及侵华日军，一般不用“日本鬼子”“日寇”“强盗”“恶魔”等字眼。日文史料中日方对其侵华行为的自我标榜和溢美之词，以及对中方的污蔑不敬文字，引用时加注说明或用引号处理。历史地名一般使用当时称谓，其后加括号注明现在名称，如“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涉及台港澳、西藏、新疆、蒙古的用语，以及伪政权的国号、年号、官职等称谓，一律遵从我国的有关规定。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一律使用全称，比如“朝鲜族”“蒙古族”，不能简称为“鲜族”“蒙族”等。涉及少数民族政权的用语，避免出现“满清”“蒙元”等称呼，而应直接表述为“清朝”“元朝”。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不能用“中华民国”纪年。

七、引文注释规则。行文中的引文需要注释的，一律采用页下注，注释序号用六角括号加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如〔1〕〔2〕〔3〕），每页重新编码。引文注释规则与本“凡例”第十条“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相同，其中为出版物的，要在末尾加注引文所在页码。

八、图片说明及出处著录规则。图片说明文字，以交代图片包含的历史信息为主，主要说明五个“W”：What（何事），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说明文字之后，在六角括号“〔〕”之内，注明图片来源或出处。凡是作者具名的照片、绘画或图表，一律载明作者姓名；无法查明作者姓名的，视情况注明提供者或收藏者。未刊档案，注明馆藏地及案宗号；已刊登或出版的，注明著作权人和书刊名称、出版年月、页码。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所选图片资料中人名、地名的错字、别字以及不规范用词，均按原样直录，然后加括号注明正字。出处采用外文（主要是日文）的，按原外文书刊著录完整规范的外文，著作权人前不加国别，如“〔《一億人の昭和史・日本の戦史（3）・日中戦争（1）》，毎日新聞社昭和五十四年（1979）六月二十五日版，第16頁〕”“〔千葉光則：《秘蔵写真で知る近代日本の戦歴（3）・満州事变》，フットワーク出版株式会社1991年12月6日版，第78頁〕”；外文中文译本著作，以现代汉语著录，原著作权人前加小括号“（）”注明国别，如“〔（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本书翻译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90頁〕”。图片出处文字句末不带句号。

九、“大事记”格式。以时系事，或一日一事，或一日几事，每事一条，每条一记。年份单独占一行，日期及事件另起行。日期后空一字格。行文追求要言不烦、言简意赅。

十、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各卷参考使用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图文资料，均在书后以“主要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重要的相关信息。参考文献分类编纂，各类中又按时间先后排序。著录规则主要有：

著作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版别。责任方式为著时，“著”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保留。引用翻译著作时，原责任者前以六角括号“〔〕”加注国别，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出版者名称容易造成混淆或

产生歧义以及有必要的，出版者名称前加小括号“（）”标注地名。如：“高添强等编著：《香港日占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7月版。”“〔日〕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孙连璧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版。”

著作析出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析出文献题名 / 文集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集题名 / 版别。如：“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8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期刊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题名 / 期刊名及年期（或卷期，出版年月）。如：“张济顺：《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历史研究》1960年第10期。”

报纸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篇名 / 报纸名称与出版年月日 / 版次。如“万居：《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申报》1938年12月15日，第4版。”早期中文报纸无版次的，可标志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

手稿、档案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标题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其他编号。如：“支那研究会编：《山東の富源：附・膠州湾の価値》，（东京）活人社大正三年（1914）版，青岛市档案馆藏，A10180。”

电子文献标注顺序：责任者 / 电子文献题名 / 获取和访问路径 / 引用日期。如：“Robin Waldman. AGAS.8. <http://blogs.archives.gov/TextMessage/2012/05/21/Identification-in-world-war-ii-china-friend-or-foe/agas-8/>, 2014年12月22日。”“韩练成捐赠：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交出的海军军刀，http://www.jb.mil.cn/ep/wwjs/yjww/201007/t20100709_13917_17.html, 2014年12月22日。”

本书各卷所引日文文献较多，所引文献没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按原文献用日文进行完整规范的著录；为便于阅读和查找，也可以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著录，但不得混用中日两种文字著录同一文献。

十一、数字用法。本书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GB/T 15835—2011）之规定。特别注意事项如下：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准确时，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在进行时间记数时，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分，使用阿拉伯数字，如“20世纪30年代”“1937年12月13日”“15时40分（下午3时40分）”；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1949年以前的历史纪年、日本的非公历纪年，使用汉字数字，并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丙寅年十月十五日”“八月十五中秋节”“民国二十六年（1937）”“昭和十三年（1938）”。

军队序列、部队番号，按照中日历史文献的习惯用法，一律采用汉字数字：一位数的用一个汉字，如“第六师团”；两位数的带“十”字，如“第二十四军”；三位数（含三位数）以上的，用汉字数字排列表示，如“第八八九团”“第一一六连”。

目 录

综述	1
第一章 秘密准备化学战	7
一、化学武器的研制	11
二、化学战人员的培训	33
三、日本关东军化学部	45
第二章 化学战的实施	49
一、大本营的部署	51
二、日军化学战概况	56
三、日军化学战战例	61
四、毒杀平民	85
第三章 遗弃化学武器及危害	95
一、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	97
二、遗弃化学武器对民众的伤害	122
第四章 追究化学战责任	145
一、揭露化学战罪行	147
二、对日诉讼	161
第五章 清除毒患任重道远	167
一、吉林哈尔巴岭毒弹的考察挖掘	173
二、南京的毒剂销毁	181

三、彻底销毁遗弃化学武器任重道远	183
第六章 石井四郎与日军细菌部队的建立	187
一、“东乡部队”与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	189
二、人体实验与逃走事件	193
三、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建立	197
四、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建制	202
第七章 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及其他细菌部队	213
一、东北境内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的建立	215
二、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	223
三、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	226
四、广东“波”字八六〇四部队	229
五、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231
第八章 细菌武器的研制及人体实验	235
一、细菌武器的研制	237
二、“特别输送处理”	248
三、人体实验与活体解剖	255
第九章 细菌攻击作战	263
一、诺门坎细菌攻击作战之开端	265
二、鲁西细菌攻击作战	267
三、浙江细菌攻击作战	273
四、常德细菌攻击作战	285
五、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攻击	293
六、其他地区的细菌攻击作战	302
第十章 美日勾结免责细菌战犯	313
一、销毁证据，掩盖罪行	315
二、美日勾结，掩盖细菌战罪行	323
三、苏联和中国对细菌战犯的审判	333
第十一章 细菌战受害者的民间诉讼	337
一、浙江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诉讼	339
二、湖南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诉讼	341

大事记	348
主要参考文献	363
索引	368
后记	370

综 述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进行残酷的人体实验，训练演习与实战实施并举，在中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更有甚者，由于化学、细菌武器的特殊性质，在战后和平年代仍然不断发生伤害事件，至今仍然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侵吞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不出三个月，东北全境沦陷。随后日本扶植亡清逊帝溥仪操纵建立伪满洲国，从此中国东北成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

东北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不仅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掠夺资源、输入垄断资本、开拓殖民市场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一个更加歹毒的罪恶计划也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之中——这就是在东北建立庞大的日军细菌战和化学战基地。经昭和天皇敕令和日军部军令批准，以及政府、内阁和财阀的巨额资金支持，日军七三一细菌战部队和五一六化学战部队相继在黑龙江省秘密成立。这两支部队在研究、试制生化武器过程中密切配合，沆瀣一气，残酷屠杀中国军民，在侵华战争中扮演了极其重要和丑恶的角色。

日军七三一部队是日本陆军进行细菌战的重要工具。1932年，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石井四郎依托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成立防疫室，开始研制细菌武器。几乎与此同时，日军又在哈尔滨成立“东乡部队”，并在五常县背荫河设置细菌实验场，开始细菌武器的实验和研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一开始日军就把被捕的反满抗日志士作为人体实验对象，采取各种惨无人道的手段，研制最直接、最有效的细菌作战武器。1936年，按照昭和天皇敕令，关东军在哈尔滨的平房营建立细菌

战基地，对外宣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后统称第七三一部队）。1938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第一部颁布第1539号“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训令，将平房周边12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定为特别军事区，驱走当地民众，建立日军细菌战基地。哈尔滨平房日军细菌战基地正式投入使用后，最盛时全员达3000余人。

七三一细菌部队利用当时最先进的设备，采取各种试验手段，建立大规模的实验场和繁殖细菌基地，研制了十余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细菌。为了试验这些细菌的实际效能，关东军宪兵队出台“特别移送处理”秘密文件，指示各宪兵队、警察和军队，对“重要犯人”可以“不经审判、直接送致”^{〔1〕}，即将秘密逮捕的反满抗日人士直接押送到七三一细菌部队，作为活体试验的“材料”（马路大）。据日本细菌战犯供述，“从1940到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2〕}。这还不包括1940年以前因感染细菌死亡的人数。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里斯也认为：“3000死亡人数的估计同实际因人体实验被屠杀的人数相比是太低了。这个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害的人数。”^{〔3〕}七三一部队用关押在细菌战基地的中国、苏联、蒙古、朝鲜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可以说这支部队就是恶魔的代名词。

此外，七三一细菌部队还在海拉尔、牡丹江、孙吴、林口等地建立4支分队，并指示其进行各种细菌的研制和批量生产，进行活体试验。七七事变后，日本为了在中国战场上全面实施细菌作战，在七三一细菌部队的配合下，又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地建立起代号分别为一八五五、一六四四、八六〇四的细菌部队及各个支队，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作战。从1939年开始，日军细菌部队至少在浙江的宁波、衢县、金华、玉山、温州、江山、广丰、广信、常山、丽水、义乌，湖南常德，江西上饶，云南保山，以及华北、山东和内蒙古等地区实施过细菌作战，造成大量和平居民死于非命，许多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至今遭受病痛的折磨（例如炭疽受害者的“烂腿病”）。而且，日军细菌部队散布的鼠疫、霍乱、炭疽、鼻疽等传染性疾病的病菌，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一些受害地区泛滥。

（二）

七三一细菌部队之外，关东军五一六部队也是日军一支秘密部队，从事化学战研究与训练。从1933年末开始，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的一批军官被派到关东军司令部任职，习志野学校是日本专门培训化学战军事人才的学校，这些军人到关东军后，“一是负责关东军各部队的化学战实施及研究；二是负责习志野学校在中国东北的

〔1〕吉房虎雄：《特移送——细菌实验》，神吉晴夫编：《三光·日本人の中国における戦争犯罪の告白》，光文社1957年3月版，第27—37页。

〔2〕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0年印行，第120、121页。

〔3〕（美）哈里斯：《死亡工厂》，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17页。

化学战研究与试验”〔1〕。

1937年8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月，为了在中国东北试验兵器，日军以陆军技术本部及陆军科学研究所派驻关东军的常驻军人为骨干，在齐齐哈尔设立兵器研究和实验的机构——关东军技术部。日军在技术部中设化学班，负责化学武器的研制和训练等，是为关东军化学部的前身。昭和十四年（1939）8月1日，“根据军令陆甲第十四号，以齐齐哈尔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人员为骨干，组成关东军化学部。从事在齐齐哈尔的化学兵器的研究以及平房、虎林、虎头、孙吴、鞍山、本溪湖、抚顺、吉林等全满各地各种兵器的实验工作”。该部队通称“德第二五二三一部队”，即“满第五一六部队”。

日军五一六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是大佐胜村福治郎。下设第一班：庶务；第二班：兵器；第三班：实验；第四班：病理；第五班：病理、防护；第六班：气象。可见在这个部队有关于化学战方面的应用研究，也有关于化学、医学、兽医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还有关于气象方面的研究。因为关东军的主要任务是“对苏作战”，而苏联气候寒冷，必须研究化学武器如何在各种气候条件，特别是在寒冷的环境中的使用问题。日军五一六部队担负着化学战中化学、医学、兽医学方面的研究及气象研究等任务，同时承担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武器的实验和化学战训练，特别是从事日本化学战的一切实际准备工作。

1939年5月15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第301号命令，规定在中国东北进行化学战特种研究，使东北成为了日军毒气演习场。关东军化学部主持了多次毒气实验。实验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野外的毒气发射实验，主要目的是研究摸索在实战环境下如何使用化学武器；另一种是在实验室中进行，目的是研究各种毒剂的伤害效果。这两种实验都使用动物甚至活人作为实验品，后一类实验多与设在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共同进行。实验的时候，将关东军内担负化学战指导任务的有关人员集中起来，进行观摩。

此外，1942年11月10日，日军又在齐齐哈尔市的富拉尔基以迫击第一连队、瓦斯第三大队及关东军制毒教育队的人员为骨干组成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通称“德第二五二三二部队”，即“满第五二六部队”，隶属于关东军化学部。该部队“本部及材料厂、第二大队位于富拉尔基，分驻齐齐哈尔的第一大队负责海拉尔、扎兰屯、大兴安岭、林口、鞍山、吉林等全满各地各种兵器的实验业务，以及全满制毒部队要员的教育工作”〔2〕。五二六部队成为日军另一支化学战部队。

（三）

1945年8月，日军七三一部队为了掩盖研制细菌武器、利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

〔1〕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1987年自刊。

〔2〕厚生省援护局：《陆军北方部队略历》，1963年3月1日版，第29之1页，藏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

的罪行，销毁有关部门大量机密文件、资料和器材，匆忙炸毁平房细菌工厂的建筑物和设备，同时伙同齐齐哈尔的五一六部队，利用毒气残忍杀害了监狱里所有的“马路大”。此外，日军还放出全部实验动物，致使大量染有鼠疫啮齿类和蚤类动物流窜附近的田野和村庄，造成以七三一部队所在地为中心，北到松花江，东到阿什河，南和西到金兀术运粮河的鼠疫疫源地，总面积约 82075 公顷。

由于使用化学武器是违背国际公约的行为，日军在战败后为了掩盖罪行，指示齐齐哈尔的 516 毒气部队，把化学武器秘密处理掉，扔到江河里或者埋藏到地下。作为大规模的杀伤武器，与生物武器不同的是，化学战武器毒剂具有不可消失性。日本战败之际将大量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领土上，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绝大部分在东北地区，战后几十年已造成大量的伤害事件，根据有关资料初步统计，战后被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人数约在 3000 人左右。^{〔1〕}

自 20 世纪末，中国的细菌战受害者和战后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受害者，屡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但是日本法庭却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无申诉权”、“超过时效”等三条“法理”，宣告原告方中国受害者败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将近 70 年了，日本仍然没有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没有承担在华化学战和细菌战的责任，没有彻底解决化学战与细菌战的战后遗留问题。

1990 年，中国政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提出日本遗弃在中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的问题。经过从 1991 年起中日双方的十多次共同调查，证明日本军队在战败时将大量的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各地，为了掩盖违背国际公约的罪证，有的被遗弃在军事仓库中，有的被掩埋地下或投入江河中。1996 年，日本调查团向媒体承认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以容器计算为 70 万件左右。

1993 年国际社会签订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制造化学武器的国家有义务销毁遗弃在别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并规定了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时间期限。公约所说的处理，是指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下的科学处理，即要求对人类和环境都达到无毒和无污染的处理，履行国际公约，安全可靠地处理遗弃的化学武器。1997 年，该公约生效，有关缔约国开始承担起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


1999 年 7 月，中日两国就处理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签署了备忘录，备忘录主要明确了以下原则：

- A. 确认了旧日本军在中国遗弃了大量化学武器；
- B. 日本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履行销毁被确认的遗弃化学武器的国际义务；
- C. 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日本政府将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备，中国方面将予以切实的协助；
- D. 对化学武器的销毁不应对中国的环境产生污染，不使人员受到伤害。^{〔2〕}

〔1〕《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情况》，《中国提交给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报告》，199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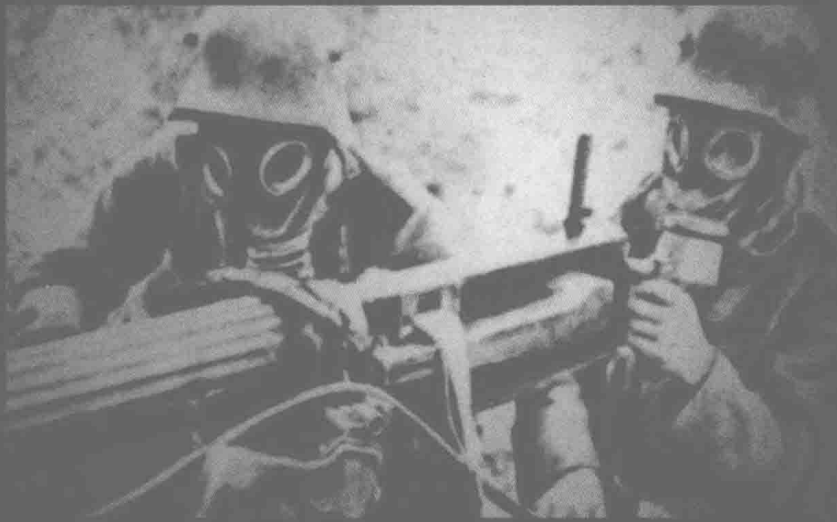
〔2〕《中日两国政府就处理日本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的备忘录》，1999 年 7 月。

按照国际公约的要求，日本必须在条约生效后 10 年内把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全部处理完毕，即应在 2007 年实现全部销毁遗弃化学武器。但是由于日本方面的种种原因，一再推延销毁时间。第一次将期限延迟到 2012 年，结果没有做到。在 2012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第 67 次执行理事会期间，中日两国共同向执理会提交了关于销毁计划的报告。执理会通过了有关逾期问题的决议，日方承诺在 2012 年 4 月 29 日后继续按《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要求履行遗弃国承担的义务，尽早完成日军遗弃生化武器的销毁工作。日本外务省 2 月 16 日宣布，日中两国政府决定将日军在华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期限延长 10 年，已获得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的同意，将争取在 2022 年底前处理完毕。为了不再发生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泄漏、使和平年代的中国人民惨遭伤害的事件，尽早销毁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应该是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



第一章

秘密准备化学战



1

1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毒气。〔辰巳知司：《隠されてきたヒロシマ》，日本評論社1993年8月版，第65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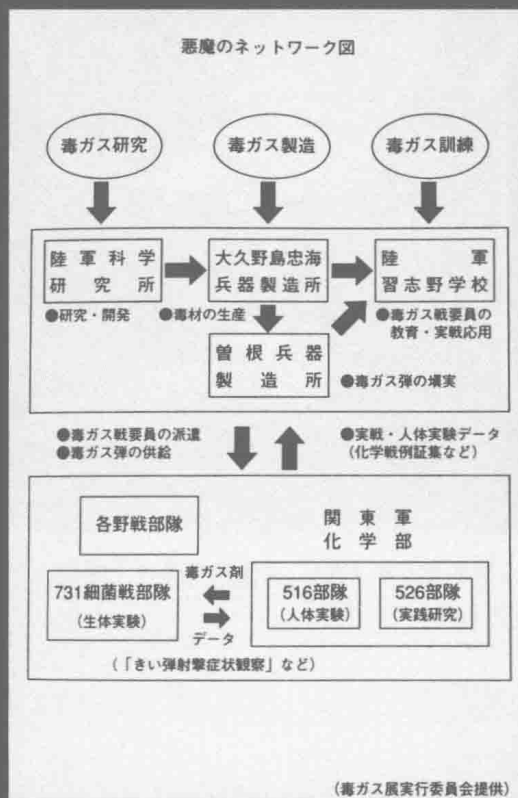
2 英军受到毒气攻击。〔常石敬一：《化学兵器犯罪》，講談社2003年12月版，第51頁〕



3

3 德军带着防毒面具。〔常石敬一：《化学兵器犯罪》，第99頁〕

4 日军化学战准备的步骤图。〔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日中出版1997年8月版，第68頁〕



4

一、化学武器的研制

1919年8月，日本成立陆军科学研究所，研究各种毒剂、化学兵器、防毒器材等。毒剂包括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喷嚏性的二苯氰砷、窒息性的光气，以及糜烂性的芥子气、路易氏气等。针对在中国的东北以及苏联等寒冷地区作战的可能性，日军专门研究出了防冻的芥子气及剧毒的“青酸”即“氢氰酸”（荼剂）的稳定剂。1929年，日本陆军在大久野岛建立化学毒剂和化学武器生产工厂。福冈县曾根第二兵工厂曾根制造所和九州的小仓兵工厂也参与了毒气武器的制造。此外，日本海军在神奈川县寒川的相模建立了化学武器工厂。



烟幕弹生产车间外部。〔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1995年5月自刊，第37頁〕

（一）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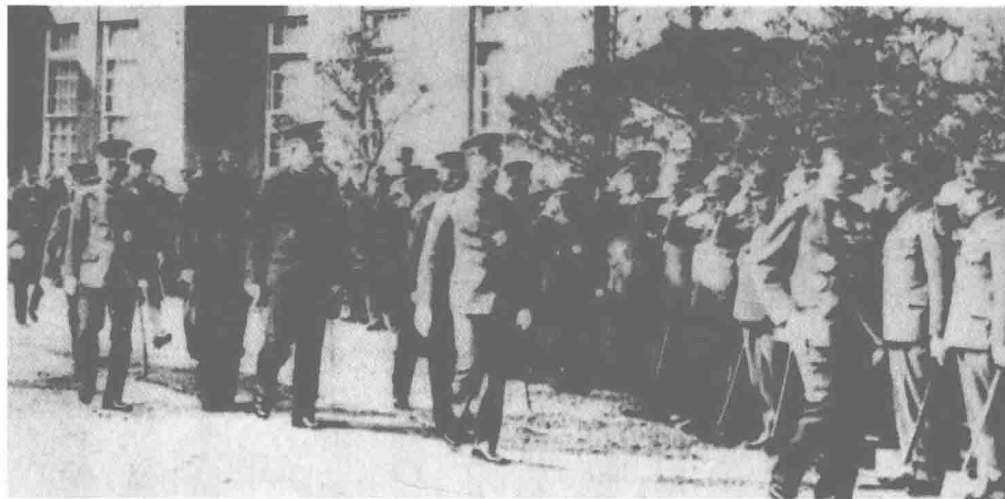
在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的天皇敕令第 110 号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陆军科学研究所以兵器以及兵器材料的调查研究为主要任务。第二条规定：研究所第一课从事与物理学有关的研究，第二课从事与化学有关的研究。朽木纲贞为第二课课长。

1925 年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课化学兵器班升格为研究所第三部，1929 年该部有高等军官约 40 名，总数为 200 名。高等官中大部分是技术军官，如军医、兽医、药剂师等，技师、技工以及雇工中也不乏药学、物理、机械、兵工、农艺、化学等方面的专家。

第三部下设五个班，研究任务有明确细致的分工^[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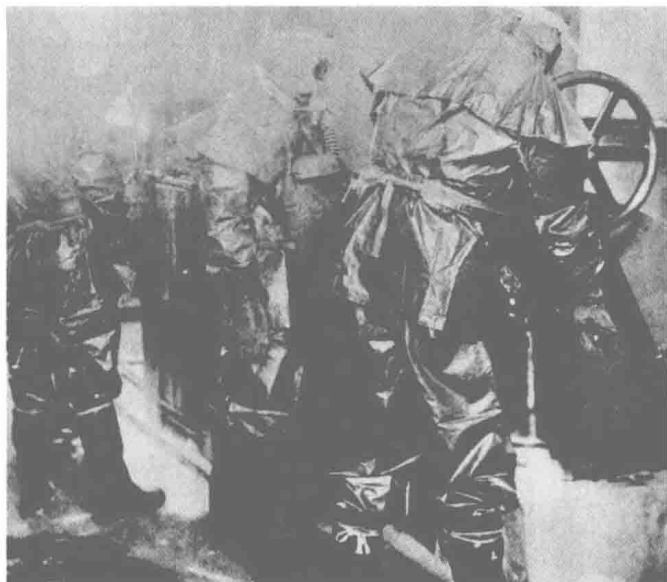
	研究任务	班 长
调查班	搜集有关化学武器的文献，研究化学毒剂的性能、保存和使用方法以及毒气气象。	大佐久村种树
防护班	研究各种防毒面具及其他防护器材和防护方法。	中佐安达十九
运用班	研究化学武器、发烟剂、毒气的效力检测方法和使用方法。	大佐久村种树 〔兼〕
整備班	制造主要的毒剂，研制新毒剂，研究毒剂在和平时期的用途。	技师鹿岛孝三郎
卫生班	对生物进行毒气实验，研究中毒者的应急治疗方法及防毒面。	兽医中佐 田崎武八郎

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适应了日本政界、军界一些人鼓吹进行化学战研究的需要，从一开始就担负起研究化学毒剂的任务。日本天皇也十分重视该研究所的建设，关注化学战研究，曾亲临该所进行视察。



1935 年日本昭和天皇（中）视察位于东京新宿大久保的陆军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所长久村种树在前面作先导。〔原该科研所职员小野田悦郎提供。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气戦》，日中出版 1997 年版，第 10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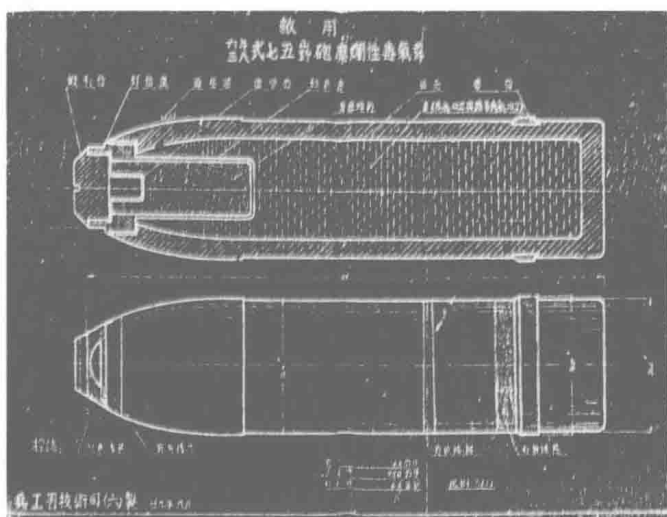
[1] 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版，第 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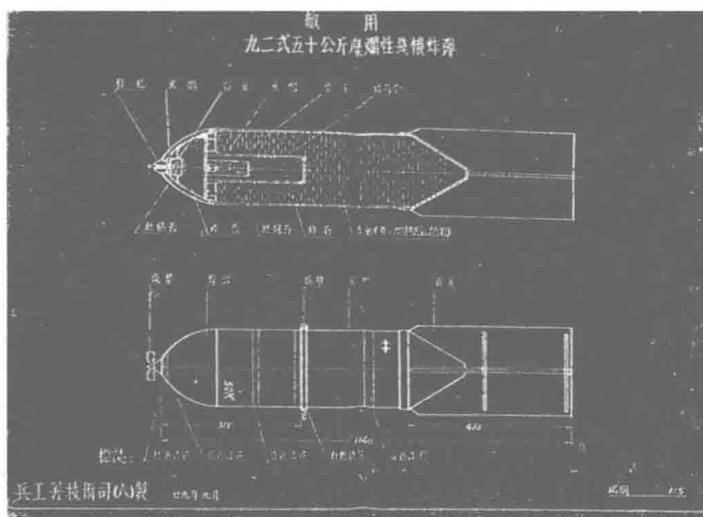
1



2



3



4

毒剂名称	陆军代号	性质	制式化时间
芥子气 Yperite. イペリット (C ₄ H ₈ CH ₂) ₂ S	德式 A ₁ 黄1号甲 法式 A ₂ 黄1号乙 防冻 A ₃ 黄1号丙	糜烂 糜烂 糜烂	1931 1931 1936
路易氏气 ルイサイト (CHC ₁ :CH) ₂ AsC ₁	A4黄2号	糜烂	1931
二苯胍肿子フェニール シアンアルシン (C ₆ H ₅) ₂ AsCN	红1号	呕吐	1931
光气 ホスゲン COCL ₂	蓝1号	窒息	1931
二苯基乙二酮 溴化ベン ジル C ₆ H ₅ CHB,CN	绿1号	催泪	1931
苯氯乙酮 クロールアセトフェノン CH ₃ CICOC ₆ H ₅	绿2号	催泪	1931
氢氰酸 青酸ガス HCN	茶1号	窒息	1937

5

1 日本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研究实验中。〔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73頁〕

2 撤毒实验的研究人员。〔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41頁〕

3 4 日本毒气弹构造图。〔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2月版，扉页〕

5 日军科学研究所研究的毒剂及制式化时间。〔步平等：《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77頁〕

1 毒气实验人员待命出发。
〔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扉页〕

2 原日本陆军研究所遗址。
〔高晓燕摄〕



1



2

此外，在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还有一个登户研究所，二战期间是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第九技术研究所，也是日军研究秘密武器的基地。登户研究所凭借其开发的氰酸系剧毒药物等“研究成果”曾获东条英机政府颁发的“陆军技术有功奖”，而这些毒物的人体实验就是在中国南京通过日军一六四四部队进行的，并且得到了七三一部队的协助。

在明治大学的生田校区正门附近有一座高3米的“动物慰灵碑”，碑正面刻着“动物慰灵碑”几个大字，背面则刻着“陆军登户研究所”和“昭和十八年（1943）三月”的字样。由于当时不可能公开为毒物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立碑，登户研究所的人员就试图以立“动物慰灵碑”的方式缓解心中的罪恶感。此外，登户研究所还开发了对美国施放的“气球炸弹”。日本战败时，登户研究所被秘密解散。



1



2

1 登戸研究所。〔和田一夫：《登戸研究所》，《中归连》第17期，第44页〕

2 登戸研究所的动物慰灵碑。〔战争遗迹保存全国放送网编：《从战争遗迹中学习》，岩波书店2003年6月版，第111页〕

3 日本陆军登戸研究所合影。〔和田一夫：《登戸研究所》，《中归连》第17期，第44页〕



3

(二) 大久野岛毒气工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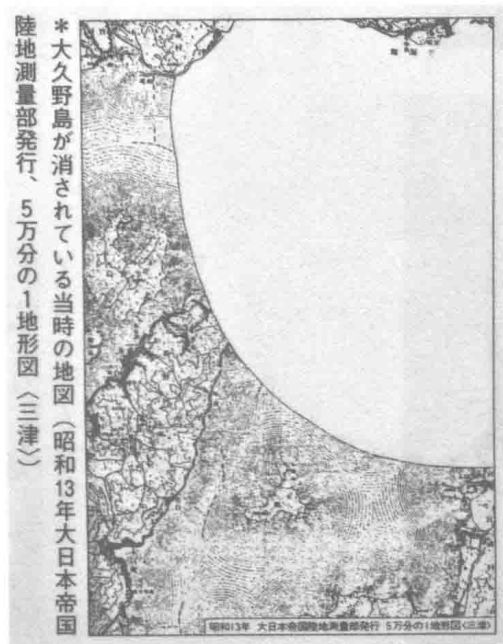
大久野岛位于日本濑户内海之中，1928年，日本陆军在此建立了秘密的毒剂工厂——陆军兵工厂火药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随后这个岛便从日本地图上“消失”了。到1945年，工厂生产各种毒剂6615吨，成为日本毒剂生产的基地，被称为“毒气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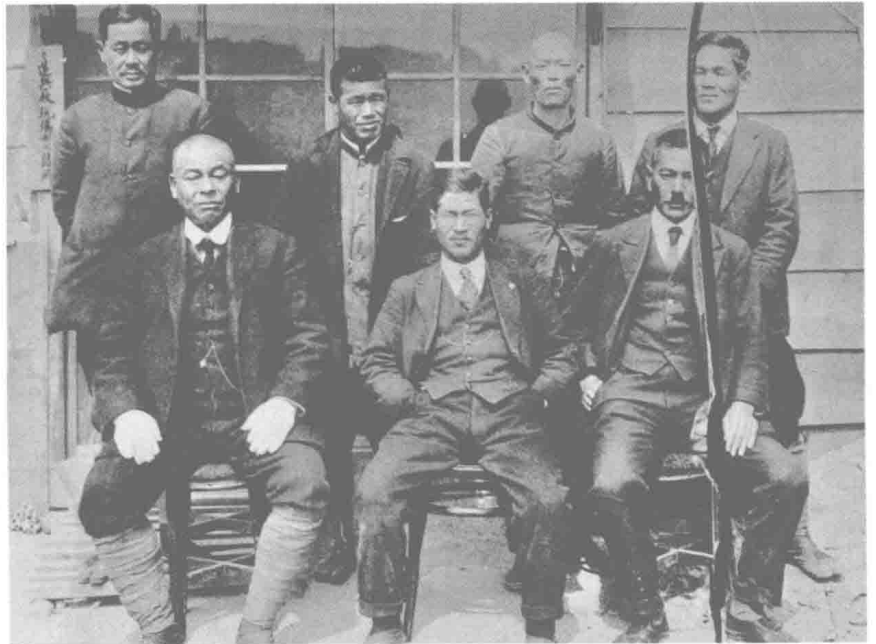
1



2



3



4

1 制造毒气武器的日本大久野岛。〔大久野島国民度假村宣传单〕

2 广岛、大久野岛位置示意图。

3 消失了大久野岛的日本地图。〔《日本地图》，昭和十三年大日本帝国陸地測量部発行。吉見義明：《ぼくは毒ガスの村で生まれた》，合同出版株式会社2007年5月版，第14頁〕

4 毒气工厂筹建者合影。〔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1995年5月自刊，第1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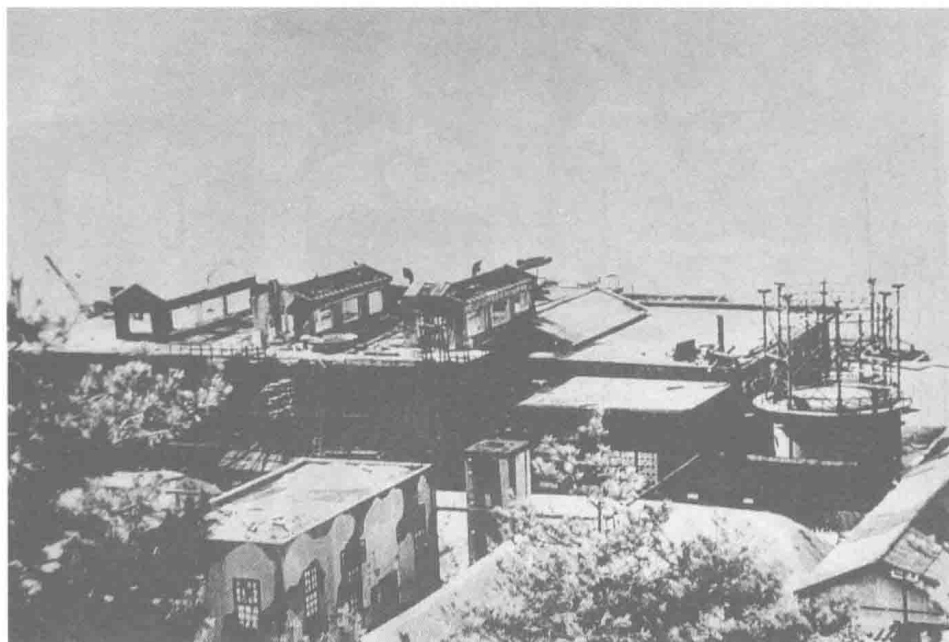
5 毒气工厂奠基仪式。〔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1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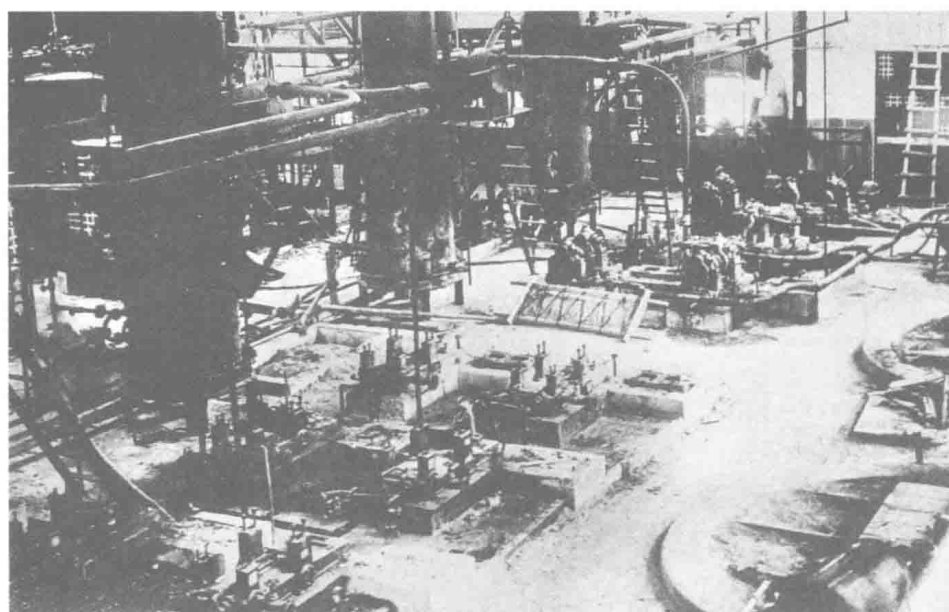
5



1



2



3

1 穿着防毒服装的毒气生产工人。〔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2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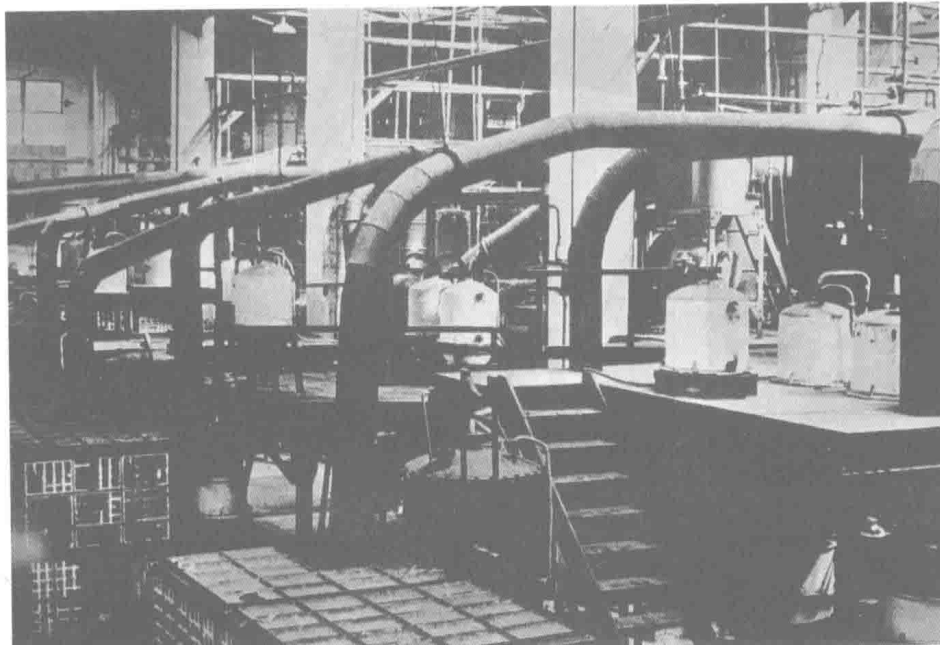
2 芥子气毒剂生产车间外观。〔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30頁〕

3 芥子气毒剂生产车间内部。〔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31頁〕

4 糜烂性路易氏气毒剂生产车间，中心建筑物遗址今建设了大久野岛国民度假村主楼。〔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2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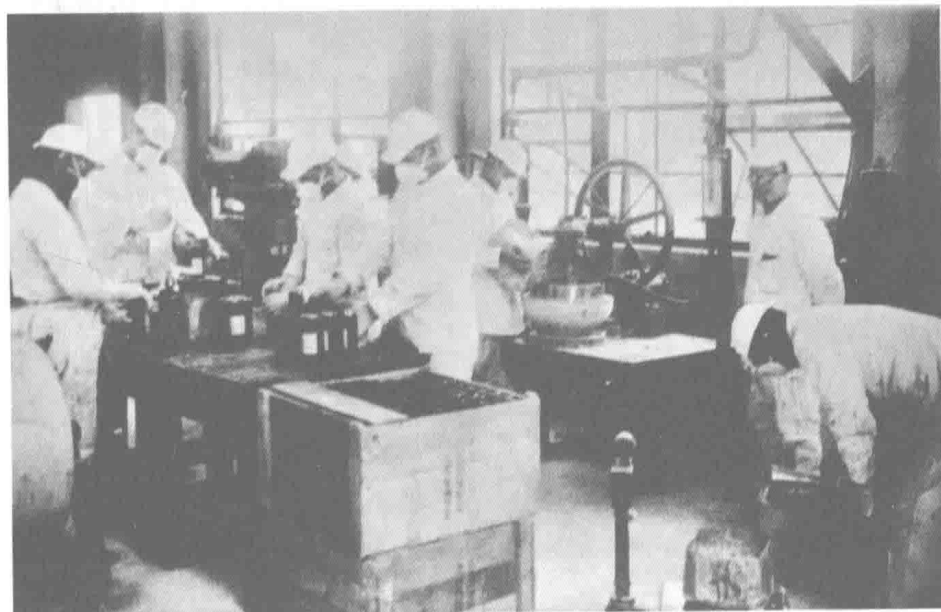
4



1 糜烂性路易氏气毒剂生产车间内部。〔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29頁〕

2 毒气生产中。〔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36頁〕

3 催泪性绿剂毒气生产车间。〔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38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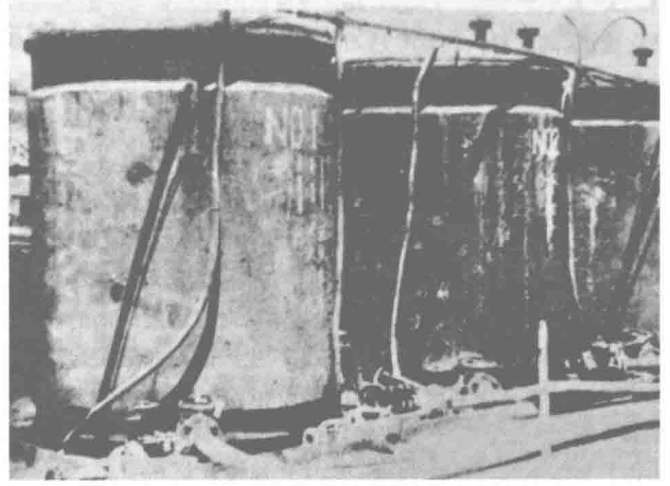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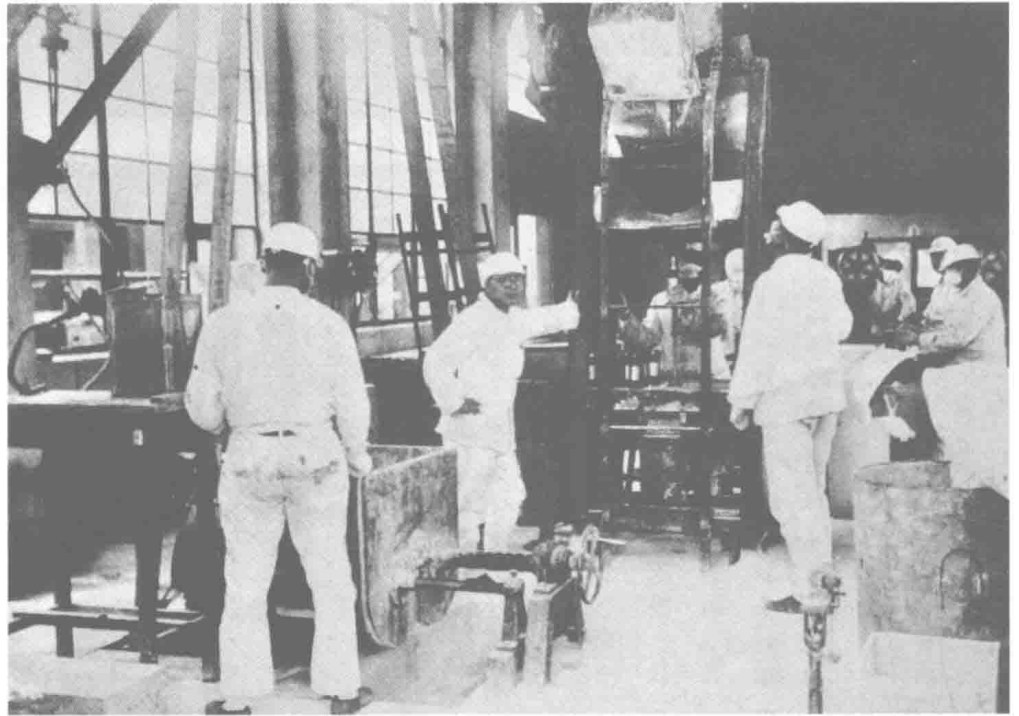
3



1



2



3

1 喷嚏性、呕吐性红剂毒气生产车间外观。〔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33頁〕

2 大久野岛上储藏毒气的金属罐，该岛共储存3000吨毒气。〔步平等：《阳光下的罪恶》，第43頁〕

3 大久野岛上烟幕弹生产车间内部。〔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37頁〕

4 大久野岛神社前广场。〔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44頁〕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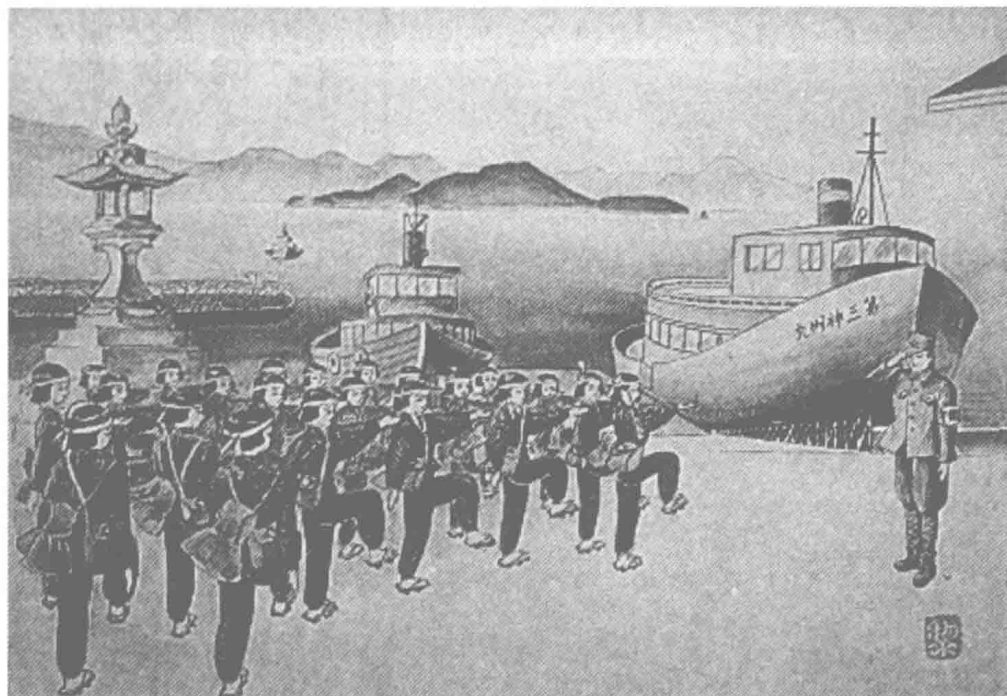
1 生产毒剂种类数量表。其中“陆军”的“6616吨”毒气，均在大久野岛生产；“海军”的“760吨”毒气，均在相模工厂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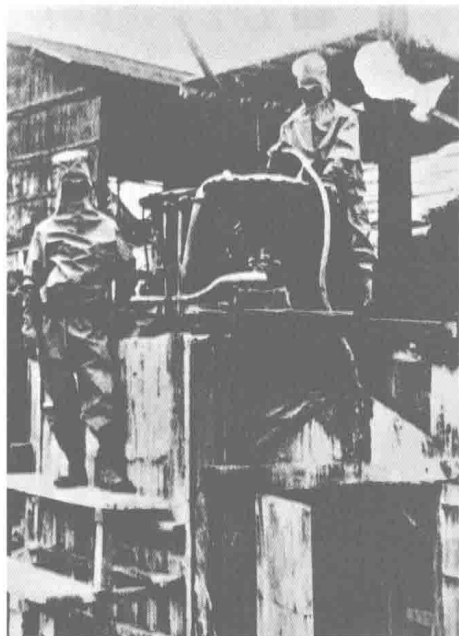
生产毒气种类数量表 (单位：吨)

种类	黄1、2号	红1号	绿2号	氢氰酸	总计
陆军	4472	1837	52	255	6616
海军	520	120	120		760
总计	4992	1957	172	255	7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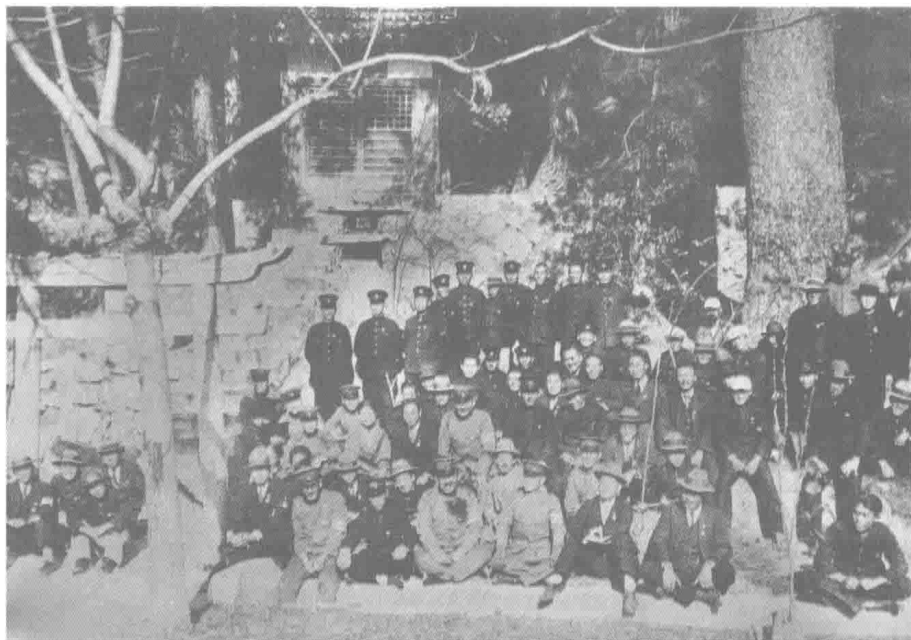
2 装入毒剂的炮弹。〔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大月书店1992年12月版，第53页〕

3 十几岁的女中学生也被征用上岛生产毒剂。〔岡田黎子：《大久野島・動員学徒の語り》，1989年12月自刊，第6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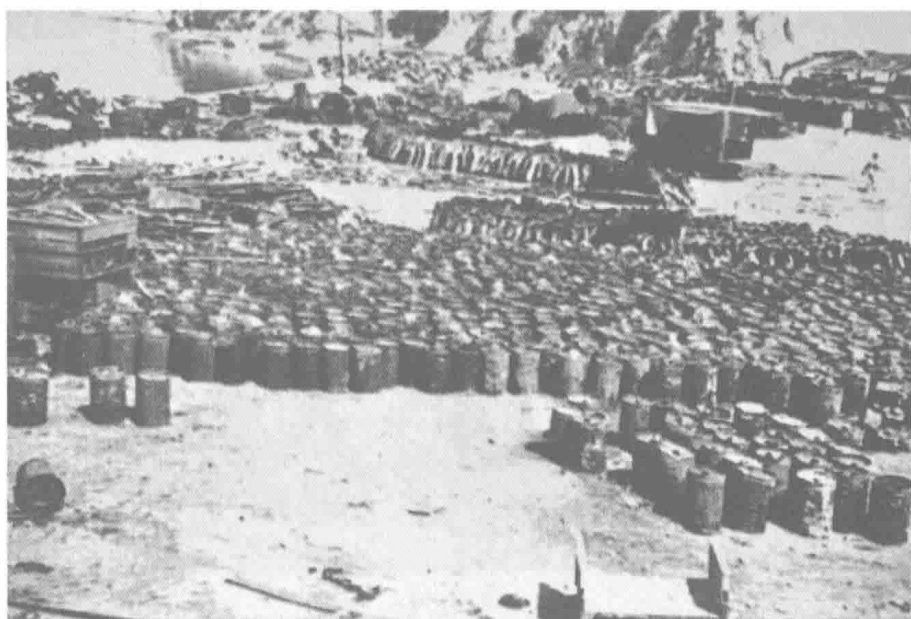




1



2



3

1 取出毒气作业。〔樋口健二：《毒ガス島》，第38頁〕

2 島上の軍人、工人等在神社前祈祷安全。〔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22頁〕

3 日本投降时島上の毒气罐，盟军占领该岛，进行清理。〔步平等：《日本在华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伤害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8月，扉页〕

4 烧毁毒气工厂的芥子气车间。〔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69頁〕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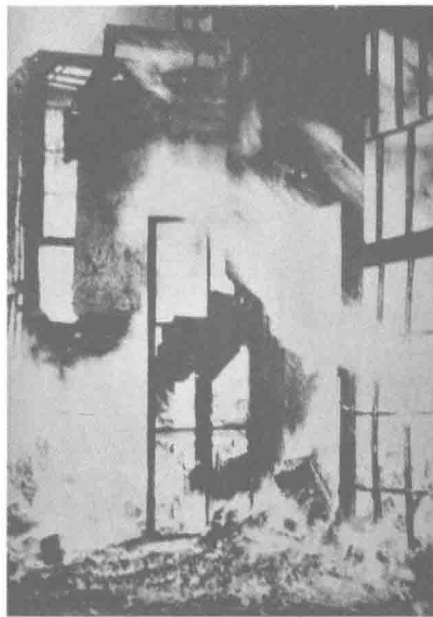


1

■ 1 烧毁工厂。〔村上初一：
《毒ガス島の歴史》，第70頁〕

■ 2 用火焰发射器烧去墙壁
的毒物。〔村上初一：《毒
ガス島の歴史》，第72頁〕

■ 3 装满毒剂的船准备运往
近海投弃。〔村上初一：《毒
ガス島の歴史》，第65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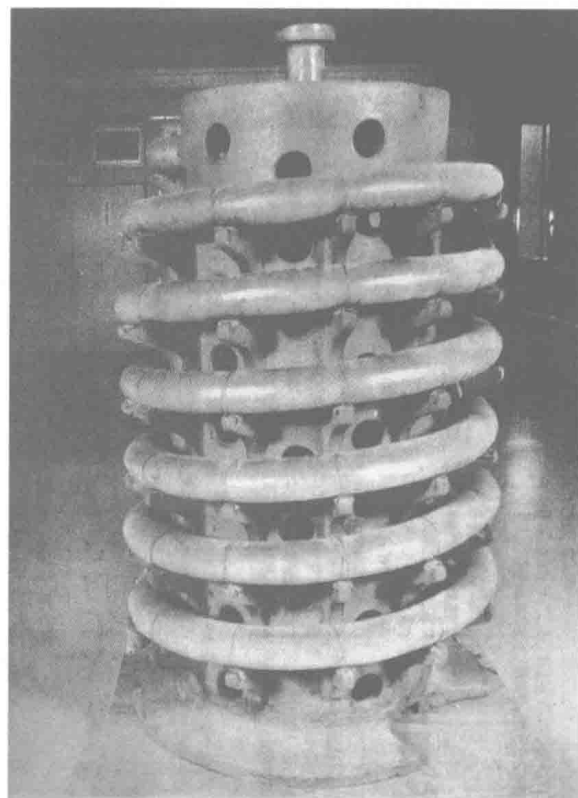


3

大久野岛上，有一座毒气岛资料馆，由曾在久野岛毒气工厂工作过的村上初一先生倡导建立，收藏了大量的毒气工厂的实物和资料，免费接待各国的参观者，成为反对战争、反省战争责任的教育基地。



1



2



3

1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79頁〕

2 资料馆展出的实物“冷却器”。〔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1頁〕

3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展出的实物“大红筒”。〔行武正刀：《一人ひとりの大久野島》，ドメス出版2012年8月版，第113頁〕

4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展出的军马防毒服。〔吉見表明：《ぼくは毒ガスの村で生まれた》，第89頁〕



4

今天，在大久野岛上仍留有大量的毒气工厂遗迹。



1

■1 大久野岛遗迹：毒气储存库。〔行武正刃：《一人ひとりの大久野島》，第50頁〕

■2 大久野岛遗迹：当年的发电厂。〔村上初一：《毒ガス島の歴史》，第41頁〕



2

（三）福冈县曾根兵工厂

福冈县曾根第二兵工厂曾根制造所和九州的小仓兵工厂参与了毒气武器的制造。此外，日本海军在神奈川县寒川的相模建立了化学武器工厂。

曾根兵工厂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又称第二兵工厂曾根制造所。1937年，日本陆军在福冈县企救郡建立了曾根兵工厂，专门负责把大久野岛生产的毒剂装填为毒剂弹药，到1945年，工厂生产的各种毒剂炮（炸）弹共约161万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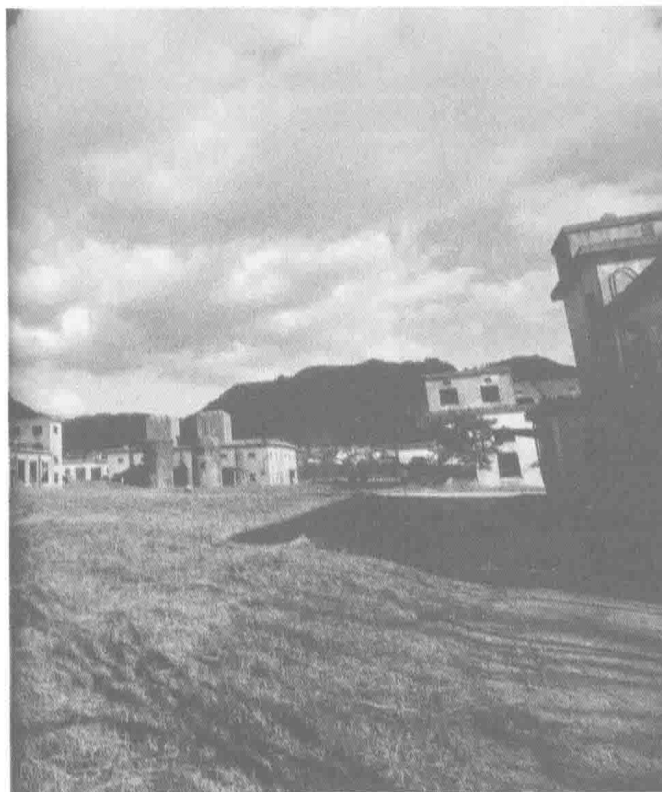
1 大久野岛与曾根兵工厂位置图。〔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2 曾根兵工厂外景。〔相馬一成：《置いてきた毒ガス》，草の根出版会 1997 年 11 月版，第 122 頁〕

3 曾根兵工厂俯视图。〔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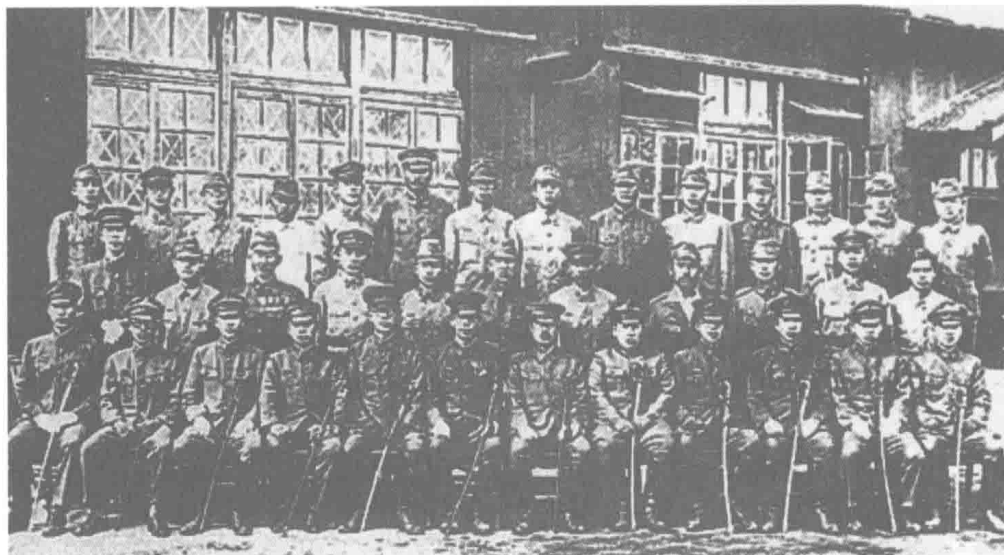
1



2



3



1 曾根兵工厂军人合影。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2



3

2 3 毒气装填车间。〔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 1 曾根兵工厂毒气灌装车间内部。〔相马一成摄〕

■ 2 曾根兵工厂征用女学生。〔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 3 曾根兵工厂排风塔遗址。〔相马一成摄〕



1



2



3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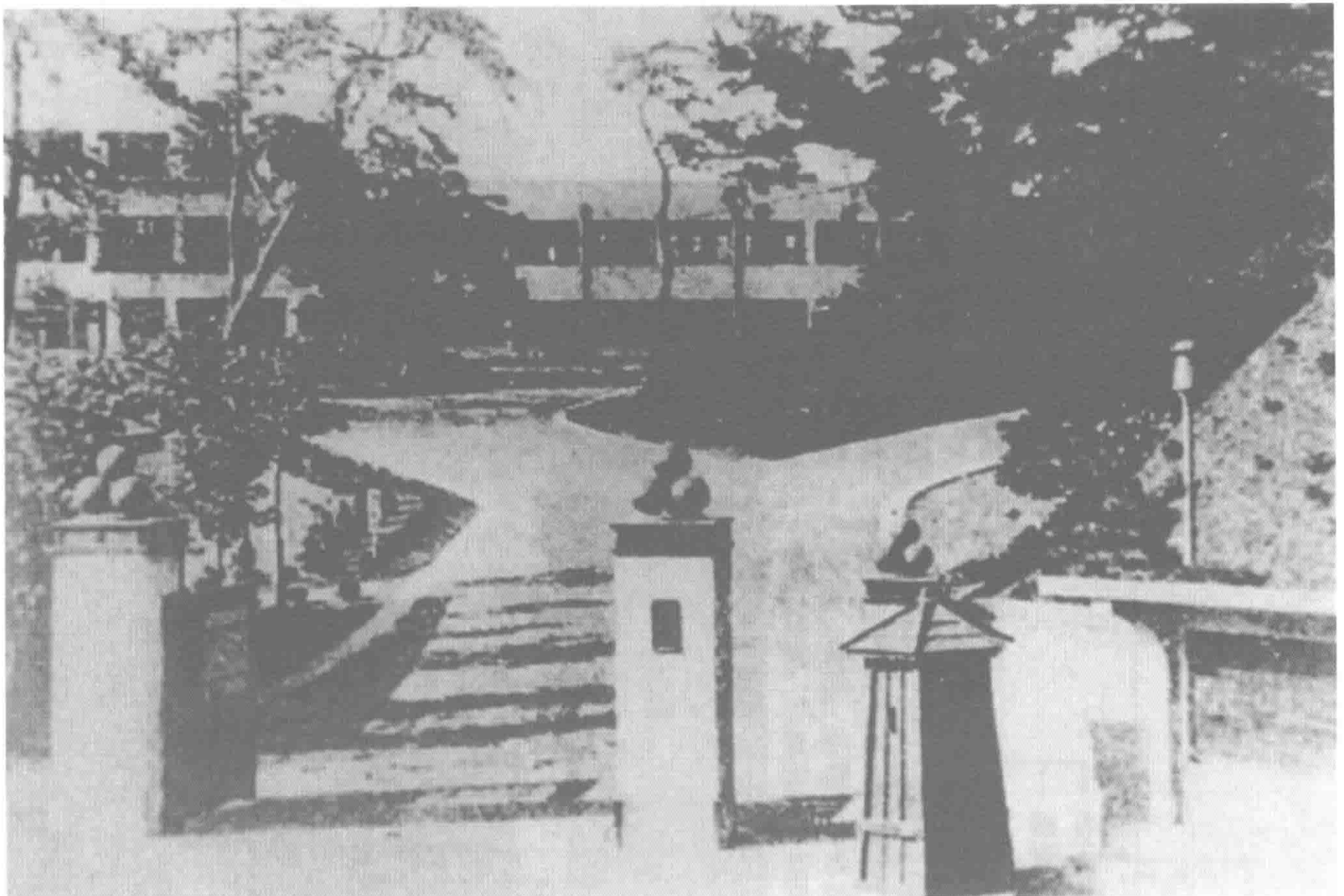
■1 曾根兵工厂原址遗址，
今天日本自卫队曾根训练
场。军事用地，严禁入内。
〔相馬一成：《置いてきた
毒ガス》，第124頁〕

（四）九州小倉兵工厂

九州小倉兵工厂负责毒气弹体等设备的制造。

■2 在曾根兵工厂工作过的
冈田清。〔相馬一成：《置
いてきた毒ガス》，第12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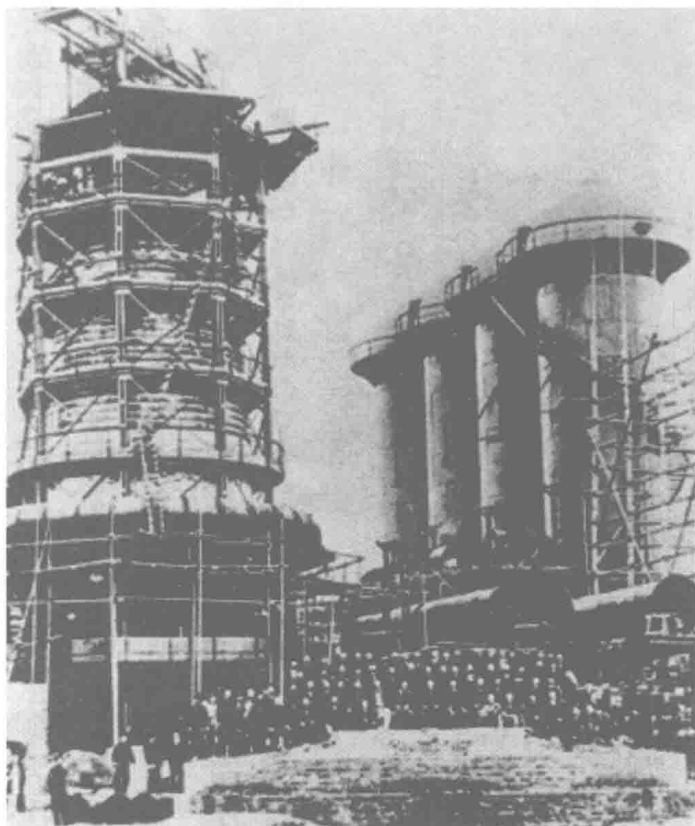
■3 小倉兵工厂。〔大久野
島毒气资料馆藏〕



3



1



2



3

(五) 神奈川相模海军毒气制造工厂

1 九州和小仓位置图。〔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2 3 小仓的兵器工厂局部。〔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日本的海军系统也建立了化学武器的研究机构，即海军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最初设在东京的筑地，后来移到神奈川县寒川町的相模海军兵工厂。海军系统的毒剂生产也放在该厂。日本海军将毒气称为“特药”，日本《海军炮术史》记载了“特药”的种类：

毒气名称	海军称呼	性质	陆军称呼
苯氯乙酮	1号特药(N剂)	催泪	绿1号
二苯氰砷	2号特药(S剂)	喷嚏	赤1号
芥子气	3号特药甲(T剂)	糜烂	黄1号
路易氏气	3号特药乙(T剂)	糜烂	黄2号
氢氰酸	4号特药	血液中毒	茶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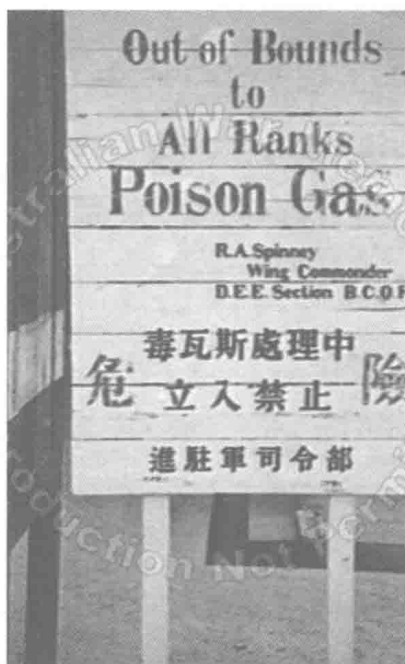
相模海军工厂虽然位于寒川町，但是与周围的居民区相隔绝，完全是独立的，有高高的围墙包围，俨然是另一个世界。与大久野岛的毒气工厂不同，相模海军工厂几乎很少征用当地人做工，而是从比较远的地方征用工人。



相模海軍工廠

相模海軍工廠は、1930年に移設された海軍技術研究所・化学研究部第二科の平塚出張所からその歴史が始まる。現在の神奈川県平塚市に位置し、当時の平塚火薬廠用地の一部に作られたが、1942年には昭和産業寒川工場の土地建物を買収し、その規模を拡充させた。主に研究・製造されたのは毒ガス兵器・防毒兵器のほか、発煙剤・焼夷剤・艦船用消火剤・防空気球・潜水艦陽発泡筒などがある。研究所を含む工場では、約3000人の動員学徒や女子挺身隊、そして朝鮮から強制連行された人たちが働いていた。終戦時、陸軍や海軍によって、日本国内や中国で毒ガス兵器が無毒化せずに遺棄された。現在、その遺棄された毒ガス兵器が工事などで掘り起こされ被害する、または地下水を汚染するなど、多くの被害が報告されている。

1



2

1 日本相模海军工厂机构介绍。〔《中归连》，2010年第47期〕

2 相模海军工厂遗迹。〔步平摄〕

3 相模海军工厂遗址标志碑。〔步平摄〕



3

■ 1 相模海军工厂厂房遗址。〔步平摄〕

■ 2 相模海军工厂的一部分已变成儿童乐园。〔步平摄〕

■ 3 在相模海军工厂工作过的毒气受害人。〔步平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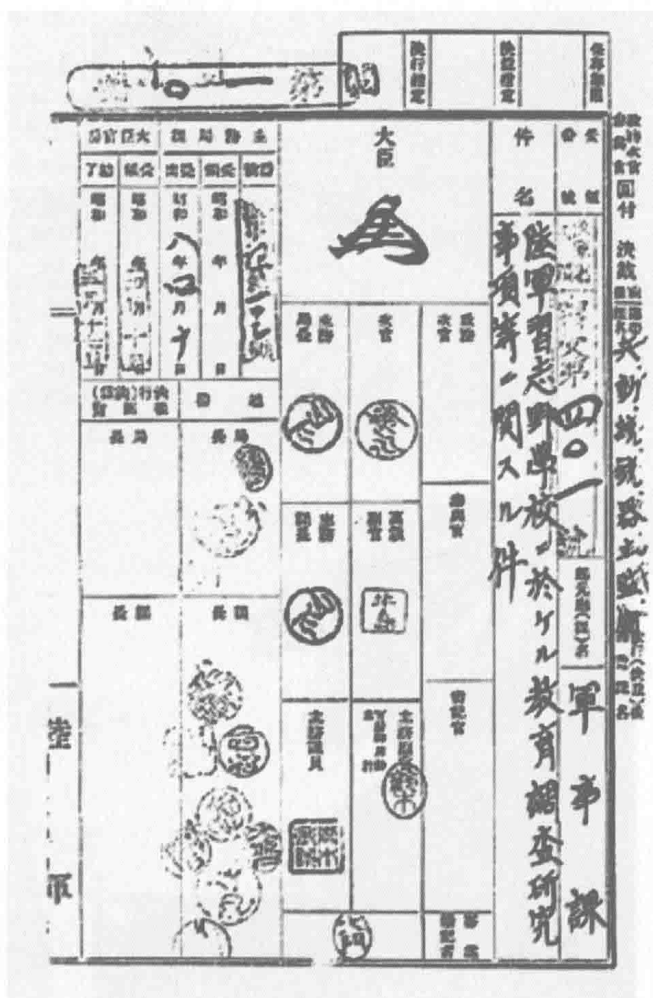
2



3

二、化学战人员的培训

1933年8月，日本陆军在千叶县津田町建立了习志野学校，专门培训从事化学战人员，也负责训练普通部队中的化学战参谋。历任校长多为军队中有相当资历与地位的军官，且多是日本化学战的主要设计、执行者，他们是日军化学部队的创始人。至1945年，该学校培养近4万名军人，成为日本军队中化学战的骨干人员。为保证化学战达到预期目的，该学校进行了大量的试验性演习。



陆军习志野学校成立时的文件。〔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1987年編纂の発行，第63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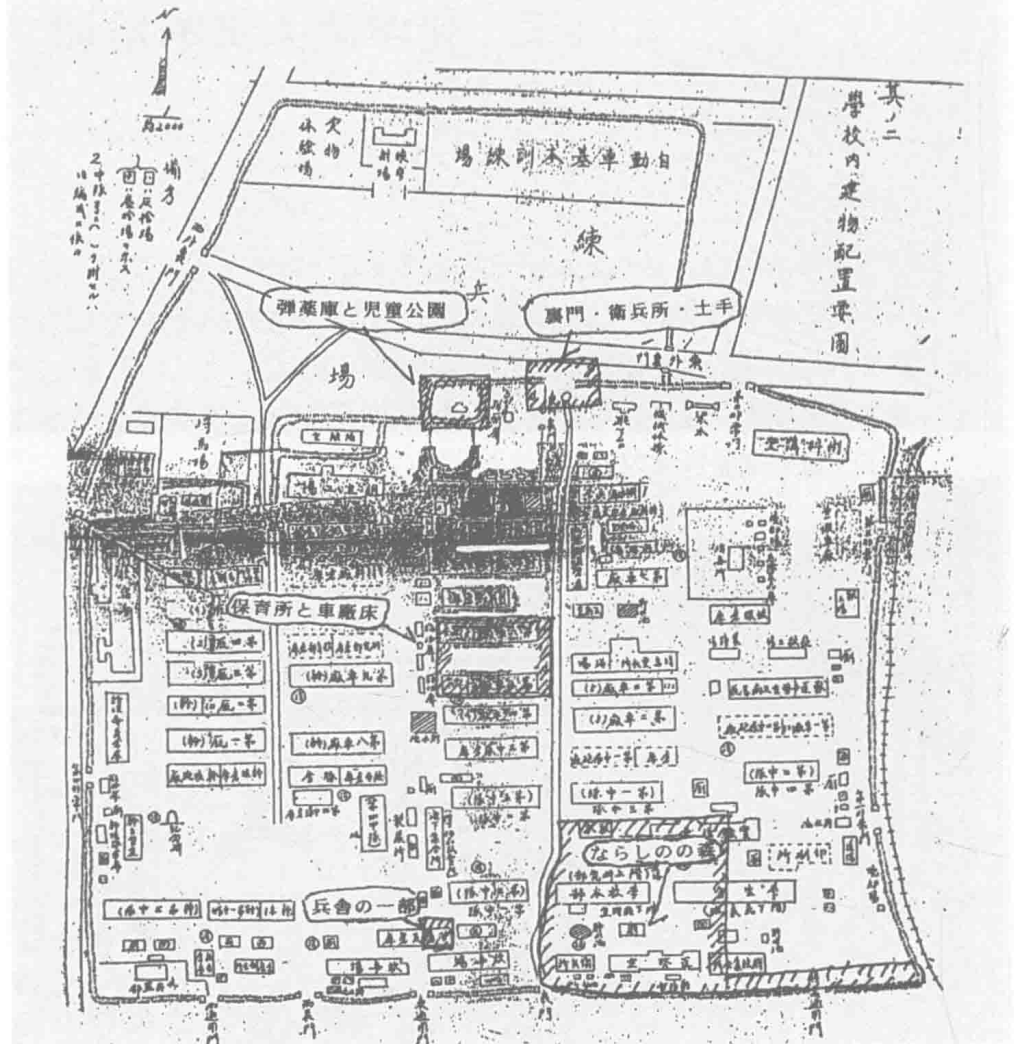
1 陆军习志野学校示意图。〔千葉県歴史教育者協議：《千葉県の戦争遺跡をあるく》、国書刊行会 2004 年版，第 49 頁〕

2 陆军习志野学校校门，1953 年改为中学。〔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 507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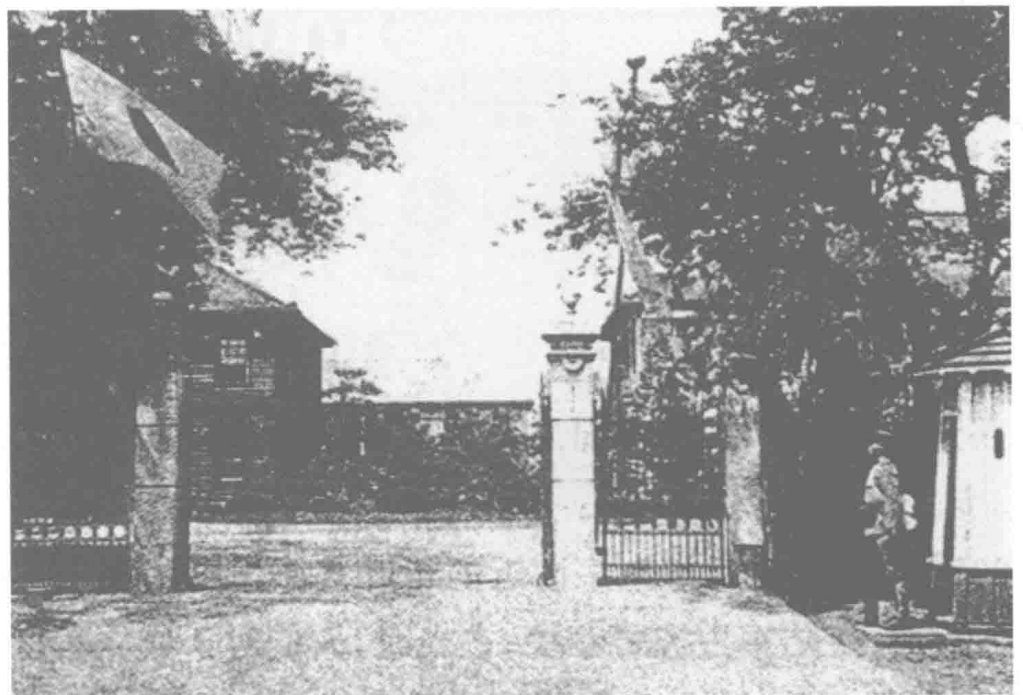
陸軍習志野学校見取り図

当時の関係者がGHQに提出したもの
(防衛庁戦史資料室所蔵)

(毒ガス関連施設が殆ど記載されていない)



1



2



2

1 2 1942年の陆军习志野学校宿舍。〔陸軍習志野学校：《陸軍習志野学校校史》，第190頁〕

陆军习志野学校历任校长。〔陆军习志野学校：《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

第一任校长中岛今朝吾，1933年8月1日至1936年3月23日任校长。陆军大学第15期毕业，1932年为少将，1936年晋升为中将。1937年后任第十六师团长，参加攻陷南京的战斗。1938年任关东军第四军司令官。〔第60页〕

第二任谷口元治郎，1936年3月23日至1937年12月1日任校长。陆军大学第16期毕业，1936年为少将，1937年晋升为中将。后任第一〇八师团、留守第八师团长。〔第60页〕

第三任铃木重康，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12月10日任参谋本部作战班长，1930年任课长，1934年任第四部部长、第一部部长等。1933年为陆军少将，1936年晋升为中将。〔第190页〕

第四任西原贯治，1938年12月10日至1941年3月1日任校长。陆军大学第23期毕业，1938年为少将，1941年晋升为中将。1942年曾任化兵监、后担任过军司令官。〔第190页〕

第五任青木重诚，1941年3月1日至11月3日任校长。陆军大学第25期毕业，1941年为中将。后任第二〇师团长，战死。〔第19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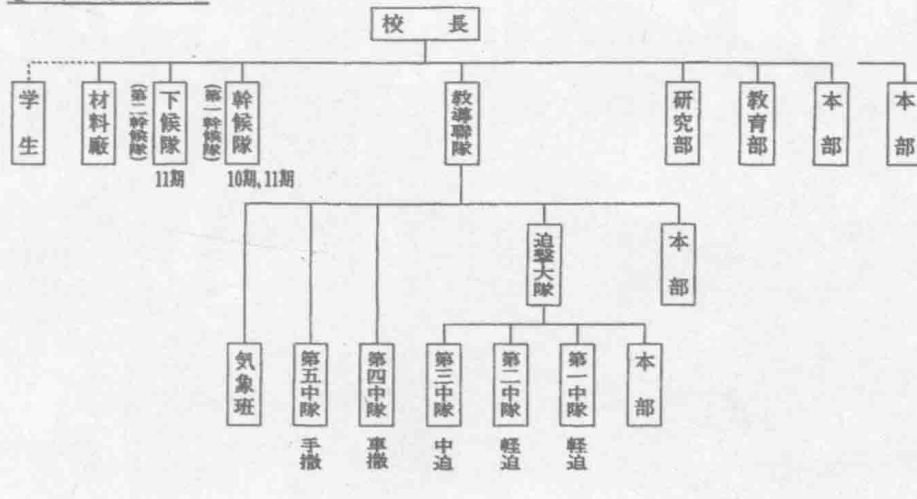
第六任白银义方，1941年12月1日至1944年2月7日任校长。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1941年为少将，1944年晋升为中将。1944年后任化兵监、第一五一师团长。〔第190页〕

第七任小池龙二，1944年2月7日至1945年2月20日任校长。陆军大小第31期毕业，1943年为少将。1945年2月20日任教育总监部总务部长，不久任侍卫武官。〔第343页〕

第八任山崎武四大佐。〔第3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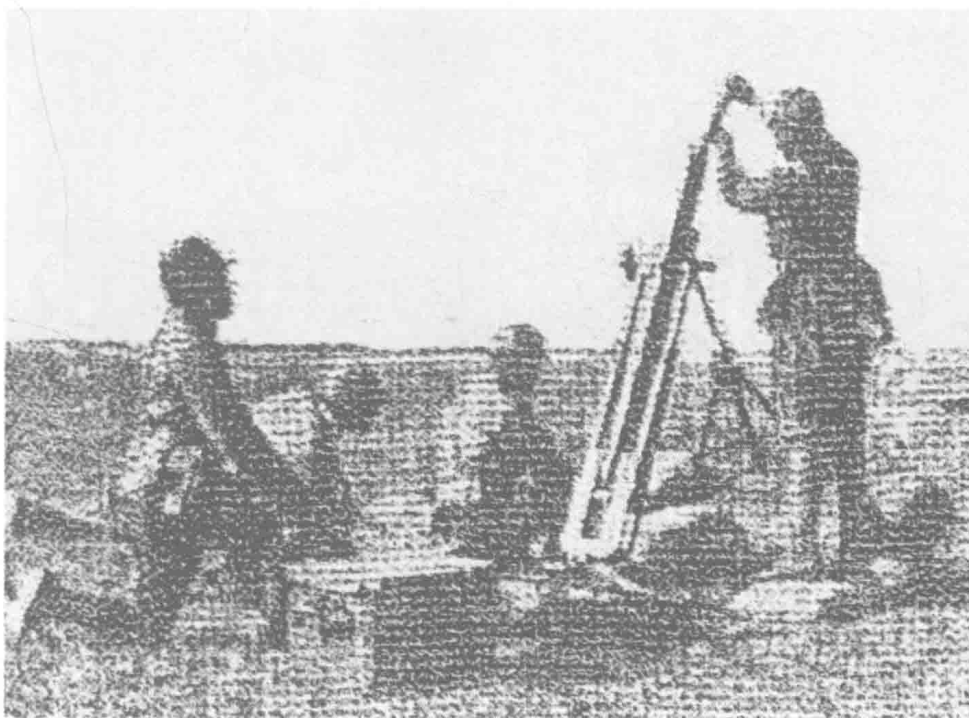
③19年8月1日現在



1 陆军习志野学校 1944 年的组织机构图。〔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 353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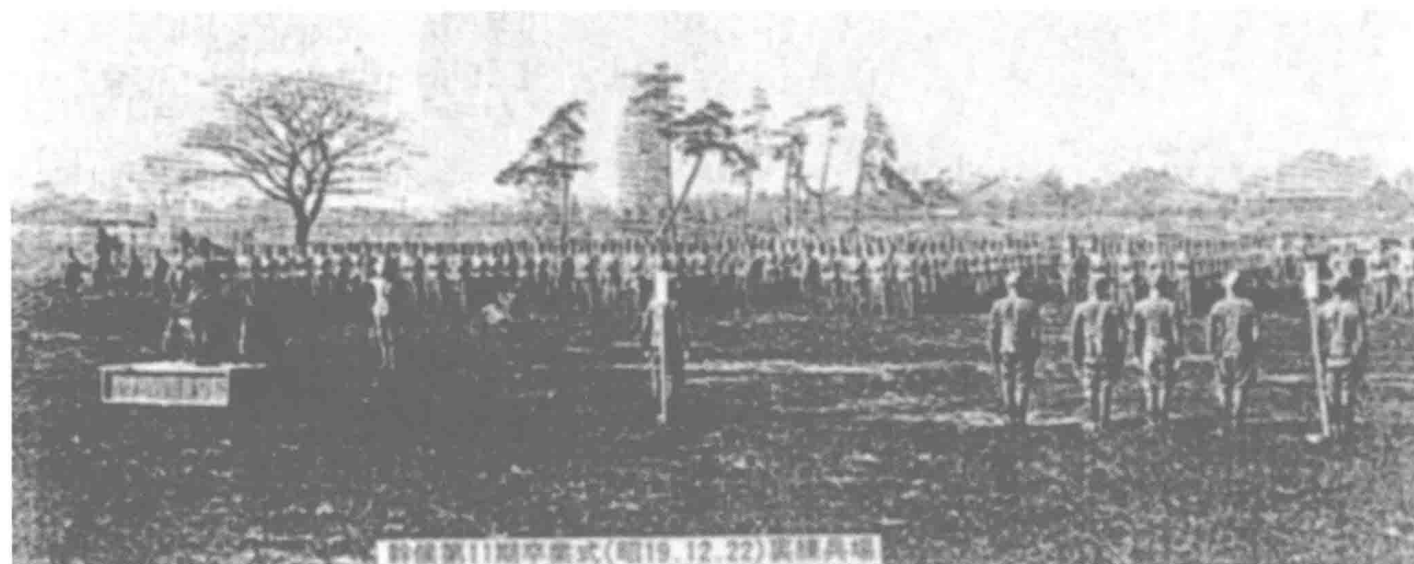
2 陆军习志野学校学员正在进行迫击炮训练。〔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 320 頁〕

3 1938 年，日军防毒演习。〔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 52 页〕





1



2

1 组装防毒面具的军人。
〔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165頁〕

2 正在操场训练的军人。
〔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410頁〕

3 播撒毒剂。〔大久野島毒气资料馆藏〕



3

■ 1 正在训练的撒毒队。
〔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 256 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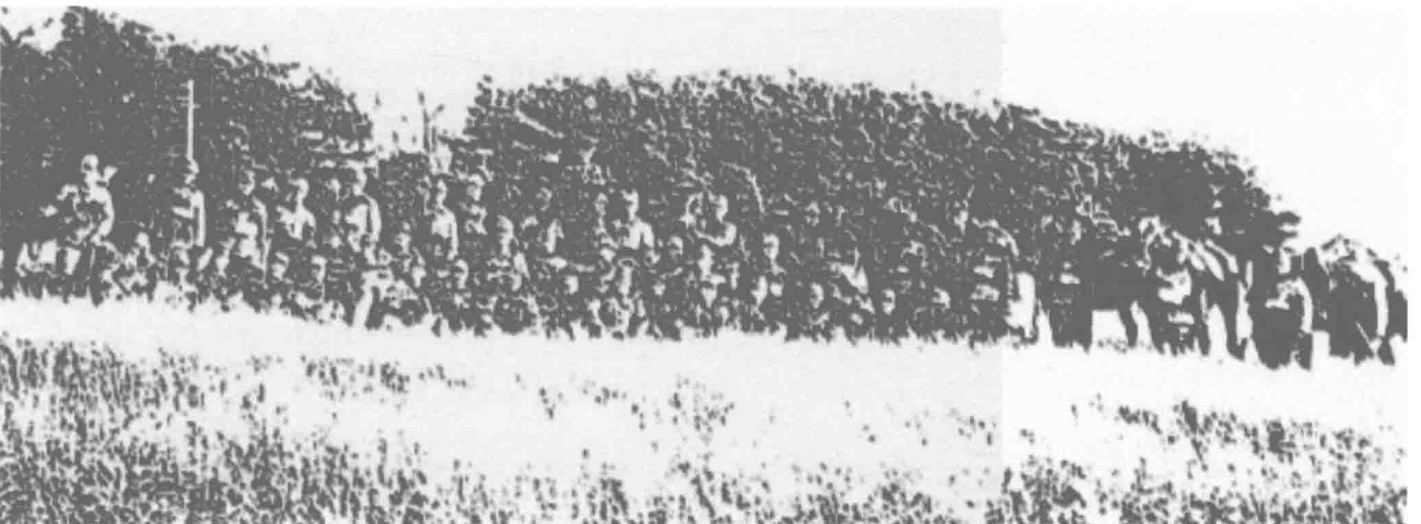
1

■ 2 汽车训练。〔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 93 頁〕



2

■ 3 军马训练。〔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 482 頁〕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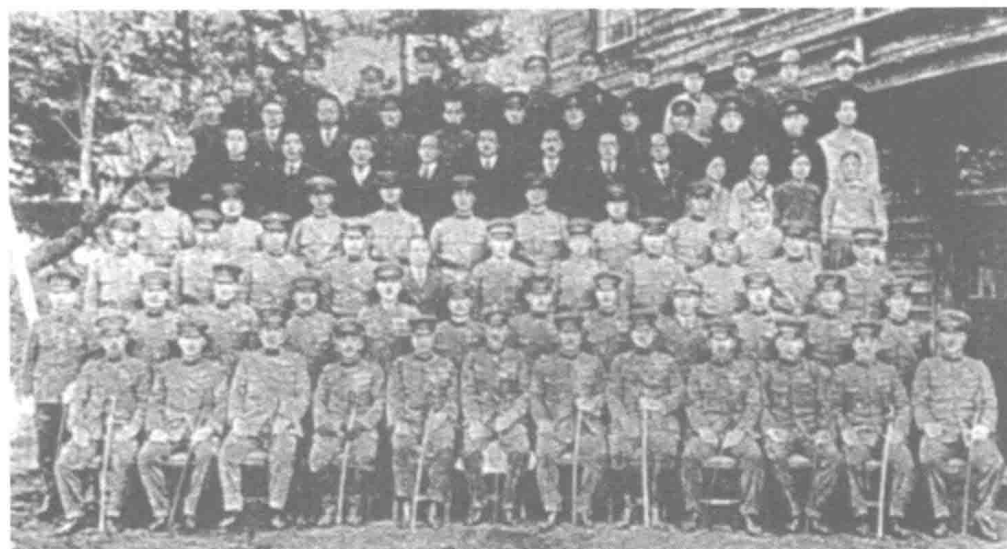
1 军马忠魂塔。〔步平摄〕

2 军官合影。〔《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344、8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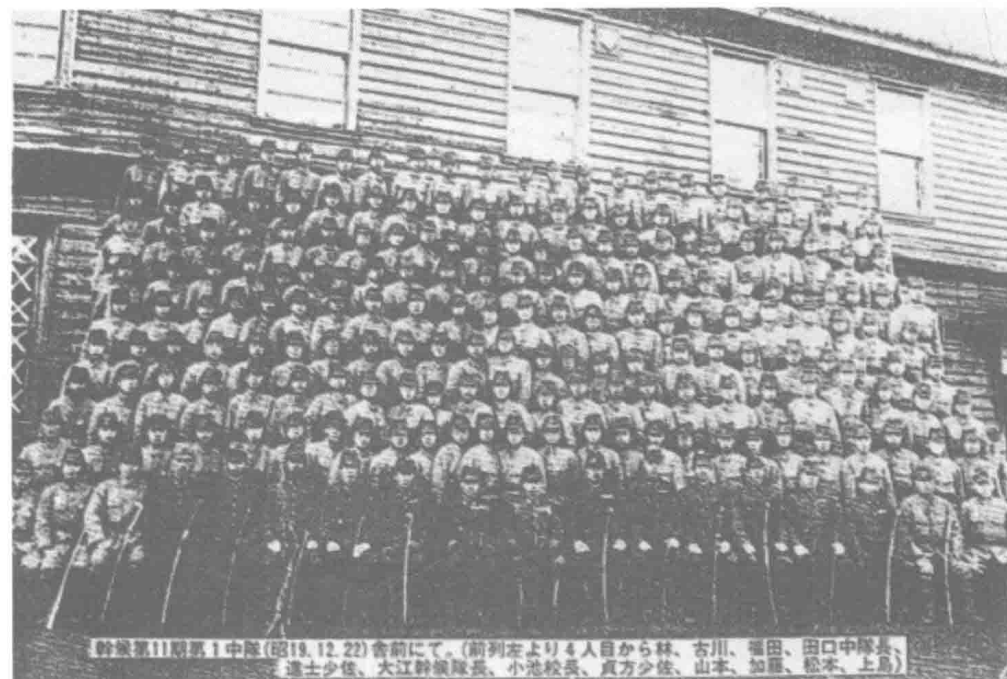
3 陆军习志野学校军官学员多数到过中国。此为部分学员之合影。〔《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41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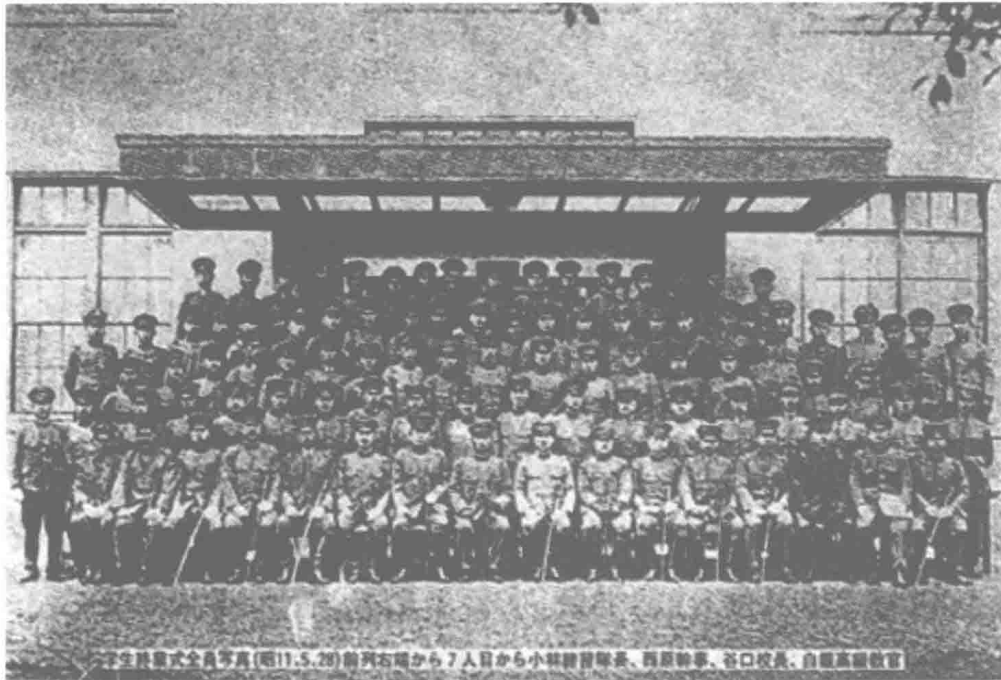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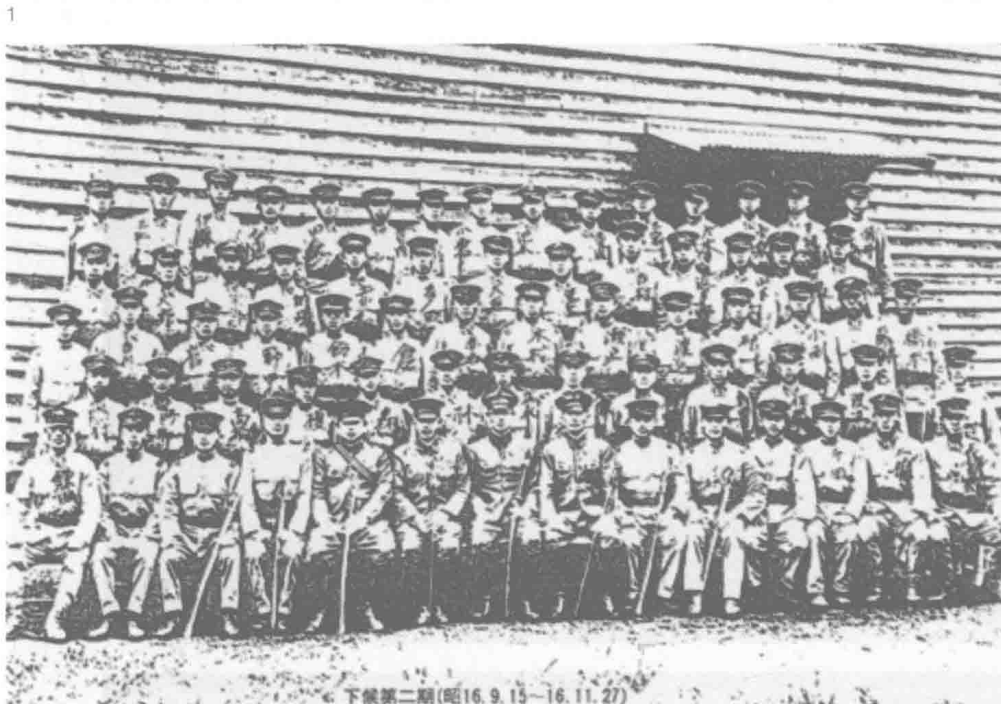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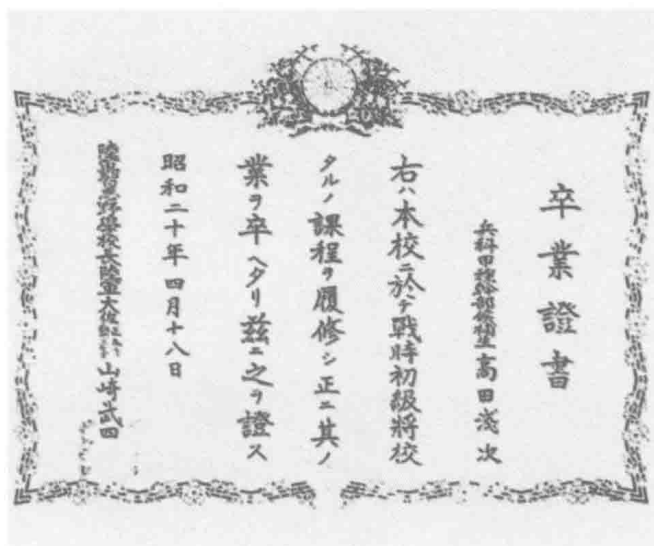
1 陆军习志野学校部分学员毕业合影。〔《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第111页〕

2 陆军习志野学校短期学员多数被派往中国。此为1931年9月15日—11月27日短期学员的合影。〔《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第304页〕

3 陆军习志野学校毕业证书。〔《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第415页〕



2



3

1 2 3 陆军习志野
学校校内化学武器研制遗迹
(1994年)。〔步平提供〕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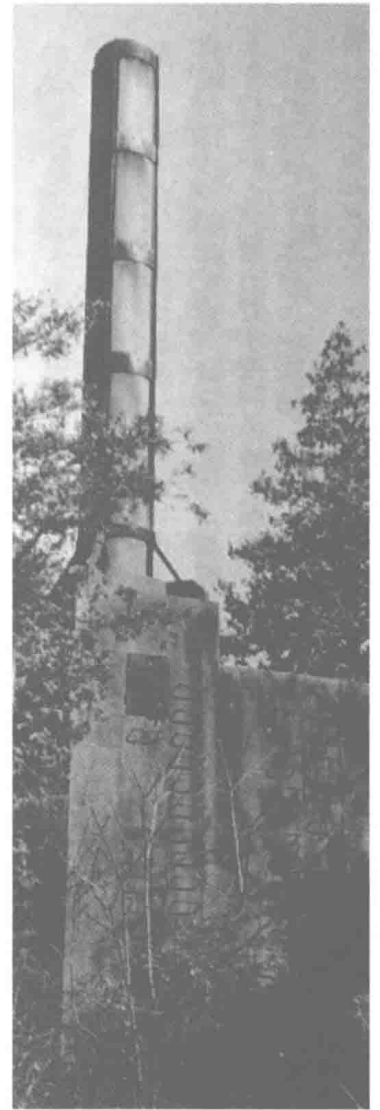
1



3



4



2

■ 1 陆军习志野学校校门遗迹（1994年）。〔步平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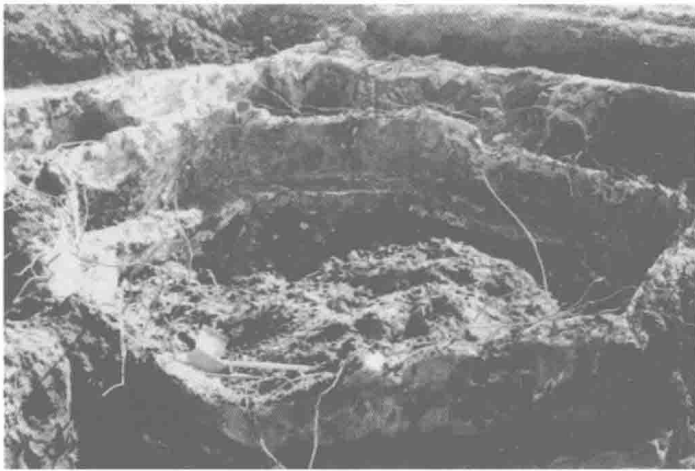
■ 2 陆军习志野学校遗迹，奇怪的烟囱。〔千葉県歴史教育者協議：《学校が兵舎になったとき》，青木書店2004年7月版，第30頁〕

■ 3 陆军习志野学校动物慰灵碑。〔步平提供〕

■ 4 陆军习志野学校遗迹，毒气排风塔，1995年1月被拆除。〔步平提供〕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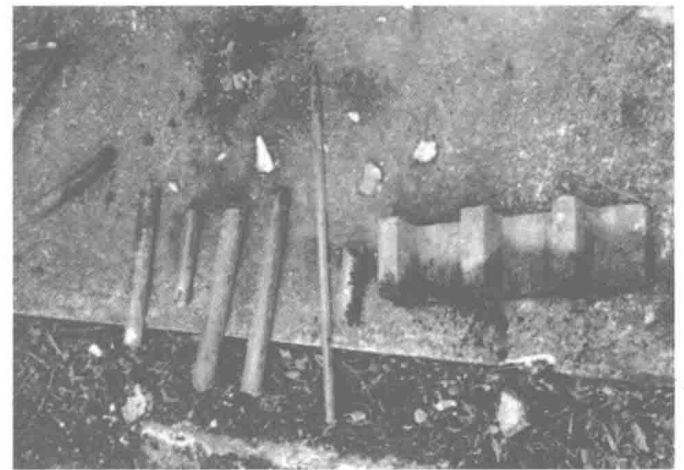
2



3



4



5

1 陆军习志野学校毒气实验遗迹“八面房”。〔千葉県歴史教育者協議：《学校が兵舎になったとき》，第28頁〕

2 3 4 5 6 学校校区内挖掘出的毒气实验设备是最好的证据。〔步平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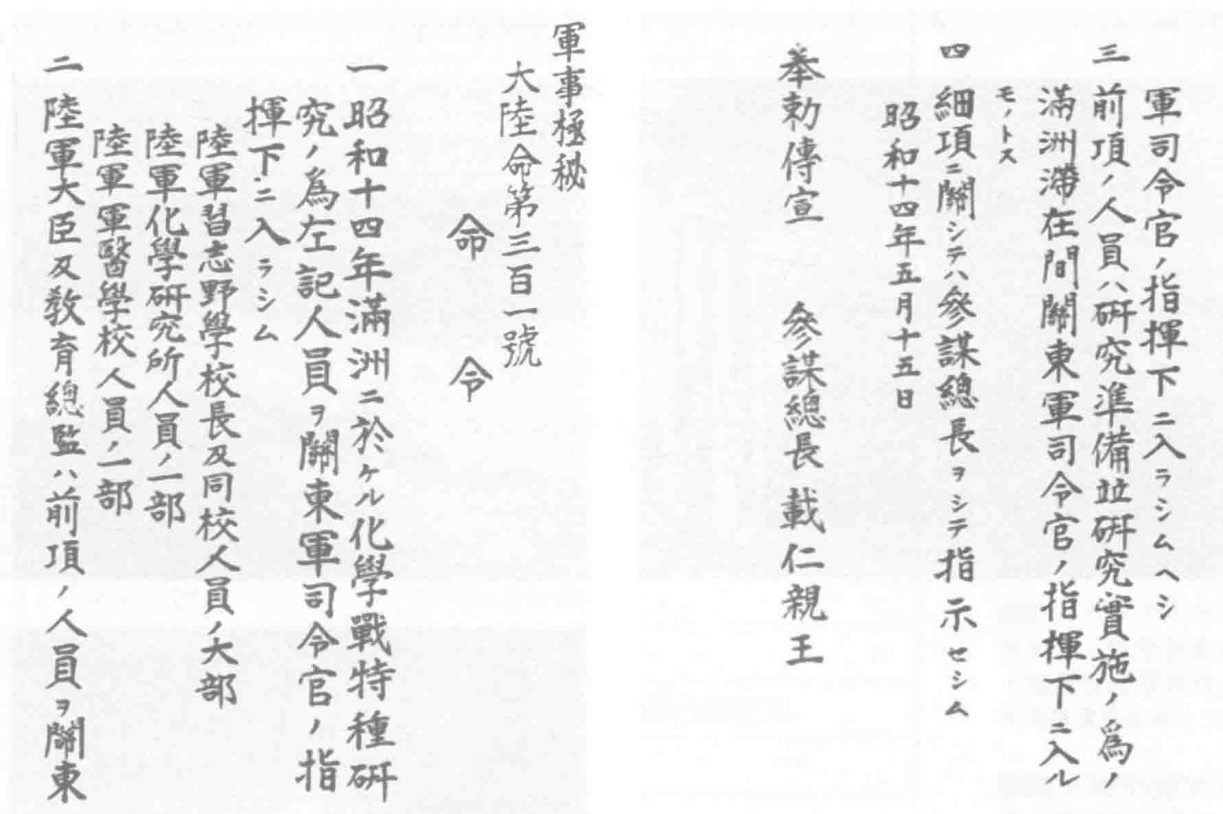


6

三、日本关东军化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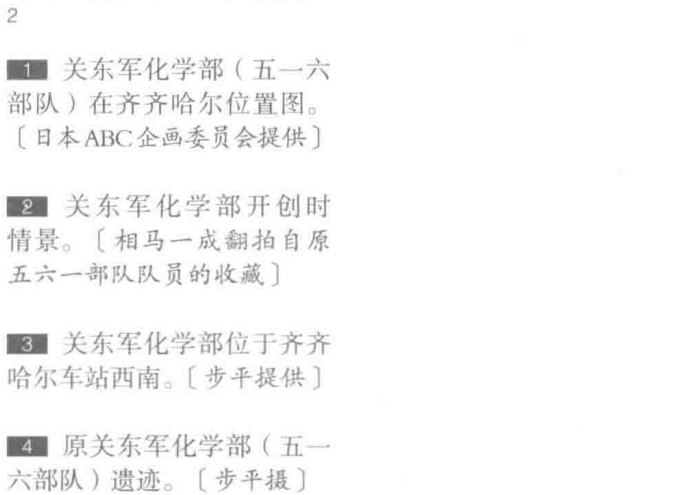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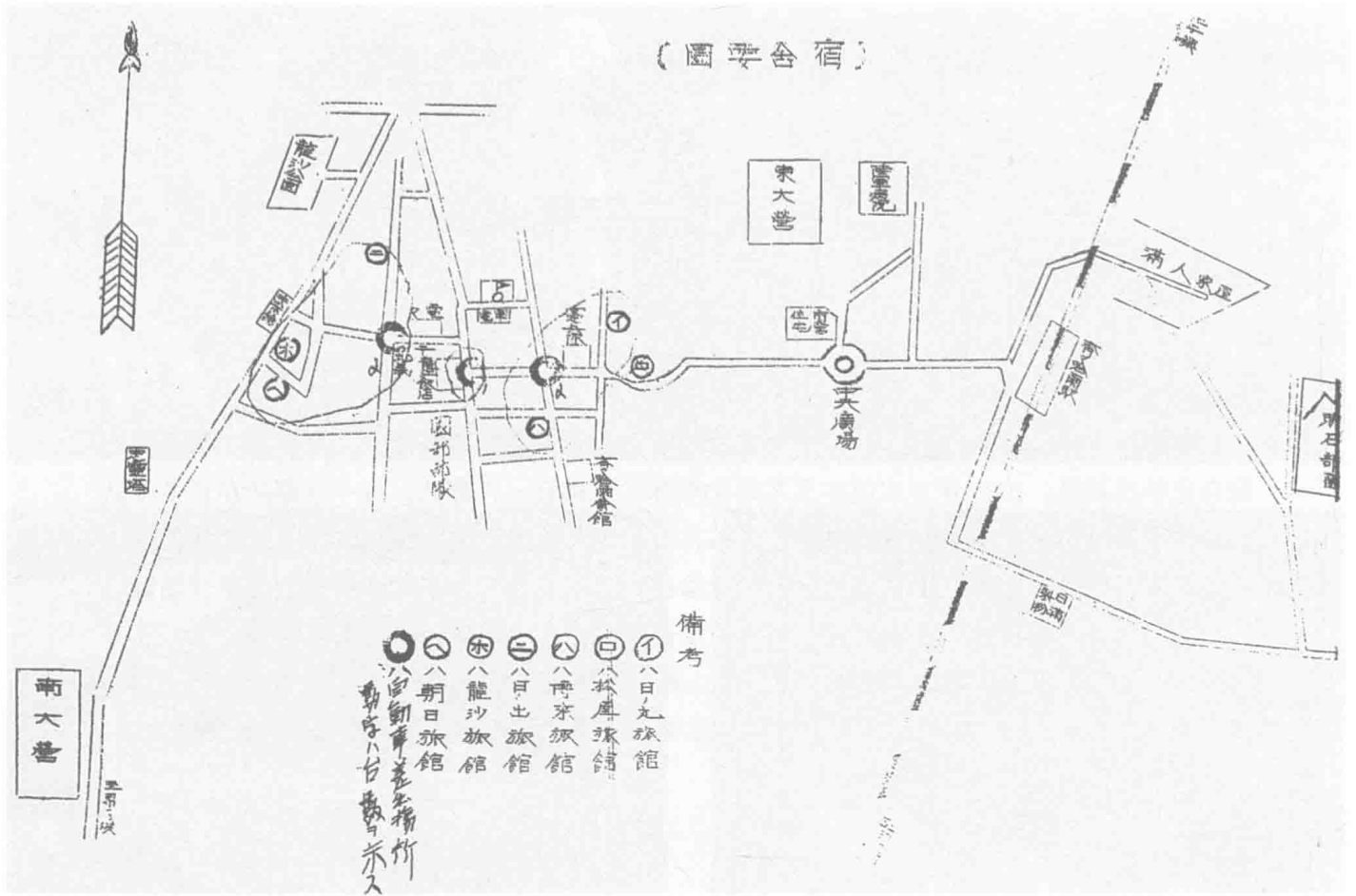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1937年日本陆军在东北齐齐哈尔建立了关东军技术部，内中设有化学兵器班。1939年正式成立关东军化学部，组建五一六部队。五一六部队在日本军队的化学战系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把在日本化学武器生产与在中国战场上化学武器使用联系起来，与日军遗弃在东北的大量化学武器亦有密切关系。五一六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化学武器实验，造成大量中国人中毒伤亡，对土地造成严重污染。此外，五一六部队还与七三一细菌部队勾结，进行人体实验，残害无数无辜性命。

战后，日军五一六毒气部队为了掩盖其化学战的罪行，秘密丢弃和掩埋了大量化学毒剂，至今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939年天皇关于日军赴中国东北进行化学战研究的命令。〔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毒ガス戦關係資料》，日本不二出版1989年8月版，第259頁〕

1939年天皇关于日军赴中国东北进行化学战研究的命令。〔《毒ガス戦關係資料》，第25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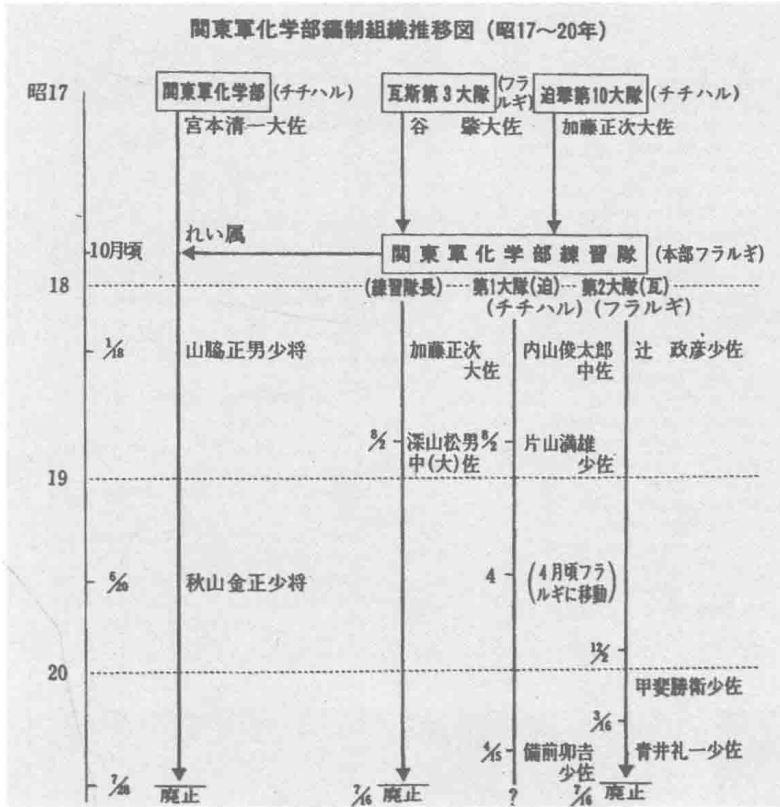


1 关东军化学部（五一六部队）在齐齐哈尔位置图。
〔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2 关东军化学部开创时情景。〔相马一成翻拍自原五一六部队队员的收藏〕

3 关东军化学部位于齐齐哈尔车站西南。〔步平提供〕

4 原关东军化学部（五一六部队）遗迹。〔步平摄〕



1

軍事極秘
 大陸命第三百一號
 命令
 一 昭和十四年滿洲ニ於ケル化學戰特種研究ノ爲左記人員ヲ關東軍司令官ノ指揮下ニ入ラシム
 陸軍習志野學校長及同校人員ノ大部
 陸軍化學研究所人員ノ一部
 陸軍軍醫學校人員ノ一部
 二 陸軍大臣及教育總監ハ前項ノ人員ヲ關東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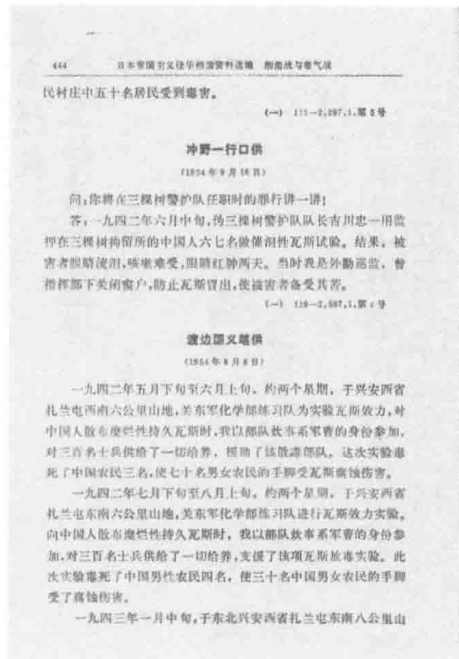
時間	地点	内容
1933.12	齐齐哈尔附近	各種毒劑實地試驗
1935.1	北安鎮附近	東北冬季研究演習
1935.末	孫吳	暫時性毒氣試驗
1935.12	北安鎮附近	東北冬季研究演習
1936.?	東北	光氣試驗
1937.1	孫吳附近	東北寒地研究演習
1937.12	孫吳附近	東北寒地研究演習
1938.11	海拉尔附近	東北寒地液体氢氰酸研究演習
1939.7	齐齐哈尔(嫩江)附近	青酸研究演習
1940.1	东宁附近	化學戰實地研究
1940.9	牡丹江附近	毒氣彈射擊演習
1940.9	呼倫貝爾附近	青酸研究演習
1941.11	白城子附近	50公斤航空氢氰酸彈空投演習
1941.8	海拉尔附近	青酸研究演習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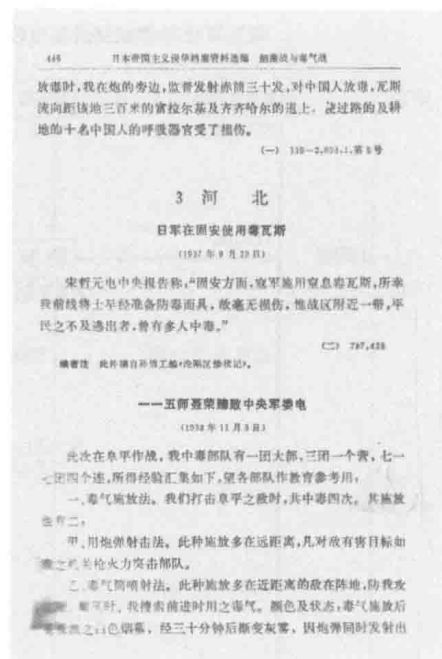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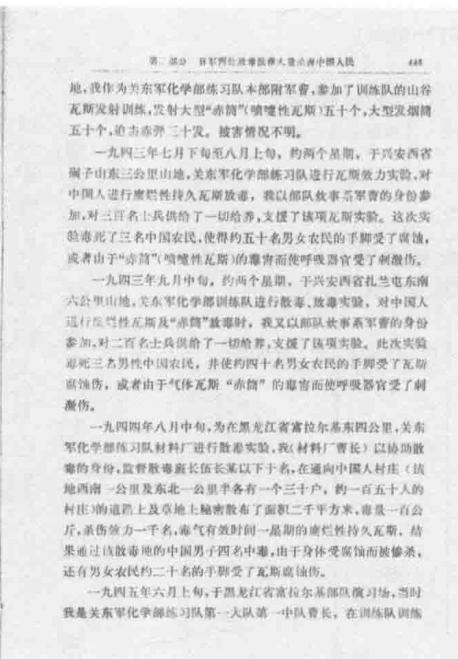
■1 关东军化学部组织机构图表。〔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324頁〕

■2 关东军化学部与习志野联合演习的命令。〔陸軍習志野學校：《陸軍習志野學校校史》，第259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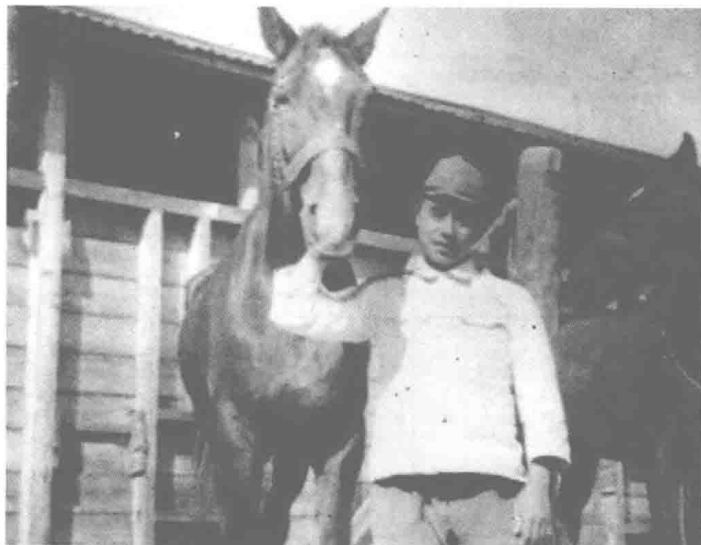
■3 习志野学校在东北的演习一览表。〔步平等編著，《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化學戰》，第186頁〕



1



2



3



4

1 2 历史档案中记载的关东军五一六部队毒气实验。〔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 1989 年 9 月版，第 444—446 页〕

3 原关东军五一六部队人高桥正治和实验用的马。〔步平：《毒气战——追寻恶魔的踪迹》，中华书局 2005 年 7 月版，第 107 页〕

4 齐齐哈尔的关东军五一六部队遗址。〔毒气岛研究所：《遗弃毒气问题》，1998 年自印，第 20 页〕

5 日军七三一部队与五一六部队共同对中国人进行毒气活体试验。〔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扉页〕



5

第二章

化学战的实施



一、大本营的部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天皇的弟弟、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便向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了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其后又陆续向日本驻华北、华中地区的日军司令官下达了可使用呕吐性和糜烂性化学武器的命令（详后）。可见，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期间是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化学战的。



昭和天皇。〔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20469.htm>, 2015年4月〕



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4993757.htm>, 2015年4月〕

日本大本营发布的有关进行化学战的命令表^[1]

命令名称	相关命令	备注
一、 1937年7月28日 《临命第421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支那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 可在适当时机使用催泪筒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139—144页	《临参命第64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7月27日奉旨传宣支那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 《临参命第65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7月27日奉旨传宣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支那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近卫师团长西尾寿造、第一师团长河村恭辅、第二师团长冈村宁次、第三师团长伊东政喜、第四师团长松井命、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第七师团长三毛一夫、第八师团长下元能弥、第九师团长莲沼蕃、第一〇师团长矶谷廉介、第十一师团长多田骏、第十二师团长山田乙三、第十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第十六师团长儿玉友雄、第二〇师团长川岸文三郎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2—27页
二、 1937年8月16日 《临命第452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关于催泪筒使用的再指示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169—174页	《临参命第73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8月15日奉旨传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支那派遣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近卫师团长西尾寿造、第一师团长河村恭辅、第二师团长冈村宁次、第三师团长藤田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第七师团长园部和一郎、第八师团长伯爵前田利为、第九师团长莲沼蕃、第一〇师团长矶谷廉介、第十一师团长山室宗武、第十二师团长山田乙三、第十四师团长土肥原贤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33—36页
三、 1937年11月7日 《临命第595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03页	《临参命第138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11月7日奉旨传宣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 关于催泪筒使用的追加指示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80页
四、 1937年12月1日 《大陆指第9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06页	《大陆命第8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12月1日奉旨传宣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关于使用瓦斯及催泪筒应等待进一步指示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806—87页
五、 1937年12月7日 《大陆指第11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第五军司令官古庄干郎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07—208页	《大陆命第23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12月7日奉旨传宣第五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关于使用催泪筒应等待进一步指示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9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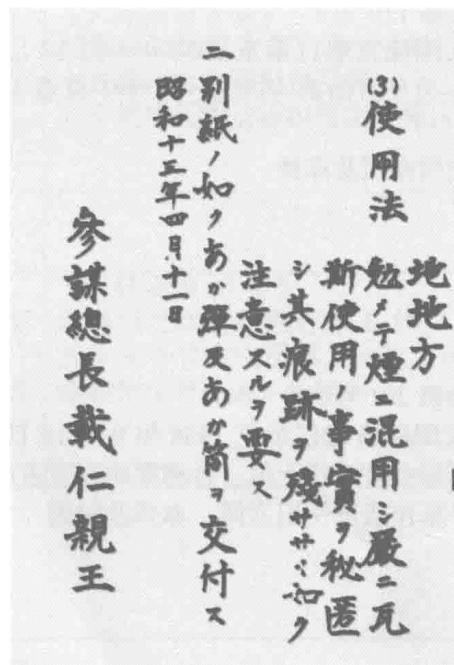
[1] 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196—200页。

(续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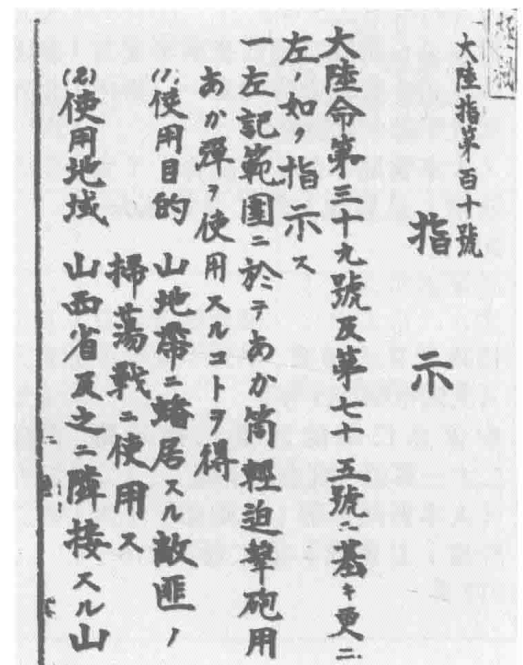
命令名称	相关命令	备注
六、 1937年12月7日 《大陆指第24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08—209页	《大陆命第24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7年12月7日奉旨传宣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 关于使用瓦斯及催泪筒应等待进一步指示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99—100页
七、 1938年4月11日 《大陆指第110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驻蒙古兵团司令官莲昭蕃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188页	《大陆命第39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1月4日奉旨传宣驻蒙古兵团司令官莲昭蕃、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大陆命第75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3月10日奉旨传宣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 可在上述范围内使用赤筒、轻迫击炮赤弹(尽量与烟混合使用、严格隐匿使用毒气的事实、不使遗留痕迹)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18、43页
八、 1938年5月2日 《大陆指第120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189页	《大陆命第59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2月14日奉旨传宣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华中派遣军可使用绿筒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31—32页
九、 1938年8月6日 《大陆指第225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05—206页	《大陆命第119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6月18日奉旨传宣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伯爵寺内寿一、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 今后可使用赤筒及赤弹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67页
十、 1938年9月19日 《大陆指第285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二卷第216—217页	《大陆命第201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9月19日奉旨传宣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台湾军司令官古庄干郎 第二十一军作战可使用赤筒、赤弹及绿筒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三卷第122—123页

命令名称	相关命令	备注
十一、 1938年12月2日 《大陆指第345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三卷第222—225页	《大陆命第241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12月2日奉旨传宣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在华各军可使用特种烟（赤筒、赤弹、绿筒） 但在使用时避开市街及第三国人居住区，与烟混用，严格隐匿使用毒气的事实，注意不遗留痕迹。要进一步训练、提高使用特种烟部队的能力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三卷第151—152页
十二、 1939年5月13日 《大陆指第452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四卷第145页	《大陆命第241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8年12月2日奉旨传宣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在占领区作战时研究黄剂及特种器材在作战时的价值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三卷第151—152页
十三、 1940年7月23日 《大陆指第699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五卷第94页	《大陆命第439号》 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40年7月23日奉旨传宣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及华南方面军司令官可在下列条件下使用特种烟及特种弹	《大本营陆军部（大陆命）（大陆指）总集成》第五卷第49—51页

1 2 1938年4月，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指示在山西方面使用“红筒”、“红弹”。〔（大陆指第一百十号），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25页〕



1



2

1 2 3 1938年关于使用绿筒的命令。〔吉見義明、松野誠也編：《毒ガス戦関係資料》II，日本不二出版1997年2月版，第254頁〕

4 5 6 关于使用化学武器注意保密的命令。〔《毒ガス戦関係資料》II，第258頁〕

極秘

大陸指第四百二十號
指示

大陸命第五十九號ニ基キ左ノ如ク指示ス
 中支那派遣軍ハみどり筒ヲ使用スルコ
 トヲ得
 昭和十三年五月二日

參謀總長 載仁親王

1

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 畑俊六 殿

2

陸軍大臣 板垣征四郎 殿
 教育總監 西尾壽造 殿
 關東軍司令官 植田謙吉 殿

3

軍事極秘
 大陸指第四百五十二號
 指示

大陸命第二百一十號ニ基キ左ノ如ク指示ス
 一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ハ現占據地域内
 ノ作戰ニ方リ黃割等ノ特種資材ヲ使
 用シ其作戰上ノ價値ヲ研究スヘシ
 二 右研究ハ左ノ範圍ニ於テ實施スルモトス
 一 事實ノ秘匿ニ關シテハ萬般ノ處置ヲ
 講ス 特ニ第三國人ニ對スル被害ヲ絶無

4

ナラシムルト共ニ彼等ニ秘匿スルコトニ關シ遺
 憾ナカラシム

支那軍隊以外ノ一般支那人ニ對スル被
 害ハ極力少ナカラシム

ハ實施ハ山西省内ノ僻地ニ於テ秘匿ノ
 爲ニ便利ナル局地ニ限定シ試驗研究ノ
 目的ヲ達スル最小限トス

ニ兩下ハ之ヲ行ハス

昭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5

參謀總長 載仁親王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 杉山元 殿

一 三ノ字ヲ市
 ニ英底密課
 五ノ字北支那方面官

6

二、日军化学战概况

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视化学武器为“决胜瓦斯”，在中国 14 个省市大量使用化学毒气，对毫无防护和反击能力的中国军民，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伤害。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本陆军中第一批以实战为目的的化学部队迅速建立。派遣到中国战场的日本化学战部队有野战毒气部队、野战化学实验部及毒气迫击队。以“迫击队”为主的化学部队，有迫击联队十一支队，其中在中国活动的为第二迫击联队，迫击大队十八支队也曾在中国活动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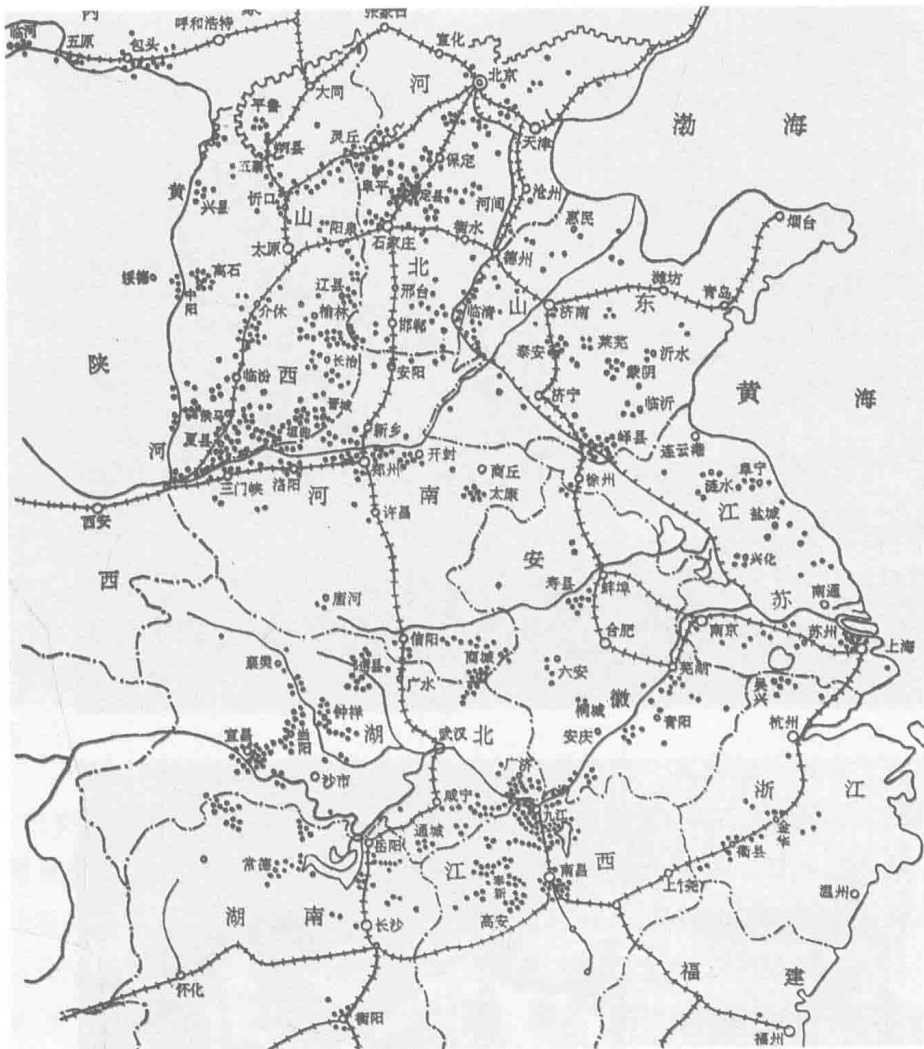
派往华北地区的化学部队的情况是：

部队番号	组建时间	派往部队番号
迫击第三大队	1937. 7. 27	第八师团
迫击第五大队	1937. 7. 27	第十四师团
第一野战化学部	1937. 7. 27	第一师团
第三野战化学部	1937. 8. 24	第一师团
四号野战瓦斯厂	1937. 7. 27	第十六师团
七号野战瓦斯厂	1937. 7. 27	第十六师团
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乙)	1937. 8. 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六小队	1937. 8. 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八小队	1937. 8. 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五中队(乙)	1937. 9. 1	第二师团
野战瓦斯第六中队(乙)	1937. 9. 1	第二师团
二号野战瓦斯队本部	1937. 9. 1	第二师团

1937 年 8 月 13 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即发动了淞沪事变以后，又把另一部分化学部队派往上海地区的日本军队中，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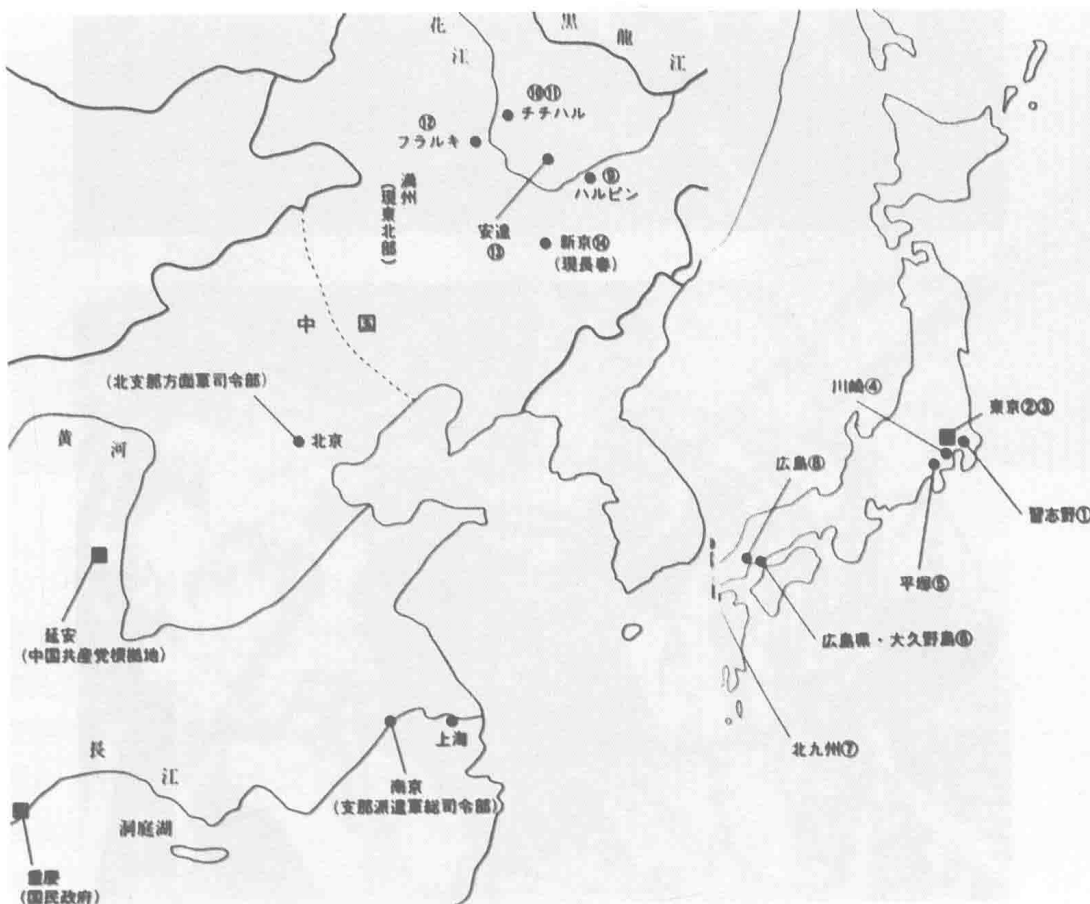
部队番号	组建时间	派往部队番号
迫击第一大队	1937. 9. 18	近卫师团
迫击第四大队	1937. 9. 18	第十师团
第二野战实验化学部	1937. 8. 24	第一师团
野战瓦斯第七小队	1937. 8. 14	第七师团
野战瓦斯第一中队(甲)	1937. 9. 9	近卫师团
野战瓦斯第二中队(甲)	1937. 9. 9	近卫师团

日军派往华北地区和上海方面的化学部队番号及组建时间。〔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 200—201 页〕



1 日本军队在中国用毒地点。〔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255—256页〕

2 1941年在中国的日军化学战相关机构部队驻扎情况。〔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64—6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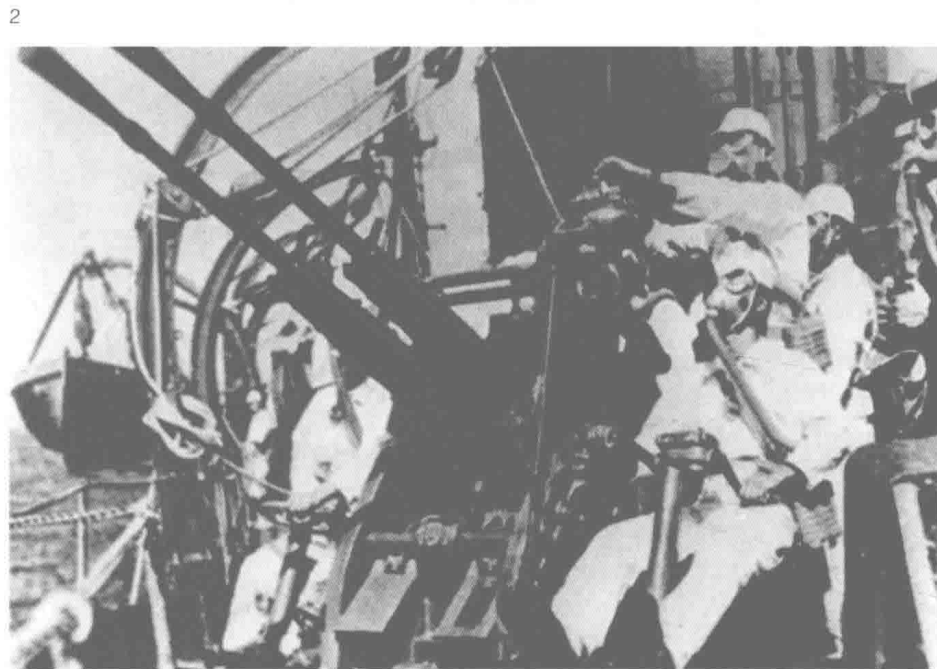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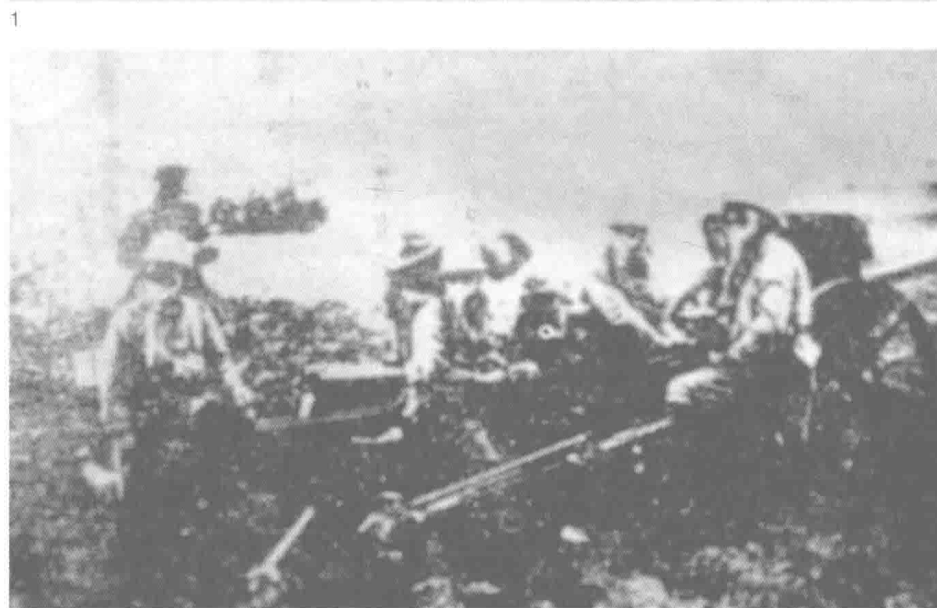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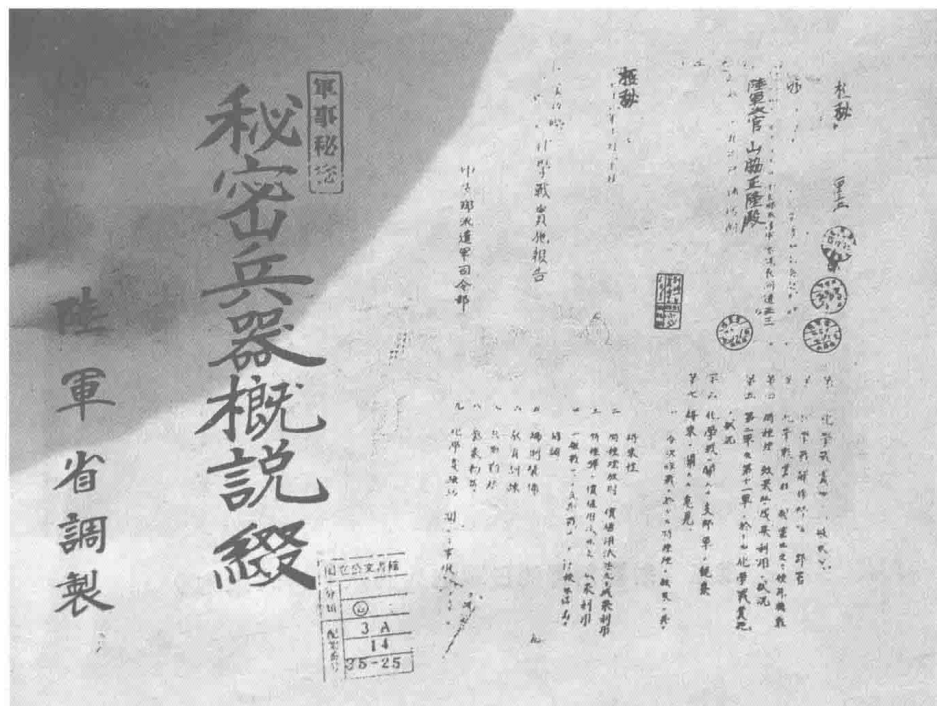
日本軍の毒ガス戦関係部隊・組織
(主なもの、1941年秋段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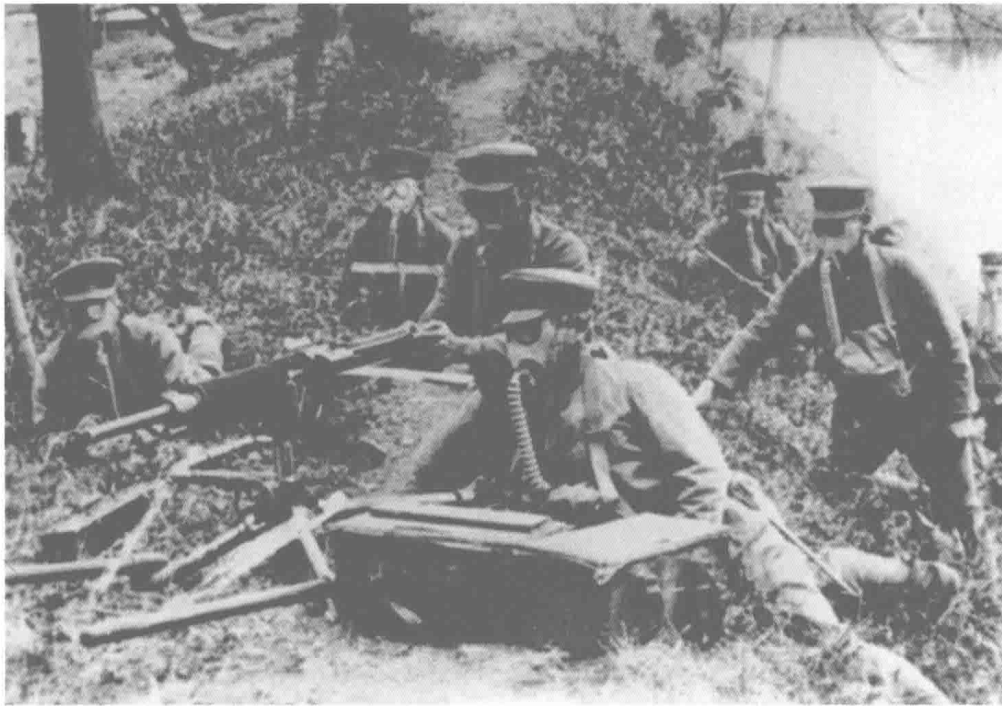
- ①陸軍習志野学校
(教育と運用戦術の向上)
- ②第六陸軍技術研究所
(研究開発、科研から構成変え)
- ③陸軍軍医学校
(軍隊衛生学で毒ガスも研究)
- ④第九陸軍技術研究所
(實驗系毒物その他の研究)
- ⑤海軍技術研究所化学研究部
- ⑥陸軍造兵廠忠海製造所
(各種毒ガスの生産)
- ⑦岡谷製造所(増資)
- ⑧岡谷兵器部支店(岡)
- ⑨陸軍第七三一部隊
- ⑩陸軍化学部(五一六部隊)
- ⑪陸軍第十大隊(五二六部隊)
- ⑫ガス第三大隊(⑩と同じく化学部の支援部隊)
- ⑬陸軍安通野外実験場
- ⑭陸軍司令部

1 日军化学战秘密文件。
〔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书后附图〕

2 准备发射毒气弹的日本炮兵部队。
〔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书后附图〕

3 日军发动毒气进攻。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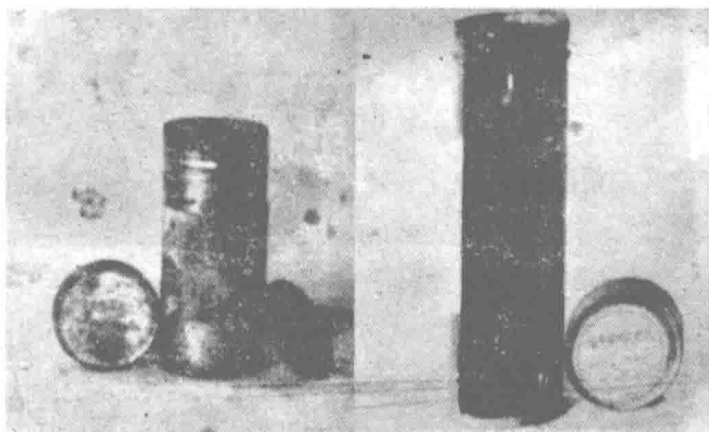


1 日军使用毒气作战。
〔大久野岛毒气资料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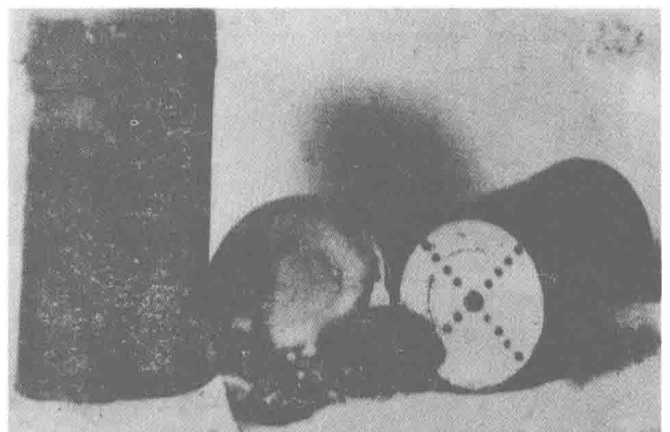
2 3 日军使用的各类化学武器。
〔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书后附图〕

1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使用的化学毒剂，大部分是吸收了欧洲各国（主要是德国、法国）研究结果，包括催泪性的苯氯乙酮、喷嚏性的二苯氰砷、窒息性的光气以及糜烂性的芥子气、路易氏气等。但是，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原有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例如针对在中国的东北以及苏联等寒冷地区作战的可能性，专门研究了毒剂防寒以及在低温时发挥效力的问题，并且取得了“成果”，研究出防冻的芥子气，最为陆军科学研究所称道的产品是剧毒的“青酸”即“氢氰酸”（茶剂）稳定剂，它可以在实战中应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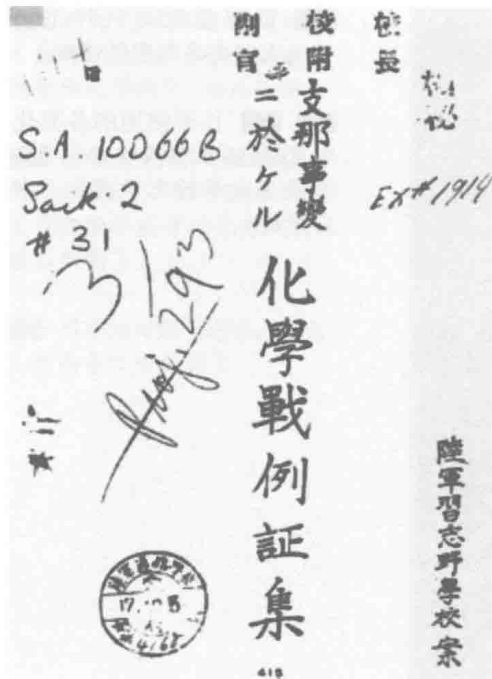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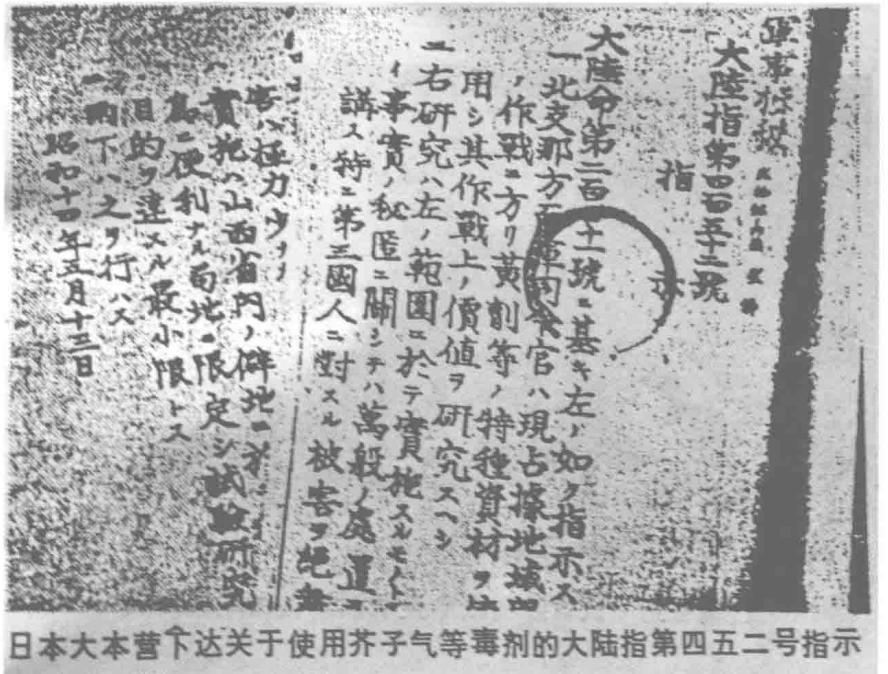


3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中国军队的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由国民党军队对日军作战。日军为了配合其战略进攻的需要，首先在正面战场进行化学战。淞沪会战中日军开始使用化学武器。在空袭海宁、江阴等地时投掷了毒剂炸弹；在地面战斗中，施放毒剂筒。1938年曲沃战役中，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大量使用化学武器。日军的化学战在武汉会战时达到高峰，武汉会战后，日本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逐渐将主要兵力转移到华北地区的敌后战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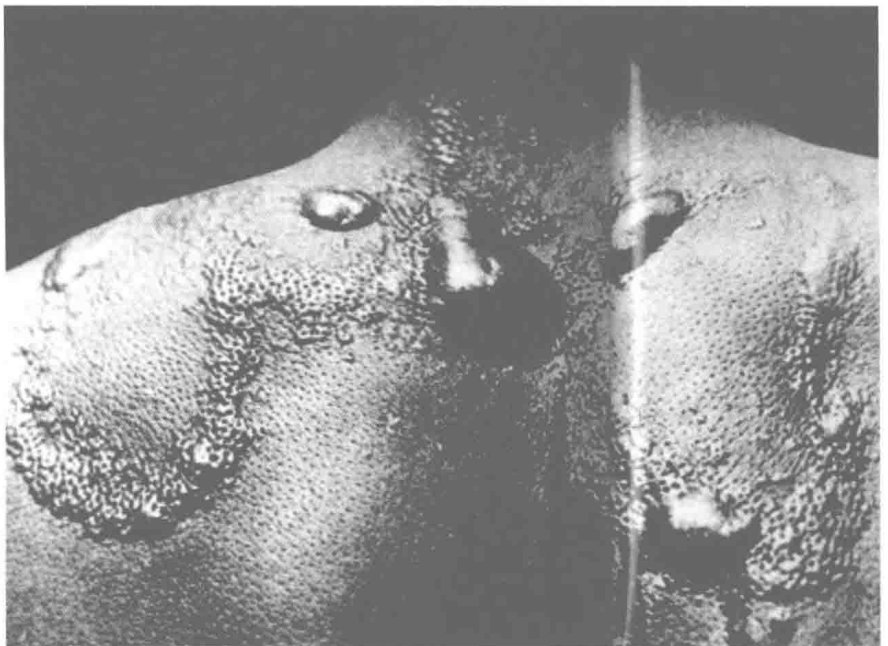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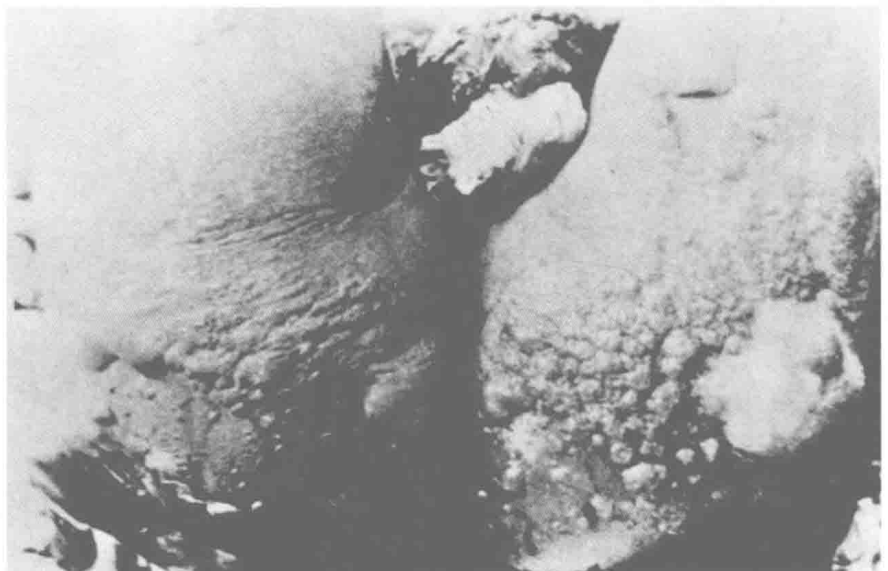


日本大本营下达关于使用芥子气等毒剂的大陆指第四五二号指示

2



3



4

1 日军进行化学战的铁证。〔陸軍習志野學校編：《支那事變化學戰例証集》，1942年，封面〕

2 日本大本营下达可以使用芥子气等毒剂的指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书后附图〕

3 芥子气中毒皮肤溃烂。〔樋口健二：《毒ガス島》，三一書房，1983年版，第20—21頁〕

4 糜烂性毒剂造成的皮肤伤害。〔樋口健二：《毒ガス島》，第42頁〕

三、日军化学战战例

日本军队虽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毒气武器，但采取了极为保密的措施，没有披露任何系统的有关资料，直到 1984 年 6 月 14 日，日军有关毒气作战的完整资料才第一次被披露：当日的《朝日新闻》发表了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到的一份资料——《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该书于 1942 年 11 月编写，署名陆军习志野学校，《例证集》共 70 页，收录 56 例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毒气作战的实例，并附有作战地图。这是日军在中国各地进行化学战的确凿无疑、无可抵赖的证据。

出于高度保密的原因，《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除个别战例外，均隐匿部队的番号、年代，只记载战斗状况与月、日、地名。经过日本学者的研究，初步确定了其中 23 例使用时间地点：^{〔1〕}



这是《从照片看日本的侵略》刊载的图片，图片说明为：“毒气演习的日本士兵。1939 年的南昌作战中，施放了大量“红剂”，使中国军队受到巨大损害。”〔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 52 页〕

〔1〕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 243 页。

战例番号	地点	时间	部队
一	河南省刘台附近	1938年9月24日	第一〇师团
二	江西省岩岭山附近	1938年10月8日	第一〇六师团
三	河南省中山铺附近	1938年10月11日	第一〇师团
四一1	河南省鸣凤岗附近	1938年9月23日	第一〇师团
八	湖北省南津关附近	1940年11月6日	第十三师团
九	江西省奉新	1940年10月13日	第三十四师团
十	浙江省大洲镇附近	1942年6月3日	第二十二师团
十一	山西省曲沃附近	1938年7月6日	第二〇师团
十二	河南省罗山附近	1938年9月28日	第一〇师团
十三	上海大场镇坍石桥附近	1937年10月11日	第三师团
十五	山西省董封镇附近	1938年7月18日	第二〇师团
十六	河南省洪砦附近	1938年10月1日	第一〇师团
二一	山西省太行山脉	1942年2月8—15日	第三十六师团
二三	同上 东崖底附近	1942年2月13日	第三十六师团
二五	河南省王家湾附近	1938年10月11日	第一〇师团
二八	湖北通山西方行黄泉附近	1938年11月5日	第二十七师团
三七	湖北襄阳东南张家集附近	1939年5月19日	第十六师团
四〇	湖北省宜昌附近	1941年10月7—11日	第十三师团
四四	河北省郑州附近	1941年10月31日	第三十五师团
四八	浙江省歌山附近	1942年5月19日	第二十二师团
四九	湖北武汉北方载家山附近	1938年10月25日	第六师团
五〇	江西省修水河畔	1939年3月20日	第十一军
五二	河南省光州城附近	1938年9月29日	第一〇师团

（一）淞沪会战中的化学战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地区，淞沪抗战拉开序幕。23日，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从刘行镇和吴淞口登陆。为了配合登陆作战，日军开始使用化学武器，在空袭海宁、江阴等地时投掷毒剂炸弹。在地面战斗中，也施放了毒剂筒。

在淞沪战役相持阶段，日军多次使用化学武器。10月4日晚7时，日军向罗店附近施相公庙东南中国军队第六十七师阵地发射催泪性毒剂弹，数十名中国士兵中毒，昏迷呕吐。5日晨，日军施放喷嚏性及窒息性毒剂，约30名守军中毒，昏迷呕吐，不省人事，其中20多人中毒死亡。6日晚，日军对罗店守军施放毒剂，20余人中毒。9日11时，日军炮兵向塘桥车站西南约3公里的东赵家角发射毒剂炮弹，造成中国守军第一师第一团伤亡24人。15日中午，陈家行方向连续数日激战之后，日军发射燃烧弹，进行飞机轰炸，并施放毒剂，致使守军第三十二师阵地陈家行东南一部被占领。28日，日军施放毒剂，并以步、炮兵猛攻中国军队第四军葛家头、清水显第九〇师阵地。该师官惠民旅趁风向逆转，毒气吹向敌军阵地的有利时机奋勇出击，歼敌数百人，官旅长不幸殉国。同日，日军攻击第一五九师马家宅阵地时，施放大量催泪性毒剂支援步兵进攻，并占领了该阵地。11月6日晚，日军向八字桥方向守军教导总队第三团阵地猛攻，炮火异常猛烈，并大量施放毒剂，守军第三团无防毒面具，中毒者甚多，但仍坚持战斗。^{〔1〕}

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辑的《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搜集了日本在各地进行化学战的56件战例，其中第13件就是在淞沪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例子。书中还专门总结了坍石桥战斗中“火力与烟并用”的战例，并附有地形图。这些资料确凿无疑地证明日本军队在淞沪战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

〔1〕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54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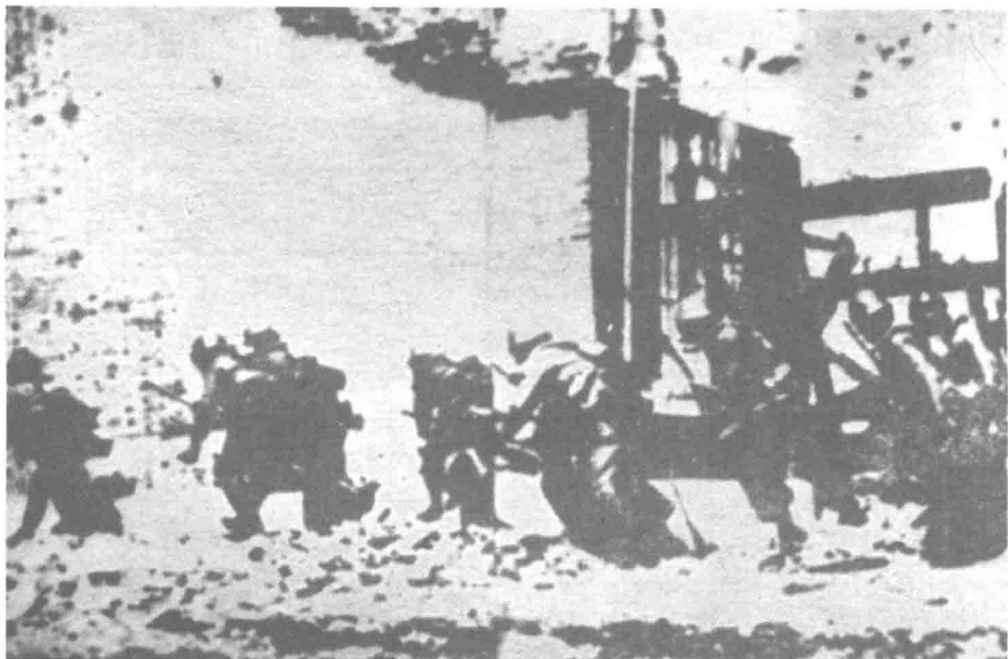
3

■ 1 1937年8月上海事变爆发，日本海军陆战队戴着防毒面具，准备进行化学战。
〔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20頁〕

■ 2 1937年进攻上海的日军。〔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扉页〕

■ 3 淞沪作战中，日军戴着防毒面具进入上海。〔大久野毒气资料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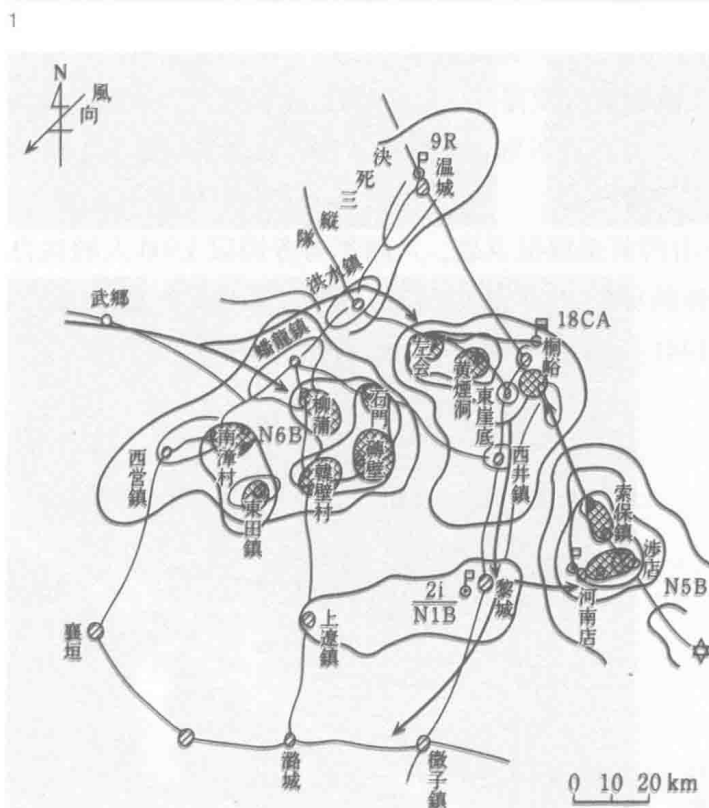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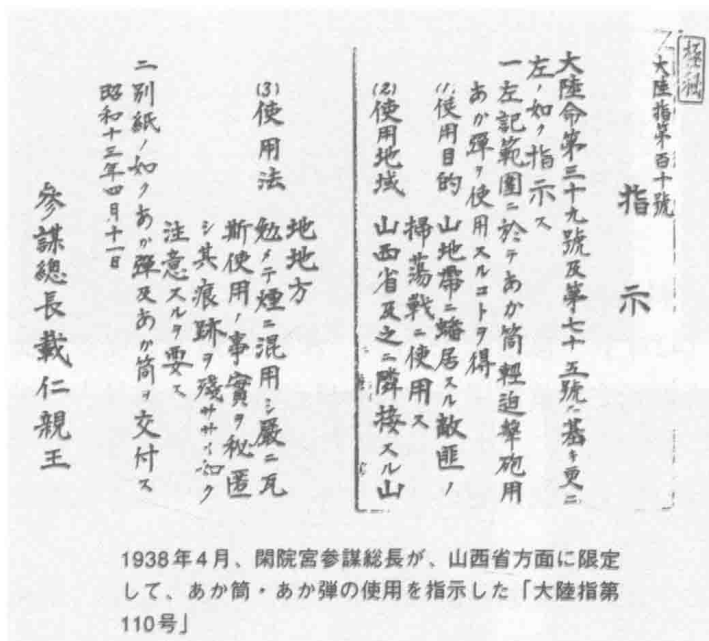
■ 4 淞沪作战中的日军。
〔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书前图片第16页〕



4

(二) 山西战场的化学战

日军攻占平津后，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向中国军队进攻。进入山西境内后，日军遭到国民党军队较为有力的抵抗。山西山脉重重，地形复杂，日军便频频使用化学武器。1938年4月11日，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专门下达了可在山西省等复杂的山区使用呕吐性毒气（赤剂）的命令，曲沃战役是日军初次大量使用化学武器的战例。



1 日本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下达的可在山西省等地使用毒气的命令。〔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25頁〕

2 日军在山西太行山一带撒毒示意图。〔吉見義明：《日本軍と毒ガス戦》，岩波書店2004年7月版，第196頁〕

日期	地点	弹种	数量	射击距离	毒袭宽度
7月5日	盈村	毒剂炮弹	295发	2000米	
	南下村	毒剂炮弹	300发	1800米	
7月6日	西阳村	毒剂炮弹	258发	1750米	
	白水村	毒剂炮弹	144发	1800米	
	西明村	毒剂炮弹	200发	1500米	
	西阳村西南	毒剂炮弹	1000发	3000米	
	北樊村	红筒	3000个		1500米
	仪门村	红筒	1000个		1000米
	仪门村	红筒	3000个		2000米
7月7日	东韩村	红筒	5600个		3000米

据日军资料记载，自1937年7月8日至1938年10月末，华北方面军共消耗赤筒14271只、催泪筒2588只、赤弹2556发。而在曲沃战役中，华北方面军仅在两天之内就使用了10000只赤筒，这一数量占当时华北方面军保有赤筒的三分之二^{〔2〕}。因为此时日本化学武器的制造能力还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难以在短时间迅速得到大量补充，所以实施了化学武器集中使用的原则。

在山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于抗日战争开始后，逐渐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被日本视为扩大侵略的障碍。日军对八路军使用毒气的情况在“百团大战”战报中即可见一斑。在这场会战中，日军每于作战不利时就施放毒气，前后共达11次之多，八路军官兵遭受毒害者达千余人，一二九师旅长陈锡联、范子侠、旅政委谢富治、旅参谋长曾绍山等同志均曾在此役中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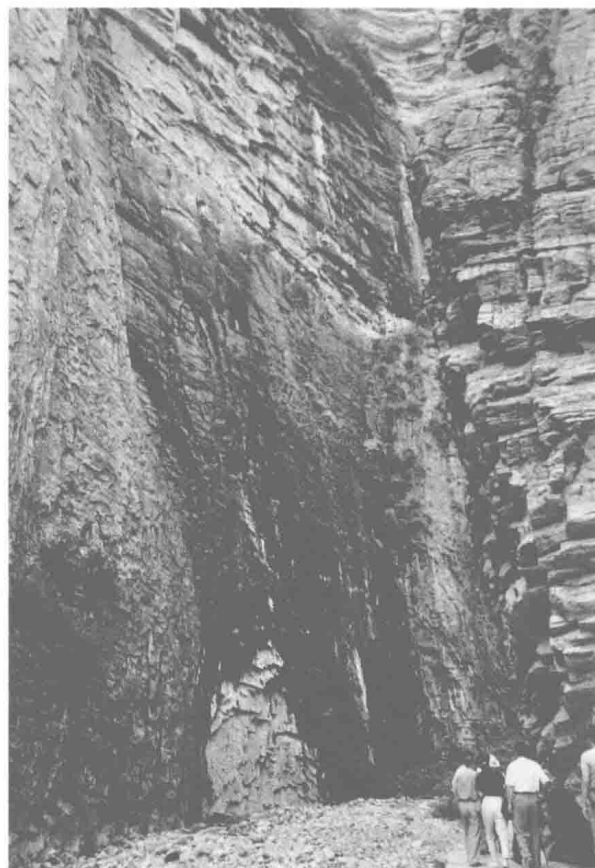
1941年山西黄崖洞保卫战，八路军特务团以1500人的兵力，与配备了重炮、毒气弹的日军3000多人对抗，歼灭日军800余人，自己伤亡140人，被称为是“1941年以来反‘扫荡’作战的模范战斗”。

〔1〕纪学仁：《化学战史》，第180页。

〔2〕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261页。



1



2



3



4



5

1 山西黎城黄崖洞入口处。
〔高晓燕摄〕

2 图片上方是黄崖洞战役的山洞。〔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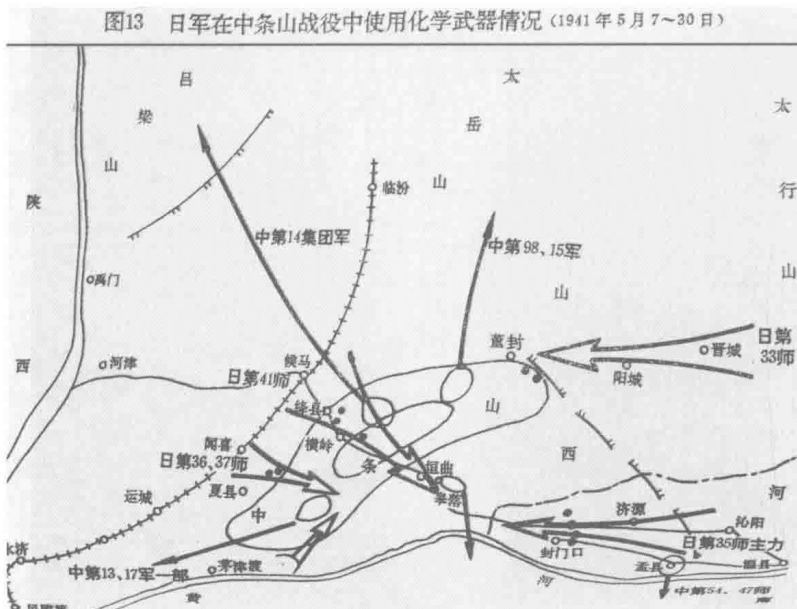
3 山西黎城黄崖洞保卫战见证人张书香。〔高晓燕摄〕

4 山西定襄县王进村李书林见证了1938年8月日军飞机在定襄撒毒。〔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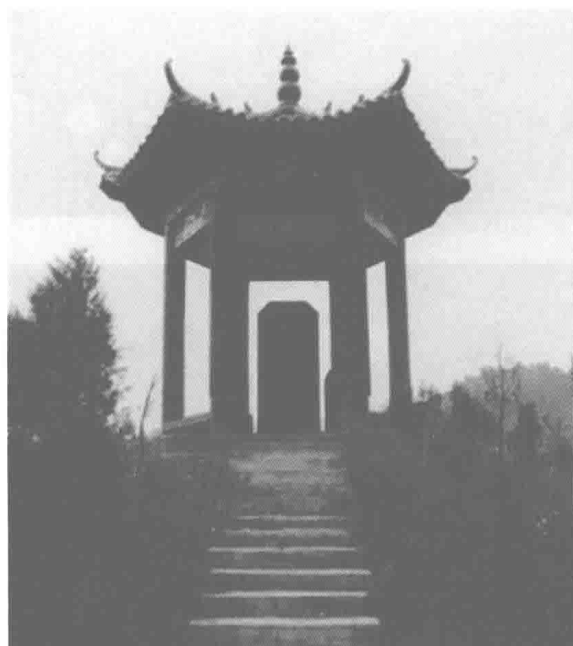
5 保存在八路军总部纪念馆中的日军化学炮弹。〔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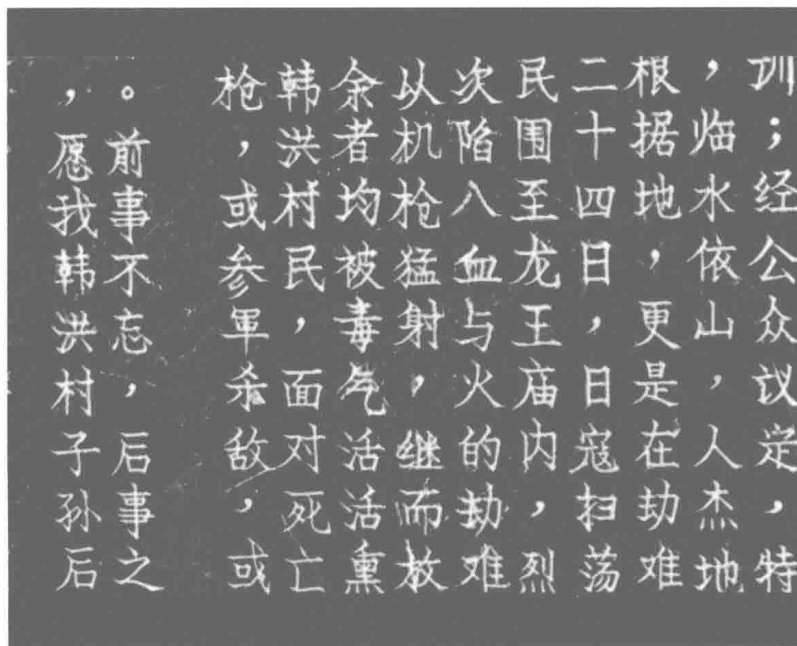
1



2



3



4

1 日军化学战的受害人和见证人。〔高晓燕摄〕

2 1941年中条山战役日军使用化学武器情况示意图。〔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42页〕

3 日军化学战中的死难者纪念碑。〔步平摄〕

4 沁源县韩洪村毒气杀人案纪念碑《永志碑》碑文。〔步平摄〕

山西省武乡县漆树坡村是抗日老根据地，八路军路南办事处驻在该村，日军经常来扫荡。1943年农历6月15日晨，日军突袭漆树坡，武来水参加了窑洞保卫战。他回忆说：当时我16岁，是个民兵。姜一任政委（原湖北省委书记），我们经常一起工作。那天因为东边窑洞办事处关着一屋子大概60多个特务和伪军，必须把他们转移，所以上级命令我们在西面拖住敌人，死守西边的窑洞。窑洞大概能钻进四五十人。我们一个组12人，日本人来了，我们就钻入窑洞。日军进不了洞，就点燃我们来不及拿进窑洞的被褥等，把烟向窑洞里煽。我们被呛得不行，便进到另一间窑洞，并把两窑连接处拿毡子撒上土隔开。日军发现后，就在对面小山上架了两门炮，打了十二三发炮弹，炸塌了窑洞口，我们被埋在里面窒息了，不省人事。后来日军把洞挖开，把我们拖出来垛到墙跟，老百姓都在那儿坐着，我们被拖出来都不省人事了，当场被打死7人，剩下的他们抓住带向沁县，我乘机跑了，连鞋都没穿……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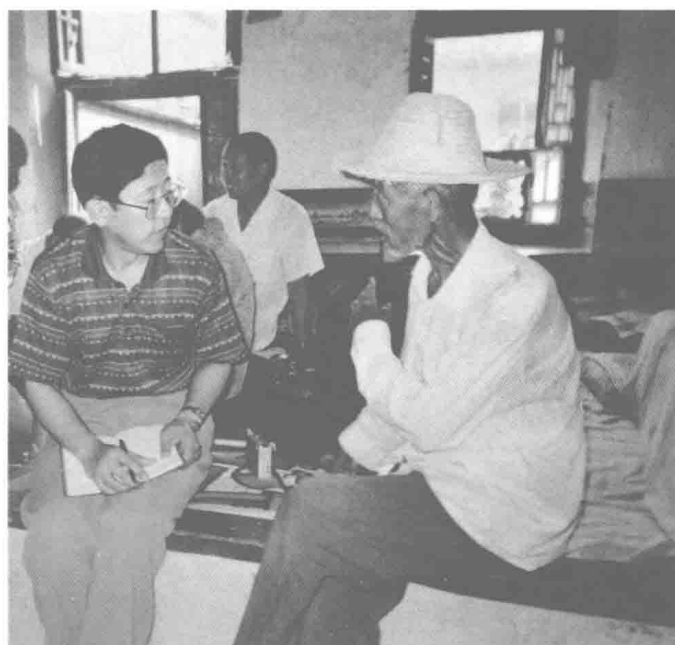
1 山西武乡县漆树坡毒气杀人的山洞。〔步平摄〕

2 日军化学战的见证人之一。〔步平摄〕

3 山西日军漆树坡毒气战见证人武来水（前排右一）。〔笄志刚摄〕



2



3

1 访日军化学战的受害人和见证人。〔笄志刚摄〕

2 各地的纪念碑多记载日军用毒罪行。〔高晓燕摄〕

3 山西榆树辉教村访日军用毒见证人。右一为见证人。〔步平摄〕



1



2



3

(三) 武汉会战的毒气战

日本政府为了实现“集中国力解决中国事变，大致在本年内达到战争之目的”，1938年6月7日到11月12日发动了全面侵华以来规模最大攻势——武汉会战。武汉会战中，日军有计划、有准备、大规模地把毒气战作为主要作战手段。

日军从日本国内和中国华北调集大批化学部队，部署到各参战师团：

1. 第二军

第十三师团：迫击第三大队，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第十六师团：迫击第五队。

第一〇师团：第二野战瓦斯队本部、野战瓦斯第一、二、六中队、独立瓦斯第六、七小队，野战化学实验（部分）、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2. 第十一军

第六师团：迫击第四大队（缺第二中队）、野战瓦斯第五中队、野战化学实验部（部分）、野战气象队特种气象班一个。

第九师团：迫击第一大队第二中队、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缺一个小队）。

第二十七师团：独立瓦斯第八小队、野战气象特种气象班一个。

第一〇一师团：迫击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第一〇六师团：迫击第一大队第三中队。

台湾步兵旅团：迫击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野战瓦斯第十三中队的一个小队。

武汉会战过程中，日军第二、十一军在两个方向大量地使用了化学毒剂，几乎每一次战斗都把毒气作为进攻或防御的武器，仅从8月22日到10月25日，大规模施放毒气（每次施放毒气发烟筒或弹100个以上）就达57次之多。

表13 武汉攻略战中派遣军毒气部队的部署

类别	第 2 军	第 11 军
毒气部队	野战毒气第2队	野战毒气第5连 野战毒气第13连 野战毒气第8排
迫击炮部队	迫击炮第3营 迫击炮第5营	迫击炮第1营 迫击炮第4营
特种气象班	2个	2个
毒气战特种班	1个	1个
野战化学实验部	1部	1部
毒 气 厂	毒气分厂(九江)	毒气分厂(庐州)

武汉会战中日军毒气部队的部署。〔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74页〕

参加武汉作战的部队配备的化学武器数量^{〔1〕}

		第三师团	第一〇师团	第十三师团	第十六师团	第二毒气队	补给厂	总计
八九式 催泪 筒甲	部署	2000	8000	6000	4000	10000		30000
	交付	3887	3350	2246	301	3965	25084	38833
	消耗	464	1050	732	100	365		2711
八九式 催泪 筒丙	部署							
	交付		335				6322	6657
	消耗		25					25
九四式 轻迫击 榴弹	部署			10000	2000			12000
	交付			3581	3021		13940	20542
	消耗			2376	2521			489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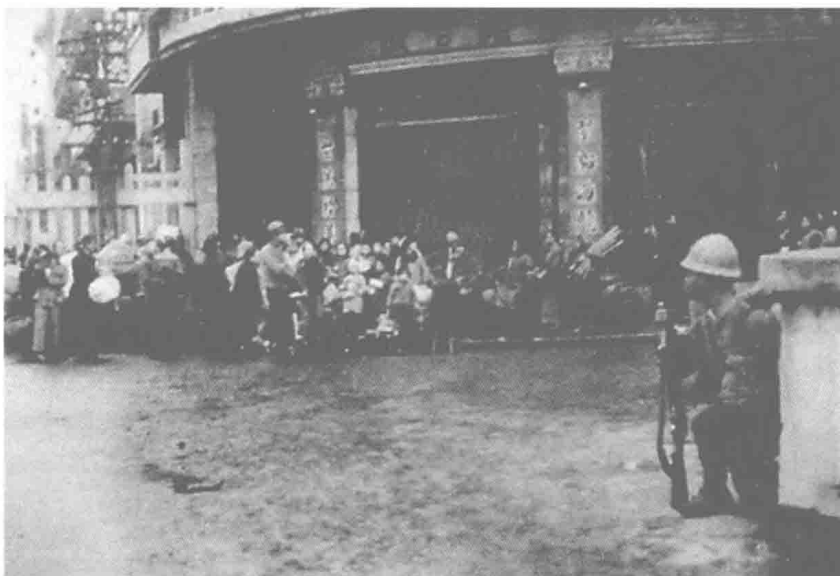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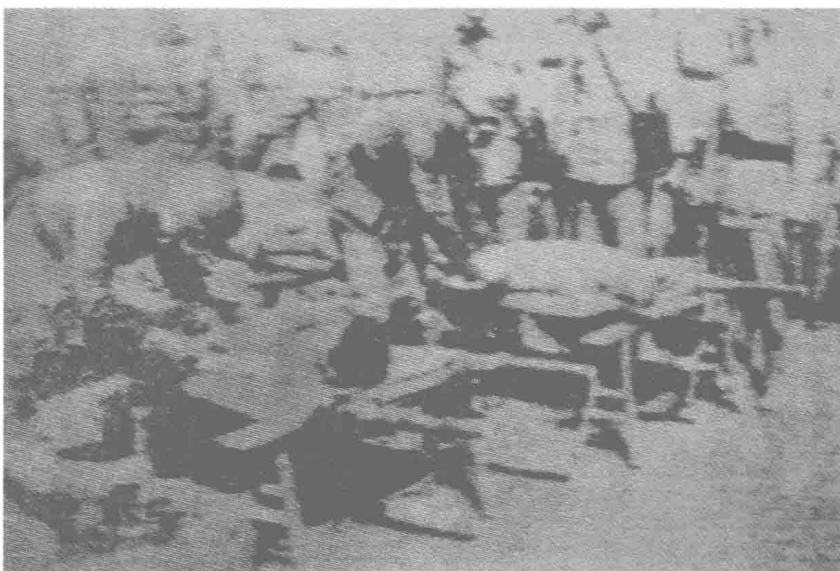
1 华中派遣军在武汉会战期间毒剂弹药配发数量。〔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76页〕

2 日军炮兵正在发射毒气弹。〔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附图〕

〔1〕 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毒ガス戦関係資料》，日本不二出版1989年版，第355頁。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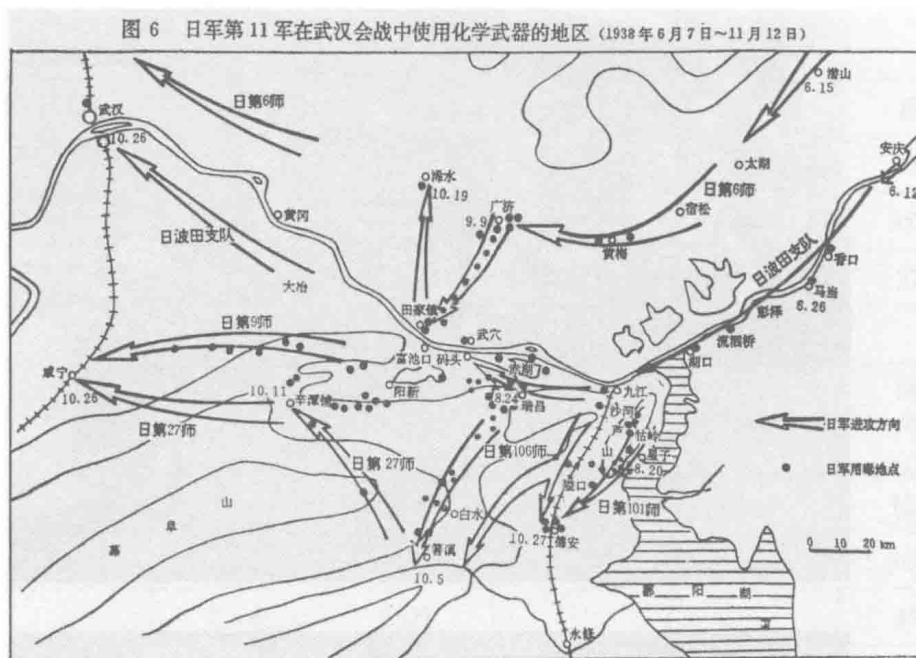
1 日军在武汉的化学战展览。〔日本市民团体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武汉会战中中方正在抢救中国军队中毒的伤员。〔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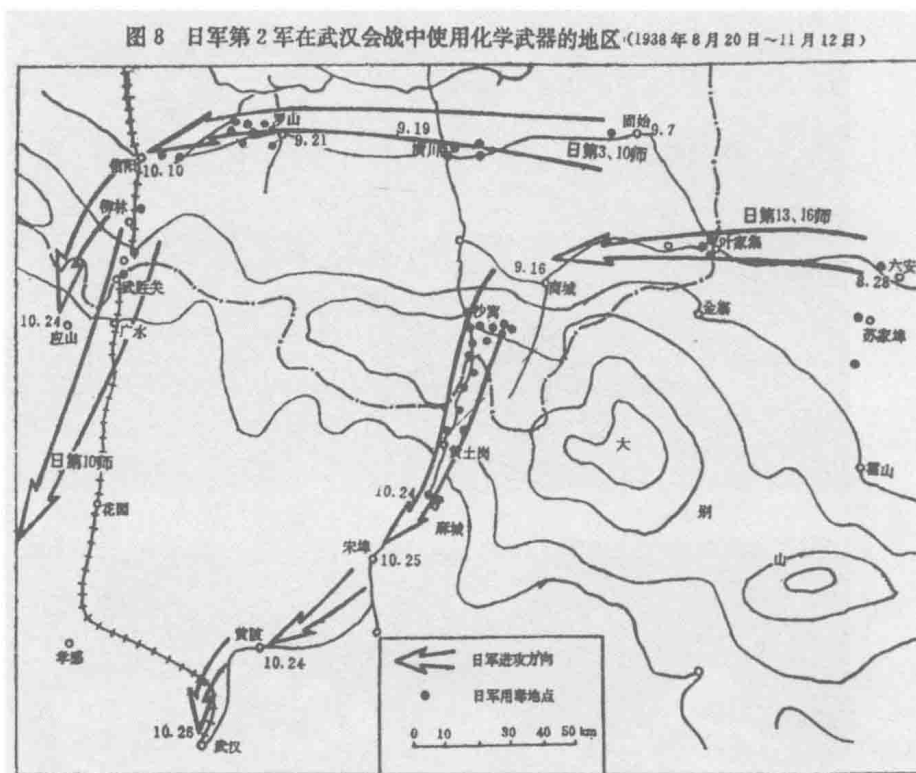
3 侵华日军在武汉会战中。〔《写真图说·日本的侵略》，大月书店 1992 年 12 月版，第 57 页〕

1 日军第十一军在武汉会战中使用毒气的地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02页〕

2 日军第二军在武汉会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地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14页〕



1



2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军向上呈报了《武汉攻克战中实施化学战的报告》，对在武汉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的效果十分满意。他们在总结中说：“此次作战期间，由于了解了敌军防毒能力极其薄弱和防毒知识极其浅薄的状况，所以使用效力大的特种烟。用量不多，但是效果很好，压制了正面敌人的力量，我方的损失极少。无论在夺取敌之阵地还是突袭过程中，使用特种烟都收到了预想不到的结果，十分有利于战争的进展。”〔1〕

〔1〕粟屋憲太郎、吉見義明編：《毒ガス戦関係資料》，日本不二出版1989年8月版，第341頁。

（四）南昌战役的化学战

1939年起，日军在对中国军队的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成为十分普遍的行为，使用化学武器也从专业的化学部队普及到普通部队。在大规模的战役中，动辄使用数千乃至数万枚毒气炮弹和毒气筒。1939年3月17至29日的南昌战役就是典型战例。

武汉会战后，国民党政府撤出武汉，军队退守永修、武宁、岳阳以南以及鄂西、豫西等地，而日军则与之对峙于鄱阳湖以西、修江南岸，因武汉会战双方伤亡甚大，均需补充整理休养，战事一度沉寂。

1939年3月，日军开始向长江中下游地区推进，发起南昌战役。指挥战役的是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冈村宁次，其所辖的一〇一师团和一〇六师团是主力。日军根据《吕集作命第241号》，从2月23日开始集结，集中在修水河边的部队有第十一军的炮兵队（15厘米榴弹炮3个连队、10厘米加农炮1个连队）、独立山炮第二连队、第三连队、坦克队，还包括专门进行化学战的迫击第一大队、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以及第二野战毒气队。当时十一军作战命令中记载道：“选择X日为进攻日，届时在下午发动攻击，先使用毒气进行发射，敌军火力被压制后，两师团的第一线步兵趁薄暮渡河，直接夺取敌军阵地……当日夜两师团步炮兵的大部及坦克渡河。”〔1〕

3月23日晚，日军大炮向修水河对岸中国军队猛烈开火，发射大量毒气炮弹。据日军作战记录记载，当时“集中了二百数十门火炮……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的突然轰击，接着开始全线进攻。对正面敌军放射了特种烟，我军趁薄暮强渡宽约300米的修水河”。〔2〕

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编写的《支那事变中化学战例证集》也专门记录了这次战斗，标题是：“大规模使用赤筒和赤弹以较轻松在敌前渡河的战例。”

南昌战役中，日军在主攻方向集中了强大的炮兵和化学部队，因大量毒气武器的使用，保障其步兵顺利攻占守军阵地，迅速向前推进，直逼南昌。4月21日，国民党军队向占领南昌的日军发起反击，日军一再使用毒剂（用毒情况见下表），以挽救困境。结果，国民党军的反攻至5月9日结束，但始终未能夺回南昌。

〔1〕 栗屋宪太郎等：《毒ガス作战の真实》，《世界》1985年9月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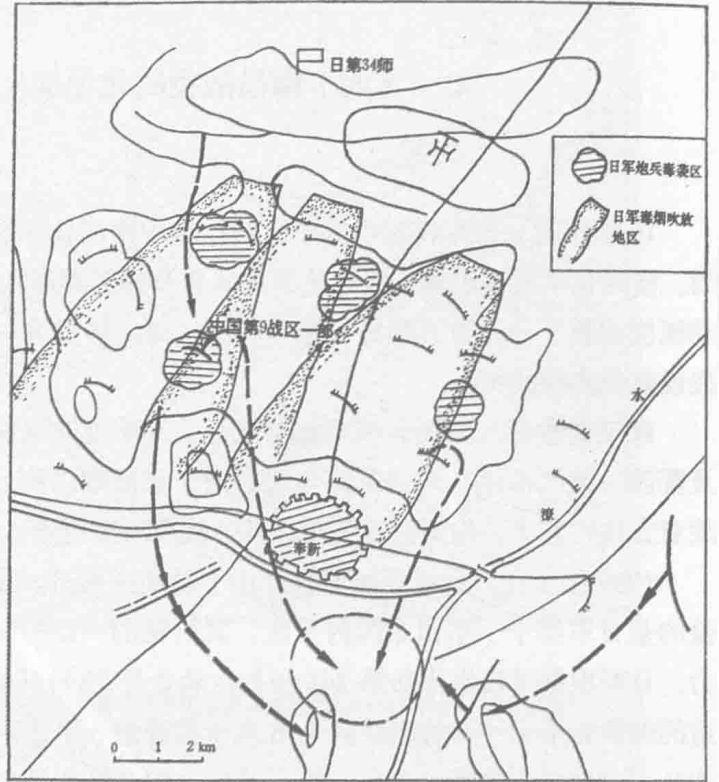
〔2〕 栗屋宪太郎等：《毒ガス作战の真实》，《世界》1985年9月号。

图9 日军在南昌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地区
(1938年3月17日~5月1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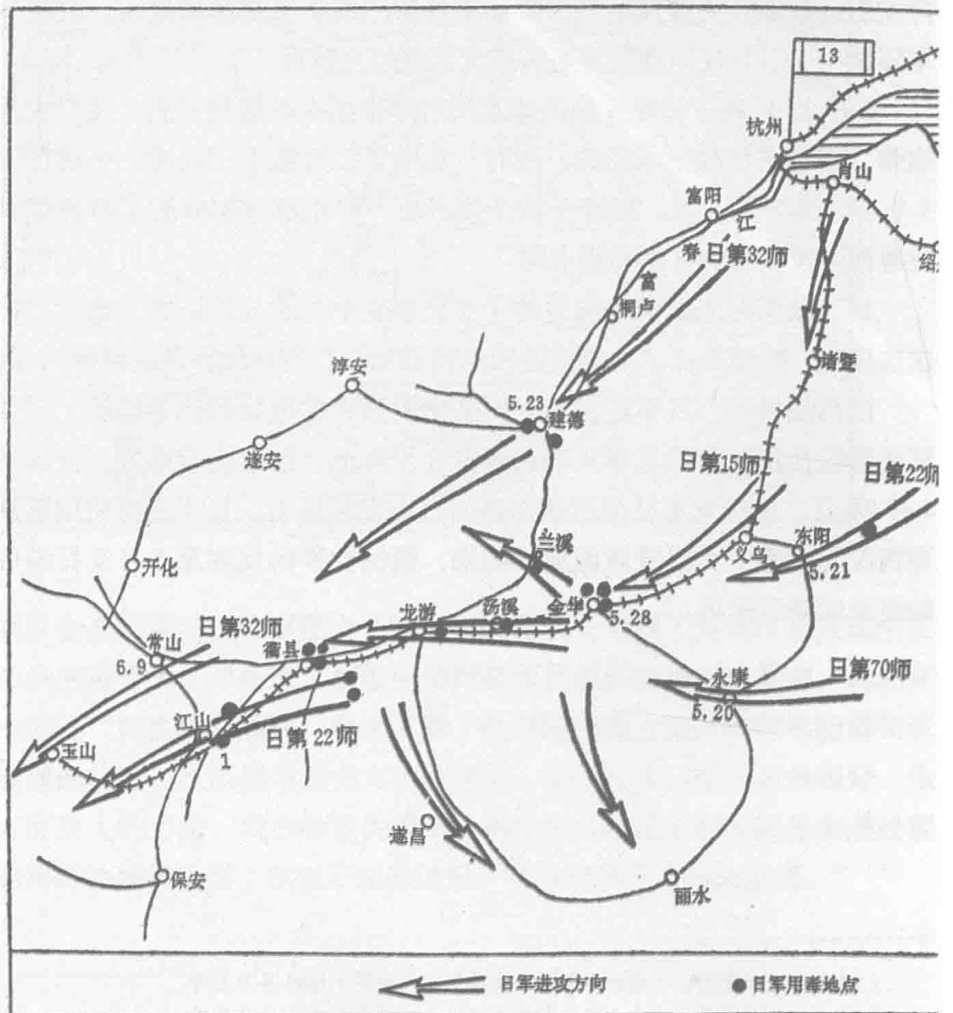
1

图15 日军在江西奉新进攻中使用化学武器情况 (1941年10月13日)



2

图17 日军在浙赣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地区
(1942年5月15日~8月30日)



3

1 南昌战役中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地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28页〕

2 日军在江西使用化学武器情况，此后日军还多次在浙赣地区使用毒气作战。〔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50页〕

3 1942年日军在浙赣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5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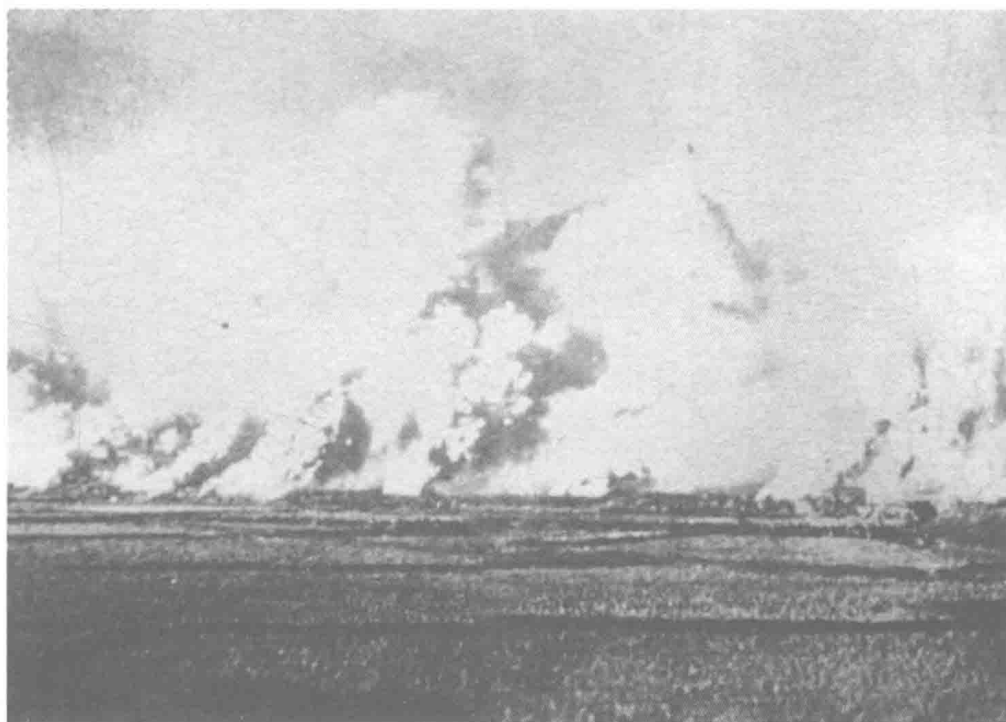
（五）长沙会战的化学战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英美等西方大国忙于欧战，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纵容日本侵华。日本为早日结束侵华战争，企图攻占长沙、衡阳等重镇，迫使蒋介石投降，发动了长沙会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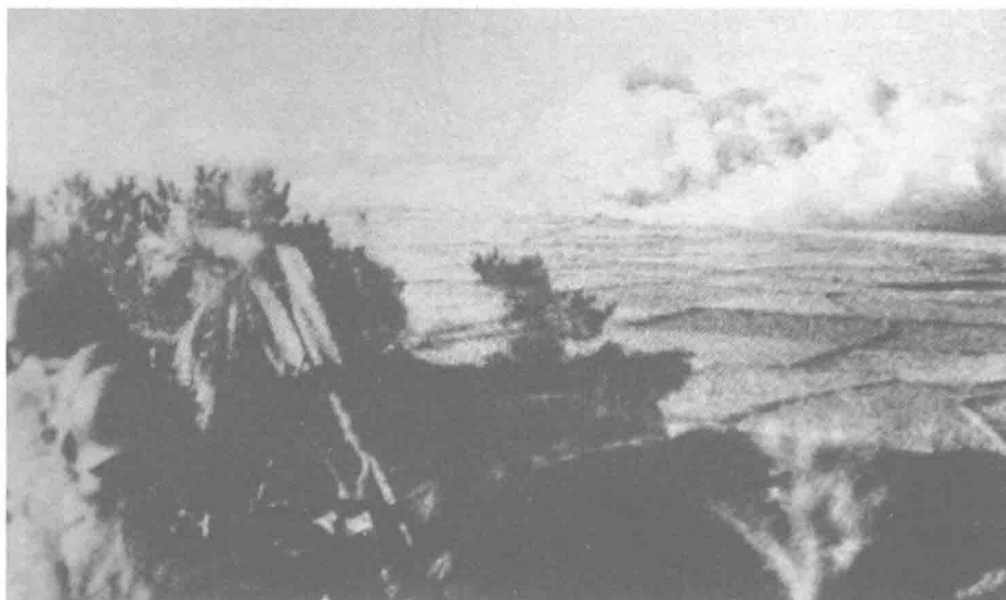
在长沙会战湘北方向，日军不断攻击新墙河以北一带中国守军第2师的阵地，频繁使用化学武器。

■1 日军在新墙河正面前线施放毒气。〔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插图第18页〕

■2 日军在新墙河作战中施放毒气。〔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插图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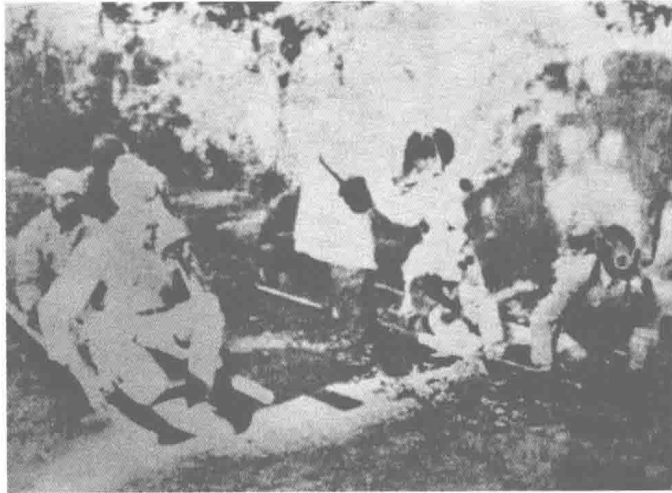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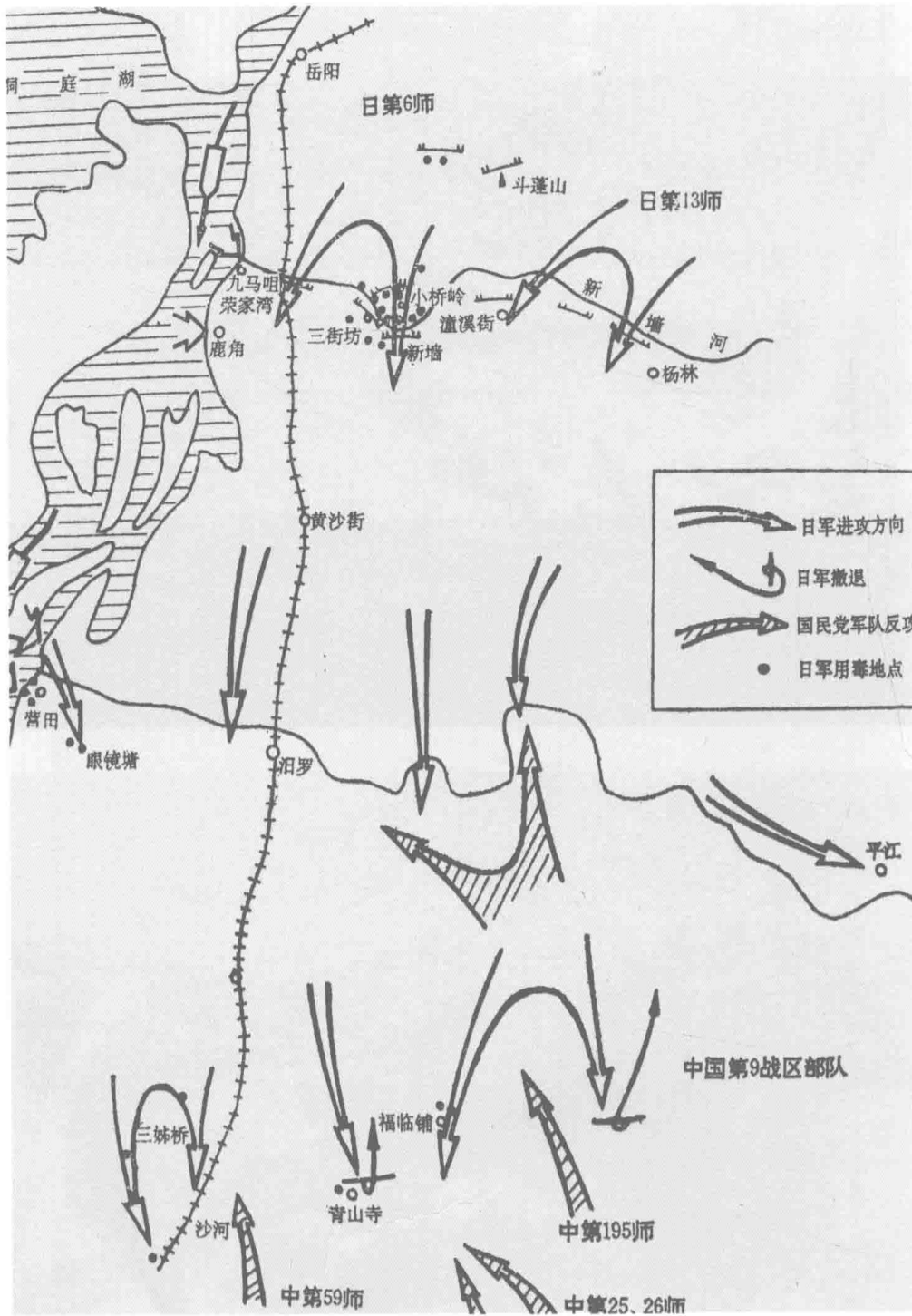
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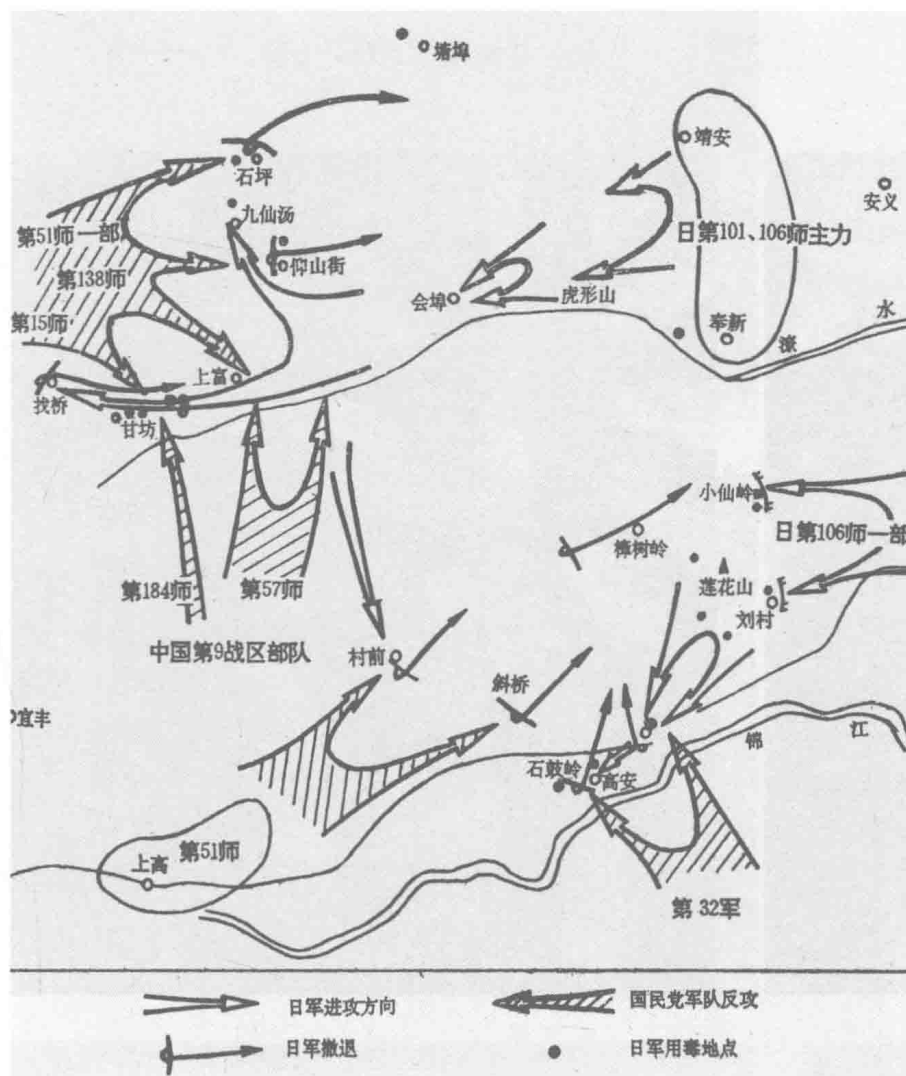
3

1 日军在新墙河战役中施放毒气准备进攻。〔纪学仁编著：《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插图第19页〕

2 中国军队在新墙河战斗中抢救中毒伤员。〔纪学仁编著：《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插图第19页〕

3 长沙会战日军在湘北方向使用化学武器的地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34页〕

在赣北方向日军也进行了毒气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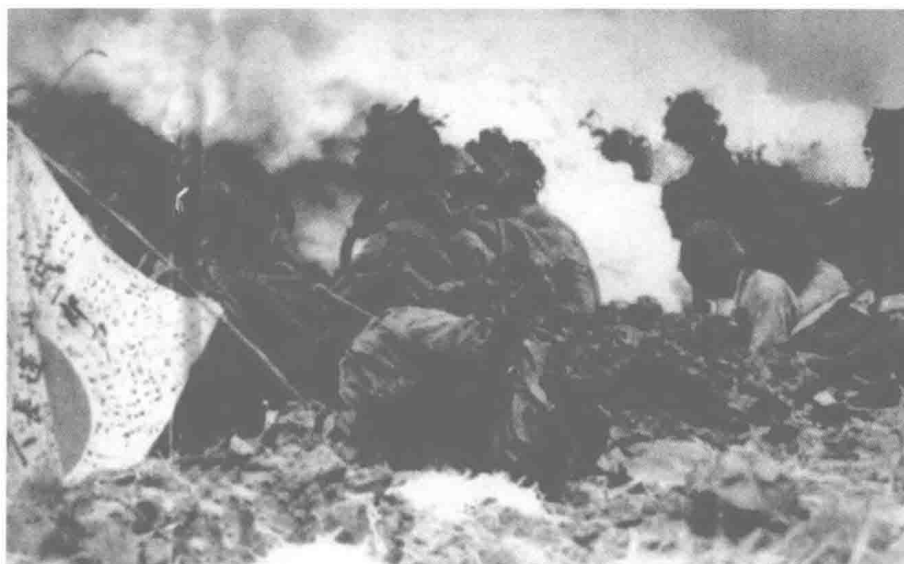


1 长沙会战日军在赣北方向使用毒气的地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35页〕

2 1941年，在湖南省长沙战役中戴防毒面具的日军。〔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气戦》，第44页〕

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1个月，日军在整个战役过程中，从两个方向不断使用化学武器以增强战斗力，但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1941年的第二次长沙战役中，日军亦使用了化学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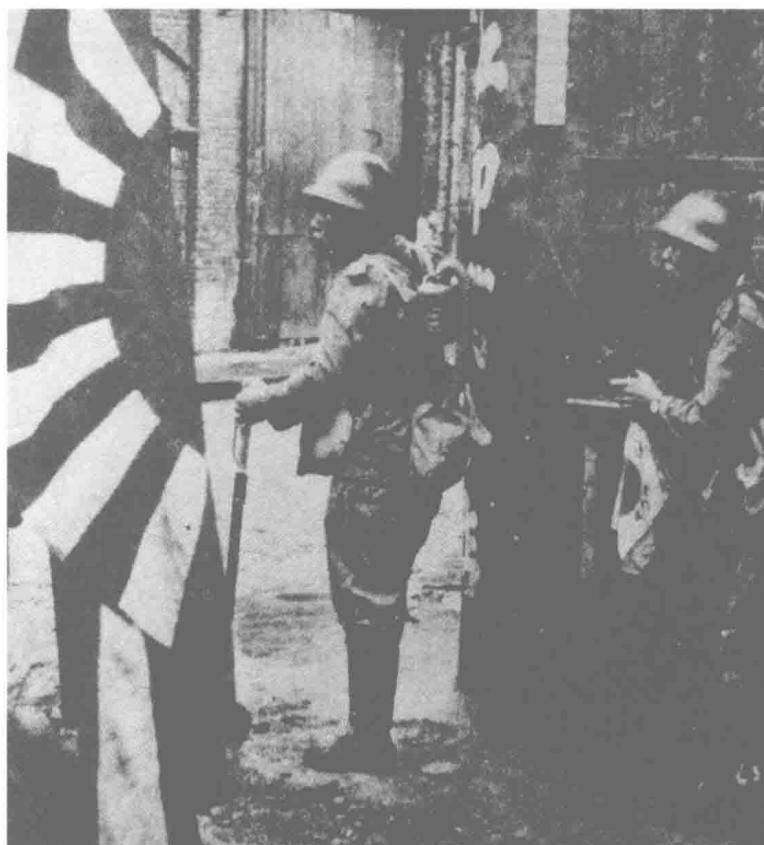


2

(六) 其他地区的毒气战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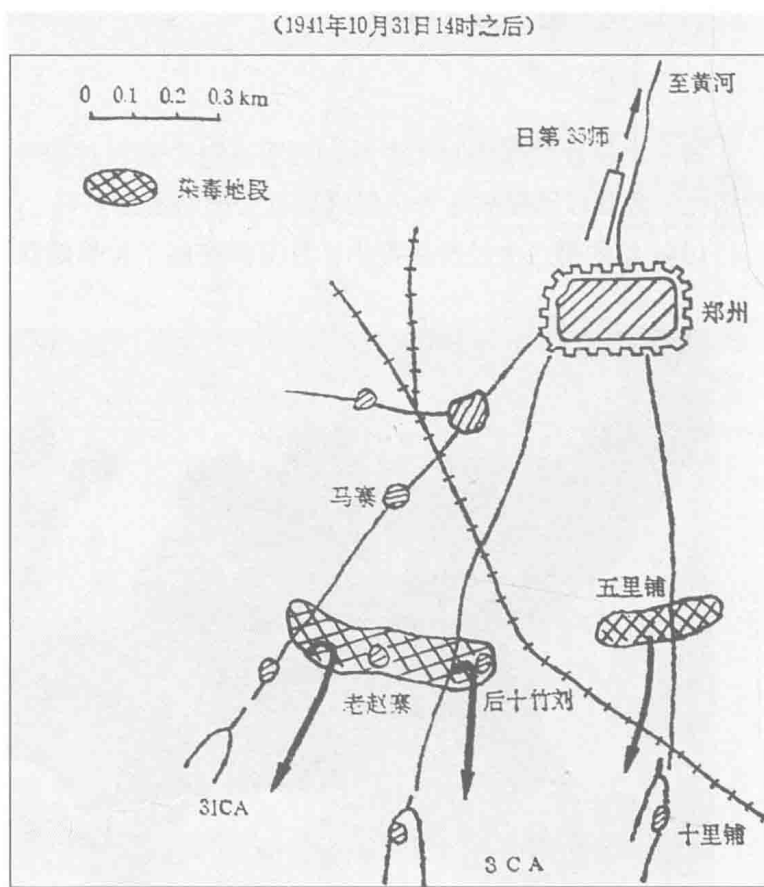


2

1 穿着防毒服、披着伪装，准备化学战的侵华日军。〔大久野岛毒气研究所提供〕

2 1938年进攻安庆的日军。〔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气戦》，第60页〕

3 日军在河南郑州附近施放芥子气。〔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52页〕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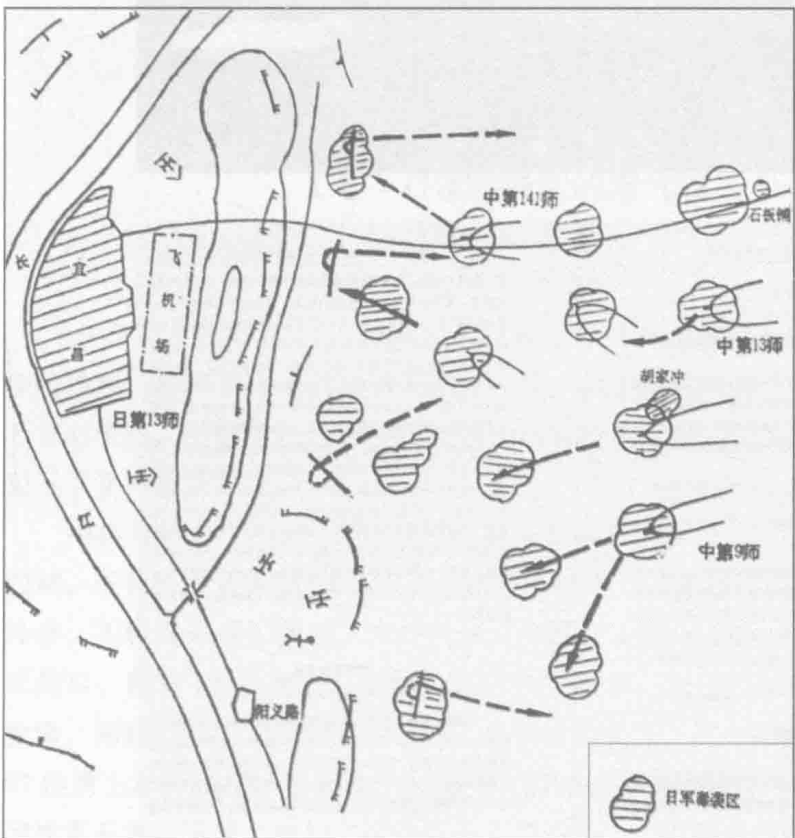
1 1939年桂林会战中，中国军人躲避的山洞受到日军毒气攻击。隐蔽在山洞中的中国军人遭到日军化学武器攻击而死亡。〔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53页〕

2 桂林山洞中死难的中国军人，皮肤全部变黑，即为被毒气攻击的症状。〔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52页〕

3 日军在湖北宜昌使用毒气的地区。〔根据日军《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附图绘制，载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146页〕

4 1941年宜昌作战中受到日军糜烂性毒气伤害的中国军人。〔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第53页〕

图 14 日军在宜昌防御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1941年10月7~11日）



此照由上海南京路二一五二號四十八號第七十九號軍隊兵隊波本日本社于八月二十年一十一國民華中特影攝却信爛洪毒重乾毒性爛原致拖村南池尾南河向



3

4

1 宜昌战役中染上芥子气的国民党军队士兵。〔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插图第 21 页〕

2 宜昌毒气战亲历者谢云祥。1941 年 10 月参加了反攻宜昌的战斗，他证实“我军将要攻下宜昌时，敌人作垂死挣扎，对我军施放糜烂性毒气，是用毒气罐施放的。当时我军以为敌人掩护部队撤退而施放烟幕，当发现是毒气时，官兵中毒已经很深，症状就是胸闷、气喘、呕吐、打喷嚏、流泪、恶心，可能是芥子气和双光气的混合剂。中毒官兵以后全身糜烂，有的失明，当时失去了战斗力。因官兵伤亡太大，无力继续反攻，停止了攻击”。〔步平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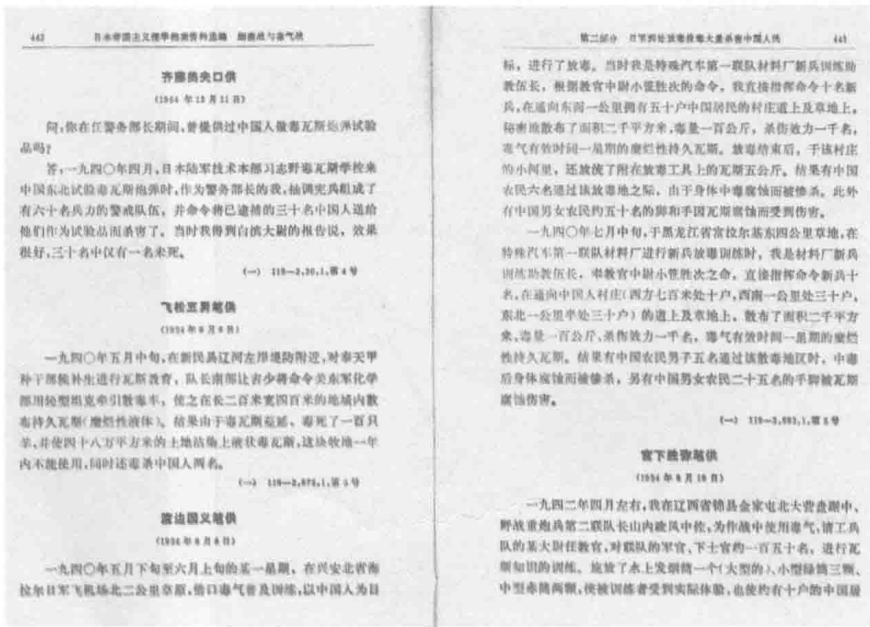
3 档案记载的 1942 年辽西的日军毒气战。〔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442—443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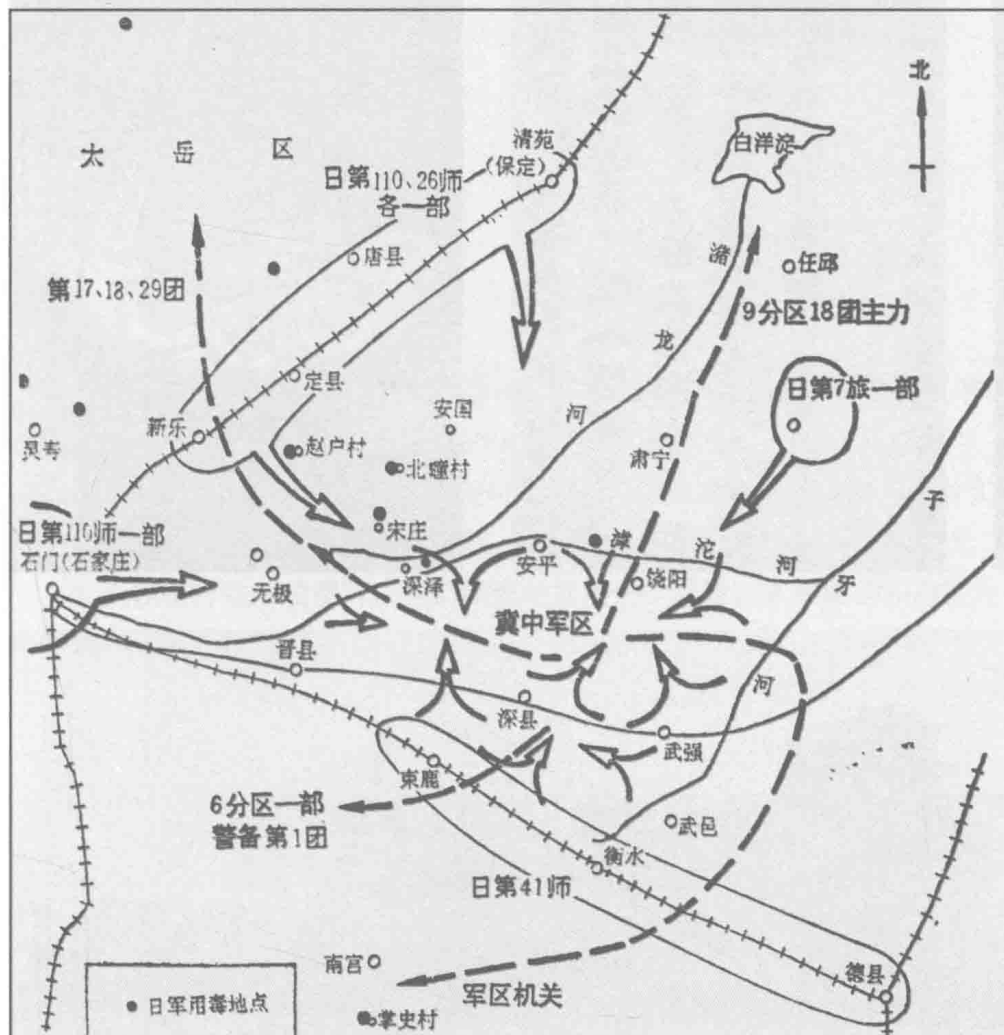
2



3

图 22 日军在“五一大扫荡”中用毒的地区

(1942年5月24日~6月12日)



1942年日军在冀中“五一大扫荡”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地区。〔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第20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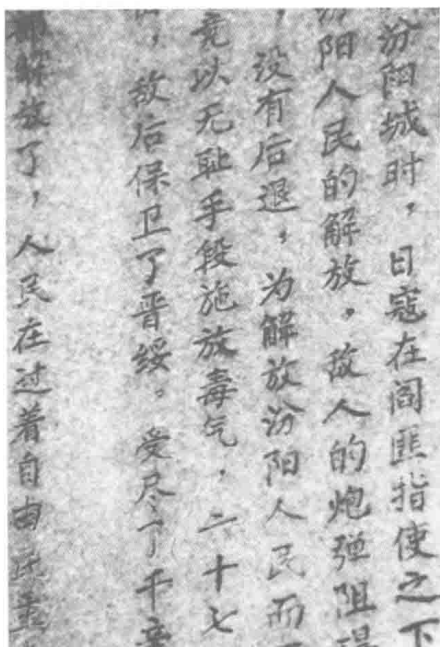
(七) 日本投降后的毒气战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但是盘踞在华北的部分日军仍然不甘心失败，继续进行侵略活动，在山西省汾阳县制造了又一起放毒事件，犯下了又一残暴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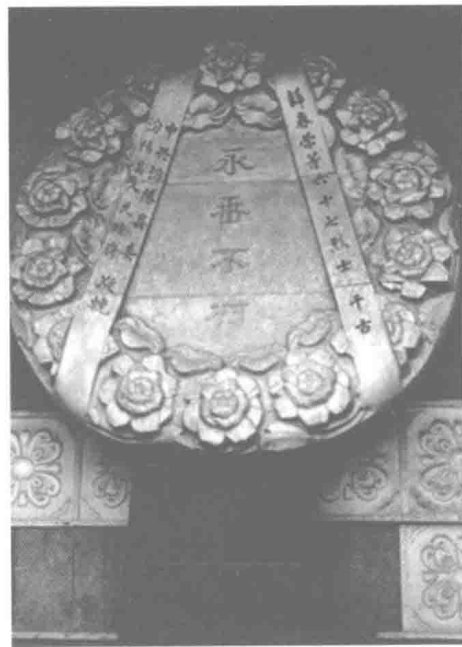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29日，贺龙指挥八路军晋绥独三旅十七团三连奉命解放汾阳城，连长薛春荣率领67名勇士趁夜潜入城墙西北角的防空洞内，准备里应外合。不料内线出了叛徒，未等攻城，守城日军先用重兵包围城西北角，封死洞口，使得67名战士与城外大部队失去联系，进退不得。日军威逼他们投降，得到的回答却是愤怒的子弹。日军恼羞成怒，下令向洞里投放毒气弹，67位勇士壮烈殉国。汾阳市人民政府于1951年在“洞口”原址修建了纪念碑青石碑，石碑上镌刻“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以纪念英雄，激励后人。



1



2



3



4

1 日军施放毒气的山西汾阳城楼洞口。〔步平摄于1999年8月〕

2 洞口青石纪念碑碑文（局部）。〔步平摄〕

3 石质花圈上写着“永垂不朽”。〔步平摄〕

4 汾阳县城墙下的纪念碑楼。〔步平摄〕

四、毒杀平民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不但对抗日的中国军队大量使用化学武器，还丧心病狂地利用毒气武器残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

从1939年初开始，日本侵略军向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华北敌后实施大规模进攻和“扫荡”。为了断绝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日军对中国人民疯狂地实行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而在推行这一政策时，他们频繁地使用化学武器，大肆屠杀和迫害无辜的和平居民。



研究者采访惨案见证人（右一）。〔笪志刚摄〕

(一) 河北定县北疃村惨案

1942年5月下旬，日军第一一〇师团调动大约1500名士兵在河北省安平北滹沱河与潞龙河之间展开“冀中侵略作战”。日军大肆使用毒气武器残杀定县北疃村躲在地道里的中国百姓，造成800余无辜平民因毒气窒息毙命的惨案。

1942年5月26日，日军以主力对中国八路军游击队进行包围攻击，27日拂晓，附近东城、西城、东湖、太平湖、解家庄五个村子的千余名老百姓跑到北疃村躲进地道避难。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中午12点，因八路军弹尽失利，敌人占据了村庄。日军找到地道入口后，首先封闭了两侧入口，然后向地道内投掷毒气弹，使用大量的“赤筒”和“绿筒”，同时将毛柴燃着投进洞口，洞内各处充满了毒气，隐蔽在地道中人们窒息而死，一些身体较壮的人挣扎着爬出洞口，均被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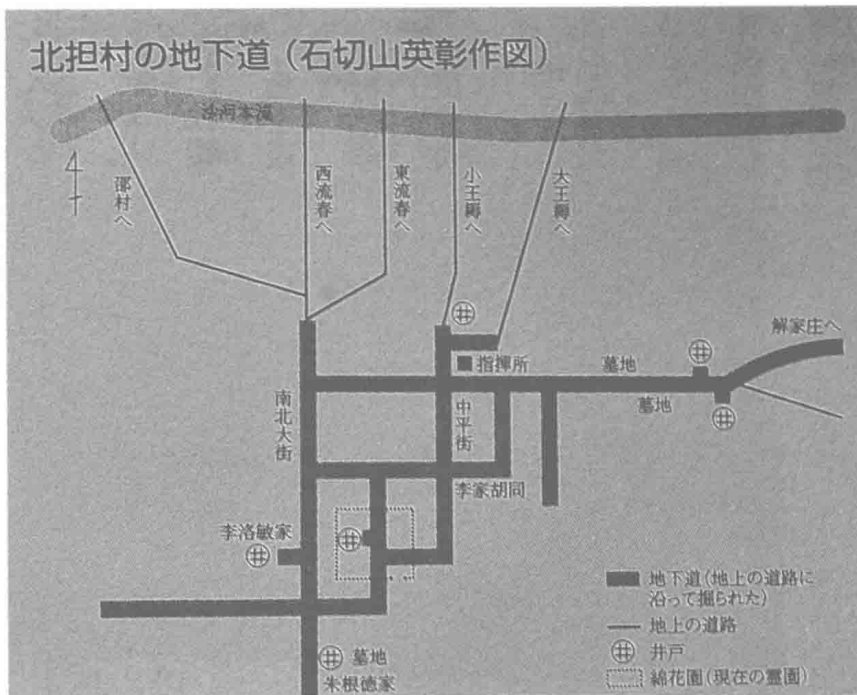
惨案发生后，1942年6月26日的《晋察冀日报》上，发表了八路军晋察冀司令部向全世界发表的通电。向全国同胞、全世界人士控诉日本侵略者残毒杀北疃人民的罪行：为了维护世界公理、公法、正义，我们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将这次日本法西斯罪行揭露出来！电文充满义愤地历述了日军在北疃村的暴行，指出：

在日寇此等毒手下，我八百余隐蔽在地道中的手无寸铁的人民，大都为扶杖的老翁、老妪、妇女、儿童、乳婴，遂全部窒息毙命！他们的尸体塞满了地道，惨状使人目不忍睹，日本法西斯匪徒用炮火和毒气，洗劫了北疃整个村庄，使我们生气勃勃的地区，一变而为死的沉寂，听不到人民的笑语，听不到小儿的啼哭，鸡犬的鸣叫！

日本法西斯强盗对边区人民所施行的烧杀淫掠各种罪恶，已经不可胜数。而这次竟违反国际公法，对无辜民众，施放毒气！其残暴凶狠的面目，与人类为敌的居心，更属昭然。这种旷古未有的对人民大毒杀，更加证明日本法西斯已将世界的公理、公法、正义的、最后的藩篱毁弃无余。为了维护世界公理、公法和正义，我们要求全世界所有的正义人士，用各种方法，对毁弃这些公理、公法、正义的日本法西斯强盗，以有力的制裁。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

通电在国内外引起了震惊，日军的暴行受到国际社会正义的谴责。



1

1 北疇村の地道图。〔吉見義明：《ぼくは毒ガスの村で生まれた》、第66頁〕

2 十八集团军叶剑英参谋长谴责日军毒气战暴行。〔《解放日报》，1942年6月21日〕

3 山西冉庄地道与河北各地的地道类似。〔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36頁〕

十八集團軍葉參謀長 痛斥日寇使用毒氣

【新华社北平廿一日電】本月十五日，中國軍隊在冀南一帶，與日寇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日寇在戰鬥中，竟敢使用毒氣，這不僅是對中國軍隊的殘酷殺害，更是對國際公義的公然挑戰。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對此表示極大的憤慨，並痛斥日寇使用毒氣的暴行。

據悉，日寇在冀南一帶，曾多次使用毒氣。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日寇在武安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八十餘人。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一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九月廿二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六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九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六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七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八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廿九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一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四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五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一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二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七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一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二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三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四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五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六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七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八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廿九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日寇在滄州一帶，使用毒氣，殺傷我軍官兵一百餘人。

2



3

1 河北省定州市北疃村烈士陵园是村民集资修建的，每年5月27日村民都要集中在这里进行祭悼。〔步平提供〕

2 北疃惨案中侥幸生还的民兵队长李德祥。惨案中，他家5口人被杀害。战后审判中，他出庭指证侵华日军上坂胜在北疃村使用毒气的罪行。〔高晓燕摄于1995年10月〕

3 4 北疃惨案纪念碑上镌刻着惨案受害者姓名。〔高晓燕摄〕

5 多年来李德祥一直义务守护着北疃村烈士陵园。〔高晓燕摄〕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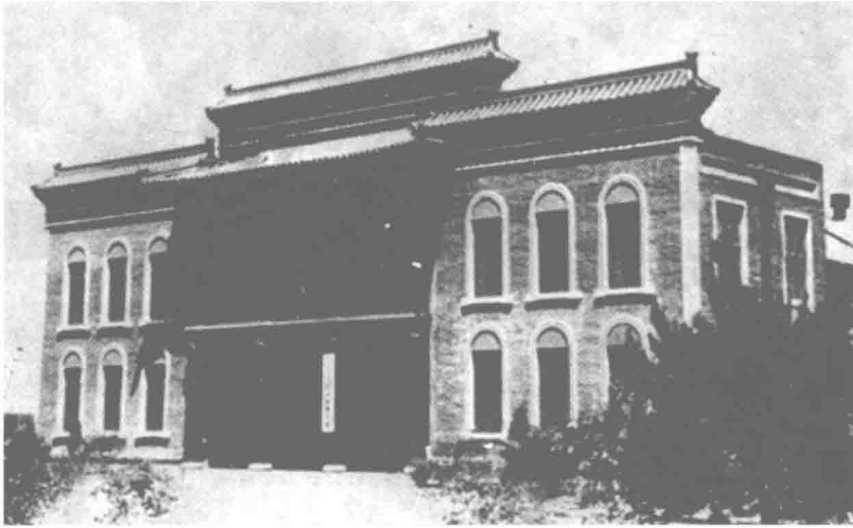


4



5

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曾指挥所属部队制造北疿惨案的日军联队长上坂胜。北疿惨案的幸存者李德祥等 29 人提交了控诉书，李德祥出庭指证上坂胜的罪行。



1



2



3

1 2 1955—1956 年，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曾指挥所属部队制造北疿惨案的日军联队长上坂胜。图为该法庭外景。〔《正义的审判》编辑组：《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1 年 2 月版，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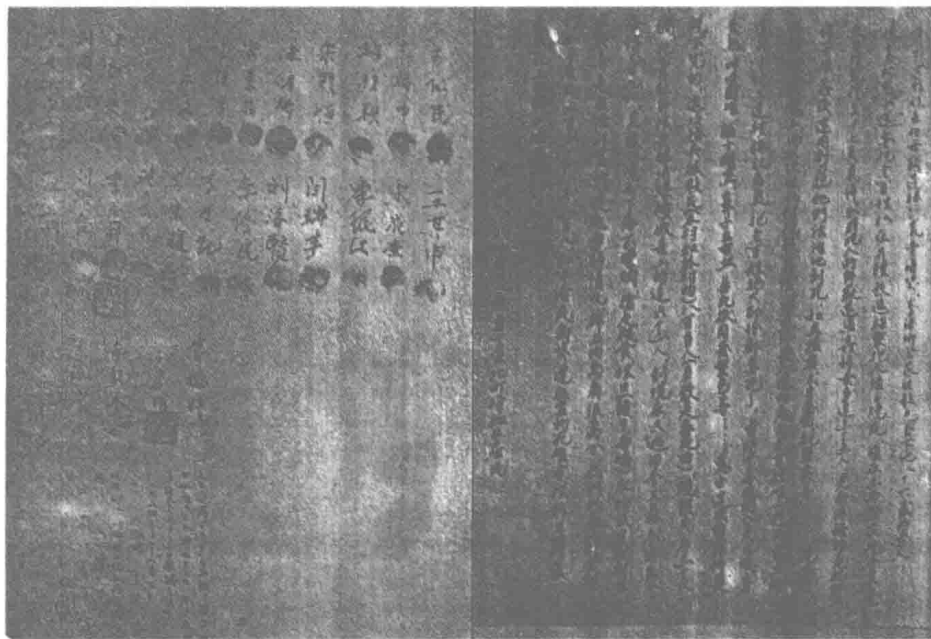
3 上坂胜等日本战犯在接受法庭审判。〔《正义的审判》编辑组：《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附图〕

1 2 北曠惨案幸存者李德祥等 29 人的控诉书和制造北曠惨案的日军联队长上坂胜认罪签署书和译文。〔《正义的审判》编辑组：《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第 449—500 页〕

3 审判上坂胜记录节选。〔《正义的审判》编辑组：《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附图〕



1



2

审判长：你讲一讲，你在参加冀中作战中，你的部队在河北定县北曠村一带残杀中国人民的情况。

上坂胜：一九四二年五月，我所在的第一一〇师团在冀中地区为了覆灭八路军根据地进行了作战。当时我是一个联队长。我的联队任务是用一部分兵力从定县出发，用主力从保定附近出发，向安平北方漳沱河和蒲龙河的中间地区前进，随时寻找敌人并加以歼灭。

问：在这次行动中是你的哪个部队执行的？杀了多少中国人？

答：北曠村惨案是由定县出发的第一大队干下的。在这里杀了大约八百余名中国和平居民。

问：是用的什么手段？

答：最主要的是使用毒气，使他们中毒后，又用机枪扫射加以杀害。

问：还用了什么方法吗？

答：除此以外，对在地道内躲避的中国老百姓施放毒气，使他们忍不住痛苦，从地道里跑出来时，用砍杀或刺杀等手段来虐杀。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

公诉人权雄才：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上坂胜命令所属部队在河北省定县北曠村杀害大批中国居民，他们的罪行是很严重的，手段是十分残暴的，但被告人上坂胜却没有具体的供述。我请法庭传讯证人李德祥、李洛转分别到庭作证。

审判长：传证人李德祥到庭作证。

你是李德祥吗？

3



1 研究者采访北疃事件受害者李德祥（右）。〔高晓燕摄〕

2 西营乡日军制造毒气惨案的山洞。〔步平摄于1999年8月〕

（二）山西襄垣县西营乡的毒杀

1940年9月13日，日军进行大扫荡，当地百姓为躲避日军侵扰，家家都挖了窑洞，村民们逃到大沟地的土窑洞里。日军发现后，向洞内放毒瓦斯，结果任和尚、任治、任锦洪、任先保、李二、刘来子、赵小叶、任保存、任小爱、马圭女、孟存弟、立三、任臭旦等13人被毒死。

1954年7月27日，在审判日本战争罪犯的国际法庭上，宣读了西营乡农民任有毅的控诉书。1999年8月22日，研究者在襄垣县西营乡，见到了任有毅的儿子任国宝，他说：当时为躲避日军侵扰，家家打洞，或者几家合起来挖洞，有在自己家院子里挖的，有在井下挖的。这个地洞是我父亲挖的自家窑洞，里面藏的尽是本家亲属。日军往洞里放毒气，毒气熏得人东倒西歪，头朝下吐黄水，小孩当场就死了。洞分两层，上层被堵上了，没有熏着人，下层死的人很多，死者有我2岁的哥哥和1岁的姐姐任小爱，他们死后才有的我。1954年最高人民法院来人作调查，我父亲作了证。



2

西营乡毒气惨案受害者家属任国宝指认：日军曾向这个山洞内施放过毒气。〔相馬一成：《置いてきた毒ガス》，第5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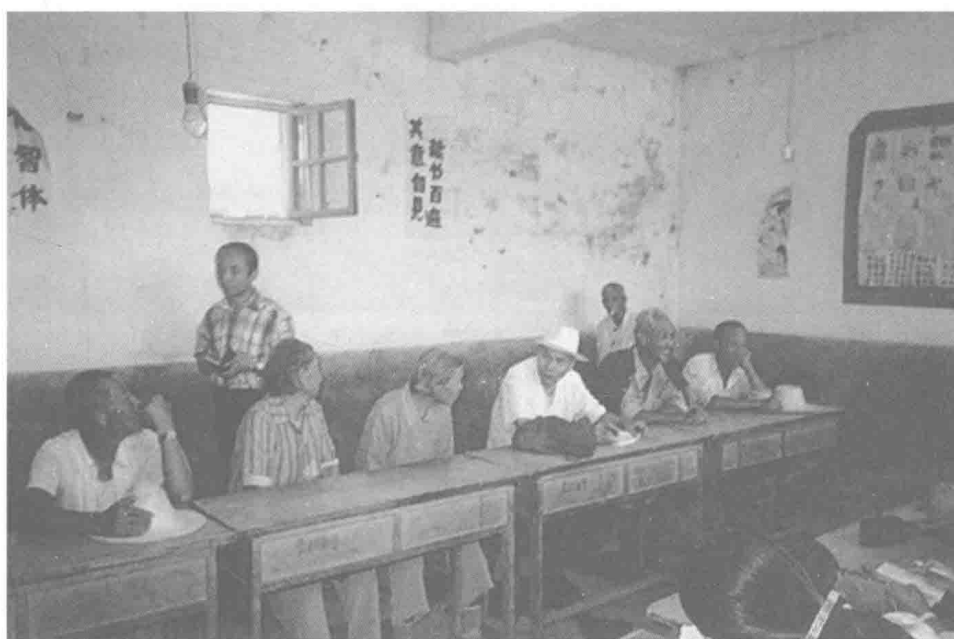
（三）山西定襄县上零山村的毒杀

定襄县位于山西省中部，属忻州地区，东、南、北三面环山。1999年8月20日，研究者在上零山村找到了惨案发生地旧址，并采访了张亮宝（男，77岁）、赵引根（女，77岁）、梁金枝（女，76岁）、张佩生（男，70岁）等经历过那场灾难的老人。

张亮宝当年是村民兵队长。他回忆说：1941年农历正月十一，在吃罢早饭的时候，忽然听到村里枪声大作，全村男女老少大部分向东向南跑。这时几个日本鬼子领着40多个伪军进了村，他们把人赶到村小学校（原址今已建村政府），说是要开会。全村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十几岁的孩童，80多个人被赶到学校。两个日军戴上了防毒面具，一个日本人抱着一挺机枪，教室长七八米，纵深3米，内有高2尺的土炕，他们叫男人们都站到炕上，又把女人们推进来，站在地下，人们挤得紧紧的。两个戴面具的日军点着了灰白色的炮筒后，就冒出黑烟来，顿时天昏地暗，人与人紧紧挤在一起，谁也看不见谁。毒烟呛得人上不来气，咳嗽、打喷嚏，日军把门关上，在外面守着。后来，这里人们呛得、挤得不行，把窗子挤烂了，就跟推倒墙一样把大伙儿跌在窗外边。这时有一个原来在旧制中学念过书的张二万大骂伪兵队长：张存根狗日的，放烟放毒，你要把这些人全都呛死啊！伪兵队长张存根过来在张二万的腰里捅了一刀，所以说第一个牺牲的就是这个张二万。在这三天至五天之内，我们不到400人的村子死了总共46人。



1



2



3

1 调查定襄县上零山村日军化学战罪行，村民纷纷前来作证。〔高晓燕摄〕

2 定襄县上零山村惨案遗址，今为新建的小学校。〔高晓燕摄〕

3 定襄县上零山村访毒气惨案的部分受害人和见证人。〔高晓燕摄〕

1940年百团大战，八路军与日军的激战中，日军常常使用毒气。山西榆社县辉教村日军曾用飞机撒播毒剂。1999年8月21日上午，笔者赴山西省榆社县第八中学日军毒气战旧址考察，据战争亲历者回忆，日军不但在与中国部队作战中使用化学武器，还利用飞机进行撒毒，致使许多平民中毒。据调查，冀南地区老百姓也挖了很多地道，有的甚至几十个村子地道相连，但是日军扫荡时，他们一般不敢下地道躲藏，因为害怕鬼子往地道里放“臭炮”（毒气弹）。



山西榆社县辉教村日军飞机撒毒见证人（左一至左四）。〔高晓燕摄〕



第三章

遗弃化学武器及危害

侵华日军在 1945 年 8 月临近投降和撤退之前，为了掩盖其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证，通过秘密掩埋、抛弃江河等手段，将大量未及使用的化学武器遗弃于中国，在投降之后向中国和苏联军队上缴武器时，又故意掩盖其化学武器。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制造的 7376 吨化学毒剂中，有多少被运送到中国战场使用，目前尚未找到确切统计，但是战后留在日本本土的化学毒剂数量为 3915.4 吨，可见其余 3460.6 吨被运到日本本土以外，主要目的地当然是中国战场。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在我国许多地区都有发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中、华南、华东的十几个省份几十个地区，其中以东北地区最为集中。战后因日军遗弃化学武器造成的伤害事件屡有发生，据有关资料初步统计，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人数在 3000 人左右。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国政府成立“日遗废毒弹处理委员会”，将当时发现的遗弃化学武器采取集中深埋的方式加以处理，但是被日军掩盖的化学武器情况至今仍然不明。这些在 70 年前被埋在地下的化学武器已严重锈蚀，已有泄漏发生，对中国人民的生存环境是重大的隐患。

一、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有下面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日本军队把化学武器秘密埋藏在地下或投弃在江河中。如原日本关东军化学部（五一六部队）队员若生重作和高桥正治证实：“因为五一六部队是秘密部队，所以在终战前要撤出齐齐哈尔……”“从（1945年8月）13日早上开始就把毒气罐等都丢到叫做嫩江的那条大河里，那是命令……”“是用五一六部队建筑班的汽车和工人把毒气弹堆到车上，丢到江里去的。都是毒瓦斯弹，据说有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等三种类型……”^{〔1〕}原日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五二六部队）队员金子时二也在1995年证实，他在部队即将撤退前，曾奉命参加了把200多个毒剂罐埋到地下的行动。^{〔2〕}

第二种情况是日本军队将大量化学武器混入普通武器中交给战胜国。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并没有能够将所有的化学武器都埋藏或投弃，东北的关东军，为准备对苏联的作战储备了大量化学武器，由于苏联军队突然发起攻击，日本军队迅速溃败，大量化学武器难以彻底掩盖，部分日军在投降时将化学武器混在普通武器中一同交给战胜国，但是没有明确区分出化学炮弹，也没有任何有关化学战的资料。^{〔3〕}

第三种情况是在战后比较混乱的时期，散落到各地的化学武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日本军队的武器正式向战胜国移交前，由于形势的混乱，已经有部分武器弹药散落到各地，流失到民间，其中也有部分化学武器。

1992年2月18日，在国际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政府发布了一份题为《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情况》的文件，其中谈到：“吉林省敦化地区发现的化学武器，处于哈尔巴岭水库上游，数量庞大，年代久远，大部分严重锈蚀，一旦大量泄漏，必将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堪设想的危害和后果。这些情况，已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关切。”^{〔4〕}

据报告载：

一、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弹、剂的数量

〔1〕槽川良谷：《采访原关东军五一六部队队员的记录》，1993年4月。

〔2〕步平：《采访金子时二的记录》，地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时间：1995年7月23日。

〔3〕《日本国会第154次参议院决算委员会会议记录》，2002年9月12日。

〔4〕《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情况》，中国提交给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报告，1992年。

1. 化学弹的数量

(1) 迄今为止, 已发现、尚未销毁的化学弹约 200 万发左右。因绝大部分仍埋在地下, 确切数字尚待挖掘核实。

(2) 迄今为止, 已由中方销毁或暂作初步处理的化学弹约 30 余万发。

2. 化学毒剂的数量

(1) 迄今为止, 已经发现、尚未彻底销毁处理的毒剂近 100 吨。

(2) 迄今为止, 已由中方销毁的毒剂 20 余吨。

二、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弹药和毒剂的品种

1. 化学弹的品种

(1) 150mm 化学炮弹: 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剂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肿化学炮弹。

(2) 105mm 化学炮弹: 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剂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肿化学炮弹。

(3) 90mm 化学迫击炮弹: 芥子气、路易氏气混合剂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肿化学炮弹。

(4) 75mm 化学炮弹: 光气化学炮弹和二苯氰肿化学炮弹。

(5) 还有航空化学炸弹、81mm 化学迫击炮弹以及其它口径的化学弹药和毒烟罐、筒等。

2. 化学毒剂品种

主要有: 芥子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剂、二苯氰肿氢氰酸、光气、苯氰酮等。

三、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外国遗留在华的化学弹、剂的分布情况

1. 中国方面已销毁或暂作初步处理的地区

(1) 黑龙江省富锦县: 化学弹 10 余万发 (150、105、75、90mm 化学弹)。

(2) 黑龙江省尚志县: 化学弹 20 余万发 (150、105、75、90mm 化学弹), 毒剂 1100 余千克。

(3)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 芥路毒剂 4 桶 (约 400 余千克)。1982 年用化学法销毁 (地下尚有埋藏, 有待继续挖掘)。

(4) 黑龙江省阿城市: 化学弹 300 余发, 毒剂 10 余吨。

(5) 吉林省长春市, 辽宁省沈阳市、凤城县等地: 多种毒剂 10.8 吨, 1973 年至 1986 年销毁处理。

(6) 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 河北省石家庄市, 安徽省蚌埠市: 化学炮弹 1 万余发 (150、105、75mm 化学炮弹), 1988 年完成销毁处理。

2. 有关情况比较清楚, 但尚未作销毁处理的地区

(1) 黑龙江省孙吴县: 150、105mm 化学炮弹 513 发, 毒烟筒 4 箱, 毒剂 2 桶。

(2) 黑龙江省巴彦县: 化学炮弹 100 余发。

(3) 吉林省梅河口渭津: 芥路毒剂 74 吨 (用石灰固化)。

(4) 吉林省吉林市郊: 75mm 化学炮弹 40 余发。

(5) 河北省藁城市: 75mm 光气炮弹 50 发。

(6) 浙江省杭州市: 75mm 化学炮弹 33 发 (品种待查)。地下尚有埋藏, 有待继续挖掘。

(7) 江苏省南京市：芥子气 4 桶（原有 6 桶，因有两桶开始泄漏，于 1990 年用化学法销毁）。

(8)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郊：芥子气 3 桶。

3. 确切数量待进一步核实的埋弹地区

(1) 吉林省敦化地区

据敦化地区历史资料和参加埋弹、运弹人员介绍，该地区约有 180 余万发。主要品种有 75、105、150mm 化学炮弹和 90mm 化学迫击炮弹，还有少量航弹和其它化学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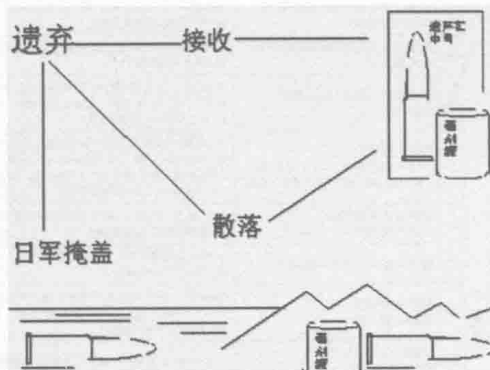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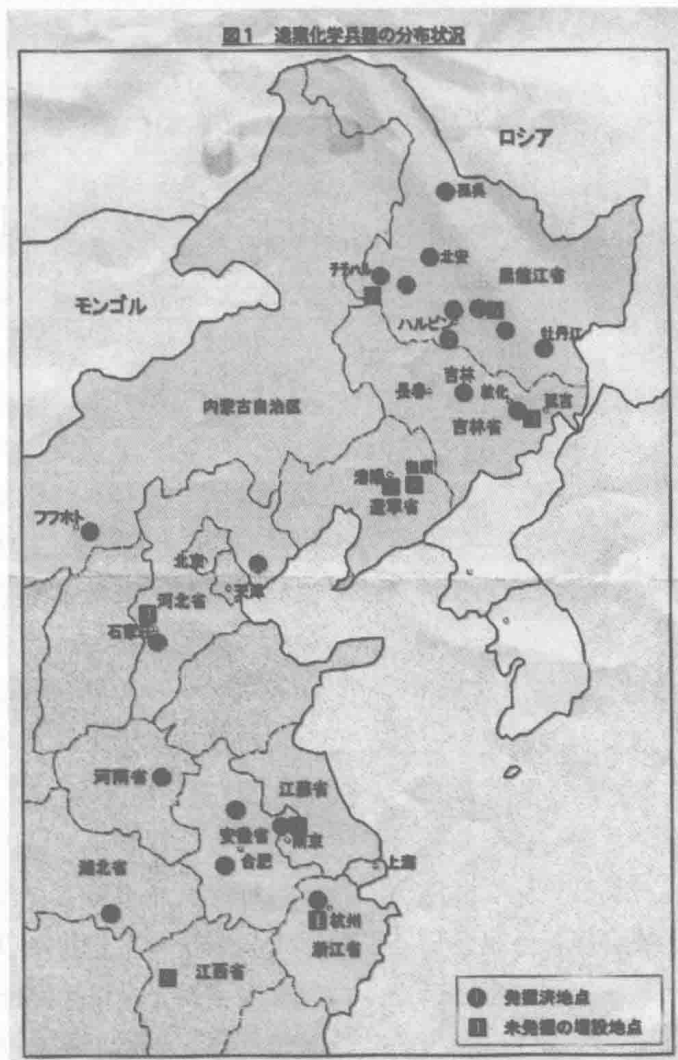
(2) 吉林省梅河口地区

在火车站铁路底下埋有外国遗留的化学弹药，主要有 75、105、150mm 化学炮弹。

4. 经初步调查可能埋弹的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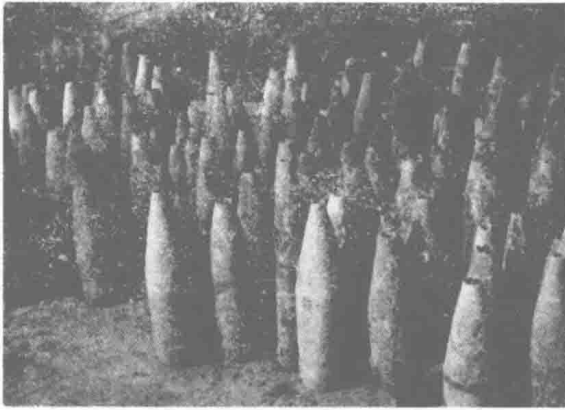
黑龙江省哈尔滨、阿城地区、齐齐哈尔地区，吉林省珲春地区、长春地区、敦化地区的梨树沟、马鹿沟等。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巨大的遗患。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状况图解。右上方框内所指的是：中国方面接收后，作为临时处理，暂时埋在地下；左下方框内所指的是：日军为掩盖罪行，秘密埋在地下或丢弃在江河中。〔步平绘制〕

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弹和化学毒剂分布图。〔松野誠也：《日軍の毒ガス兵器》，凱風社，2005年2月，第285頁〕



日本战败时遗弃的毒弹。〔纪学仁主编：《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书后附图〕



日本战败时遗弃的毒弹。〔步平提供〕

表 10 発掘済及び未発掘の遺棄毒ガス兵器の分布状況

区分	No	発掘済/未発掘埋設地点	遺棄化学兵器の種類
1 (発掘済)	①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フラルダ区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自管自貯 弾1発を②に、あか弾6発及び きい弾17発を②に移送)	あか弾55発、きい弾171発、不明弾14発(平成 9年度調査)
	②	黒龍江省巴彥県(武裝倉庫)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2発、きい弾1発、化学兵器らしきもの 31発(平成8年度調査)
	③	黒龍江省尚志市廣陽鎮慶北村 ⇒③に輸送済	105mm きい弾44発、あか弾1発 合計45発(平 成10年度発掘)
	④	黒龍江省双城市(民兵倉庫) ⇒③に輸送済	75mm きい弾2発、90mm あか弾6発、105mm きい 弾2発・あか弾1発、150mm きい弾1発 合計 12発(平成11年度鑑定)
	⑤	黒龍江省牡丹江市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あか弾4 発及びきい弾7発は②に移送)	75mm きい弾8発・あか弾11発・あおしろ弾1 発、90mm きい弾108発・あか弾76発、105mm き い弾2発・あか弾1発、150mm きい弾4発 合計 211発(平成10年度鑑定)
	⑥	吉林省吉林市郊外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37発、きい弾1発、化学兵器らしきもの 10発(平成7年度調査)
	⑦	遼寧省瀋陽市⇒③に輸送済	ドラム缶6缶(きい剤)、化学砲弾らしきもの4 発(平成7年度調査)
	⑧	遼寧省撫順市 ⇒③に輸送済	75mm きい弾6発・あか弾92発、90mm きい弾1 発・あか弾8発、105mm あか弾8発 合計115 発(平成9年度鑑定)
	⑨	内蒙古自治区フアホト市 ⇒③に輸送済	ドラム缶4缶(きい剤) (平成8年度鑑定)
	⑩	安徽省滁州市郊外 ⇒③に輸送済	ドラム缶3缶(きい剤) (平成6年度鑑定)
2 (未発掘)	⑪	江蘇省南京市中央門外黃胡子山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平成6年 度調査分の有毒発煙筒3発は ②に移送)	●信管付砲弾1発、化学砲弾1発、有毒発煙筒3 発(平成6年度調査) 有毒発煙筒等6,964発、 90mm きい弾1発・あか弾1発(平成10年度発 掘・鑑定) ●有毒発煙筒17,612発(平成12年度発掘・鑑定) ●同9,419発(平成13年度発掘・鑑定)
	⑫	安徽省六安市	75mm あか弾31発(平成10年度鑑定)
	⑬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倉庫 ⇒③に輸送済	75mm 化学砲弾10発(平成6年度鑑定)
	⑭	吉林省敦化市ハルバ嶺(見薬所) ⇒ハルバ嶺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きい弾8発、化学兵器らしきもの16発(平成8 年度調査)
	⑮	黒龍江省北安市⇒③に輸送済	90mm きい弾733発・あか弾154発、その他10発 合計897発(平成12年度発掘・鑑定)
	⑯	黒龍江省ハルビン市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きい弾6 発は②に移送)	あか弾1発、きい弾44発合計45発(平成11年 鑑定)
	⑰	河南省淮陽県 ⇒同県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有毒発煙筒等53発(平成12年度鑑定)
	⑱	河北省石家庄市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有毒発煙筒506発、不明化学兵器16発(平成13 年度鑑定)
	⑲	湖北省武漢市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弾12発、きい弾5発、不明物2(平成13年 度鑑定)
	⑳	河北省唐山市豊潤県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6発、きい弾5発、炸薬筒6(平成12年度 鑑定)
1 (発掘済)	㉑	黒龍江省大慶市林甸県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9発、きい弾4発、伝火薬筒5、炸薬筒2、 不明弾等5(平成14年度鑑定)
	㉒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48発、きい弾72発、不明弾23発(平成 14年度鑑定)
	㉓	黒龍江省孫呉県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99発、きい弾94発、有毒発煙筒154発、 不明弾等30発、化学剤入りドラム缶4缶(平成 14年度発掘)
	㉔	河南省〔湖南省〕長沙市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弾17発、きい弾3発、炸薬筒1、不明弾3 発、不明物(容器?) (平成14年度鑑定)
	㉕	江西省上高県 ⇒南京一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筒204発(平成15年度発掘・梱包)
	㉖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あお しろ弾1発は同地土中保管)	あか弾3発、きい弾43発、あおしろ弾1発、素 薬4(平成15年度発掘)
	㉗	広東省広州市(地図なし)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弾19発、きい弾4発、あおしろ弾1発、伝 火薬筒1(平成15年度鑑定・梱包)
	㉘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昂昂溪) ⇒③に輸送済	化学弾424発、不明弾11発、伝火薬筒107(平成 16年度発掘)
	㉙	浙江省杭州市	★内容不明
	㉚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フラルダ区	★ドラム缶200缶
2 (未発掘)	㉛	江蘇省南京市中央門外黃胡子山	★有毒発煙筒約3,000発
	㉜	黒龍江省巴彥県(鉄工所)	★化学弾約100発
	㉝	吉林省遼源市梅河口	★マスタード、ルイサイトの混合剤37t(容器2個)
	㉞	黒龍江省牡丹江市	★化学弾5発、細菌弾1発、砲弾800発、爆弾20発
	㉟	吉林省省敦化市ハルバ嶺	☆推定67万発の化学砲弾等(通常弾らしきもの を含む)

[2004年11月現在のホームページ掲載情報/出典：同前]

区分	No	発掘済/未発掘埋設地点	遺棄化学兵器の種類
1 (発掘済)	①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フラルダ区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自管自貯 弾1発を②に、あか弾6発及び きい弾17発を②に移送)	あか弾55発、きい弾171発、不明弾14発(平成 9年度調査)
	②	黒龍江省巴彥県(武裝倉庫)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2発、きい弾1発、化学兵器らしきもの 31発(平成8年度調査)
	③	黒龍江省尚志市廣陽鎮慶北村 ⇒③に輸送済	105mm きい弾44発、あか弾1発 合計45発(平 成10年度発掘)
	④	黒龍江省双城市(民兵倉庫) ⇒③に輸送済	75mm きい弾2発、90mm あか弾6発、105mm きい 弾2発・あか弾1発、150mm きい弾1発 合計 12発(平成11年度鑑定)
	⑤	黒龍江省牡丹江市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あか弾4 発及びきい弾7発は②に移送)	75mm きい弾8発・あか弾11発・あおしろ弾1 発、90mm きい弾108発・あか弾76発、105mm き い弾2発・あか弾1発、150mm きい弾4発 合計 211発(平成10年度鑑定)
	⑥	吉林省吉林市郊外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37発、きい弾1発、化学兵器らしきもの 10発(平成7年度調査)
	⑦	遼寧省瀋陽市⇒③に輸送済	ドラム缶6缶(きい剤)、化学砲弾らしきもの4 発(平成7年度調査)
	⑧	遼寧省撫順市 ⇒③に輸送済	75mm きい弾6発・あか弾92発、90mm きい弾1 発・あか弾8発、105mm あか弾8発 合計115 発(平成9年度鑑定)
	⑨	内蒙古自治区フアホト市 ⇒③に輸送済	ドラム缶4缶(きい剤) (平成8年度鑑定)
	⑩	安徽省滁州市郊外 ⇒③に輸送済	ドラム缶3缶(きい剤) (平成6年度鑑定)
2 (未発掘)	⑪	江蘇省南京市中央門外黃胡子山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平成6年 度調査分の有毒発煙筒3発は ②に移送)	●信管付砲弾1発、化学砲弾1発、有毒発煙筒3 発(平成6年度調査) 有毒発煙筒等6,964発、 90mm きい弾1発・あか弾1発(平成10年度発 掘・鑑定) ●有毒発煙筒17,612発(平成12年度発掘・鑑定) ●同9,419発(平成13年度発掘・鑑定)
	⑫	安徽省六安市	75mm あか弾31発(平成10年度鑑定)
	⑬	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倉庫 ⇒③に輸送済	75mm 化学砲弾10発(平成6年度鑑定)
	⑭	吉林省敦化市ハルバ嶺(見薬所) ⇒ハルバ嶺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きい弾8発、化学兵器らしきもの16発(平成8 年度調査)
	⑮	黒龍江省北安市⇒③に輸送済	90mm きい弾733発・あか弾154発、その他10発 合計897発(平成12年度発掘・鑑定)
	⑯	黒龍江省ハルビン市 ⇒③に輸送済(ただし、きい弾6 発は②に移送)	あか弾1発、きい弾44発合計45発(平成11年 鑑定)
	⑰	河南省淮陽県 ⇒同県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有毒発煙筒等53発(平成12年度鑑定)
	⑱	河北省石家庄市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有毒発煙筒506発、不明化学兵器16発(平成13 年度鑑定)
	⑲	湖北省武漢市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弾12発、きい弾5発、不明物2(平成13年 度鑑定)
	⑳	河北省唐山市豊潤県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6発、きい弾5発、炸薬筒6(平成12年度 鑑定)
1 (発掘済)	㉑	黒龍江省大慶市林甸県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9発、きい弾4発、伝火薬筒5、炸薬筒2、 不明弾等5(平成14年度鑑定)
	㉒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48発、きい弾72発、不明弾23発(平成 14年度鑑定)
	㉓	黒龍江省孫呉県 ⇒③に輸送済	あか弾99発、きい弾94発、有毒発煙筒154発、 不明弾等30発、化学剤入りドラム缶4缶(平成 14年度発掘)
	㉔	河南省〔湖南省〕長沙市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弾17発、きい弾3発、炸薬筒1、不明弾3 発、不明物(容器?) (平成14年度鑑定)
	㉕	江西省上高県 ⇒南京一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筒204発(平成15年度発掘・梱包)
	㉖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あお しろ弾1発は同地土中保管)	あか弾3発、きい弾43発、あおしろ弾1発、素 薬4(平成15年度発掘)
	㉗	広東省広州市(地図なし) ⇒同地臨時保管庫に保管	あか弾19発、きい弾4発、あおしろ弾1発、伝 火薬筒1(平成15年度鑑定・梱包)
	㉘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昂昂溪) ⇒③に輸送済	化学弾424発、不明弾11発、伝火薬筒107(平成 16年度発掘)
	㉙	浙江省杭州市	★内容不明
	㉚	黒龍江省チチハル市フラルダ区	★ドラム缶200缶
2 (未発掘)	㉛	江蘇省南京市中央門外黃胡子山	★有毒発煙筒約3,000発
	㉜	黒龍江省巴彥県(鉄工所)	★化学弾約100発
	㉝	吉林省遼源市梅河口	★マスタード、ルイサイトの混合剤37t(容器2個)
	㉞	黒龍江省牡丹江市	★化学弾5発、細菌弾1発、砲弾800発、爆弾20発
	㉟	吉林省省敦化市ハルバ嶺	☆推定67万発の化学砲弾等(通常弾らしきもの を含む)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分布状況 1、2。〔松野誠也：《日軍の毒ガス兵器》，第286—287頁〕

（一）初步集中处理的毒弹

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在战后分散到中国各地，其中在东北遗留最多，危害最大，这些毒弹使遭受日军蹂躏 14 年之久的敦化人民，在日本投降后仍继续遭到危害。

战后，各地群众因误触毒弹染毒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人以为日本遗弃废弹几年也未发生什么事，不了解其性能特点，就任意拆卸、倒药、卖铜壳等等，而当地合作社以 5000 元至 10000 元（分别相当于 5 角和 1 元）一斤收购废铜，更引起居民到处搜集废弹拆铜。有时竟将毒弹弄破，皮肤因接触毒液而腐烂。敦化县十一区马路沟通往林区的要道两旁散放约两万余发毒弹，1952 年 8 月林业局修路工人在该地修路时，因毒剂流出，致伤 27 人，许多人烂坏手脚。林胜乡大甸子村的黄春胜和官地乡的姜友就是在这里中毒的。为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械部在 1953 年《东北各省废弹处理分布情况》的报告中指出：“……类似这样情况还很多，如果目前不针对这一严重现象想出妥善办法，求得彻底解决，其灾害即长期存在下去，甚至以后可能发生更严重的不可估量的事故。”

1953 年秋，为了不让这些毒弹再威胁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下发《关于敌伪遗留东北地区各种毒气弹问题》的文件，东北各省一部分县成立了“日遗废毒弹处理委员会”，组织人力从普通武器中将化学武器挑选出来，进行专门的处理。

1. 吉林哈尔巴岭

吉林省敦化市的哈尔巴岭是日军遗弃毒弹最多的地方。

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敦化驻有重要指挥机关和大量部队。日军投降前，敦化驻扎的是日本关东军第一方面军第一三九师团，约 2 万余人，指挥官是富永恭次中将，所属各部主要分布在沙河沿岸和敦化城内。此外，还有日本宪兵分遣队、日本独立守备队第八大队及满军两个团。1945 年 8 月，日本关东军第 1 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将其司令部从牡丹江市迁至敦化。

在日军的战略部署中，敦化是其退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关东军为了负隅顽抗，于 1945 年 4 月至 7 月，将大批军事装备、枪支弹药运往敦化，炮弹大部分为化学毒剂弹。日军除了在敦化火车站外，还在秋梨沟站东也卸下了大量弹药，主要存放在秋梨沟至河北屯沿途。另外还用汽车向大山、马鹿沟、江东等地运送了部分弹药。原敦化县民政局长陈延生是日军遗弃毒弹的见证人。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向敦化大量运送军事物资的真实情形，也见证了日军在仓皇逃窜之际遗弃化武的罪行。他说道：“当时我是火车司机，经常在图们至敦化区间跑车。仅 1945 年 4 月至 7 月间，日军就从五常、图们等地运来大批弹药，每天约有四列车（每列 38 节），均运到东机场，存放在河沿屯。

东机场专用线以北的山沟里，没有库房，只好露天堆放。”〔1〕

1 日本战败时在吉林敦化遗弃的毒弹。〔步平提供〕

2 敦化县日军遗弃化学武器见证人陈延生（左）。〔高晓燕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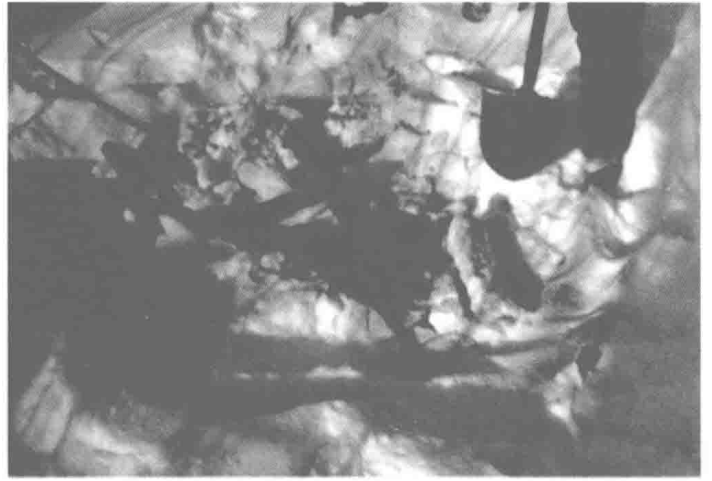
2

陈延生参加了初步处理工作，也了解到更多的毒弹遗留情况。据陈延生回忆：“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始建于1951年，先期作业51年到53年6月，由省军区派员在敦化操作，第一阶段结束，地方继续工作到63年撤消。为了撤消该组织，59年曾请示省政府，批示意见是：一、境内废毒弹确保清理干净。二、今后不再发生因废毒弹造成人的伤亡事故。为此，由我亲自率10多名人员深入到各地复查。敦化东部、东北部都是走到与黑龙江省边界处为止。敦化东北方位查到雁脖岭处，在地面仍有炮弹，那条道路是通向黑龙江尔站方向。50年代那里有一白俄居住的屯子，据原废弹处理委员会销毁大队队长说，他曾在那里搞过销毁。”

〔1〕高晓燕采访陈延生，1993年1月，吉林省敦化市。



1



2



3



4



5



6

1 埋藏化学武器地点——标志碑哈尔巴岭山口。〔高晓燕摄于1994年1月〕

2 1992年2月，中日考察团在哈尔巴岭看到被大雪覆盖的化学武器。〔高晓燕摄〕

3 4 5 中日考察团在哈尔巴岭看到的化学武器。〔步平摄〕

6 日军在吉林遗弃化学武器地理位置图。〔步平提供〕

■1 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日遗毒弹埋藏地标志碑。〔高晓燕摄〕

■2 工作人员考查敦化遗弃毒气弹埋藏处(1)。〔高晓燕摄〕

■3 工作人员考查敦化遗弃毒气弹埋藏处(2)。〔相马一成摄〕



1



2



3

除了已发现的日遗毒弹外，还有一些日军秘密掩埋、没有被发现的化学武器。2004年6月25日到7月3日，吉林省敦化附近沙河沿岸一带来了两个不速之客：当年的侵华老兵小林利男和户口好太郎。他们这样回忆战败时的情况：“上面命令说，因为毒气弹是违反国际条约的，不能让俄军和中国人看见，现在或者扔到海里，或者埋到5米以上的深土里……因为中国人都回去了，只有我们自己干。毒气弹放在木箱里，不过一人重，尺寸估计80厘米、35厘米、20厘米上下。一堆弹药就是一台货车的量，因为大约有3米高，埋藏一车毒气弹大约得挖3米。因为没有岩石，挖掘了足够深。一直挖到天亮的时候。没有睡觉。我们组挖了2个坑，累得精疲力竭。”“挖完坑后，把木箱一层层地遗弃在里面……遗弃毒弹的数量大约10吨吧？中队50人中约30人参加了，分2个组干的。命令第二天上午10点后撤走。是否全部埋了不能保证。”^{〔1〕}

〔1〕高晓燕采访陈延生，1994年1月，吉林省敦化市。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日本律师：小野寺、藤泽、荣枝，长谷川顺一等人，我们在他俩记忆中的区域寻找了一周，因为时间已经过去近 60 年，那里的地貌变化已经无法辨认当年的确切地点，没有能够找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1 日军老兵户口好太郎、小林利男。〔高晓燕摄〕

2 小林利男在敦化寻找遗弃化学武器地点。〔高晓燕摄〕



1



2

2. 孙吴毒弹集中地

孙吴县位于黑龙江省北部，临近中俄边境。1931 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关东军实施对苏作战计划，把这里作为重要的战略基地，重兵驻扎，进行大规模的经营和建设。1933 年日本开始修建北安到黑河铁路，驱使中国劳工修建军事要塞。街内有火车站、兵工厂、陆军医院、气象台等，日军指挥部、宪兵队、日本侨民住宅、将校俱乐部、大和宾馆等日本人专用设施占据了城市的主要位置。人口曾一度达到 10 万余人，其中日军和劳工居多，因此当年有“大大的孙吴县，小小的哈尔滨”之说。

1992年秋，在孙吴的北山上有一座标志碑。这座碑高大约2.5米，宽50厘米左右。历经数十年的风雨，水泥已经斑驳脱落。这是孙吴县政府1954年树立的掩埋毒气弹的告示牌。上面写道：“这里埋藏着日伪军遗留的毒气弹，政府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禁止入内。”离告示牌5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积了水的大坑，水坑边有几十枚毒弹暴露在地面上，弹体锈蚀不堪。



1



2



3

1 孙吴县北山日军遗弃毒气弹埋藏处。〔高晓燕摄〕

2 工作人员考察日军遗弃毒气弹。〔高晓燕摄于1993年〕

3 孙吴日军遗弃的毒气弹。〔步平摄〕

1 孙吴日军遗弃毒弹见证人孙作敏。〔步平摄〕



1

2 孙吴县“侵华日军罪行展”里的毒炮弹。〔高晓燕摄〕



2

3. 吉林梅河口毒弹掩埋地

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也有一处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掩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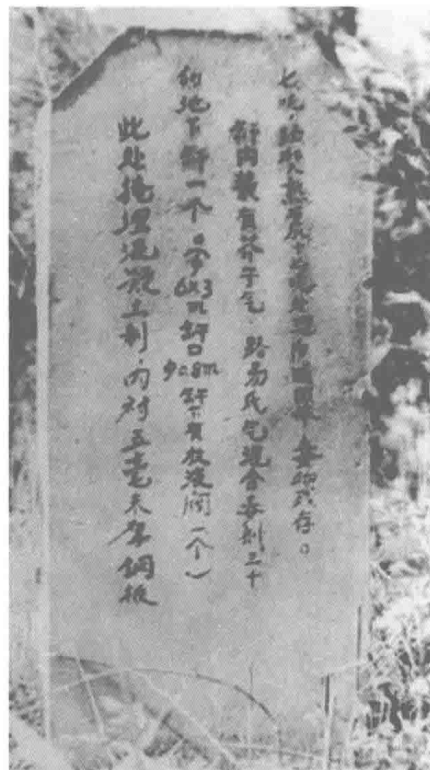
3

1 梅河口埋藏化学武器地点标志碑。〔步平提供〕

2 梅河口埋藏化学武器地点标志碑背面。〔步平提供〕



1



2

4. 黑龙江省尚志初步处理毒弹

1959年黑龙江省政府毒弹办公室组织了尚志县处理日军遗留下的废弹、毒弹工作。据档案记载：从1954年以后，在尚志县庆阳乡楼山一带集中了20余万枚约1000多吨废弹、毒弹，其中80%以上为毒弹。毒弹共分两类：一类是刺激性毒弹（已基本失效），一类是糜烂性毒弹（还有一定的杀伤力）。

在毒弹处理现场，搭了几个帐篷，分别住着军人和一些工人。现场废弹、毒弹不计其数，均是从两个100多平方米、10米左右深的大坑中挖出来的。这些废弹、毒弹由于长期在地下埋藏，已经腐蚀，毒液渗入土壤、进入水中，下游不少百姓深受其害。

当时由省政府、尚志县政府成立了废毒弹委员会，并在部队及尚志钢铁厂抽调了120多人成立了“五九八大队”，尚志县的祖胜发曾参与这次拆弹工作。

拆弹是利用工具将炮弹的引信拆下来，然后取下弹头，将火药、毒液分别倒到两个大铁桶中，最后再用“土”办法以柴火将弹壳烧红进行消毒处理。在取出的毒剂中有芥子气等好多种，颜色和酱油一样的黑黄，气味十分难闻。据他回忆，当时取出的毒液装满了数十个大铁桶，旧弹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虽然这些毒液都进行了严格管理，但是当时的防护服质量不是很好，穿着超过4小时后，防护服便会渗入毒液，不少人在加班加点工作后，皮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腐蚀。释放到空气中的气味经常让人感到胸部发热、呼吸困难。其中一位姓刘的工人不小心将毒液溅入眼中，后来去了好多医院也没有保住眼睛。

杨深接到任务到尚志县拍摄处理日军遗留下的废弹、毒弹的情况，新闻纪录名为《为民除害》。在照片中除了有各式各样的炮弹外，还有身着防护服的工人将炮弹中的毒液倒到大铁桶的情景。

尚志县毒弹初步处理时，在附近曾发生不少百姓中毒事件。当事人回忆说：当时下游的百姓身上经常出现腐烂、浮肿等症状，但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后来政府派人来化验水时，才发现是水质发生了变化。

祖胜发老人记得，在“五九八大队”工作完成后，这个地方发生不少牲畜中毒事件，后来大家明白了，原来是因为牲畜吃了这附近的草。于是周边的人纷纷移居他处。^[1]

■1 1959年尚志县的冬季。
〔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2 待处理的毒弹。〔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1



2

[1] 据哈尔滨日报记者叶勇等采访记录（2002年8月15日）及高晓燕2002年10月电话采访记录整理。

1 技术工人拆解毒弹作业：将毒液倒入桶中，以便进一步处理。〔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2 拆解毒弹。〔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3 拆解后的毒弹壳，品种多，有数万枚。〔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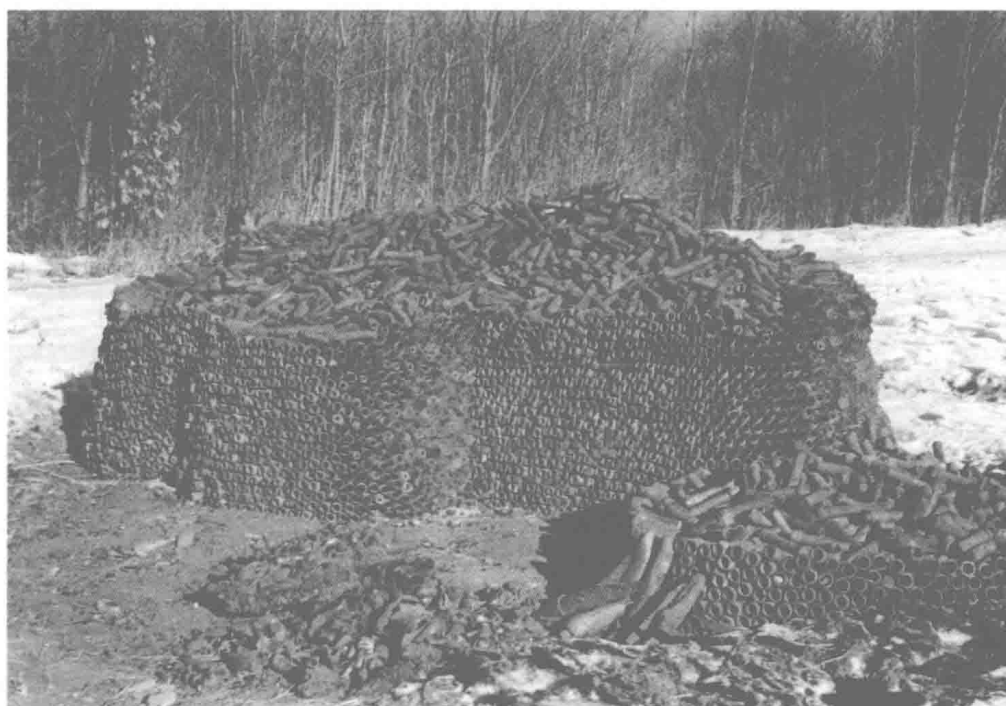


3



■ 1 拆解完的弹壳。〔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 2 空弹壳堆积如山。〔杨深于1959年冬摄于亚布力锅盔山下〕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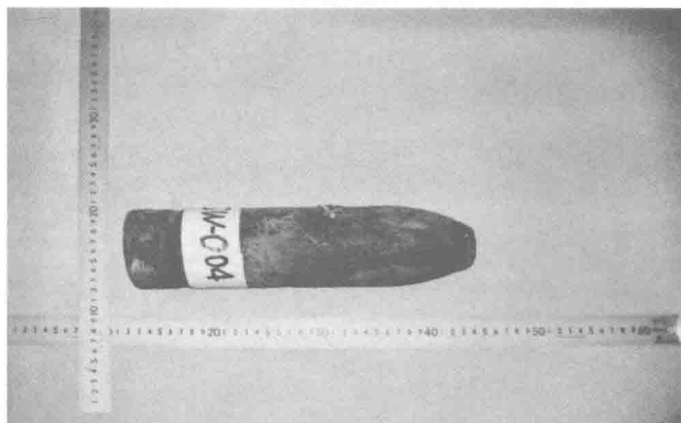
（二）各地散见的遗弃化学武器

1. 齐齐哈尔发现的日遗毒剂

齐齐哈尔市是五一六毒气部队的大本营，1945年8月五一六部队仓皇逃跑之际，除了把大量化学武器秘密投弃或掩埋外，还有一些被遗弃在军事仓库里。战后，这些化学武器给中国民众造成巨大威胁。



1



2



3



4



5



6

1 遗弃在齐齐哈尔的日军毒气弹。〔常石敬一：《化学兵器犯罪》，讲谈社2003年版，第187页〕

2 齐齐哈尔发现的日军毒气弹。〔步平提供〕

3 4 已发现的日军遗弃毒弹。〔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5 6 光气毒弹。〔步平提供〕

毒ガス弾 川に捨てた



**中国東北部、敗戦の直前
部隊の証拠隠滅**

旧関東軍軍属の2人証言 仙 台

「二人の証言によると、毒ガス弾が川に捨てられた」と証言する。高橋正治さんと若生重作さんが、敗戦直前に中国東北部で、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いう証言をした。高橋さん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証言した。若生さん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証言した。



若生 重作さん



高橋 正治さん



二人の証言によると、毒ガス弾が川に捨てられたという証言をした。高橋さん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証言した。若生さん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証言した。

戦時中、関東軍の化学兵器部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いう証言をした。高橋さん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証言した。若生さんは「毒ガス弾を川に捨てた」と証言した。



2. 哈尔滨一带发现的日军化学武器

哈尔滨市郊有一个危险物品处理场，距一座二层小楼不远有一堆旧炮弹。这里有几十发炮弹，大大小小、各式各样。据处理场的负责人介绍：“我们每年都要处理一些日军留下的炮弹，过去多的时候一年能处理几百发，这几年每年也有30—50发。”他指着其中的几枚炮弹说：“这几枚炮弹就是毒气弹，你看弹体上还留有明显的黄色标记。”因为这些毒弹锈蚀得很厉害，他说：“相当危险！必须要尽快地处理。”〔1〕

1 2 1991年2月23日，日本《仙台新报》报道了原关东军化学部队成员高橋正治、若生重作对当年战败撤退前，奉命将化学毒气弹从齐齐哈尔嫩江大桥扔进嫩江的回忆。〔《仙台新报》，1991年2月23日〕

3 日军向江里投弃毒气武器的嫩江大桥。〔相马一成 摄〕

〔1〕高晓燕现场调查，1996年。



1



2



3

1 在哈尔滨发现的日军毒气弹。〔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135頁〕

2 在松花江也有日军遗弃的毒气弹。〔日本七三一部队真相调查全国联络协议会提供〕

3 黑龙江省航道管理局，在疏浚松花江航道中发现的化学武器。〔高晓燕摄〕

4 哈尔滨危险物品处理场。〔高晓燕摄〕



4



1 哈尔滨危险物品处理厂里的毒气弹。〔高晓燕摄〕

2 哈尔滨近郊农村发现的炮弹。〔牧村秋夫：《今天哪里还有毒气弹》，《中归连》2006年35期，第60页〕

3 村中发现的各种化学武器。〔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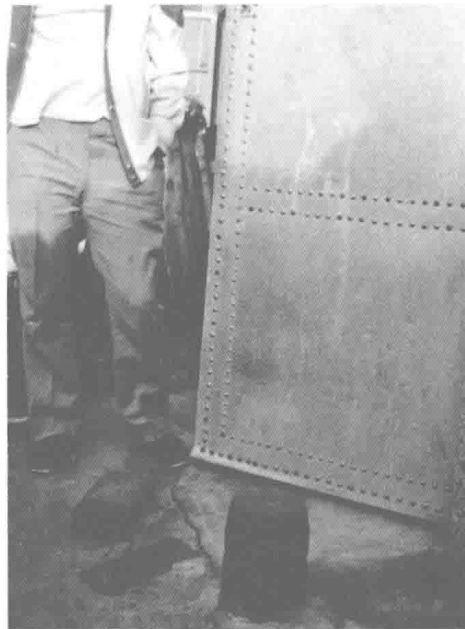
2



3



1



2



3

1 哈尔滨附近阿城东前村口发现的各种化学武器。〔高晓燕摄〕

2 阿城村民用毒炮弹壳当做门挡。〔高晓燕摄〕

3 阿城农民挖沟发现的毒炮弹。〔高晓燕摄〕

2006年3月21日，侵华日军老兵吉田勇雄来到哈尔滨，目的是到当年的部队驻地双城周家镇寻找自己丢弃的毒气弹，并对自己曾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表示忏悔。

吉田勇雄15岁参军来中国，曾驻扎在哈尔滨附近的周家，1945年他奉命在兵器厂里挖坑，秘密掩埋毒气弹，其中包括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等毒气弹。据吉田勇雄回忆：“1945年8月9日那天，我们接到上级的命令，让把仓库中的200多枚毒气弹和其它兵器都扔到周围的几口井中”，“炮弹落井时发出的撞击声我至今都没有忘记”。吉田说，那些炮弹每个都有1米多长，扔到井里后，他们把装炮弹的木箱子全部烧毁了。

60多年过去了，环境变化很大，没有找到那口水井。吉田勇雄很遗憾，他表示以后有机会还要到哈尔滨寻找。他说：“这么多年我一直活在忏悔中。”

我痛恨战争，但在当年作为一名军人我只能服从命令，我希望中国人民能原谅我、宽恕我。我要寻找到日军侵华证据，为生化武器受害者出庭作证。”他把自已的经历告诉所有的人，不仅仅是为了偿还自己欠下的“心债”，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都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让人们远离战争，永远生活在和平社会。

1 侵华日军老兵吉田勇雄。
〔高晓燕摄〕

2 周家火车站，吉田勇雄当年驻扎的地方距火车站不远。
〔高晓燕摄〕



1



2

3. 其他地区发现的化学武器

东北是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全国各地都有遗弃毒弹，战后在中国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害事件发生。1998年，在日本进行毒气战展览过程中，侵华老兵铃木启久讲出了埋藏心里多年的秘密：在战败之际，曾把化学武器扔到长江里。



1



2



3



4

1 鈴木启久在讲演中谈到曾向长江里遗弃化学武器。〔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2 在南京发现的日遗化学弹。〔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3 铃木启久在侵华战争中的照片。〔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4 日本报纸的报道。〔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5 在辽宁省沈阳市发现的日军遗弃毒剂罐。〔小原博人等：《日本軍の毒気戦》，第131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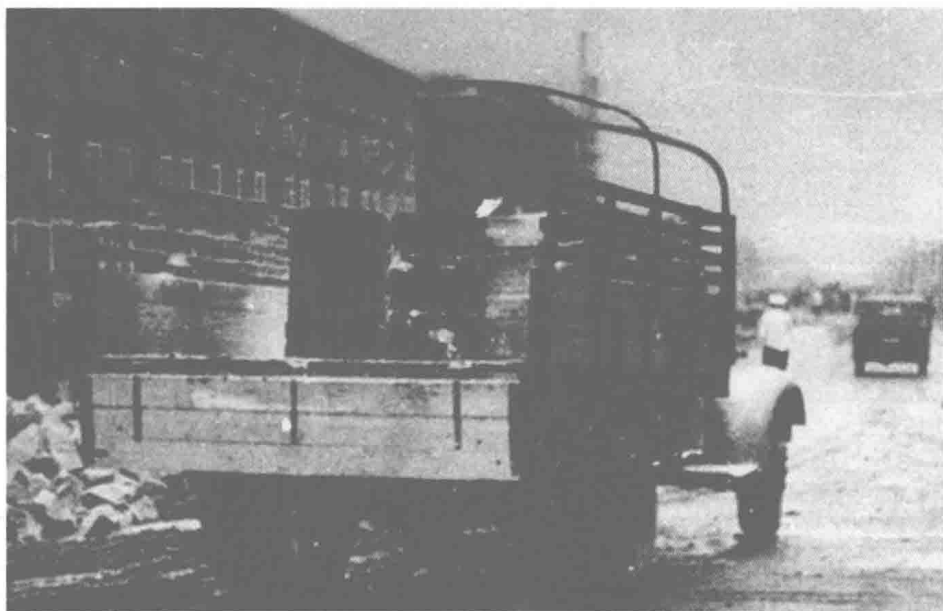
5



1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发现的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1982年，在牡丹江市发现的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3 毒剂罐被拉到牡丹江郊外深埋。〔牡丹江市防疫站提供〕



2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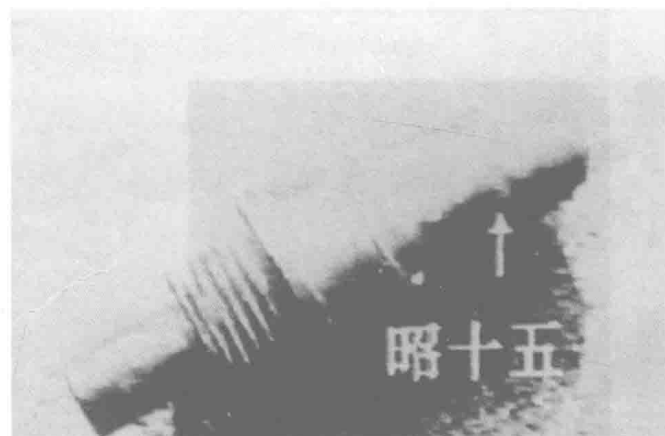
2



3



4



5

1 东宁要塞里遗留的日军炮弹。〔步平摄〕

2 黑龙江虎头要塞附近的日遗炮弹。〔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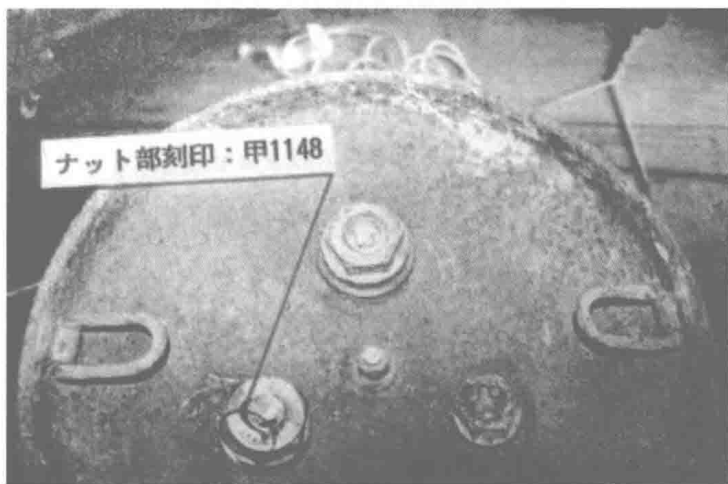
3 4 5 日军遗留的毒弹。〔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1



2



3



4

2005年10月，笔者到日本参加学术活动期间，得到一份档案资料，内容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关东军直辖的野战兵器厂哈尔滨支厂的情况，里面记载了哈尔滨支厂总部设在香坊，同时还在哈尔滨周围的周家、帽儿山、玉泉、兴隆镇、苇子沟设立了派出所机构，是保障野战部队弹药供给的基地，曾存放过大量的武器弹药。在战败之际秘密掩埋了毒气炮弹。该资料现藏于日本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日本东京“支援中国毒气受害者”组织的长谷川顺一先生说，这份资料关乎中国人的性命，一定要重视起来。

1 2 日军遗留的毒弹。
〔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3 4 日军遗留的毒剂罐。
〔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二、遗弃化学武器对民众的伤害

经调查，战后 50 年间已有 2000 余人受到日军遗留毒气弹、毒剂的伤害（《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情况》，中国提交给日内瓦裁军会议的报告，1992 年），造成大量百姓无辜伤亡，因为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这些受害者只能一辈子生活在毒气伤害的阴影里，断送了正常美好的人生。从 1992 年开始，中国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以东北地区为主要对象，对日本遗留毒气弹、毒剂受害者进行调查，了解到战后发生在和平时期的鲜为人知的伤害事件，触目惊心。在调查中，芥子气受害者占绝大多数，原因是芥子气中毒会给人带来皮肤损害，留下永久疮疤，其他毒剂的受害因没有明显痕迹而被忽略，所以受害者数量的统计非常不准确。

The screenshot shows a news article on the Xinhua News Center website. The article title is "我国遭受化学武器直接伤害者已达2000余人" (Over 2000 people in China have been directly harmed by chemical weapons). The article text discusses the discovery of chemical weapons in China and the impact on the population. The right sidebar contains a search bar, a photo gallery, and a list of news items under the heading "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Foreign Ministry Press Conference).

新华网
NEWS

您的位置: 首页 >> 新闻中心 >> 综合新闻

欢迎访问新华网 新华网 全

关于我们
网站地图

新华网检索

新华网 (2003-05-15 16:47:59) 来源: 新华网

我国遭受化学武器直接伤害者已达2000余人

新华网哈尔滨5月15日电(记者 王茜)在刚刚结束的美伊战争中,美国尽管挖地三尺,还未能找出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而在中国,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据日本政府估计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有70万枚),却对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产生着实实在在的危害。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是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历史学者。他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那些地下和江河中的化学武器被偶然发现的可能性和外表被腐蚀而毒剂泄露的可能性都在增加。有关国家却一直没有提供关于遗留化武的情况,人们在发现这些化学武器时无法事先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致使很多人遭到中毒伤害。

什么是化学武器?有关资料显示,在战争中用来毒害人畜、毁灭生态的有毒物质叫军用毒剂,装有军用毒剂的炮弹、炸弹、火箭弹、导弹、地雷、布(喷)洒器等,统称为化学武器。

据了解,化学毒剂品种主要有,芥子气、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剂、二苯氧磷氢氟酸、光气、苯氧酮等。很多毒剂的致毒能力很强,在战争期间,芥子气被称为“毒气之王”,而路易氏气被称为“死亡之露”。迄今为止,仍没有治疗这些毒剂受害者的有效的方法和药剂。一旦受害,或者死亡,或者承受相当的痛苦和漫长的治疗。

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迄今我国仅遭受直接伤害者已达2000余人。
(完)

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 外交部就香港23条立法、朝核、朝鲜停战50周年等
- 限制中国往边团组/人员国家已减至35个(截止8日)
- 费在台协会请会邀台政界 欢迎莫勿提升台关系

战后中国人民遭受日军遗留毒剂伤害者人数。〔新华网新闻中心，2003年5月15日 <http://www.xinhuanet.com/>〕

■ 1 芥子气受害皮肤损害的典型症状(1)。[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 2 芥子气受害皮肤损害的典型症状(2)。[步平提供]



1



2

(一) 黑河地区的遗弃毒剂受害者

黑河一带是日军遗弃炮弹较多的地区。因为这里是日本对苏联作战的重要防线，修筑了大量军事工事，许多工事は永久性的。日军遗弃的弹药也集中在这里，战后有些炮弹流散到别处，造成伤害事件。在20世纪50年代的调查中，孙吴西山的十八仓库（日伪军火仓库）和孙吴镇里的居民组、供销合作社等地就发现了毒瓦斯筒，以及150mm、75mm、105mm等口径的毒弹，在黑河市郊还发现了两桶毒剂。战后在黑龙江北部的黑河一带发生过多起日军遗弃毒剂伤害事件。

1. 吴龙昌等人受害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逃跑了，黑河上马厂村农民都上南山日本军的营房中去拣日本军队遗留物品。村民吴凤山把一个装着液体的铁罐，拉回村子。拧开罐上的螺丝，有液体流了出来。村民中有好奇的就用手去摸。张老二用手指摸过液体后擤鼻涕，结果鼻子和手指都起了泡。王宪章的手染了毒液后去解小便，结果引起阴茎中毒溃烂。吴凤山的儿子吴龙昌才六七岁，他的手触摸过毒液后起泡、腐烂，烂得很厉害。王宪章和张老二没落下残疾，吴龙昌因手心烂得严重，以后他的手一直伸不开。

1 黑河毒剂伤害事件见证人吴凤山。〔高晓燕摄于1998年〕

2 黑河地区受害者何长安，全家遭受日军遗弃芥子气伤害。〔高晓燕摄〕

3 受害者吴龙昌之妻。因丈夫手残疾不能工作，家里生活困难。〔高晓燕摄〕



1



2



3

2. 毒剂受害者何长安一家

1946年夏，何长安的父亲从原日军兵营拣回一个毒气桶，里面的毒液被当作药水喷洒灭蝇，致使全家7口人中毒，1岁的弟弟全身溃烂死亡，其他人经抢救脱险。

何长安的信：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跑了以后，我父亲到黑河市上马厂南山兵营拣破铜烂铁，当时看见一罐100斤装的液体，以为是汽油，就拉回家。打开罐盖闻到一种药味，以为是灭苍蝇的药。有一天天气很热，屋里苍蝇也多。就打开罐用喷雾器吸了一点，在屋内喷了3下，并没有多喷，

想看看效果如何。时间不长，我们就觉得眼痛，跑到外边去了。受害最深的是我最小的弟弟，他当时只有1周岁，在屋里睡觉。我们年龄较大的兄弟3人和姐姐在次日感觉眼痛、皮肤红肿。小弟弟三天后眼肿皮肤溃烂，不知什么原因，来到黑河和平医院是最好的，是私人开的。我们家卖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马匹，上面的4人总算治好了，可是最小的弟弟就活活地烂死了。他叫何长海。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14年之久，犯下极大的罪行，害死我无数的中华儿女，血账我们永远记在心中。

（二）敦化遗弃毒弹的受害者

1946年8月，居住在敦化林胜乡大甸子村的黄春胜和哥哥去打草。他说：“当时沟里有许多日本人丢下的炮弹，数量可多了，堆得像柴火垛子，摆成一排一排的，我看到有4排，每排1米多高，估计有400多米长吧，还有些散放在地上的。”他回忆说：“我正打着草，看到脚下有一颗炮弹横在地上，就用脚踢了一下，炮弹往前骨碌一点。我发现那炮弹的头上已经破了，从里面直往外滴水。后来，当我拿起一绺草搁在腿上‘打要子’时，就有眼泪那么大一点水滴到我的右腿上，过了一会儿就钻心地痛起来，不久起水泡，并开始溃烂。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也没人能治。后来找了一位原日本开拓团的医生，他把我身上起泡、溃烂的地方全都用刀一点一点地刮了下去，那遭的罪就没法提了。结果我们家为了给我看病，卖了3匹马、2头猪、2车大豆，才算慢慢地治好。”毒弹的伤害影响了黄春胜的一生，他的右腿虽说是基本治好了，但上面的疤痕依然存在，直到现在那受伤的地方一到阴天下雨还有感觉，尤其是阴部，每当上厕所还是不舒服。他说：“每到这时，我就恨日本鬼子，可把人折磨苦了。”“我希望日本政府要向我们道歉，还应该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



敦化市林胜乡大甸子村
黄春胜（左）叙述被害经过。
〔高晓燕摄〕

（三）齐齐哈尔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事件

日本投降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像许多日本人不知道广岛附近有专门的化学毒剂工厂一样，许多中国人不知道在齐齐哈尔曾有一支秘密的日军化学部队，当然更不知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会产生伤害的危险。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伤害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

吉林省档案局保管的文件中有这样的记载：1953年2月，工业部所属“北满钢厂”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收购废炮弹（废旧炮弹回炉重新炼铁），结果收到了许多毒弹。在运输途中，炮弹中的毒剂流出，70多名工人受伤，皮肤溃烂。窒息性毒弹经过汽车震荡毒气溢出，有工人吸入后气管中毒，经医院急救过来后，又转为肺病。

战后“拣洋落”也发生过毒剂伤害事件。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械厂供应处综合管理科的高秀兰讲她姐姐中毒的经过：

那时我家住在长春地房子（距富拉尔基区10多里地，今和平农场一带），日本人原来在那儿有大营，一排排的砖房。日本倒台后，大伙都到大营里去拣“洋落”，把几个铁罐拉回来了，有人说那是可以点灯的“油”。铁罐拉到村里，大家都抢着分，那时候穷啊，连买灯油的钱也没有。可是打开罐子，那“油”有刺鼻的气味，就又拉到离村子一里多的南大地里分去了。我二姐叫高秀芝，当时只有10来岁，跟着大人们去玩儿。被毒剂溅到腿上，从膝盖到脚趾头上，都起了水泡，疼得直哭。据说龙江县（齐市附近）就有人用芥子气当灯油点，后来被熏死了。出事后，南大地里的几个罐都给放火烧了，我从家里的窗户中就可以看到黄色的烟直往天上冒。烧完以后那片地里都不长草了。

50年代集中清理化学武器过程中也有中毒的，据档案载“在搜集毒弹时，有战士一名未带口罩，用手套试鼻涕，结果中毒，经医治两周始痊愈”^{〔1〕}。

1. 师范学校教师中毒

1950年8月，黑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齐齐哈尔）修建校舍，工人们从地下挖出了两个大铁桶。这种桶的样子很奇特，顶端不是平面，而呈凹状，上面有三个螺栓。工人们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打开了螺栓。这时，一股特别的气味冒出来，里面是浅黄色液体。

一个工人以为是酒，竟倒出来喝了一口。崔英勋作为化学教师开始以为

〔1〕黑龙江省档案馆全宗7目录2卷号518。

是甘油，就用手指沾了一点，抹在手背上。然后就感到身上冒汗，手和胳膊开始发红；6个小时后，开始感到疼痛，而且越来越厉害，同时出现了大水泡。当时一共有8个人受到伤害，被送进医院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喝下去的那个人当天就死了，皮肤受损的是按烧伤治疗的，疼痛难耐。

饱受芥子气伤害折磨的崔教授，自1996年开始回忆自己的受害经过，并把它写成了文字材料。他气愤地写道：“这场伤害是侵华日军造成的，他们推卸不了这个责任。”

■1 1950年齐齐哈尔市化学毒剂受害者崔英勋。〔高晓燕摄于1995年7月〕

■2 崔英勋受伤的手臂。〔步平摄〕

■3 1950年齐齐哈尔市化学毒剂受害者师范学校汪淑珍老师。〔高晓燕摄〕



1



2



3

2. 一重集团毒剂伤害事件

1987年10月19日下午，工厂医院到供应处化建科，拿来少半瓶粘稠的油状液体，请求帮助鉴定。在测试过程中发生爆炸，冒起大股浓烟，毒烟在楼内弥漫，全楼200多人都被熏得跑到了外面。开始都感觉到一股刺激性的气味，不住地咳嗽。后来严重的眼睛红肿，睁不开，鼻孔旁边起水泡，嗓子干疼，咳嗽，喘不上来气，有窒息的感觉。有人的手接触到毒剂造成皮肤受伤，起了大水泡。

这件事惊动了驻齐齐哈尔部队防化连，经过他们的侦检，认定这种液体是芥子气和氮芥气的混合物。在1987年11月10日的《鹤城晚报》上刊登了

■ 1 1987年10月，齐齐哈尔受害者李国强起诉日本政府，多次赴日本出庭作证。〔高晓燕摄〕

■ 2 齐齐哈尔毒剂受害者盛淑琴受伤的手。〔高晓燕摄〕

■ 3 一重检验科的几位受害者。〔高晓燕摄〕

事件报道。原来毒剂是富拉尔基区在挖煤气管道时，挖出一个高90公分、直径50厘米、重约100公斤的圆铁罐里的。铁罐虽已锈蚀，但却为双层结构而制，封闭性能良好。驻军某部闻讯后，于10月19日至26日先后三次指派防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侦检，经过化验结果分析是芥子气、氮芥气混合物。该毒剂是以破坏细胞组织引起皮肤起泡糜烂为主要毒性的毒剂。也可以通过挥发出来的蒸汽引起人的眼睛和呼吸道中毒。



1



2



3

3. 2003年“八·四事件”

2003年8月4日凌晨4时许，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北疆花园小区（位于民航路西段南侧）新建地下车库施工，挖掘机司机毕海岩在挖至1.5至2米深时，挖出五只铁桶，其中一只铁桶被挖掘机弄坏，流出深红色油状液体（在挖土时该液体溅在了毕海岩的胸部、腹部及挖掘机驾驶室的玻璃窗上），还有一只铁桶已腐烂，只剩下半截。

毕海岩早上7时下班回家，晚上双眼红肿，后入院治疗。4日早上，李双义、丁树文接班继续挖土，随后丁与工友高全用工地的三轮车将五只铁桶运走，

卖给了收废品的李贵珍。李贵珍在龙沙区铁南废品站找附近住户王成帮忙拆卸铁桶。过程中两个铁桶里遗留有一些残液，他们将这些液体（大约5公斤左右）倒入废品站门前的水坑里。然后将铁桶卖给废品收购站业户牛海英。下午王尧与梁波用客货车把收购的四个铁桶（另一个已高度腐烂没装车仍在院子里）与其它废铁（1.3吨）一起装上车，运往富拉尔基区的一个收购站出卖。

当晚，这些接触铁桶的人相继出现头痛、眼部红肿、呕吐等症状，到小医院治疗未见好转。晚8时许，牛海英、李贵珍等人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一边组织李贵珍等人到解放军203医院检查治疗，一边报案110，控制铁桶去向。

第二天，住院患者症状加重，身上不同程度的出现水泡和腐烂现象。此后，又有运送废铁的、建筑工地装运废土的工人及其他接触毒剂受伤的人员先后到医院就诊。

此次事故203医院共计接治被感染的人员44人，其中死亡1人，具体名单为：

（1）李贵珍，男，33岁，现在铁南派出所辖区（户口所地为河南省上蔡县租店乡校集村。个体流动废品收购人员，该人系在收购铁桶时被感染芥子气且病情较重，后经医治无效死亡。

（2）王成，男，21岁，现住南市郊光荣三队，无业，该人帮李贵珍卸铁桶上的铜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3）牛海英，女，27岁，现住龙沙区铁南工农委，系铁南废品站经理，该人收铁桶时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4）刘建斌，男，48岁，现住龙沙工联合委，系铁南废品步人员，该人在铁南废品站收购4只铁桶时被感染，病情较重。

（5）梁波，男，41岁，现住昂昂溪区水师镇，个体收购废品人员，病情较重。

（6）李双义，男，34岁，现住铁锋区向阳村，系齐市鑫胜拆扒公司挖掘机司机，病情较重。

（7）毕海岩，男，25岁，现住建华区黎明派出所光明村，齐市鑫胜拆扒公司挖掘机司机，该人在8月4日在挖土方时被感染，病情较重。

（8）王宇亮，男，33岁，现住建华区黑龙委307组，无业，该人在北疆花园小区施工地拉带有毒气的土垫自家院时被感染，病情较重。

（9）王磊，男，14岁，现住建华区黑龙委307组，学生，该人帮其父亲王宇亮倒土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0）陈荣喜，男，33岁，现住建华区新民委304组，齐市红胜建筑公司瓦工，该人帮助王宇亮家倒土时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1）吴阳，男，34岁，无业，现住建华区新民委304组，该人帮助王宇亮家倒土时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2）肖子柱，男，36岁，无业，现住建华区新民委304组，该人帮助王宇亮家倒土时感染，病情较重。

(13) 高权, 男, 31岁, 现住民航路派出所管内, 户口所在地是拜泉县新生乡兴安村, 齐市鑫胜拆扒公司临时工, 该人在卖铁桶时感染上芥子气剧毒县病情较重。

(14) 曲中成, 男, 38岁, 现住建华区新江二街, 无业, 该人在帮助王宇亮家倒土时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5) 丁树文, 男, 25岁, 住民航派出所辖区, 齐市鑫胜拆扒公司临时工, 该人在卖铁桶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6) 李长乐, 男, 22岁, 住北疆小区施工工地, 户口所在地安徽省肥东县, 北疆小区施工队瓦工, 该人在工地干活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7) 李长胜, 男, 29岁, 现住北疆小区施工工地, 户口所在地安徽省肥东县, 北疆小区施工队工人, 该人在北疆小区工地干活时感染上芥子气剧毒且病情较重。

(18) 朱云峰, 男, 26岁, 现住北疆小区施工工地, 户口所在地讷河市老莱镇继光村9屯, 该人在北疆小区地下车库施工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

(19) 高占武, 男, 20岁, 现住北疆小区施工工地, 户口所在地讷河市老莱镇继光村9屯, 北疆小区施工队工人, 该人在北疆小区地下车库施工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 且病情较重。

(20) 施清, 男, 53岁, 现住北疆小区施工工地, 户口所在地讷河市老莱镇继光村12屯, 北疆小区施工队工人, 该人在北疆小区地下车库施工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 且病情较重。

(21) 董粉红, 男, 38岁, 现住北疆小区施工工地, 户口所在地江苏省江都市谢桥乡董兴村, 北疆小区施工人, 该人在北疆小区地下车库施工时被感染上芥子气剧毒, 且病情较重。

(22) 高时, 女, 9岁, 现住建华区新江路派出所辖区, 小学学生, 户口所在地富区兴隆派出所文治委, 该人在王宇亮家门前玩土时感染芥子气剧毒, 病情较重。

(23) 高占义, 男, 26岁, 讷河市老莱镇人, 民工、北疆小区运土时感染, 病情较轻。

(24) 温涛, 男, 17岁, 讷河市老莱镇人, 民工、在北疆小区运土时感染, 病情较轻。

(25) 张余汉, 男, 39岁、安徽人、民工、在北疆小区工地感染。

(26) 陈子微, 女, 10岁, 学生。是感染人员陈荣喜之女, 在王宇亮家(建华区黑龙委)门前感染。

(27) 王力冬, 男, 31岁, 克山人, 在齐收废品, 在铁南废品站感染。

(28) 宋权, 男, 50岁, 莫旗人, 在齐收废品, 在铁南废品站感染。

(29) 许志夫, 男, 45岁, 齐市人, 齐市冯屯化工厂更夫, 在化工厂接触过运毒气桶的车辆。

(30) 崔金山, 男, 43岁, 去北疆小区买土时被感染, 8月7日入

院治疗。

(31) 盛彬, 男, 22岁, 北疆小区建筑工地民工, 家住拜泉县新泉乡富民村一屯, 8月4日在北疆小区干活时被感染, 8月8日晚住院。

(32) 于为, 男, 40岁, 8月10日晚入院。是在4日那天用三轮车拉过铁桶时感染。

(33) 赵英俊, 男, 21岁, 北疆施工队, 家住老莱镇居光村。

(34) 王春林, 男, 25岁, 家住老莱镇胜利13组。

(35) 赵春舫, 男, 41岁, 北疆施工队, 家住老莱镇居光春九组。

(36) 戴尊续, 男, 13岁, 家住龙沙区安智小区, 在五中玩土染上。

(37) 迟帅, 男, 19岁, 民族车队业务员, 家住龙沙红玉委44组, 于8月4日在车队院内平土时感染, 13日晚入院。

(38) 白建波, 男, 18岁, 民族车队职工, 家住龙沙区正阳火电14号楼504室, 于8月4日在车队院内平土时感染, 13日晚入院。

(39) 杨树茂, 男, 家住大民三合永光二队。(14日住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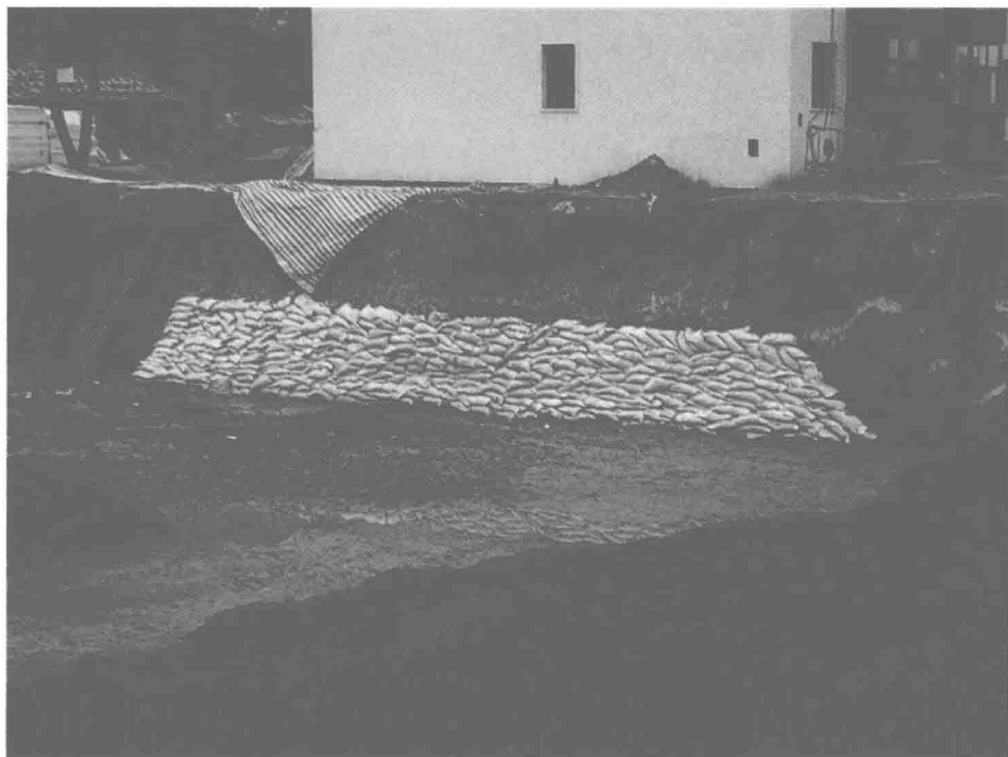
(40) 龙国安, 男, 41岁, 民族车队工人, 家住火电14号楼一门502号。

(41) 冯佳源, 女, 9岁, 家住龙沙区安智委39号楼在五中院内感染(前几天未住院)。

(42) 王祥, 男, 33岁, 民航路民航委188组, 个体收猪户, 据本人说12日在三合永光5队300组感染的, 16日入院。

(43) 白洪伟, 男, 25岁、民族车队工人。

(44) 于景芝, 女, 56岁, 家住龙沙区三合村3队, 该户15日在道上截了一车土卸在自家院内, 18日发现手部感染, 当即到203医院治疗。



2003年8月4日的“八·四”
事件发生地。〔步平摄〕

1 “八·四”事件的毒剂罐。〔王铁静主编：《目击“八·四”事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彩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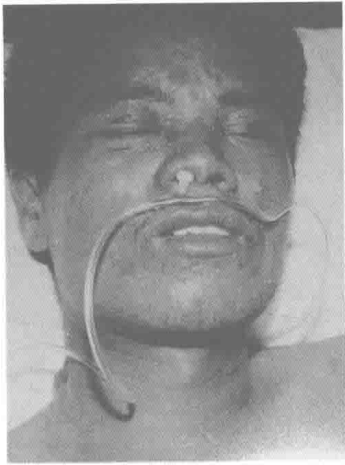
2 “八·四”事件现场。〔王铁静主编：《目击“八·四”事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12月，彩页〕



1



2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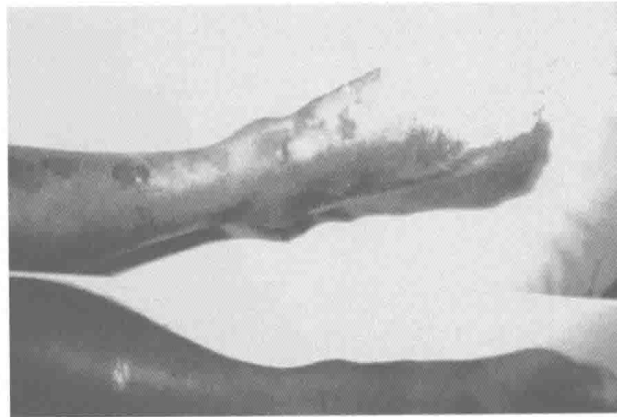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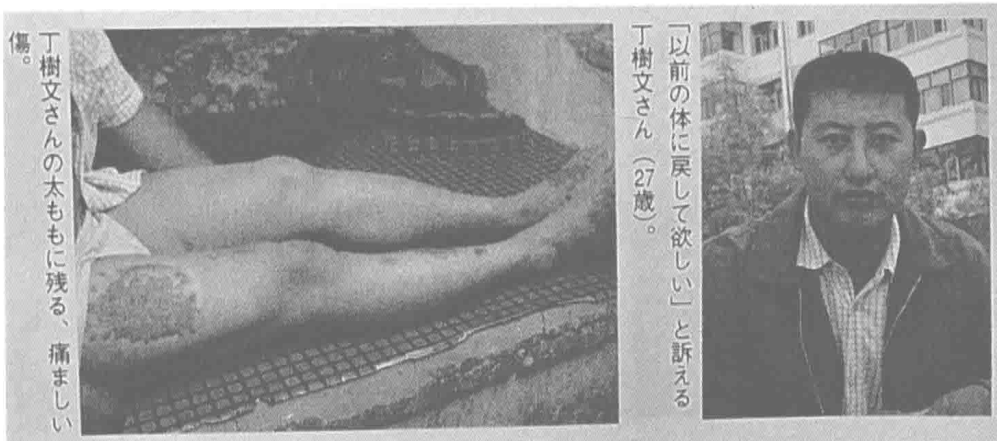
4



5



6



7

丁樹文さんの太ももに残る、痛ましい傷。

「以前の体に戻して欲しい」と訴える丁樹文さん（27歳）。

1 2 “八・四”事件受害者李贵珍因中毒较深，多方抢救无效去世。〔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3 芥子气中毒腿部溃烂。〔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4 受害者的伤疤。〔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5 受害者背部。〔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6 受害者腿部。〔齐齐哈尔市政府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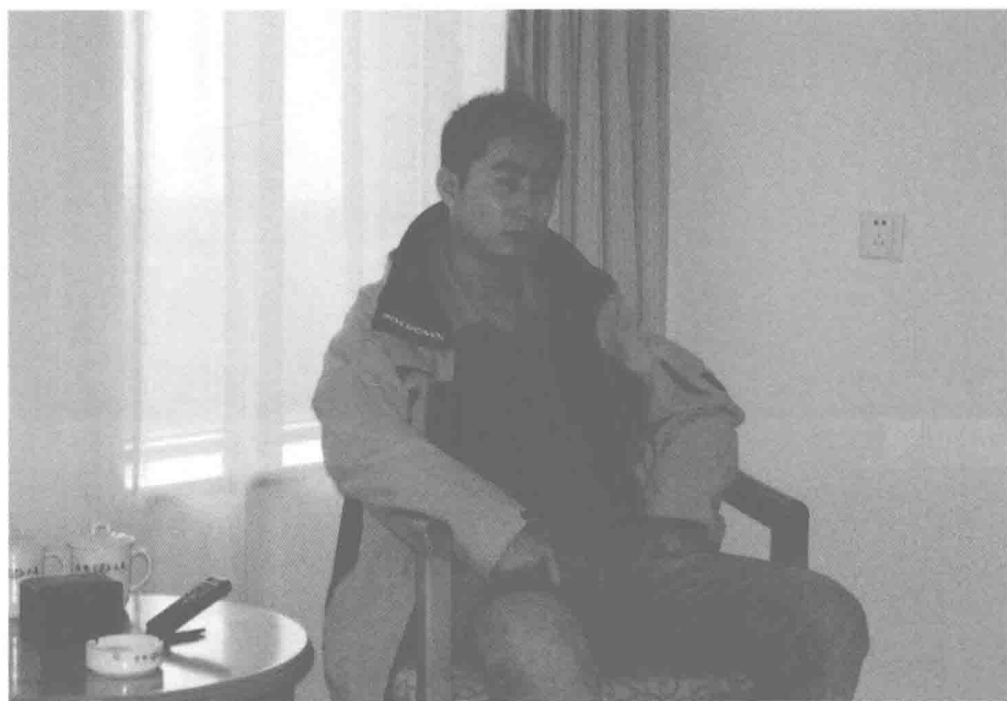
7 丁树文在“八・四”事件中大腿受到芥子气伤害。〔吉見義明：《ぼくは毒ガスの村で生まれた》，第15頁〕



1



2



3



4

■ 1 访谈“八·四”事件受害者王春林。〔罗丽娟摄〕

■ 2 “八·四”事件受害者施青。〔高晓燕摄〕

■ 3 “八·四”事件受害者丁树文。〔高晓燕摄〕

■ 4 “八·四”事件部分受害者出院。〔王铁静主编：《目击“八·四”事件》，彩页〕

1 2003年8月11日,《人民网》关于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要求日方对“毒剂罐泄漏事件”承担责任一事的报道。[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2003年8月11日]

2 2003年8月12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再次严正交涉毒剂伤人事件的网络报道。[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2003年8月12日]

首页 | 人民网 | 日文版 | 回贴

政治 经济 评论 科教 理工 社会 生活 目录

人民网日本版
japan.people.com.cn

金长城电脑
却足以震撼灵魂

更新时间: 2003-8-12 9:39:59

李肇星要求日方对“毒剂罐泄漏事件”承担责任

中新社东京八月十一日电 (记者王健 陶光雄)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天在东京与日本外相川口顺子会谈时指出,近日发生在中国齐齐哈尔市的侵华日军遗留毒剂罐泄漏事件给中方造成严重的人员伤害,此事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健康、安全和感情,日方应高度重视,承担责任,妥善处理。

川口外相对此事件的受害人深表同情,表示日方重视这个严重情况,将本着真诚的态度与中方密切配合,妥善处理。

两国外长还就地区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李肇星就朝鲜半岛核问题阐述了原则立场,通报了中方在筹备六方会谈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日方发挥建设性作用。川口外相感谢并高度评价中国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所做的努力。中日双方一致认为,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主张实现半岛无核化,同时应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

李肇星是应邀于昨日抵达日本访问的。除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外,他今天还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记者招待会,接受了日本有关媒体的采访。晚上出席了川口外相举行的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二十五周年宴会。(完)

打印此条新闻 到中日论坛交流 写信谈感想

相关新闻>>

关于我们 广告服务 联系我们
人民日报社版权所有,未经书面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

1

首页 | 人民网 | 日文版 | 回贴

政治 经济 评论 科教 理工 社会 生活 目录

人民网日本版
japan.people.com.cn

金长城电脑
玫瑰在悄然绽放中

更新时间: 2003-8-13 9:44:40

王毅约见日驻华大使 再次严正交涉毒剂伤人事件

中新社北京八月十二日电 中国副外长王毅今天下午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奉命就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日本遗弃毒剂伤人事件再次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王毅说,日本遗弃在齐齐哈尔的化学毒剂已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损害并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目前,中方正在全力抢救伤员,对染毒区域进行全面彻底消毒。

王毅指出,日本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当年曾残害过许多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时至今日,这些被日本侵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在严重威胁和损害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环境。他强调,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能容许这种状况继续下去。

王毅说,中方注意到日方表示重视这一严重事件,将本着真诚态度妥善处理。中方要求日本政府立即采取实际行动,承担相应责任,做好善后工作。他还指出,根据中日双方签署的协议,日本政府已正式承担销毁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责任。中方要求日本政府高度重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履行《禁化武公约》的规定和两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的要求,加快处理进度,以负责任的态度,早日铲除这一长期危害和威胁中国人民生命安全的毒瘤。

打印此条新闻 到中日论坛交流 写信谈感想

相关新闻>>

2

(四) 松花江中的遗留毒弹

1974年10月18日，黑龙江省航道管理局工程处“红旗09”号轮到佳木斯西港通江街船坞口进行清淤工作。这只挖泥船上共有35名船员，船长王希善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10月20日凌晨，突然船底的泥泵被异物卡住，二管轮肖庆武师傅带领两个徒弟李臣、刘振起及实习生吴建宁卸开泥泵进行检查，里面喷出一股臭气，他们立即感到头晕、眼花，要呕吐。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继续工作。发现泵壳中有一颗炮弹，炮弹的头部已破裂，由弹体向外冒黄色气体，并淌出一些黑色的油液，浮在泥泵里的水面上。几名工人取出炮弹送到后舱，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随后他们清洗了自己身上的浸水部分。

不久，他们开始有中毒反应，恶心头晕，随即吐黄水。几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黑紫色，手上一片片地红肿，出现水泡，发痒。到佳木斯中心医院看病，大夫无法确切诊断。傍晚到省军区佳木斯二二四医院，他们手上所有水浸部分都起了大水泡，并开始向胳膊、脖子上蔓延，肖庆武的两个眼睛全都红肿起来。医院的大夫们见状，称从未见过这种病，告之这里不能治。眼见着刘振起、李臣手上的泡越来越大，有的已自行破裂，浓水滴滴嗒嗒地往下淌，情形十分严重。当晚把伤势较重的刘振起、李臣、肖庆武、吴建宁等人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芥子气和路易氏气混合液体中毒。

遭遇毒气炮弹的黑龙江省航道局红旗09号挖泥船。
〔步平摄〕



1 中毒的船员肖庆武。〔受害者家属提供〕



1

2 受害人肖庆武在事发时穿着布鞋，因鞋里浸入毒剂，双脚中毒溃烂。照片是他去世前拍的，脚趾已经溃烂掉了。〔受害者家属提供〕



2

3 芥子气中毒的船员李臣（右二）、刘振起（右一）等。〔高晓燕摄于2005年〕



3

4 红旗09号船员李臣，当时在船上用手拉起吊的油葫芦，因油葫芦将有毒剂的泥水带出，泥水滴在他的头顶上，双手也沾染了有毒泥水，因此中毒。这是他头顶中毒而导致过早脱发并溃烂的情形。〔步平摄〕



4

5 李臣的手中毒后长期不能痊愈，受尽折磨。〔步平摄〕



5

1 2 3 4 5 李臣
多年来因芥子气中毒不能工作，经常住院治疗。图为他就医的部分病志（5张）。
〔受害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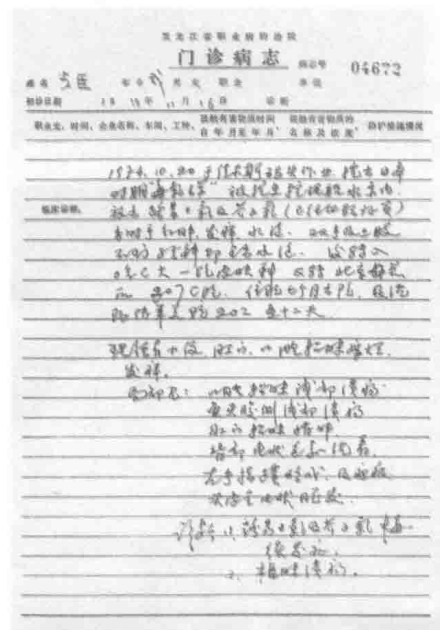
6 受害者家属也受到感染。
图为李臣的妻子。〔步平提供〕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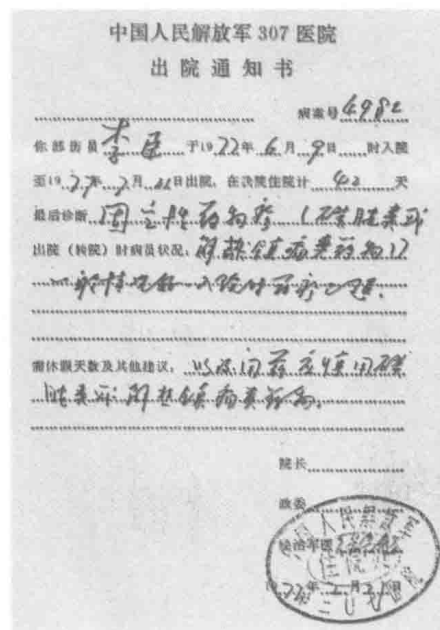
2



3



4



5



6



红旗 09 号船员刘振起也是同时受害的一位，他的双手中毒后经常溃烂，溃烂后十指又常粘连在一起，经常要进行手术将十指分割开来。这幅照片上就是刘振起长着指膜的双手。〔高晓燕摄〕



2013 年刘振起重回佳木斯事件发生地，向随行的中外研究者讲述自己的中毒过程。〔高晓燕摄〕

（五）遗弃化学武器在市政建设中的危害

1982 年 7 月 16 日，牡丹江市城建局在组织工人进行光华街排水工程作业时，于距地面 2.5 米深处挖出 6 个铁罐。因部分液化物喷出，致使 5 名工人中毒。被污染地段由驻军防化部队全部清除。据检测，这些铁罐内装着糜烂性毒剂——芥子气，是日军在战败时埋下的。受害者仲江、孙文斗、邢世俊、鲍培宗、司明贵中毒后，从此疾病缠身，甚至失去了劳动能力，改变了一生。

1 1982 年牡丹江市化学武器受害人仲江。〔受害者提供〕

2 1982 年牡丹江市化学武器受害人鲍培中。〔受害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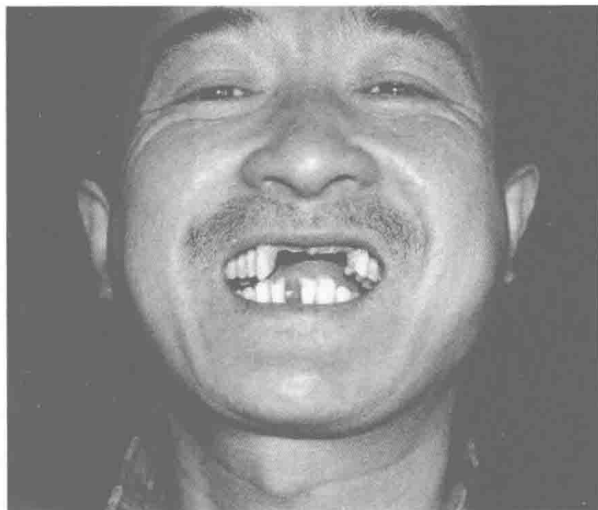
3 1982 年牡丹江市化学武器受害人邢世俊，中毒后年纪轻轻就牙齿脱落。〔步平摄于 1995 年 8 月〕



1



2



3

1 1982年牡丹江市化学武器受害人。〔高晓燕摄〕

2 1982年牡丹江市化学武器受害人司明贵。〔步平摄〕

3 1982年牡丹江市化学武器受害人孙文斗和家人。孙文斗(右)因中毒身体不好,一家人生活艰难。〔步平摄〕



1



2



3

（六）散落民间毒弹酿成的悲剧

1. 拜泉县中兴乡的毒弹伤人事件

1976年5月，黑龙江省拜泉县中兴公社的铁匠炉发生了一起毒弹伤人事件。当时制做农具的钢料比较缺乏，经常从各废品收购站买回来废弃炮弹的废钢材加工农具。这一天，郭司品和李平顺、赵清顺三人正在加工作业。随着钢锯的“嚓嚓”声，不大一会儿，炮弹的底部被锯开了一条缝。在场的人都闻到了一种难闻的气味，接着便看到从锯缝里淌出了黑色的液体，致使周围8人中毒受伤，其中4人呼吸道中毒，普遍感到有一种辣味熏得难受，嗓子不舒服，眼睛睁不开。还有4人手脚染到毒剂，起泡受伤。

炮弹扔到水坑里后，坑中积水被毒液污染，有两头猪走进水坑后，被毒水浸过的蹄子开始糜烂，后来感染到全身，不治而死。

齐齐哈尔驻军防化部队得知此事后，立即向北京三〇七医院求援，北京来的大夫在拜泉县防疫站的陪同下到了卫星村，他们分别给受害者进行治疗。经过治疗，受外伤的患者一个多月基本好转。防化部队对毒剂进行了检验，确定为芥子气毒剂。



1



2

■ 1 中兴乡毒弹受害者郭司品（左）、李平顺（右）。
〔高晓燕摄〕

■ 2 中兴乡毒弹受害者李岩。〔高晓燕摄〕

1 受害者指着道边说：当时毒弹被扔在这儿的水坑里，坑中积水被污染，有两头猪趟了水，蹄子糜烂而死。〔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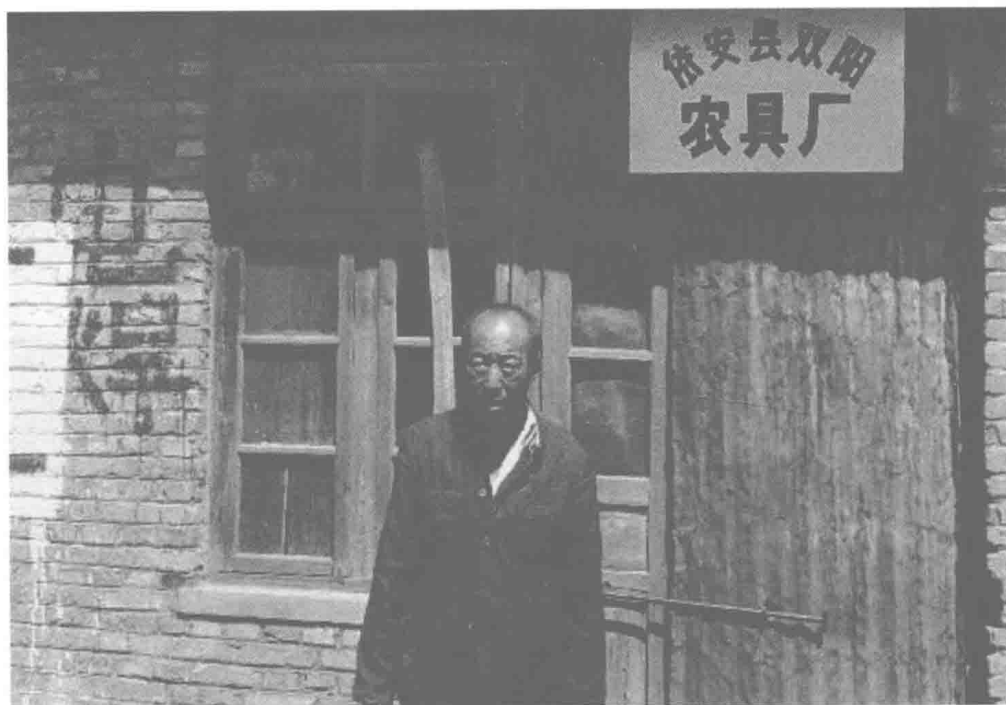
2 依安县芥子气中毒受害者刘万生在发生毒剂泄漏的铁匠铺前。〔高晓燕摄于199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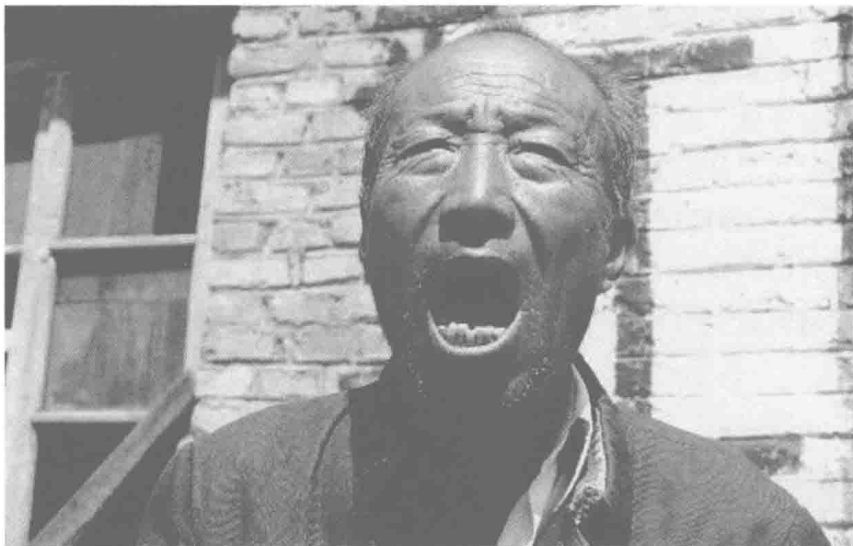
1

2. 依安县芥子气中毒事件

1970年2月，北京三〇七医院黄韶清教授正在齐齐哈尔执行另一任务，应当地驻军防化科的要求临时赶赴依安。冰天雪地里，他们乘一辆吉普车紧急赶到那里。有5位农民受害，其中1人死亡，其余4人受外伤。进行了指导治疗，并看了残留毒弹，与防化科的参谋化验分析了毒气，证实是日军遗留的炮弹，毒剂为芥路混合型。



2



1

■1 依安县毒弹受害者刘万生毒剂中毒后牙齿脱落。〔高晓燕摄〕

■2 依安县毒弹受害者彭恒海在写受害的经过。〔高晓燕摄〕

■3 依安县毒弹受害者王银田。〔高晓燕摄〕



2



3

3. 东宁要塞遗留的毒剂

在黑龙江省东南部东宁县有日军修建的对苏军事要塞，战后有人从要塞的仓库里“捡”回几个毒剂罐，1964年发生了毒剂伤人事件。

东宁县运输公司工人徐景飞和谢树春在用焊枪切割这“汽油筒”时，突然，一股液体喷出三四米高，谢树春双眼、上肢受伤，在旁的徐景飞手臂受伤。地方医院搞不清是什么原因，找到部队医院才知是被日军毒气弹所伤。谢树春被折磨十几年后死亡，徐景飞至今仍在忍受着病痛折磨。



东宁毒剂受害者徐景飞讲述受害过程。〔高晓燕摄〕

第四章

追究化学战责任

毒ガス・砲弾被害

認め謝罪と賠償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的罪责，战后审判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追究；对战败时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日本政府也一直竭力掩盖，日军秘密遗弃的化学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环境的破坏，日本却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日军化学战研究的深入，中日两国相继展开了对日军化学战责任的追究。



大久野毒气岛研究所与中国受害者一同在哈尔滨参加学术会议。〔山内正之：“第4回日中友好和平学习之旅报告”，《没有记录的岛》第11号，2006年7月〕

一、揭露化学战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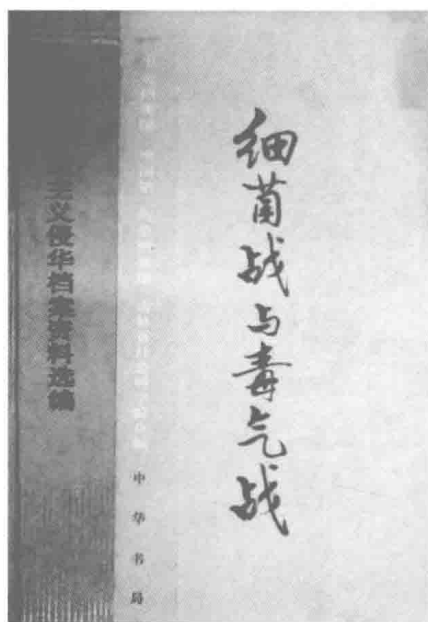
1991年，中国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的纪学仁教授写出了第一部研究化学战的专著《化学战史》。之后，步平先生著《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高晓燕女士著《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的控诉》等相继出版，揭露日本化学战的罪行。战后，在日本也有一批化学战研究者，搜集日军化学战罪证，出版著述，或以图片展览的形式，揭露其罪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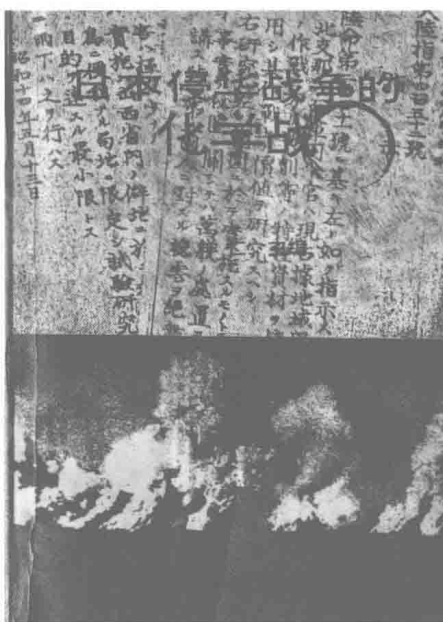
日军毒气作战展览照片。〔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一) 中方的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之一的资料集——《细菌战与毒气战》，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著，1989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研究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进行毒气战的原始资料。1991年，中国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的纪学仁教授撰写了第一部研究化学战的专著《化学战史》。1995黑龙江省社科院的步平出版了《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随后，高晓燕的《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中国受害者的控诉》在日本出版，使日本民众了解了中国人民战后还在遭受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伤害，引起中外关注。此后，国内连续出版了《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化学战》《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等研究著作。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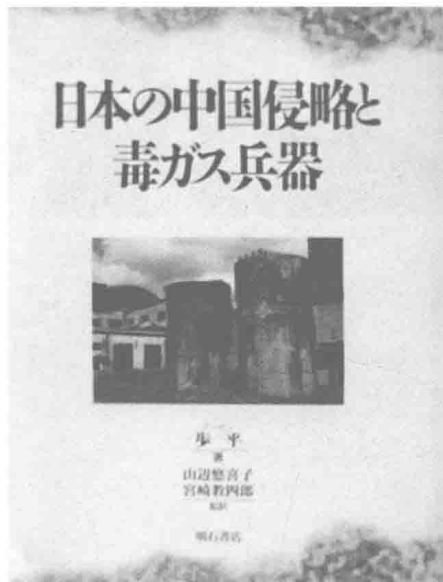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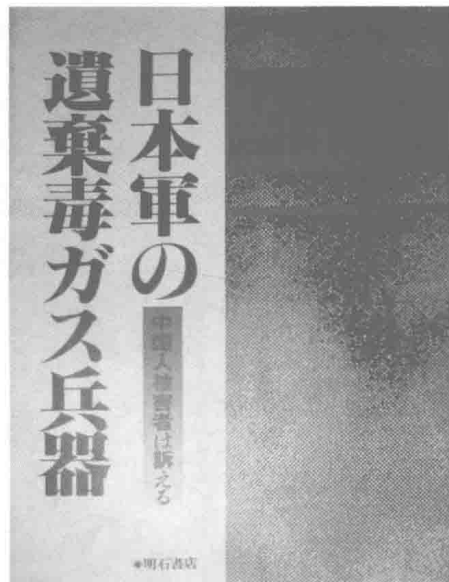
1 2 3 中国学者关于日军化学战的部分研究成果。

4 中国学者第一部在日本出版的揭露日军化学战的著作。

5 中国学者高晓燕关于日军化学战研究的著作在日本出版。



4



5



1

2

为了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的罪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1995年7月举办了《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展览》，召开了“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学术研讨会。

1 2 中国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

3 1995年7月哈尔滨举办的揭露日军化学战展览的标题与前言。〔高晓燕摄〕

4 1995年7月在哈尔滨举办的揭露日军化学战展览海报。〔高晓燕摄〕



3



4



1

历史遗留的罪孽

——侵华日军化学毒气弹图片展

前 言

日本对化学毒气弹的研究，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着手进行的。1928年起，先后在广岛县大久野岛和神奈川县相模工厂研制。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了迅速实现其侵占和征服中国的野心，日本公然违反国际法准则，在战争中开始使用化学武器，甚至惨无人道地用中国平民和战俘做毒气效应实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在8年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日军使用化学毒气弹多达2000余次，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人数近10万人。1945年8月，日军在投降之际，为隐瞒其滔天罪恶，将大约200万枚未及使用的化学毒气弹，掩埋在中国境内或丢弃在江河之中，继续危害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环境，曾发生过多起日军遗弃化学毒气弹伤人事件。

2

■ 1 哈尔滨举办的揭露日军化学战展览大厅。〔高晓燕摄〕

■ 2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的“侵华日军化学毒气弹图片展”前言文字。〔高晓燕摄〕

为了研究日军毒气弹问题，中国研究者专程去日本大久野岛等地，调查日军化学武器研制生产情况，与日本同行进行交流。

1 中国学者在东京学术会议上作关于日军化学战的报告。〔步平提供〕



1

2 中国学者参加大久野毒气岛研讨会。〔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3 中日学者学术交流。〔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3

■1 中国学者在日本调查毒气生产。〔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教授（左）向中国学者赠送资料。〔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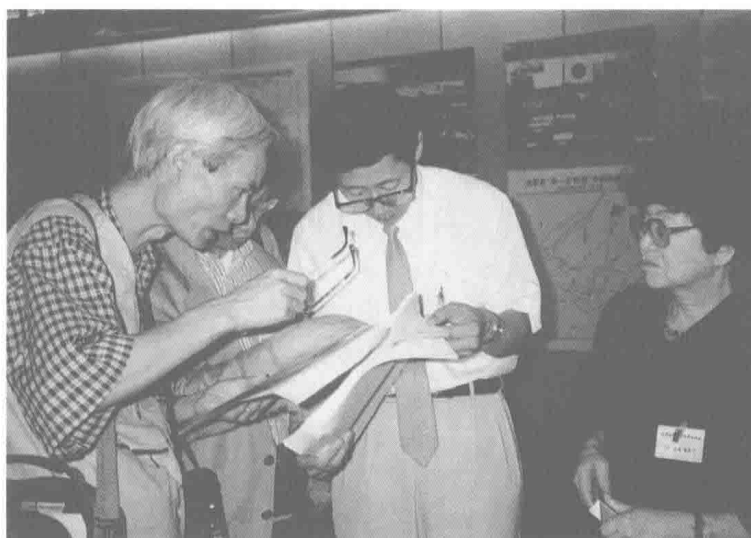


1

（二）日方的揭露

1. 用笔和纸揭露罪行

二战后在日本，不断有人提出日本军队的化学战责任问题。特别是大久野岛毒气工厂的秘密被披露后，有关团体和个人就开始了追究日本军队化学战责任的活动。但是一因日军的化学战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当时的许多文件、资料也作为军事机密处理；二因二战即将结束之际，日本军事机关大量销毁有关文件和资料，一部分被保存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的图书馆，作为机密不对外开放；三因还有一部分资料被运到美国，因为在东京审判时免于审判日军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这些资料一直保存在美国的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因此，追究日本军队化学战责任遇到极大的障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80 年代。使这种状态有重大改变的是几位日本学者：立教大学的粟屋宪太郎教授、中央大学的吉见义明教授，以及庆应大学的松村高夫教授等人，他们搜集日军化学战罪证，最早开始揭露其罪行。此后日本又涌现出一批化学战研究者。



2

毒ガス大阪展の開催にあたって

井上 清 (京都大学名誉教授)
毒ガス大阪展代表実行委員

いま、わが国では、支配政党の中央・地方の一部の幹部を先頭にして、大学教授やマスコミの一部も加わり、かつての日本の、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事実を否認し、查察する大キャンペーンがひろげられている。

彼らは、天皇の軍隊・皇軍が、中国をはじめ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で広げた大侵略戦争と無数の残虐行為を否認し、弁護する。彼らは日本の植民地とされている朝鮮・台湾をはじめ中国、その他の占領地から平和な民衆を日本に強制連行して奴隷労働に動員し、あるいは女性を皇軍の性奴隷としたことを否認する。それどころか彼らは、日本軍をアジア解放軍であったかのように描こうとさえしている。これは、過去の歴史を悔むだけのことでなく、現在、日本の支配者たちがアメリカと同様してアジア支配をめざし、新しい国策主義を復活させるつあることの表れでもある。この新軍国主義は、沖縄における米軍基地をアメリカの要求通りに維持し拡大するためには、沖縄住民の平和に生きる権利も健康も犠牲にする特別措置法の改定を強行した。私たちは、どんな形でも、日本の軍国主義の復活を許すわけにはいかない。この思想と決意を強固にするためには、私たちは歴史の真実をばり認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前の戦争が不正不義の侵略であり、侵略のために皇軍がどんな非道なことをしたかを確かな事実により明らかにせねばならない。そういう事実を明らかにする一環として、私たちはここに毒ガス展を開催する。

この前の戦争における日本軍の残虐行為の中でも、毒ガス戦が国際法違反であることは日本軍も政府も初めから十分承知の上で、敢えて行った。そしてその事実も、敗戦後も日本政府・軍部はひた隠しにした。アメリカ政府は、旧日本軍の毒ガス戦に関する知識・経験を利用するために、あえてこの事実を公表せず、毒ガス戦に関する資料をアメリカ国内に持ち去った。

しかし多くの誠実で勇敢な日本の研究者が、米軍の持ち去った資料をアメリカで発見し、また国内で残っていた資料を丹念に調査し、現在では国内における毒ガス製造の過程から、中国戦場各地での毒ガス使用、日本敗戦時、各地の日本軍の毒ガス弾薬、遺棄に至るまで基本的な事実を明らかにした。その成果に基づいて、ここに日本における毒ガス製造から、日本軍の使用の実態、敗戦時の処置に至る全貌を提示する。私たちは、この提示を一人でも多くの人々が見て、大日本帝国当時の軍部・支配層が何をしたかを具体的にばりりと認識し、反戦・平和の志を一層強くするのに役立てて下さることを切望する。

1

1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讲稿。〔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讲日军化学战问题。〔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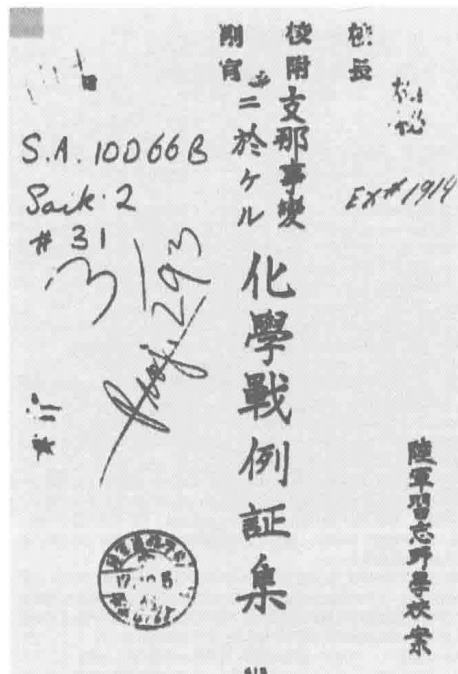
3 常石敬一参加了 1993 年中日共同调查哈尔滨岭，著书《化学兵器犯罪》。〔高晓燕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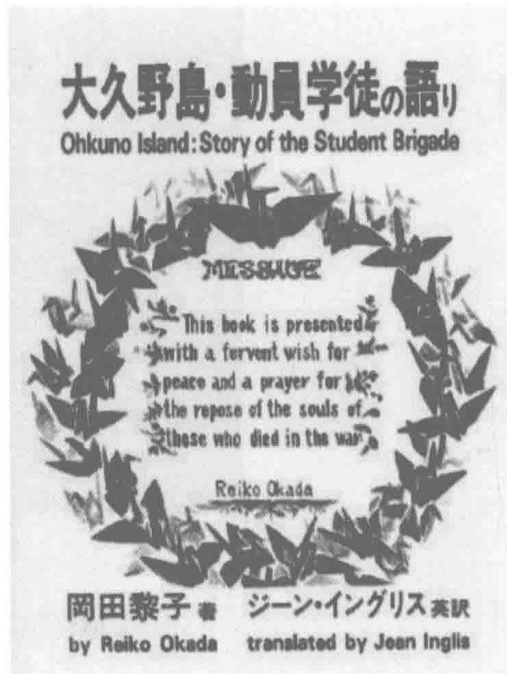
2



3



1



2



1 粟屋寛太郎教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了署名陆军习志野学校的《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成为日军进行化学战的铁证。〔陆军习志野学校，1942年〕

2 冈田黎子女士绘制的画册封面。〔高晓燕摄〕

3 作为“动员学生”在大久野岛毒气工厂工作过的冈田黎子女士，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绘画成书，给后人留下生动的一手资料。〔步平摄〕

2. 各地举办毒气展

1992年起，日本一部分和平进步人士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以及战后的责任，成立了七三一部队展实行委员会，开始在日本全国进行日本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展览。此时日本违背国际公约进行毒气战的罪行，已经引起社会相当广泛的注意。为了将问题进一步追查清楚，并以此为契机引导日本人民关注战后未解决的历史问题，他们又于1996年1月28日成立了以揭露日本毒气战罪行为目的的“毒气展实行委员会”。

实行委员会代表迟塚令二先生在成立会议上讲道：

搞毒气展就是要搞清楚日本政府总想不负责任，总想借口“问题已经过去”而逃避责任的问题。而且有必要让人们认清历史事实。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为首的诸位，在战场上直接参加了毒气战，但是已经高龄了。现在是从他们那里取得扎扎实实的证言的最后的时机了。固然有许多人至今还丝毫不认为使用毒气是不正常的，他们反而认为在全国举办“毒气展”是非常特殊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想鼓励他们把过去的事情讲出来，作为历史性的证言而保留下来，传授给今后创造社会的青年一代，以免出现青年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前辈们过去所做的事情而重蹈历史复辙。这也是为预防和扼制战争，为今后永恒的中日友好所迈出的第一步。

展览大纲：

第一部分 毒气兵器的历史（共10张展板）

- A. 毒气战的历史
- B. 化学兵器与国际法
- C. 日本的化学生产与毒气生产
- D. 毒气战的筹备及其体系——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习志野学校等

第二部分 毒气战（共15张展板）

- A. 作战——天皇负有战争责任
- B. 细菌战与化学战并行
- C. 杀害平民
- D. 人体实验
- E. 同中国人民的作战

第三部分 毒气武器的受害者及遗弃弹（共15张展板）

- A. 弃弹与被害人
- B. 大久野岛等毒气工厂的被害人

第四部分 历史的教训与通向友好的道路

- A. 沈阳、太原的军事法庭与东京审判中免于追究毒气战、细菌战责任问题
- B. 毒气受害人的调查与协助治疗、遗弃弹处理

1 日本研究日军化学战的学者筹办展览。〔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2 展览内容《日军毒气战年表》。〔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3 展览内容《日军化学战体制》。〔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C. 一定要废除核武器、化学武器与生物武器

揭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违背国际公约使用化学武器以及遗弃化学武器的展览于1996年9月10日在东京新宿区首次展出，这是在日本第一次将日本军队的化学战罪行公诸于世，所以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1

— 日本軍の毒ガス年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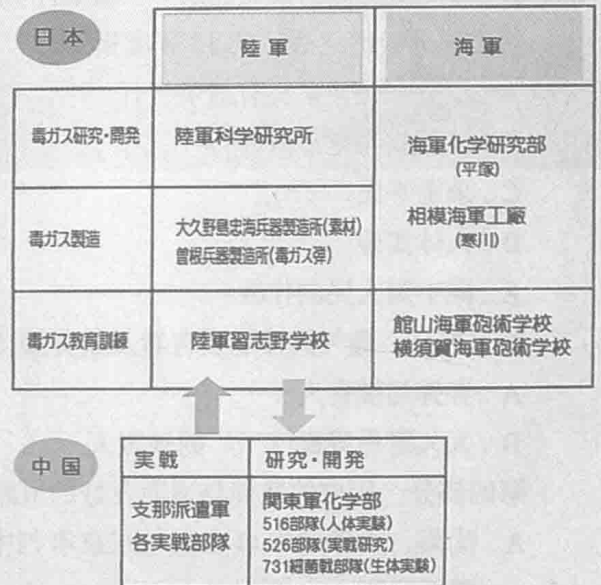
世界 (毒ガス関係)	(主要軍事関係)	日本 (毒ガス関係)
1899 「ハーグ条約」(毒ガス使用禁止宣言)	日清戦争	1894
1907 「ハーグ条約」(毒ガス使用禁止)	日露戦争	1904
1914-18 第一次世界大戦 (毒ガス大量使用 100万人死傷)	シベリア出兵	1918
1925 「ジュネーブ毒ガス議定書」締結 (毒ガス、細菌兵器の戦争使用禁止)	宇垣軍艦	1925
	台湾霧社事件	1920
	滿州事変	1931
	二・二六事件	1936
	日中全面戦争開始	1937
	太平洋戦争開始	1941
	日本敗戦	1945
	極東国際軍事裁判	1946
1950-53 朝鮮戦争		
1965 ベトナム戦争本格化 (アメリカ軍の枯葉剤使用)		
1972 「生物・化学兵器の禁止条約」調印	日中国交回復	1972
1974 中国軍艦江蘇省スズ毒、日本軍の毒ガス弾で35名重傷		
1980-85 イラク・イラン戦争 (イラク軍毒ガス使用)		
1990 国連軍縮会議で中国代表、日本に対し毒薬ガス兵器の廃棄を要求		
1993 「化学兵器禁止条約」締結 (明記に必要とした化学兵器の廃棄義務も明記)		
1997 4月29日 「化学兵器禁止条約」発効		

1937-45年の間、中国では2091箇の日本軍の毒ガス使用が確認され、9万4000人の死傷者を出したと、中国資料は伝えてい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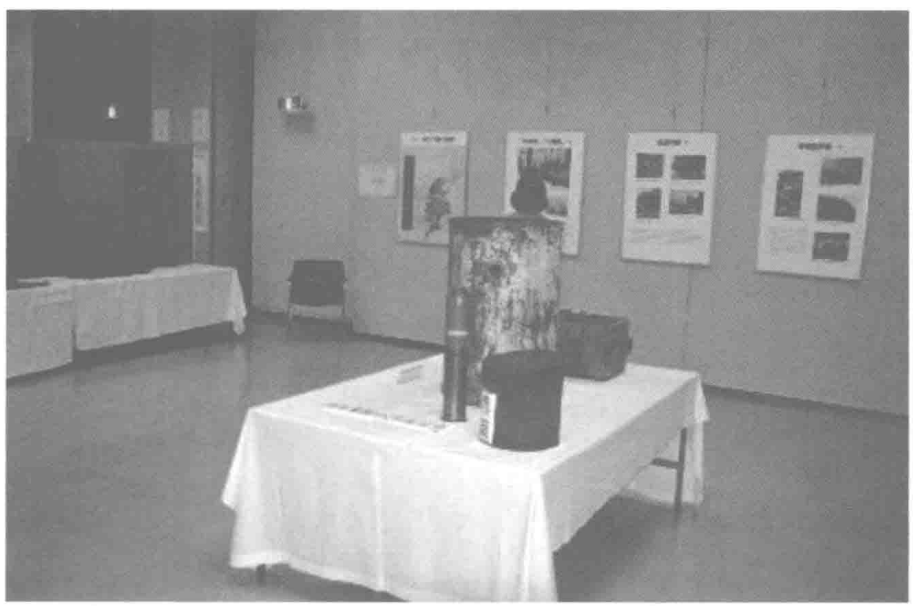
1945年以降、中国の毒薬ガスによる被害者は2,000人以上と推定されている。

— 日本の毒ガス戦体制 —

日本陸軍は1918年に「臨時毒瓦斯(ガス)調査委員会」を、翌年、戸山が原に「陸軍科学研究所」を設立、化学兵器の組織的研究を開始した。当時、日本は、ジュネーブ議定書に調印していたにもかかわらず、研究所の化学兵器開発計画を進めた。また、実地生産のため、1926年、陸軍参謀本部に「毒瓦斯(ガス)研究委員会」を設置し、1928年には大久野島で試験生産を開始した。1933年には毒ガス戦要員の教育と実地応用のための技術開発を目的として「陸軍習志野学校」を創設した。そして、日中戦争が激しくなるにつれて、組織はさらに有機的に拡大していった。



日本海軍の毒ガス戦体制整備の経緯については、パネル「海軍の毒ガス兵器生産基地—相模海軍工廠」を参照してください。



1 2 3 5 毒気展部分内容。〔日本 ABC 企画委員会提供〕

4 6 毒気展現場。〔日本 ABC 企画委員会提供〕

1 毒气展现场。〔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举行抗议活动，要求日本政府向亚洲谢罪。〔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3 中国研究者应邀赴日讲演。〔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1

这次展览在日本各地巡回举办，除了揭露日军的化学战罪行，还展出了有关战后遗弃毒气伤害中国人的事件，展览过程中一些日本和平友好团体举行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使日军在中国进行化学战和战后遗留问题在日本广为人知。



2



3



1

1 毒气展览会现场讲解。
〔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2 日本和平遗族会代表小川武满医生为了表示对中国毒气受害者的关心，双膝跪地为中国的毒气受害人治疗。
〔步平摄于1995年7月〕

3 原日本战犯证言活动：忏悔在中国进行化学战。〔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配合毒气展，日本“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组织侵华老兵对日军化学战提供证言。会长富永正三的书面发言中，列举了日本军队在汉口作战（1939年8—9月）、南昌作战（1939年3月）以及五台山作战（1943年）时使用毒瓦斯的事例，证实他所在的日军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二联队在1941年第二次长沙作战进攻湖北沙市时，发射了十几枚毒瓦斯弹，迫使对方后退。

绘鸠毅的证言：“在1942年5月到1945年6月期间，我驻在中国山东的新泰县。对于毒瓦斯，我虽然了解得并不多，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我们的大队在讨伐时，常常携带赤筒和绿筒。1943年3月，我们讨伐羊流店村，队长命令我们向村子里发射毒瓦斯弹，接着向冲出村庄的中国军人开枪射击……使用毒瓦斯是经常的。”

田村贞直在中国作为战犯被改造时，曾于1954年10月8日就使用毒瓦斯提供了证明，他说：“日本军队以前一直声明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也就是在撤退的时候才使用毒瓦斯，其实根本不对。1942年我被编入第五十九师团到中国作战，当时都是在包围了八路军所在的村子以后就开始发射毒瓦斯筒，这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犯罪。我现在对当年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感到特别的可耻，也十分内疚和忏悔。”

展览组织者发行了大量揭露日军毒气战的宣传品。



2



3

1 原战犯金井贞直在证言会上提供日军毒气作战的证言。〔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2 原战犯金子安次在证言会上发言。〔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3 毒气展实行委员会新闻。〔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1



2



3

二、对日诉讼

中国受害者提出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诉讼开始于1996年。黑龙江省的日遗毒气受害者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 要求造成原告和其家属陷入这种痛苦境地的日本国对原告做出有诚意的谢罪；2. 日本国对原告履行损害赔偿的责任；3. 对原告的医疗护理进行支援；4. 日本国政府把制造和使用毒气战的历史事实记入史册，保证再也不制造毒气（炮弹）危害世人。要求日本政府对被害人予以赔偿。

经过多年的法庭调查，中日双方学者、律师、民间和平团体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中国原告以无私、无偿地帮助。日本律师处于诉讼的最前线，他们作风严谨，不辞辛苦，多次到中国现场调查取证，为中国受害者进行法庭辩护。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先后在2003年5月15日和9月29日作出一审判决。5月15日的判决书中虽然承认日军曾大量制造毒气弹和中国原告深受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伤害的事实，但却不接受原告的诉讼请求。9月29日的判决则认定日本政府应承担责任，并应支付中国被告相应的经济赔偿款。但是被告方不服判决，已经又向二审法院提出了上诉。目前，仍有诉讼在进行中。



中国受害者与中日正义的律师、后援团体在日本的诉讼活动。〔新华网新闻中心，<http://www.xinhuanet.com/newscenter>, 2003年〕



1



2

1 诉讼宣传：中国齐齐哈尔毒剂受害者李国强在日本。〔《没有记录的岛》，2006年第11号〕

2 中国受害者原告之一、来自黑龙江的张岩。〔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经过多年的努力，2003年9月29日，终于第一次看到了胜利的曙光。日本东京地方法庭当庭判定：日本政府对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有“不作为”的责任，判决赔偿13名受害人共1.9亿日元。对于这一喜讯中国受害者百感交集。



1

■1 一审胜诉后，中国受害者李臣（左）等手里拿着逝者的照片，告慰他们。〔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为中国毒气受害者打官司的辩护团团长。〔小野寺利孝：《平顶山事件八十周年纪念仪式的致辞》插图，《中归连》第 51 期，2012 年 12 月，第 46 页〕



2

然而，日本政府拒不服从该判决，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进行百般抵赖和狡辩，其主要观点有三：一、以前日本政府说毒弹在中国领土上，他们没有办法，现在说毒弹是否是日本的还有待判别。二、当时苏军无视日苏友好条约，突然袭击满洲国，日军在匆忙中投降，顾及不到有意、有计划地埋藏毒弹。三、法律时效问题，法律上 3 年后就不生效。

这些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大量历史资料可以证实毒弹就是日军留下的。近年日本方面也多次派专家前来进行调查，经鉴定，确认是日本制造的。其次，战败之际，日军是接到上级命令进行遗弃和掩埋的，是有组织的；苏军出兵东北是在 8 月 9 日，而日军真正投降是在 15 日，有的地方 20 日后才解除武装，所以并不是来不及掩埋。另外，日本政府提出的时效问题更是荒谬，因为他们明知毒弹埋在中国，危险持续至今，不存在时效问题。

2007 年 8 月 18 日，东京高等法院审判长小林克己在判决中认定了侵华日军在中国遗弃毒气和炮弹的事实，但以日本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即可防止受害事件发生的必然性不成立为由，推翻东京地方法院做出的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原告进行赔偿的一审判决。

1 原告团手持横幅抗议法院的不公正判决，表示要继续上诉。〔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2 原告律师手持“承认事实”条幅在抗议政府对遗弃化武伤害的不负责任。〔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3 原告团的中日双方律师抗议活动。〔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提供〕



1



2



3

此后，又有多起日军遗留毒剂伤害事件的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诉讼。2007年吉林敦化的两名儿童的毒气受害案和齐齐哈尔“八·四事件”毒气受害等案件也都上诉到东京地方法庭。

在诉讼过程中，日本律师以“什么是毒气受害”为题，从医学的角度陈述意见：糜烂性芥子气、路易氏气易于侵入体内，致人体细胞坏死，改变或破坏DNA，并随血液波及全身。路易氏气是毒性很强的砷化合物，作为糜烂剂其作用会持续刺激呼吸系统，进而出现全身性中毒。齐齐哈尔事件的毒气，是日军为了防止毒气冻结，在寒冷“满洲”东北部使用的凝固点低的路易氏气与芥子气的混合剂。受毒气侵害的身体，一是呼吸系统，二是皮肤，三是眼部，造成造血机能和免疫力下降。毒气还对神经系统、心肌功能、消化器官等产生影响，致使各种癌症发生。毒气受害者因健康受到损害，难以就业工作，陷入经济恶化的恶性循环。律师言词尖锐地指出：日本政府应尽早确立受害者医疗机制和生活保障制度。

原告与律师团针对所有的日本军遗弃毒气受害问题，要求如下的全面解决^[1]：

1. 在中国国内的遗弃毒气武器导致的事故，对于其受害者，日本政府要承担责任，诚挚的道歉；
2. 赔偿受害者；
3. 对于受伤致残的受害者，进行医疗救助等的支援；
4. 真诚对待处理遗弃毒气武器造成的环境破坏；
5. 迅速撤去遗弃毒气武器；
6. 收集和公开日本制造、配备、使用毒气武器的事实，日本政府承担责任，并研究查明，告知中国政府；
7. 把在日本制造、配备、使用毒气武器的事实，通过建设资料馆等事业活动，给未来留下记忆。

诉讼道路曲折漫长，尽管赔偿诉讼还没有获得最终胜诉，但是诉讼对于促进日本对于战争责任认识和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是有意义的。诉讼过程本身已经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对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行进行了有力反击。担任“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赔偿要求日本律师团”团长的尾山宏认为，中国受害者有向日本国要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权利是以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私法为基础的。

[1] 长谷川顺一：《支持毒气审判和毒气受害者的活动报告》，中国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哈尔滨报告会，2009年12月5日，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主办。



第五章

清除毒患任重道远

关于具体销毁地点、销毁设施的建设等问题，将由两国政府协商确定。关于进行销毁作业时所遵守的有关环境标准，两国政府商定，原则上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双方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监测。关于销毁对象、销毁规章及销毁期限，两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协商确定。

四、两国政府商定，将选定在销毁效果、安全及环境方面充分可靠、成熟的销毁技术，具体销毁技术的种类将在中日联合工作组双方专家充分研究、论证后，以确保透明性和公正性的方法最终加以确定。

五、销毁过程中万一发生事故，两国政府将尽快就此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日方将为给予必要补偿采取双方满意的措施。中方将对日方的措施给予适当合作。等等。

国际组织也多次强调日本作为弃置方应负起销毁责任，并清除所造成的后果。

1 历史上国际社会制定的各种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8—13页〕

2 化学武器是国际社会明文禁止的战争武器。〔军事天空网，http://www.7611.org/thread-73977-1-1.html，2013年5月〕

3 4 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百度图片 http://image.baidu.com/，2013年5月〕

禁止化学武器国际公约

- 1899年 第一次海牙公约：禁止使用以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气体为唯一目的的投射物。
- 1907年 第二次海牙公约（关于陆战法规公约）：禁止使用毒剂，撒毒兵器以及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投射物和其他物质。
- 1919年 布鲁塞尔条约：禁止德国制造、贩卖、使用及向其输入毒气。
- 1922年 华盛顿协约：禁止制造和使用窒息性、中毒性气体以及类似的液体或材料。
- 1925年 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或中毒性的气体，以及一切与之类似的液体和其他物质。

1



2

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1925年6月17日 于日内瓦
同日 签署
1928年2月8日 生效

各国全权委员会以本国政府名义，
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气体、有毒气体及类似性质气体、液体、物质及方案理所当然地为文明世界的舆论所谴责。
禁止使用上述手段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其作为当事国的各条约中宣布。
为使这一禁止成为公正地约束各国良心及行动的国防法的一部分而被广泛地承认。
宣言如下：
各缔约国（包括尚未成为前述禁止使用条约当事国的国家）承诺这一禁止，而且同意将这一禁止适用于细菌学性质的战争手段，并同意依该宣言之条文相互约束。

.....

3

【颁布日期】1925.06.17
【实施日期】1928.02.08

在下面签署的各全权代表以他们各自政府的名义：
鉴于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的、有毒的或其它的气体，以及一切类似的液体、物体或一切类似的方法，已经为文明世界的公正舆论所谴责；并鉴于在世界上大多数
多数国家参加的条约中已经宣布禁止其使用；为了使这项禁令成为公认的对国际良知和实践具有同样约束力的国际法一部分；
宣言：
各缔约国如果不是禁止这种使用的条约的缔约国，应接受这项禁令，并同意将这一禁令扩大到不得使用毒剂作战，以及同意根据本宣言
的条款
在缔约国之间相互约束。

各缔约国应尽最大努力促使其他国家加入本议定书。加入应通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由后者通知所有签字国和加入国，并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通知之日起生效。

本议定书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应尽速予以批准，并应载明本日
的日期。
本议定书的法文本和英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应尽速予以批准，并应载明本日的日期。
本议定书的批准书应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并由该政府将批准书的文存立即通知每一签字国和加入国。
本议定书的批准书和加入文件应保存在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档案库内
本议定书在每一个签字国向其批准书文存之日起对该国生效，此后，该国间已文存批准书的其他国家之间即应受其约束。
各全权代表在本议定书上签字以资证明。
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签订，共一份。

digitalsphery.com

4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全称《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1992年11月3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翌年1月13~16日在巴黎开放签署。至1997年4月有165个国家正式签署，其中89个国家批准。同年4月29日生效，无限期有效。中国于1996年12月30日批准，翌年4月26日向联合国交存批准书。公约包括24条正文和3个附件。主要内容是：①禁止缔约各国发展、生产、获取、拥有、转让和使用各类化学武器。②缔约国在公约生效后30天内递交是否拥有、转让或接受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的详细情况报告，90天内关闭化学武器生产设施，1~2年内开始销毁所有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10~15年内销毁完毕。③缔约国须在每年度销毁开始前60天提交化学武器销毁计划，销毁结束后60天报告销毁执行情况，国际核查组织在销毁后30天核查销毁情况。④公约生效后30天内，缔约国必须申报其用于研究医疗、药物和防护目的或其他公约未禁止之目的生产、转让或获取公约规定数量的各类有毒化学品的情况；各类有毒化学品合计数量不得超过一吨，并须每年申报一次；不得将除毒剂、防爆剂等化学物质用于战争目的。⑤在别国遗留有化学武器的国家须承担销毁其遗留化学武器的责任。⑥在荷兰海牙设立指导、监督和促进公约实施的国际机构，包括由所有成员国组成的国际会议、由41个成员国组成的“执行理事会”和“技术秘书处”。该机构派出的核查小组有权对化学工业各个层次、民用或军事、已宣布或未宣布的设施进行检查，包括随时对任何地点进行“质疑核查”。如发现违反公约，执行理事会可要求成员国予以纠正、给予惩罚或制裁；如情况特别严重可提交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处理。国际化学武器裁军经过了曲折而漫长的历程。

1874年签订的《布鲁塞尔公约》首次写入“禁止使用毒物或染毒武器”条款。1899年签署的海牙第2公约附件和第2宣言重申了上述规定。1925年签署的《日内瓦议定书》把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作为国际法公认的准则确定下来。但是，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仍在不断研制发展并屡屡在战争中使用，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成为世界裁军谈判中的优先议题。60年代初，十八国裁军委员会正式开始讨论禁止化学武器问题。当时，由于东西方严重对抗和技术上面临诸多困难，谈判进展缓慢。直到1984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才提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草案。苏联解体、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化学武器裁军谈判出现突破性进展。1992年9月，公约最后定稿，并经第47届联合国大会正式通过。该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全面禁止、彻底销毁一整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多边条约，也是第一个规定了严格核查制度的裁军条约，其中的“质疑核查”具有较强的入侵性。但该公约未规定禁止化学武器研究，未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发展民用化学工业等正当要求和合理主张，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规定也有失平衡。中国一贯赞成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加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1993年1月13日，钱其琛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公约上签字，并向公约保存人、联合国秘书长加利递交了中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公约为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化学武器及其生产设施的目标奠定了国际法律基础，中国支持公约的宗旨、目标和原则；公约的宗旨、目标和原则应得到严格遵守，关于质疑核查的规定不得被滥用，不得损害缔约国及与化学武器无关的国家的安全利益；在外国遗留化学武器的国家须切实履行公约的有关规定、承担销毁这些化学武器的义务；公约应切实发挥促进化工领域和平目的的贸易、科技交流与合作的作用，任何与之不符的有关出口控制应予废除。（王洪钧）

版权所有 红色太行工作室

1 1993年签订新的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红色太行网，<http://www.hsth.org/>，1999年8月〕

2 1999年中国和日本签署《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九一八爱国网，<http://www.china918.cn/>，1999年8月〕

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

一、两国政府通过多次联合调查，确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大量的旧日本军遗弃化学武器。对已确认及今后确认属于旧日本军的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日本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诚实履行作为遗弃缔约国承担的义务。

二、日本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销毁旧日本军遗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化学武器。在进行上述销毁时，日本国政府将遵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核查附件第四(B)部分第15款规定，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它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销毁提供适当合作。

三、日本国政府确认，在进行上述有关销毁作业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最优先确保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及人员安全。在此基础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销毁。

关于具体销毁地点、销毁设施的建设等问题，将由两国政府协商确定。关于进行销毁作业时遵守的有关环境标准，两国政府商定，原则上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双方将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监测。关于销毁对象、销毁规章及销毁期限，两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协商确定。

四、两国政府商定，将选定在销毁效果、安全及环境方面充分可靠、成熟的销毁技术，具体销毁技术的种类将在中日联合工作组双方专家充分研究、论证后，以确保透明性和公正性的方法最终加以确定。

五、销毁过程中方一旦发生事故，两国政府将尽快就此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日方将为给予必要补偿采取双方满意的措施。中方将对日方的措施给予适当合作。

六、两国政府确认，有关今后销毁工作的计划、实施、运营等问题，将通过中日联合工作组等渠道协商解决。

七、两国政府确认，将继续就销毁工作中存有分歧的问题进行磋商。

八、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工作自本备忘录签署之日起实施。如对本备忘录内容需要修改或补充，可在双方同意之下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签字)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谷野作太郎(签字)

1999年7月30日于北京

1 销毁化学武器备忘录。
〔九一八爱国网, http://www.china918.cn/, 2003年9月〕

2 2000年5月3日, 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副总干事在国际会议上指出: “日本作为弃置方应负起销毁责任, 并清除所造成的后果”。〔《人民日报》, 2000年5月4日〕

3 2003年国际《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首届审查大会召开, 敦促有关国家遵照国际公约尽快销毁化学武器。〔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 2003年5月〕

为对我们先辈追讨正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

2003-0-13 14:25:16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KJAK/130690.htm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国际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就中日联合声明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并根据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生效的《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以下简称《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有关规定, 认识到尽快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的紧迫性, 就此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 一、两国政府通过多次联合磋商, 确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存在大量的旧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对已确认及今后确认属于旧日本军的化学武器的销毁问题, 日本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切实履行作为遗弃方的国际义务。
- 二、日本国政府将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销毁旧日本军遗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化学武器。在进行上述销毁时, 日本国政府将遵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附件四(B)部分第1款规定, 为销毁遗弃化学武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金、技术、专家、设施及其它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对销毁提供适当合作。
- 三、日本国政府确认, 在进行上述有关销毁作业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 最优先确保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及人员安全。在此基础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销毁。
- 四、两国政府商定, 将选定在销毁效果、安全及环境方面充分可靠、成熟的销毁技术, 具体销毁技术的种类将在中日联合工作组双方专家充分研究、论证后, 以确保透明性和公正性的方法最终加以确定。
- 五、销毁过程中一旦发生事故, 两国政府将尽快就此进行协商, 在此基础上, 日方将为给予必要补偿采取双方商定的措施。中方将对日方的措施给予适当合作。
- 六、两国政府确认, 有关今后销毁工作的计划、实施、运营等问题, 将通过中日联合工作组等渠道协商解决。
- 七、两国政府确认, 将继续就销毁工作中存存分歧的问题进行磋商。
- 八、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工作自本备忘录签署之日起实施, 如对本备忘录内容需要修改或补充, 可在双方同意之下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日本国驻华大使馆
部长助理神谷金次郎
王毅 谷野作太郎
(签字) (签字)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日于北京

1

2000年5月4日 第3版 人民日报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副总干事指出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执行取得进展 日本应销毁日军弃置在华化学武器

新华社新加坡5月3日电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副总干事约翰·吉3日在此间举行的执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2000年地区论坛发表开幕讲话时指出, 这项公约生效3年来, 有关落实工作取得良好进展。

约翰·吉说, 迄今已有135个国家在公约上签字并批准了这项条约, 成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员国。

谈到化学武器储存和销毁的核查问题时, 约翰·吉说, 世界上储存化学武器最多的美国和俄罗斯已置于公约核查和销毁的条款管辖之下。除4个国家外, 其他成员国都已按公约规定提交了各自的初始报告。初始报告中确认的840万发化学弹药已有120万发被销毁, 7万吨化学武器原料已有4000吨被销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对340个地点进行了700次核查。

约翰·吉说, 从军事角度来看,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落实工作进展良好, 令人鼓舞。但由于英国等国迟迟没有呈交初始报告, 核查工作没有实现预定的指标。他指出, 美国有2000个地点和设施需要核查, 但到今年4月28日, 美国才提交了报告的第一部分。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于1992年达成并于1997年4月正式生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于1997年5月成立。

新华社新加坡5月3日电 (记者朱佩都)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副总干事约翰·吉3日在这里重申, 日本政府应负责销毁日军在二战期间侵略中国时弃置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并清除其造成的后果。

他说, 中国已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报告日军在二战期间侵华时大量使用和弃置化学武器。日本政府对日军在中国弃置化学武器也供认不讳, 并承认有责任销毁这些化学武器。他说, 日本作为弃置方应负责销毁这些化学武器并清除所造成的后果。

2

人民网 people
www.people.com.cn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首届审查大会海牙开幕

新华社海牙(荷兰)4月28日电(记者 冯坚)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一届审查大会28日在荷兰海牙开幕。会议将审议缔约国在过去8年中执行公约的情况, 并就如何更有效地执行公约进行讨论。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普菲尔特在开幕式上敦促缔约国政府加大对公约的支持力度, 进一步完善立法, 以保证公约得到切实、完全和认真的执行。他说, 公约是否得到认真有效的执行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只有每个国家都不制造、转让和使用化学武器, 世界和平才能得到更好保障。

普菲尔特强调, 作为独立的国际组织,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进一步争取联合国的支持与配合, 并希望与联合国反恐委员会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普菲尔特说, 当今世界充满不稳定因素, 认真和彻底执行公约可以减少危险, 但这需要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做好准备, 以迎接未来挑战。他还表示, 他将尽最大努力让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在保障国际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这次为期12天的审查会议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举办。会议将首先进行大会讨论, 然后在讨论基础上发表《政治宣言》和《会议结论》两个文件。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于1997年5月宣布成立, 总部设在荷兰海牙, 其宗旨是确保《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执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审查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 目的是对公约执行情况审查, 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磋商和规划。

来源: 新华社 2003年4月29日

3

一、吉林哈尔巴岭毒弹的考察挖掘

东北是日军侵华的战略基地，大量化学武器集中在此，东北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的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占全部遗留化学武器的半数以上。

鉴于战后中国民众受害较多，曾进行了初步清理和深埋处理。1953年11月2日，吉林省政府转发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关于敌伪遗留东北地区各种毒气弹问题》的联合命令，同时鉴于敦化县日遗毒弹集中，决定全省境内所有的日遗毒气弹在敦化县处理。12月起正式开始处理毒气弹。根据中央二机部第二局安全技术处指示“以深埋为佳”的原则，采取挖坑深埋的方法。按照以下原则选择深埋地点：

- (1) 三四十年来不被利用从事基本建设的地点；
- (2) 不是河流水源的地点；
- (3) 不是产矿区的地点；
- (4) 离人烟较远，在三公里内无居民打井饮水的地点；
- (5) 比水平地面较低的地点；
- (6) 能通行车辆便于运入炮弹的地点。

深埋的方法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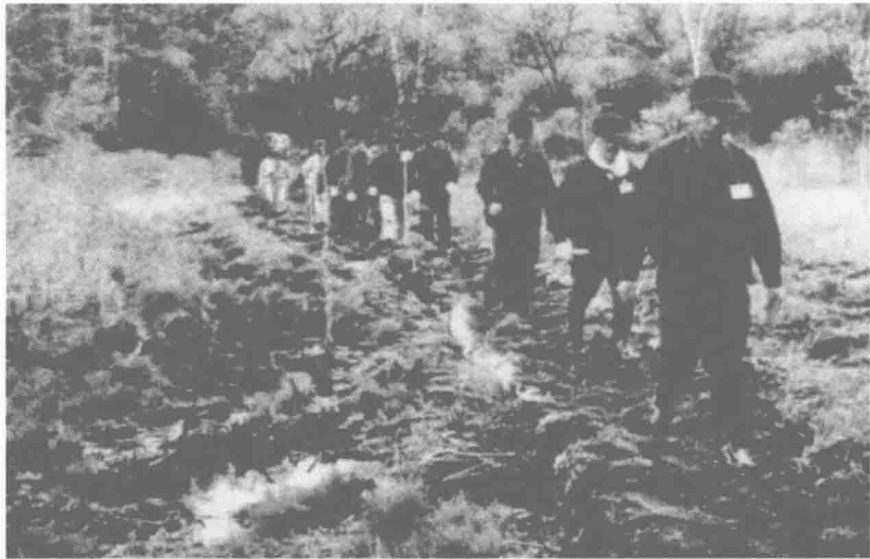
- (1) 趁冬季泥潭结冻能通行车马时进行；
- (2) 用炸药崩成六米以上的深坑，埋弹量不限，弹上覆土五米，覆土不得高出地面……深埋后绘制了埋毒气弹地区的地图；在埋藏地点周围做出标记；通告当地政府和附近居民，在埋毒气弹周围三公里以内不准打井饮水，四十年以内不准挖掘。

敦化县废毒弹处理委员会根据上述要求，选定哈尔巴岭为毒弹埋藏地点，将敦化县哈尔巴岭四棵杨树处作为毒气弹埋藏处。

然后组织 200 多名民工昼夜苦干，分类进行毒弹包装：根据毒弹废损程度分为三个等级：甲种为好弹，外部良好，口螺结合紧密，无漏毒者；乙种弹体吃土较久，部分破坏，有出毒现象；丙种为危险品，弹体较坏，毒气外溢者。包装的箱子是利用六二三厂的废箱子，里面衬上锯末子防止串动和流出液体。1954年4月间装满毒弹后封顶，坑顶覆土3米左右，然后在坑的四角立了四个石碑，碑上刻着“日遗毒弹埋藏处”，这就是一号坑。其后1954年11月17又挖了一个二号坑，把第一次埋藏后陆续搜集到的毒弹放入坑中。当时只占坑的四分之一，先

用土简单覆盖，以后历年将发现的毒弹埋入坑中，又从沈阳、梅河口、集安、保康运来五车皮废毒弹，也埋入该坑。其中有毒弹、燃烧弹及不明标记的废弹。在此之后，又挖了第三个坑，埋藏陆续发现的毒弹。

备忘录签署后，中日双方对吉林哈尔巴岭多次进行联合调查，在中国 20 世纪 50 年代进行初步掩埋的基础上，进行逐枚挖掘、回收。由于进展缓慢，在 2005 年 12 月 7 日，日本政府对中日两国共同开展的回收、处理侵华日军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问题基本确定方针，将 2007 年 4 月的处理期限延长 5 年，至 2012 年 4 月。^{〔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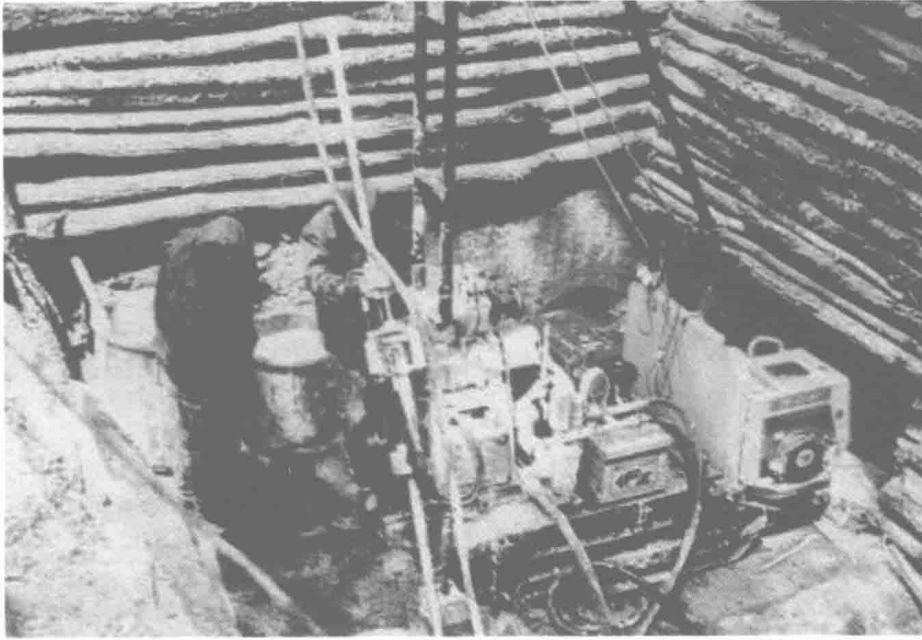
哈尔巴岭考察。〔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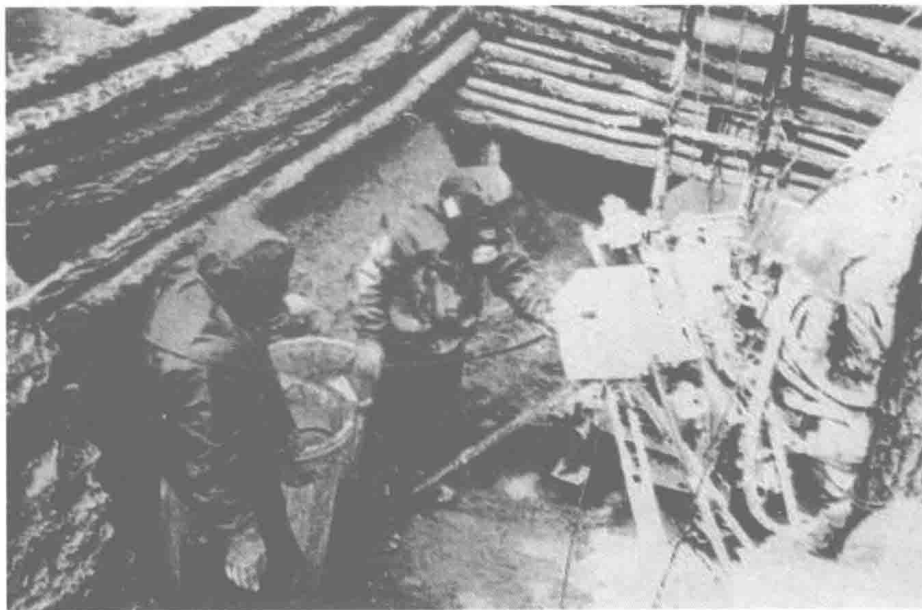
挖掘处理毒弹。〔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1〕 共同社 2005 年 12 月 7 日报道。

1 2 3 挖掘处理毒弹。
〔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
<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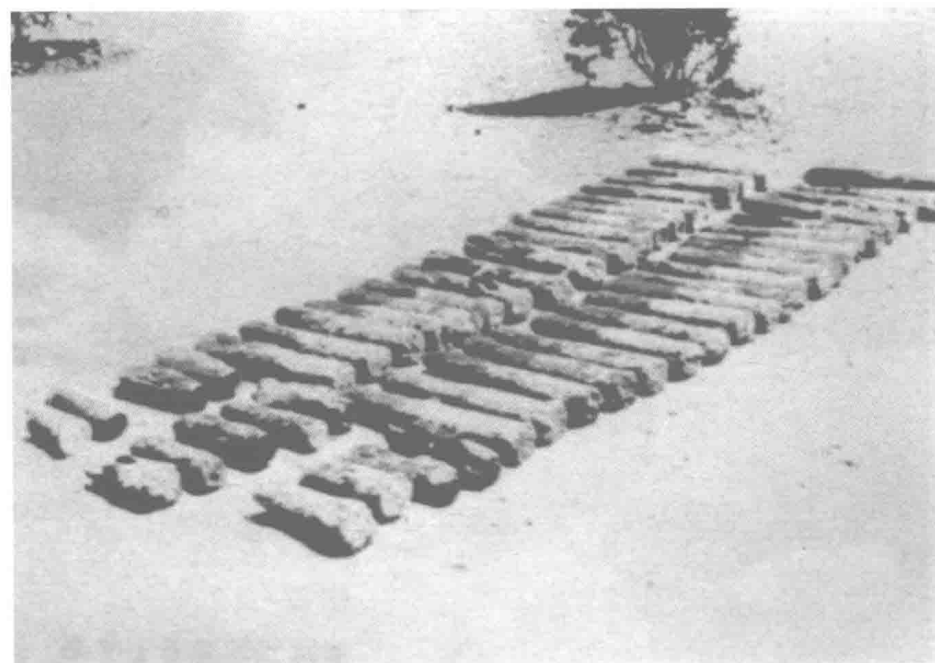
1 2 3 锈蚀的毒弹。
〔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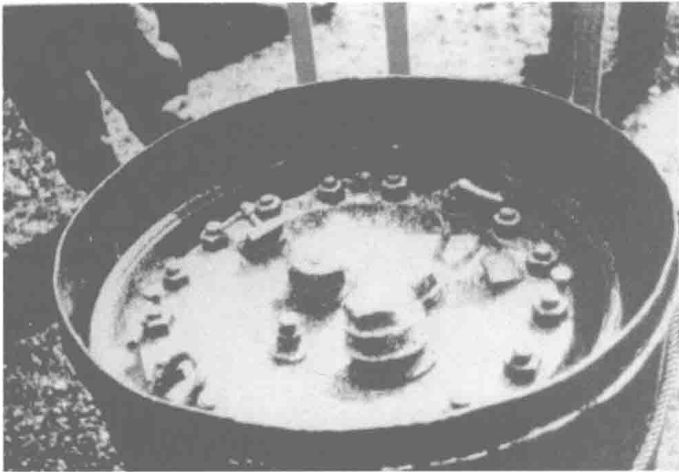
3



1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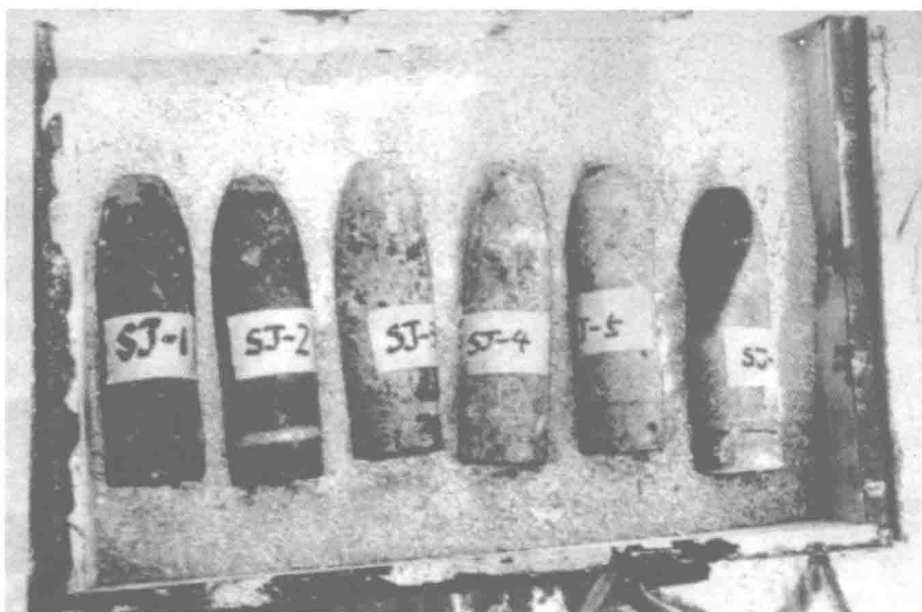
6

1 2 3 4 5 6
日军遗弃的毒罐。〔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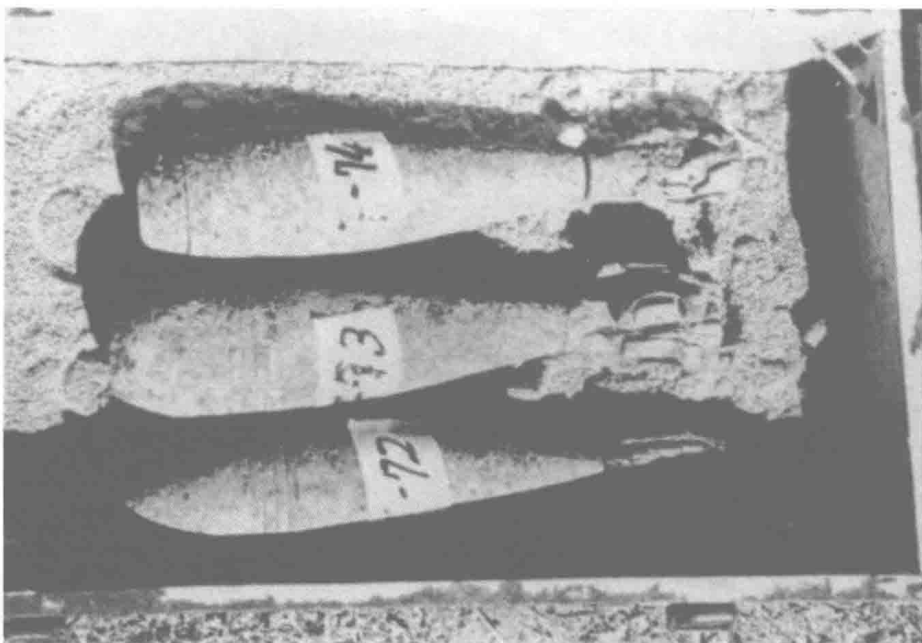
1 2 3 日本研制的各种毒弹。〔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ku.html>〕



1



2



3

1 2 3 研究者考察日本遗弃的化学武器。〔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1



2



3

1 2 3 考察中。〔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4 毒弹装箱。〔照片来源：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o.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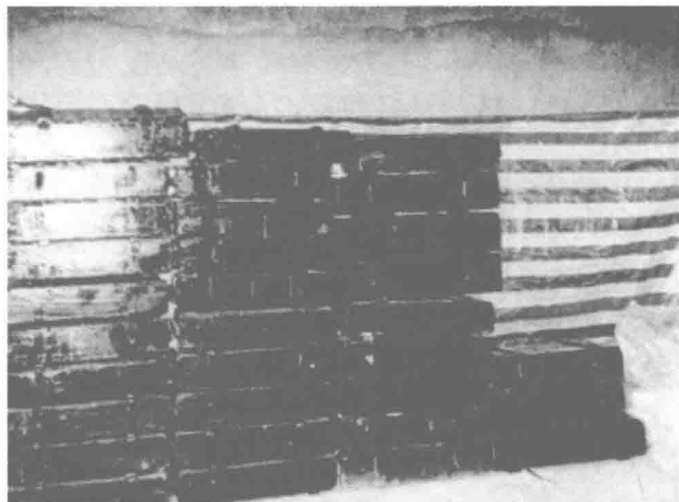
1



2



3



4

时至 2007 年末，日本销毁在中国化学武器的工作仍没有实质性进展，在此期间又有毒气伤害事件相继发生，齐齐哈尔“八·四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更为关注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日军遗弃化学毒气弹问题。中国政府多次照会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遵守国际公约和中日两国的规定，拿出诚意，以负责任的态度，把遗弃化武问题当作一个重要的战争遗留问题积极处理好。

二、南京的毒剂销毁

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主要在东北地区，华中华南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遗留。在战争期间，日军在南京曾设立过规模庞大的日军毒气武器工厂，战后发现了一些遗弃化学武器。

2010年9月1日，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启动仪式在南京郊外举行。日本内阁府副大臣平冈秀夫代表日本政府宣布正式启动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组织代表、技术秘书处特别项目办公室主任克日什托夫·帕图雷伊应邀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中日两国有关主管部门代表及江苏省有关领导应邀参加。

日本政府在中国南京设立首个处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销毁的设施，启动销毁进行，标志着处理遗弃化武工作由挖掘回收进入销毁的实质性阶段。这对日中两国来说具有深远意义。因为南京的化学武器相对较少，使用的销毁设施属于移动性的。南京市的处理设施由神户制钢所建造，将处理在南京等地回收的毒气筒等3.7万枚化学武器。项目总费用约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84亿元），由日本政府承担。



南京化学武器弹发掘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http://www.cao.go.jp/acw/cn/jigyō.html>〕

■ 1 在南京某地发现的化学毒弹。〔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 <http://www.cao.go.jp/acw/cn/jigyoku.html>〕

■ 2 ■ 3 专家正在南京现场处理化学毒弹。〔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网站, <http://www.cao.go.jp/acw/cn/jigyoku.html>〕



1



2



3

三、彻底销毁遗弃化学武器任重道远

二战将近结束 70 年，日军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已经严重锈蚀。2010 年南京进行销毁化学武器后，石家庄等地的少量销毁工作相继进行。为了对后续销毁日遗化学武器工作作出妥善安排，中日两国政府有关部门自 2011 年 9 月以来“就有关问题举行了多轮磋商。双方最近就签署有关备忘录达成共识。日方承诺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销毁期限——即 2012 年 4 月 29 日后继续根据公约诚实履行遗弃缔约国义务。中方对日方无法按期完成销毁深表关切。双方制订了销毁计划，对今后销毁日遗化武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并设定了完成有关工作的相应目标时限”。^{〔1〕}

在 2012 年 2 月 14 日召开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第 67 次执行理事会期间，中日两国代表共同向执理会提交了关于销毁计划的报告。执理会通过了有关逾期问题的决议，日方承诺在 2012 年 4 月 29 日后继续按《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要求履行遗弃国承担的义务，并在国际监督之下，尽早完成日遗化武的销毁工作。日本外务省 16 日宣布，日中两国政府决定将日军在华遗留化学武器的处理期限延长 10 年，已获得了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的同意，将争取在 2022 年底前处理完毕。

时至今日，当年侵华日军遗弃在我国境内的化学毒气弹远没有解决，造成的毒气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根据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已开始着手进行销毁化学武器的准备，并由日本方面出资，在中国境内建设遗弃化学武器托管仓库。把各地发现、挖掘出来的化学武器收集起来，委托中方进行封闭管理、特殊存放。目前，中国各地陆续设立了哈尔滨、齐齐哈尔、沈阳、吉林敦化等数个托管库，将已经发现的日军遗弃化学武器进行封存，将大量的化学武器处于“安全保存”阶段，等待最后的处理。期待中的哈尔滨巴岭销毁工厂尚未建立完成。同时还存在着没有被发现的毒弹、毒剂隐患，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十分严峻。

〔1〕 共同社 2005 年 12 月 7 日报道。

■ 1 齐齐哈尔的毒气处理地。
〔王铁静主编：《目击“八·四”
事件》，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5年1月版，插页〕

■ 2 日方专家在封存毒弹现场。
〔王铁静主编：《目击
“八·四”事件》，插页〕

■ 3 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齐齐
哈尔托管库。〔王铁静主编：
《目击“八·四”事件》，
插页〕



1



2



3

日本一些民间和平友好团体非常关注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销毁。日本ABC企画委员会非常关注日本销毁在华化学武器问题，他们除了来中国考察、慰问中国受害者外，还在国内推动销毁的进程，到日本内阁府与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进行询问，并将结果公诸于世。还组织各种活动，敦促日本政府加快销毁进程，负起遗弃化学武器的责任。

731部隊・毒ガス展の開催
未決の戦争責任を追及する

第97号
2013年12月

ABC企画NEWS

Atomic (核) Biological (生物) Chemical (化学) 兵器に反対する
編集・発行：ABC企画委員会 〒187-0045 東京都小平市学園西町1-22-15F
TEL/FAX：042(348)1127 (月・木曜以外留守) 郵便番号：00140-7-59255

～ ツアーで訪れたジャムス事故現場の観察を踏まえて ～

内閣府・遺棄化学兵器処理担当室と質疑応答

12月19日午後、前回の5月に続き、今年2回目の会合を行った。事前に当方が提出した質問・要望書にたい、以下の質疑を行った。

移動処理の進行 中国各地の処理は気候条件により南部と北部に分かれ、南部の最初、南京は昨年6月に3万6000発の処理が完了。その後廃棄物の処理を進めてきたが、残留ヒ素の最終処理問題が未解決（後述）たいで武漢の処理が現在進行中。次の広州では、処理地の環境整備にやや手取っている。北部は寒冷地のため冬期の作業は中断されるが、今年5月着手した石家荘の約1500発の処理が来年度には完了の予定。次の哈爾濱はかなり大量の処理が予定されているが、処理地の選定など日中協議中だ。

ハルバ嶺の進行 遺棄毒ガス弾が最も大量に集積されているハルバ嶺は、発掘・回収と新規技術を導入した機会による試験処理が並行して着手されたが、発掘が進むにつれて通常弾が意外に多く、毒ガス弾約40万発の推定は下がる可能性があるようだ。

今後の計画と見直し 2012年2月に再

延長された条約申請で処理期限が緩和され、移動処理は5年間、ハルバ嶺は10年間を目標に処理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が、南部、北部に回収・保管された約5万発の移動処理はともかく、ハルバ嶺の計画は未定だ。

今後の見直し・回収問題 吉林省の蓮花池、黒龍江省のジャムス等現在調査中の地点には夫々の問題があるが「掘ってみなければわからない」「回収保管されたものを無難に処理するのが我々の役目」との発言に、官僚意識、戦争責任の欠如を感じる。発掘回収こそ大きな問題が懸念されている。ABC企画委員会は、9月のスタディツアーでジャムスの松花江事故現場を観察、被害者と共に状況を具体的に観察した。（例えば、事故があった松花江

目次	
■：遺棄化学兵器処理担当室と	・・・P1～2
■：中国の毒物の歴史	・・・P2～3
「毒報」 黒龍江省社会科学院・高麗英	
■：健全な精神化を促す安眠とその一環	
「毒報」 山根彰	・・・P9～4
■：70年過ぎても、毒ガスで死傷	・・・P5～6
■：情報公開訴訟に支援を知らせて	・・・P7～8

化学兵器の廃絶に向けて

まず保有大国から徹底廃棄を

1997年、化学兵器禁止条約が発効した。この禁止条約は、1925年のジュネーブ議定書でも禁止された化学兵器を使用することはもちろん、研究開発から、製造、保有も禁止し、原料も規制して、査察団による監視機構を設け、化学兵器の完全な廃絶を目指している。保有の禁止と関連して、他国に遺棄した化学兵器は、持ち込んだ国が責任を持って廃棄処理することも規定した。中国側の発表で200万発、日本側の推定では70万発という大量の化学兵器を中国に遺棄した日本は最大の当事国である。

中国ハルバ嶺で
遺棄化学兵器を調査
する査察団の派遣員
写真提供：内閣府・
遺棄化学兵器処理
担当室



中国では遺棄化学兵器が発見されるたびに深刻な被害事件を引き起こした。2003年のチチハル事件もそうだ。戦後、遺棄毒ガス事故にあった被害者とその家族の心身の苦痛、生活の破壊、将来への不安は、最近の遺棄毒ガス裁判で明かにされた。遺棄化学兵器の安全な廃棄と同時に心身を破壊された被害者の回復も重要な課題だ。日本国内でも遺棄毒ガスによる人身事故と環境汚染の被害が、再び噴出し、安全性確保の要求が高まっている。政府は戦後2回目の全国点検を行ったが、毒ガス遺棄の証言や資料を徹底的に調査する姿勢が不十分であり、将来への強い不安を残している。

ジュネーブ議定書など国際条約に違反して、大量の毒ガスを使用した行為を隠蔽する意識が、戦後も根強く生き続け、日本政府の積極的な対応を阻んできた。中国の遺棄毒ガス被害が頻発した原因もここにあり、進行中の裁判の中心的な争点になっている。

化学兵器の廃絶は世界的な課題だ。第2次世界大戦中、日本の毒ガスより数倍も強力な化学兵器を開発した欧米諸国は、敵国の報復を恐れて使用せず、大量の化学兵器を保有したまま終戦を迎えた。戦後はさらに強力な毒ガス開発が続き、日本の毒ガス使用は訴追せず、ベトナム戦争でアメリカ軍は枯葉剤を使用して、たくさんの奇形児を生み、森林を荒廃させた。他方、工業国より流出した技術と原料を使って化学兵器をつくった途上国は、報復できない弱い相手に使用した。

1995年の東京地下鉄サリン事件は、テロ集団が化学兵器を使用して無差別殺戮を行う先例となり、化学兵器絶滅を名目に、非民主的な国家やテロ集団を屈服させる戦略が台頭した。

全面的な核兵器廃絶への道と同じく、化学兵器保有大国が、まず禁止条約の完全実施の範を示すことが緊急の課題だ。旧日本軍の毒ガス兵器もまだ廃絶されていない。このため、私たち市民、歴史研究者、弁護士は力を合わせ、化学兵器廃絶に向かって、日夜真剣な努力を重ねている。



東京で開かれた2003年民間シンポジウム
『毒ガスの完全廃絶を求めて』写真提供：韓二



- 1 日本民间和平団体の出版物。〔高晓燕攝〕
- 2 日本毒気展呼吁销毁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 3 1994在大阪举行的销毁化学武器的讲演会现场。〔日本ABC企画委员会提供〕

1 2 在大久野岛举行的
销毁化学武器的集会。〔大
久野岛毒气研究所提供〕




1



2

距日本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化学武器的期限还有不到 10 年时间，能否如期完成，世人都在拭目以待。关键要看日本政府是否有决心和能力全部解决遗留化武问题，因为这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需要的资金在上千亿日元。而且这是一个战争遗留问题，与受害者的诉讼、赔偿等问题相关联。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反省战争责任，严格遵守国际公约，尽快彻底销毁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不要让战争遗留的毒气在和平年代再次伤害中国人民。



第六章

石井四郎与日军细菌部队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有效控制东北，同时为全面侵略中国做准备，积极筹划在东北建立庞大的日军细菌战基地，石井四郎具体实施这一计划。

石井四郎，1892年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千代田村一个地主家庭，1920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部，入陆军军医学校任职，1924年晋升军医大尉，1927年获微生物学博士学位。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石井四郎就竭力游说军政各界，宣称日本资源贫乏、土地狭小，若要在未来的战争中取胜，非发展细菌武器不可。1928年，石井四郎借出访欧美之机，考察了各国的细菌战研究以及流行疾病的防疫状况。回国后，石井四郎故作玄虚地声称欧美各列强正在进行细菌战的研究，日本若不立即着手进行，必将在未来的战争中遇到困难。在他的鼓噪下，陆军大臣荒木贞夫中将以及陆军省军务局干员永田铁山大佐等人拍板支持石井四郎的动议，于是开始了日军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

1932年4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先在地下室设置了防疫研究室，以石井四郎为头目，并抽调梶塚隆二等骨干力量配合，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开发。1933年10月，一座专门用于细菌武器研制开发的防疫研究室建成，面积为1795平方米，对外宣称开展“防疫作战业务的研究”，实际上展开细菌武器研究的切实步骤。



石井四郎〔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光文社1983年6月版，扉頁〕

一、“东乡部队”与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

1932年8月，日本关东军基本控制了整个东北的局势。为了隐蔽地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和开发，更是为了“就地取材”、获取“实验材料”以及散播细菌武器的便利，石井四郎决定把细菌战研究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北的哈尔滨。于是，一个称做“东乡部队”（又称“加茂部队”）的秘密军事机构，出现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与文庙街的中间地带，对外又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

1933年，该部队花费20余万元，在距离哈尔滨70公里的五常县背荫河设置了实验基地，占地600余平方米，因该基地如同要塞，并授权日军中马大尉负责管理，因此又称“中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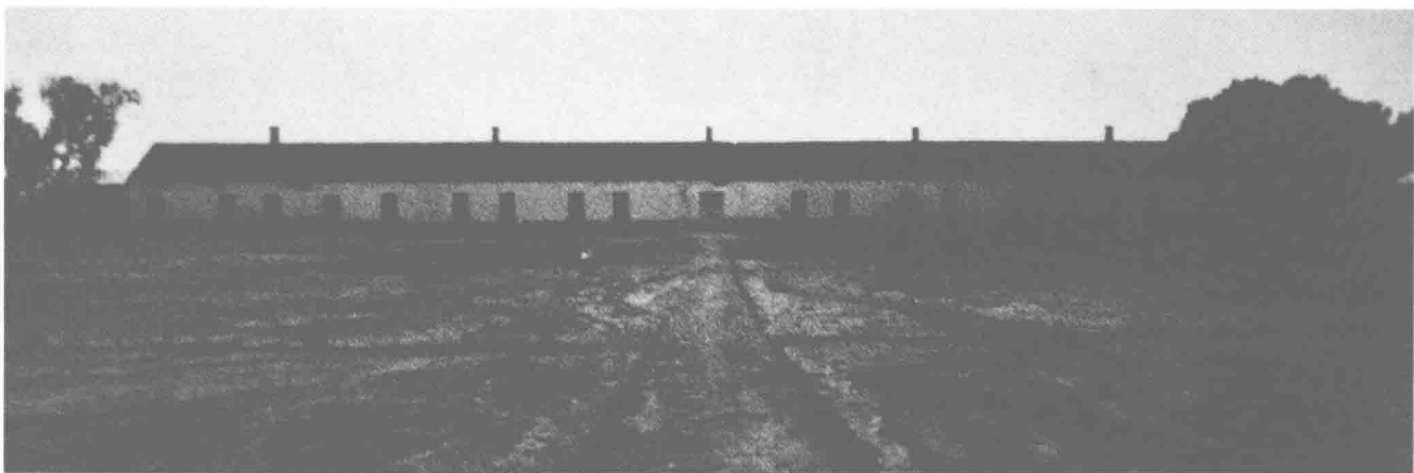
石井刚男，系石井四郎的二哥，负责“特设监狱”。[森村誠一：《恶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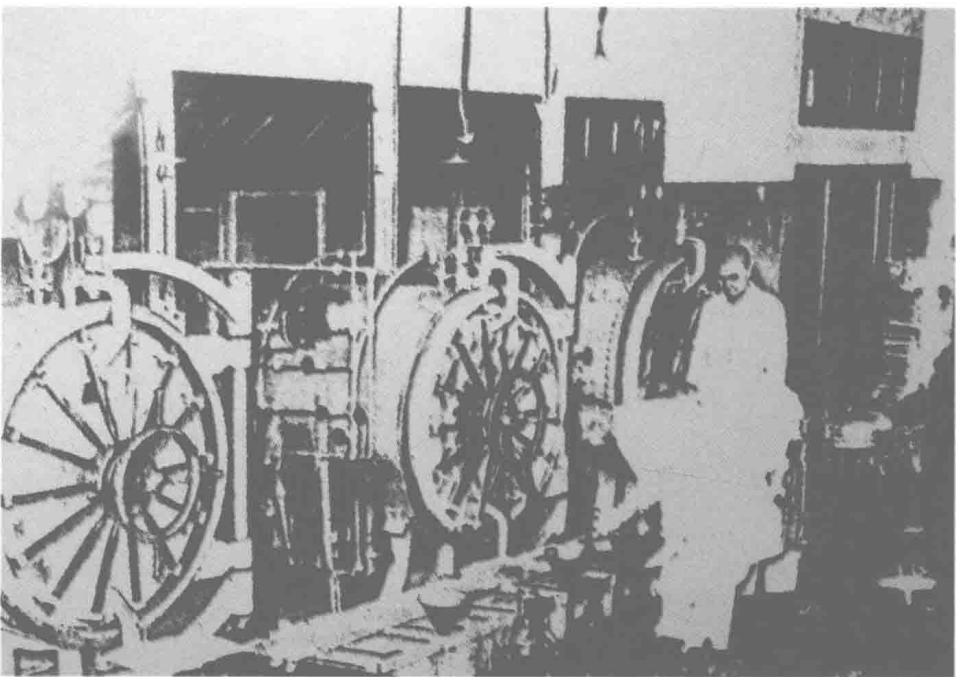
3

■ 1 石井三男，系石井四郎的三哥，负责小动物饲养室。
〔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 2 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
〔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七三一》，草の根出版会2002年5月版，第14頁〕

■ 3 背荫河日军兵舍遗址。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4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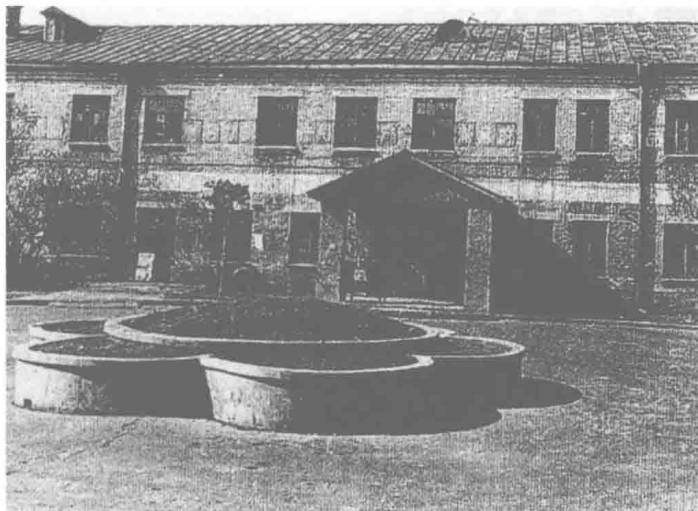
■ 4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在操作。
〔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4



1



2



3



4

1 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旧址。〔杨彦君摄〕

2 东乡部队本部。〔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页〕

3 日军细菌战骨干成员：石井四郎、北野政次、冈本耕造、石川太刀雄丸。〔Peter Williams等著，西里扶甬子译：《七三一部队的生物武器与美国》，かもがわ出版会2003年8月版，第267页〕

4 日军细菌战骨干成员：内藤良一、吉村寿人、田中英雄、八木泽和正。〔Peter Williams等著，西里扶甬子译：《七三一部队的生物武器与美国》，第267页〕

■1 七三一部队野外训练。
箭头指处为装有鼠疫病菌的瓶子。〔森村誠一：《恶魔の饱食》，原书无页码〕

■2 七三一部队野外实验。
此照片是七三一部队队员秘密带回日本的一张照片。〔森村誠一：《恶魔の饱食》，原书无页码〕



1



2

二、人体实验与逃走事件

“中马城”建成后，“东乡部队”就在这里开始人体实验。据时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远藤三郎的日记记载：

该研究所位于哈尔滨和吉林之间、哈尔滨附近的背荫河，周围有高墙，原来是一家很大的酱油厂。在这里工作的军医及下属都使用化名，同外部不准通信，所以对他们觉得有些歉意。部队名字称“东乡部队”。被实验者分别囚禁在严密的牢房里，让他们感染上各种病菌，然后观察其病势情况。供实验的是哈尔滨监狱里的死刑犯。（1933年）11月16日，我（远藤）同安达大佐、立花中佐一起视察交通中队（即中马城）内实验场进行实验的实况。第2班毒瓦斯、毒液的实验。第1班进行电气实验，各研究班利用2名匪贼做实验。吸入毒气5分钟后的人发生肺炎，奄奄一息，但从昨天至今仍然活着，注射15毫克的青酸钾铝约20分后失去意识。^{〔1〕}



宫武刚编辑的《将军的遗言——远藤三郎日记》封面。〔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5页〕



远藤三郎。〔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7页〕

〔1〕远藤三郎：《日中15年戦争と私》，日中书林1974年版，第162页。

日本从建立“东乡部队”开始，就利用活体进行实验，明显违背《海牙陆战条约》规定：

违反该章程的交战一方在需要时应负责赔偿。该方应对自己军队的组成人员做出的一切行为负责。^{〔1〕}

1934年9月23日（旧历八月十五日），16名被关押在中马城的中国人成功地逃脱，其中有12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1月，该军第一师师长刘海涛在给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指出：

还有一个情报，日本帝国主义专门设置了杀人场。该杀人场位于哈尔滨东南、邻近双城县的拉林县（镇）以东的背荫河。那里有铁路和车站，是哈尔滨至五常、五常至吉林敦化县的铁路。他们在背荫河设置了极秘密的杀人场，外人完全不了解内情。杀人场有能容纳数百人的房屋，门窗都是铁制，被关押的犯人不能望到外面，屋子里用铁棍隔离成许多监房，每名犯人被关押在各个监房里。^{〔2〕}

另外，据五常县背荫河镇富有村新发屯村民付连举证实，1933年夏天，他和哥哥付连科曾经帮助5名从“中马城”成功越狱者。



中间者为七三一部队队长军医中将北野政次。〔《恶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1〕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872—1916），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363页。

〔2〕《刘海涛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1936年，盛彦主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编》49，中央、辽宁、吉林、黑龙江档案馆藏合印，1989年，第167页。



1



2



3

1 七三一部队野外演习，远处为从平房驶向七三一部队的货车。〔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2 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中关押的“马路大”。〔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3 被解剖的“马路大”。〔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1 被解剖的儿童。〔森村誠一：《恶魔の饱食》，原书无页码〕

2 死亡的“马路大”。〔森村誠一：《恶魔の饱食》，原书无页码〕

3 五常县背荫河镇富有村新发屯村民付连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页〕

4 付连举关于帮助“中马城”越狱者的证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页〕



1



2



3

无日里材料

我叫付连举，现年17岁，是新发屯的
 老少。记得在满洲国的第二年的夏天，从
 智筒河中马城回来5个人，他们那戴着脚
 镣子，来到我家要求我的帮助砸开脚镣子
 。当时是在半夜。哥哥付连刚让我成了三
 把小斧子，哥哥和我在屋外把五副脚镣子
 砸开，在我家吃了一顿大棒子粥，两个小时
 后他的五人往东山里跑去。

哥哥和我把五副脚镣子扔到我东边
 的一口井里。这口井现在已填死。

那五人也逃走，日本人挖了米，但没
 有发现我们的脚印也逃入西山林子里。

证言人：付连举
 整理者：郭德胜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八日

4

三、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建立

鉴于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的暴露，“中马城”临时迁往“东乡部队”本部的“南栋”，对外宣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继续进行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人体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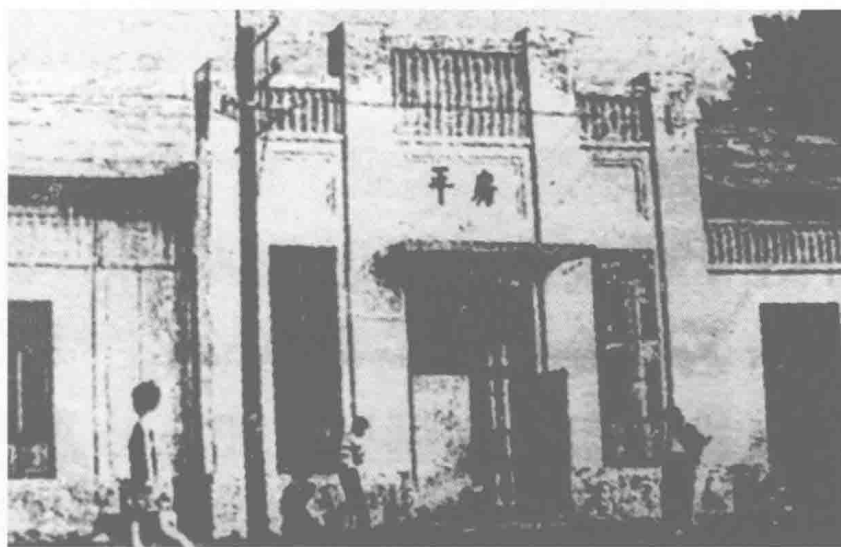
1936年5月30日，昭和天皇颁布军令陆甲第七号命令，决定设立关东军防疫部。

从1936年开始，关东军唆使日伪警察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强征土地，驱走当地农民，划分军事禁区，然后开始大兴土木。到1939年，庞大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基本竣工。该基地占地120平方公里，原住民的4个村庄化为灰烬，546户农民流离失所。规定平房地区方圆120平方公里范围为特别军事区域，七三一部队周围的20平方公里内为甲号地段，甲号地段的居民凡年满16岁者，均发有特别身份证，随时接受检查。甲号地段以外100平方公里为乙号地段，对乙号地段居民实施监视，由驻地警察监管。甲号地段和乙号地段之间树立高100厘米、宽15厘米、厚14厘米的钢筋水泥界碑，碑上刻写“军用地”三字。在这块圈占的土地上，细菌部队的本部官厅、实验室、监狱、飞机场、军官宿舍、少年班宿舍、队员家族宿舍、铁路专用线等一应俱全。

细菌战基地的中心是三层建筑的口号栋（四方楼），中央设有特殊监狱，有20个房间，又称7栋和8栋，最多可关押4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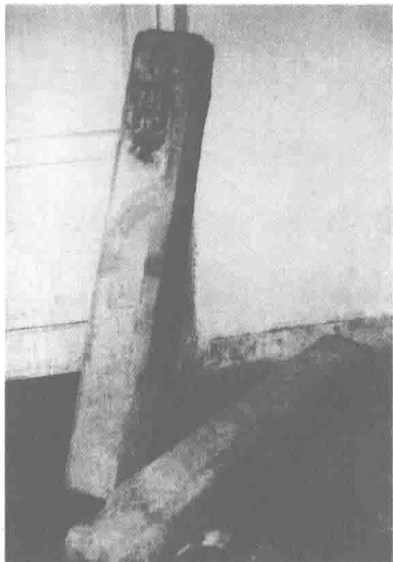
为了严守机密，细菌战基地周边设置三道陆上防卫线和一道空中防卫线。包括日本飞机，非经允许也不得从细菌战基地上空飞越。

1941年开始，该细菌战基地使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化名。战后以来，人们一直习惯将日军细菌部队统称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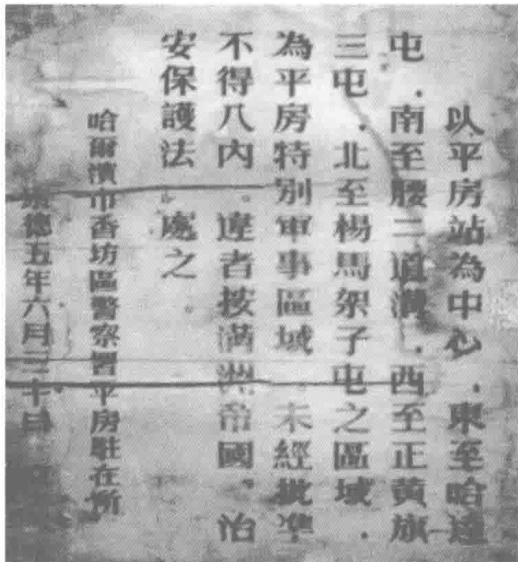
哈尔滨平房火车站。〔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页〕

1 平房特别军事区界碑。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文物》，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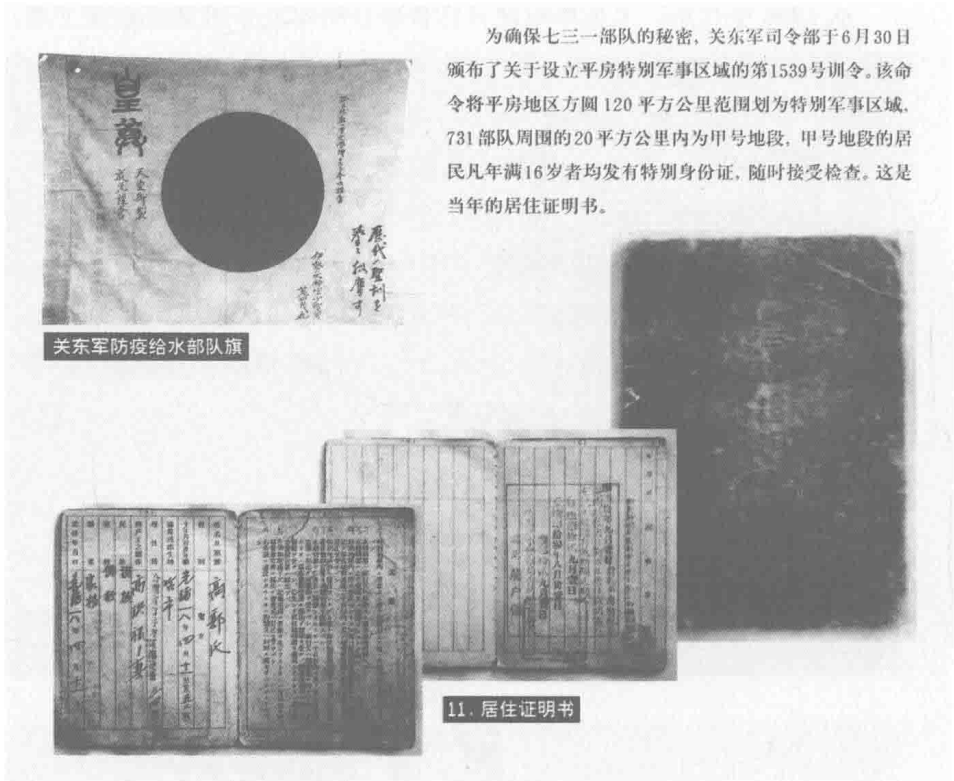
1

2 日伪警察机关关于划定平房区为特别军事区域的通令。〔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30页〕



2

3 七三一部队周围甲号地段居民居住证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文物》，第9页〕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旗

为确保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关东军司令部于6月30日颁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号训令。该命令将平房地区方圆120平方公里范围划为特别军事区域，731部队周围的20平方公里内为甲号地段，甲号地段的居民凡年满16岁者均发有特别身份证，随时接受检查。这是当年的居住证明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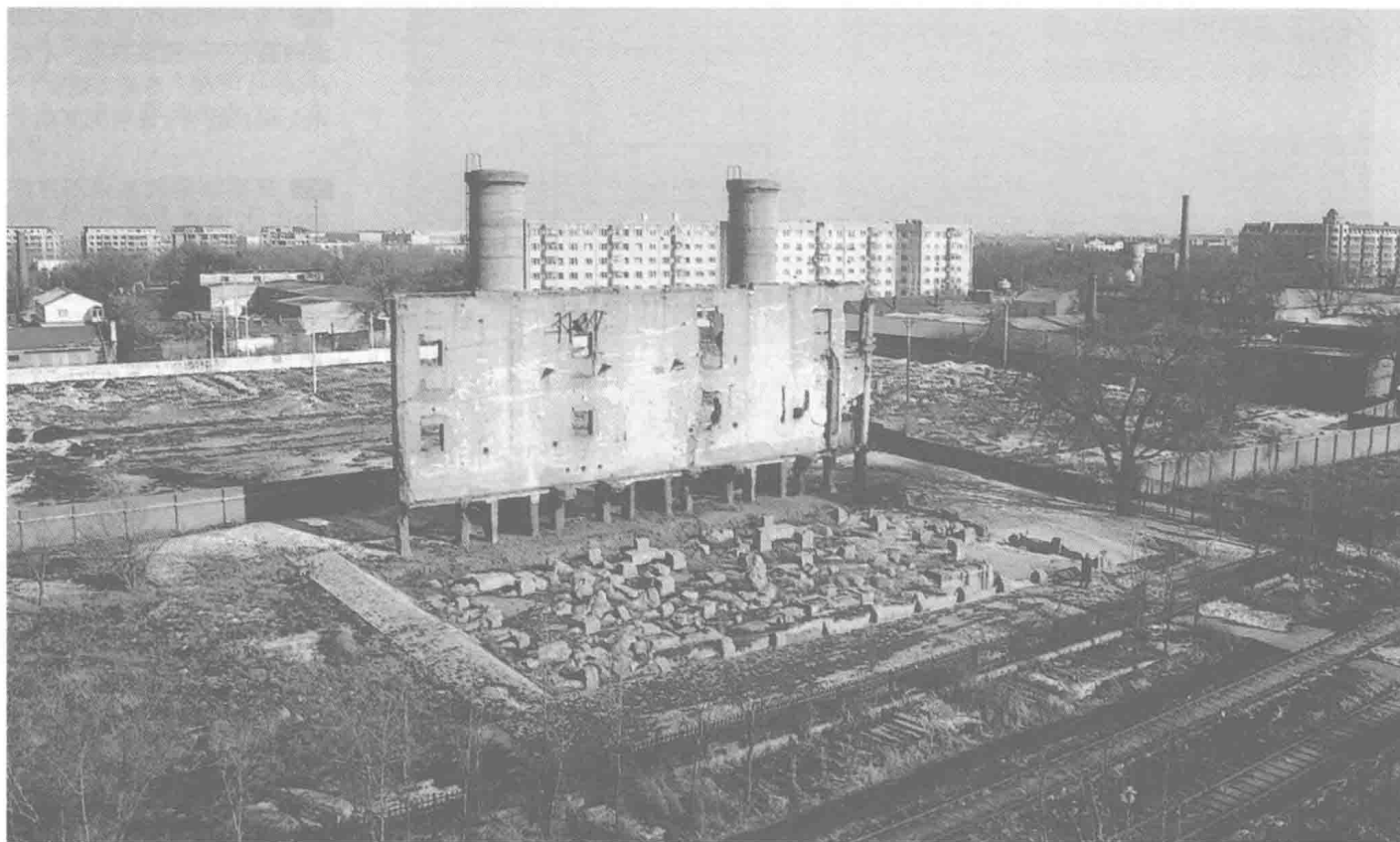
11. 居住证明书

3



4

4 设于平房的日军七三一部队基地。〔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集》，第10—11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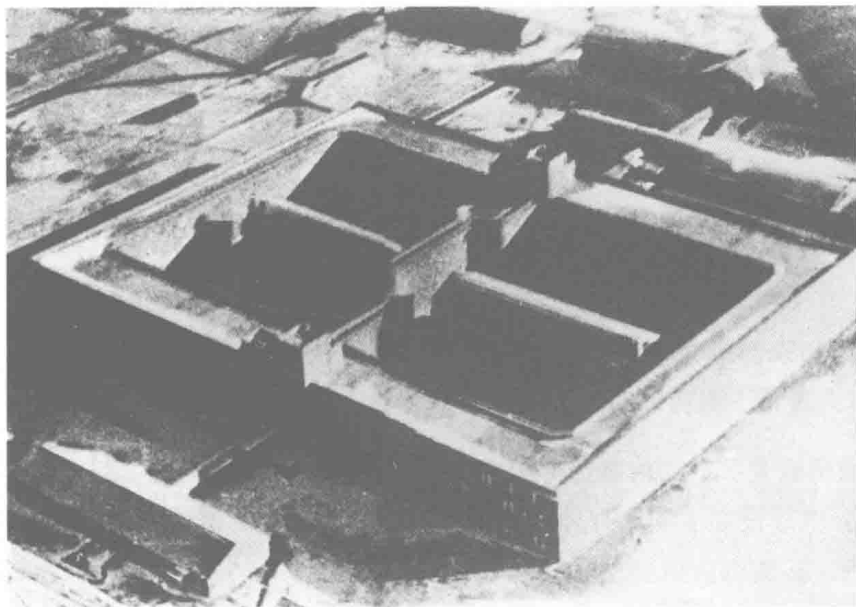
1 日军细菌战基地动力班锅炉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卡片〕

2 七三一部队本部遗址。〔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3 七三一部队本部大楼。二楼右侧两个有窗户的房间是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的办公室。〔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3



1

1 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
〔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2 七三一部队兵器班。〔杨彦君摄〕



3

3 七三一部队给水塔。〔杨彦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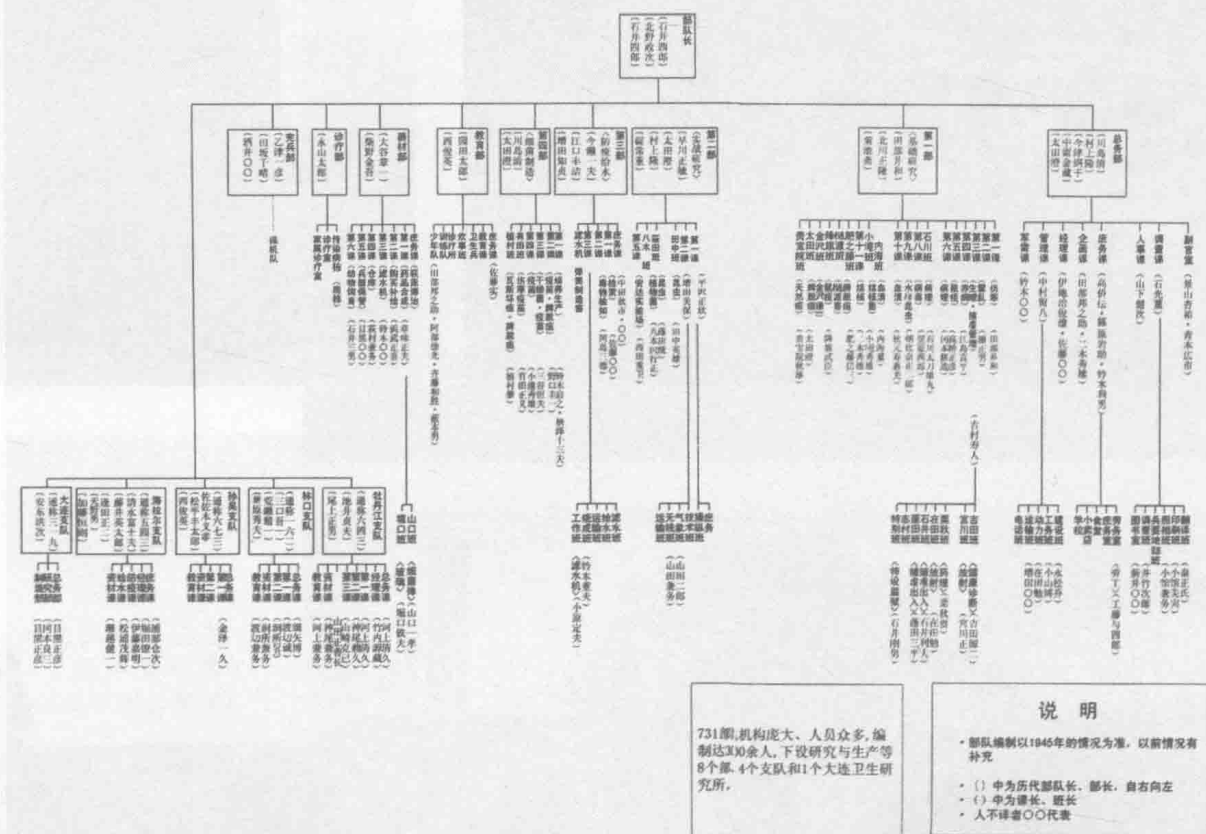
4

4 七三一部队本部南门卫兵所旧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卡片〕

四、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建制

“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下设细菌研究部、细菌制造部等九大部，各部又分设课（班）。1943年，七三一部队在距平房 120 公里处设立了安达野外试验场，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人体试验。此外，七三一部队配有航空班，实施细菌撒播作战。

731部队编成表



731部队机构庞大、人员众多，编制达300余人，下设研究与生产等8个部、4个支队和11个大连卫生研究所。

说明
· 部队编制以1945年的情况为准，以前情况有补充
· () 中为历代副队长、部长，自右向左
· () 中为课长、班长
· 人不详者○代表

七三一部队编成表。〔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20—21页〕

（一）九大部

七三一部队虽经变化，但主要由九个部组成，1945年编制如下：

第一部为细菌研究部（部长菊地斋）。

第二部从事细菌实战研究（部长大田澄），下设植物灭绝研究（负责人八木泽行正）、昆虫研究（负责人田中英雄）和航空班（负责人增田美保），以及负责繁殖感染鼠疫的跳蚤。

第三部（部长江口丰洁）负责制造石井式滤水器，该部设在哈尔滨南岗的陆军医院，表面上是防疫给水机关，实际负责制作装载病菌的各种陶瓷炸弹。

第四部是细菌制造部（部长川岛清），下设十几个课（班），分别进行伤寒（负责人田部井和）、霍乱（负责人凑正男）、冻伤（负责人吉村寿人）、赤痢（负责人江岛真平）、鼠疫（负责人高桥正彦）、病理（负责人冈本耕造、石川太刀雄丸）、病毒及过滤性病毒（负责人笠原四郎）、结核（负责人二木秀雄）、炭疽（负责人大田澄）、天然痘（负责人贵宝院秋雄）等病菌的生产。

除上述四个部外，还设有教育部、总务部、器材部、诊疗部、宪兵部。

七三一部队部分成员合影。〔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22—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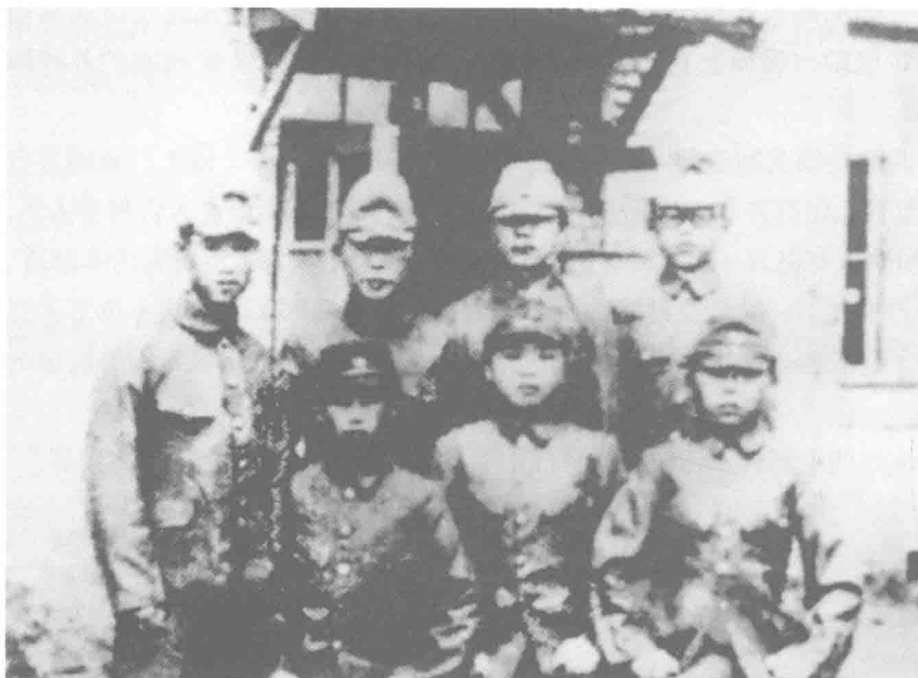


■1 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卡片〕



1

■2 七三一部队少年班队员合影。〔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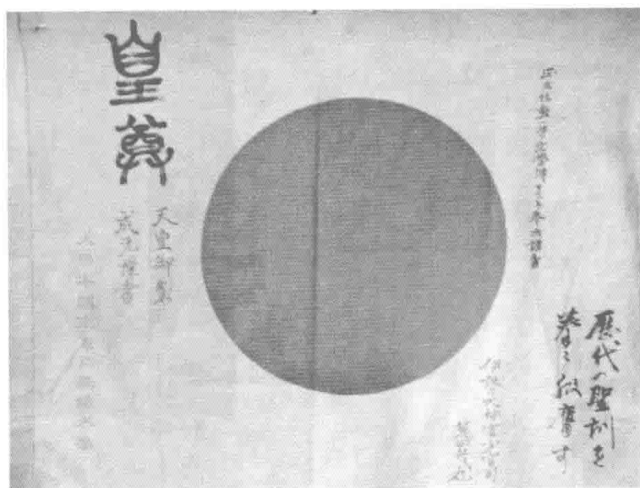
■3 女军属在七三一部队营区内东乡神社前合影。〔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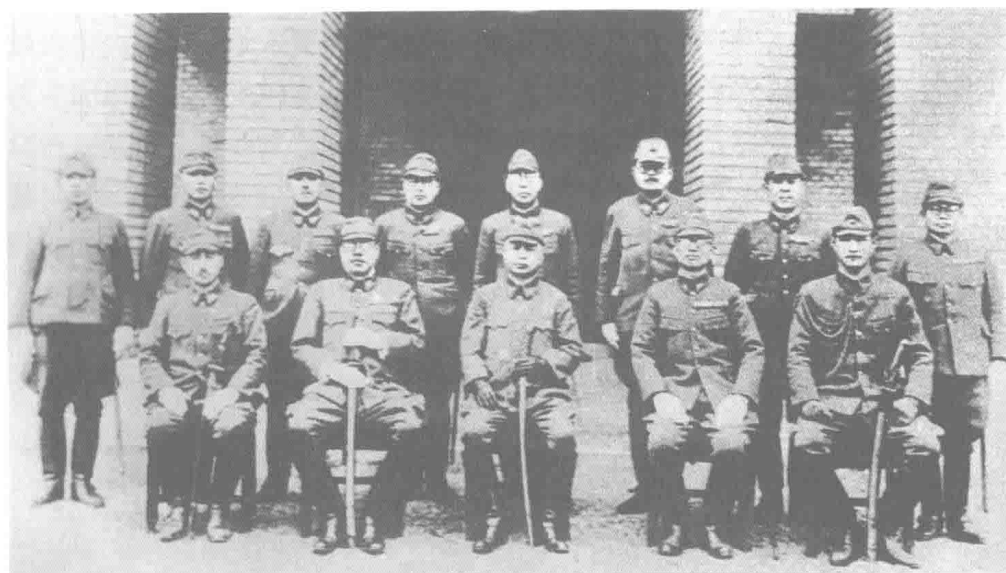
3



1



2



3



4

1 曾经担任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班班长的柄泽十三夫（中）。〔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七三一部队军旗。〔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220页〕

3 1945年5月9日，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视察七三一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20页〕

4 1945年，石井四郎全家在哈尔滨合影。〔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25页〕

石井刚男（左一）和亲属在哈尔滨火车站。〔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25页〕



（二）安达野外实验场

1943年，七三一部队在距平房120公里的安达设立一处野外实验场，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实验场距鞠家窑1公里，位于一个土岗上，周围是草原。实验场有地面和地下工程，建有4栋20多个地下室，配备营舍、实验室、汽车库、食堂、浴室。地面有仓库和各种动物棚舍。实验场四周设立铁丝网，有日军看守。实验时日军将被实验者绑在柱子上，利用飞机投下鼠疫或炭疽炸弹，炸弹炸裂后检测被实验者遭受病菌感染的效果。

七三一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认：

（我和牡丹江支队长尾上正男）与石井见面后，石井说，如果各支部长希望的话可以参加，因此我去了实验场。在安达，第二部的演习员在部长碓（常重）大佐的指挥下正在做演习准备。不一会，重型轰炸机飞来，走出4名中国的爱国者和警备人员。4名中国人被绑在安达演习场内间隔25米—30米之间的木桩上。三时左右，石井四郎、第一部技师二木、总务部企画课长田部中佐也乘飞机来到。三时半，一架轻型轰炸机飞来，从150米的上空投下了陶制的炸弹，在50米上空时炸开。我穿着防护衣，从500—600米的远处观看这场惨剧。炸弹里装填有恐怖的炭疽菌，吸入鼻腔后肯定患上致命的肺炭疽，或者被炸弹碎片割伤引起皮肤炭疽，简直是残酷的罪行，我也参与了其中。^{〔1〕}

〔1〕龙谷二郎：《杀戮工厂·七三一部队》，新森书房，1989年版，第109、110页。

另据专门在安达实验场负责检验的七三一部队第二部鼠疫检验班一名成员披露：

一次实验多时使用十二三人（马路大），平常十人。在一个同心圆的外径，把马路大绑在十字木桩上，圆心以十字型白布为目标，通过无线电联系飞机投下装有跳蚤的陶制炸弹。检验人员穿防菌服，在人体图上记载炸弹碎片落在人体的什么部位，飞散到周围的碎片也做记录。然后，把马路大用卡车拉回部队。^{〔1〕}

为了更好地检验细菌战效果，七三一部队除了在安达建立野外实验场外，还在城子沟（位于七三一部队本部西南5公里）、佳木斯、陶赖昭（吉林扶余县境内）等地设置实验场。另外，还有史料记载，在哈尔滨松花江的江心岛，也设置了同样的野外人体实验场。

平房特区正黄旗三屯村民鞠复庆曾于七三一部队当劳工，据他叙述，城子沟原为金兀术马圈，面积有9垧地大，四周两米多高的土墙，东、西、北各一缺口，作为城门。1942年鞠复庆曾看见日军用汽车拉来几匹大洋马，城内中央架设一个木质架子，竖起一根旗杆，上面插有一面红旗。日军飞机在距地一二百米的高空投掷炸弹，发出沉闷的爆炸声。随后往死马身上浇汽油焚烧，冒起浓烟。事后农民捡到颜色呈酱紫色的炸弹碎片，炸弹内部呈条格状。



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安达特别实验场遗址。〔杨彦君摄〕

〔1〕近藤昭二采访原七三一部队队员K.S资料（1997年7月15日），《在日军细菌战审判法庭上的证词》（2001年2月5日）。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编辑发行：《裁かれる細菌戦》，第6集，第151页。

■1 安达特别实验场旧址。
〔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安达特别实验场地下通道遗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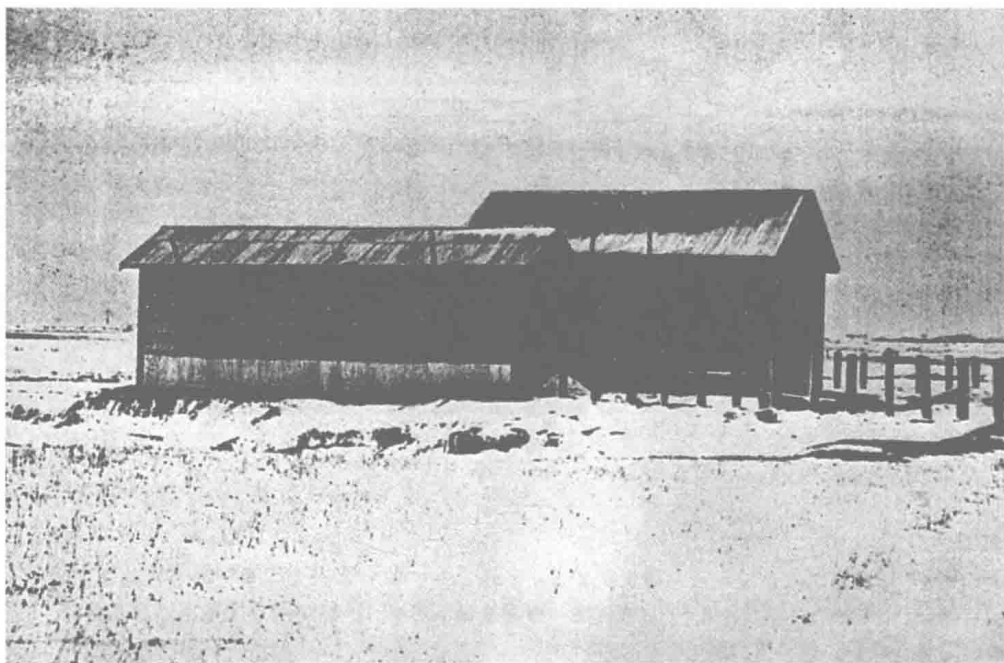
■3 安达特别实验场的木屋。被实验对象（马路大）用飞机运到实验场后，先关押到这里。〔森村誠一：《続・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1



2



3



野外实验示意图



2



3

1 安达特别实验场野外实验示意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9页〕

2 被强制实验的马路大。〔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1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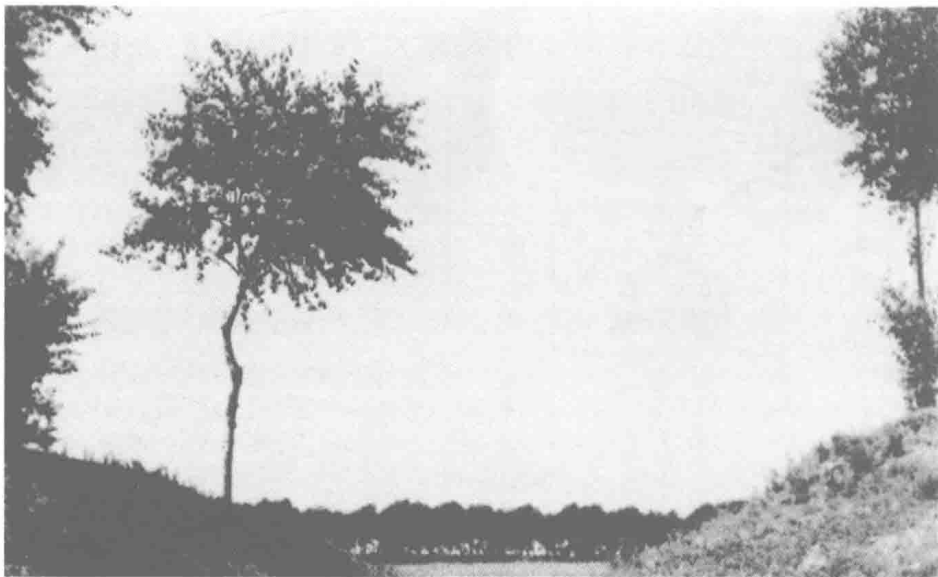
3 七三一部队投放细菌的细菌弹碎片。〔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1 城子沟野外实验场遗址。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89 页〕

2 原七三一部队劳工鞠复庆及其证言。〔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3 林口支队长神原秀夫。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6 页〕

4 七三一部队在松花江南岸进行细菌战演习。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88 页〕



1

原731部队劳工关于城子沟野外实验的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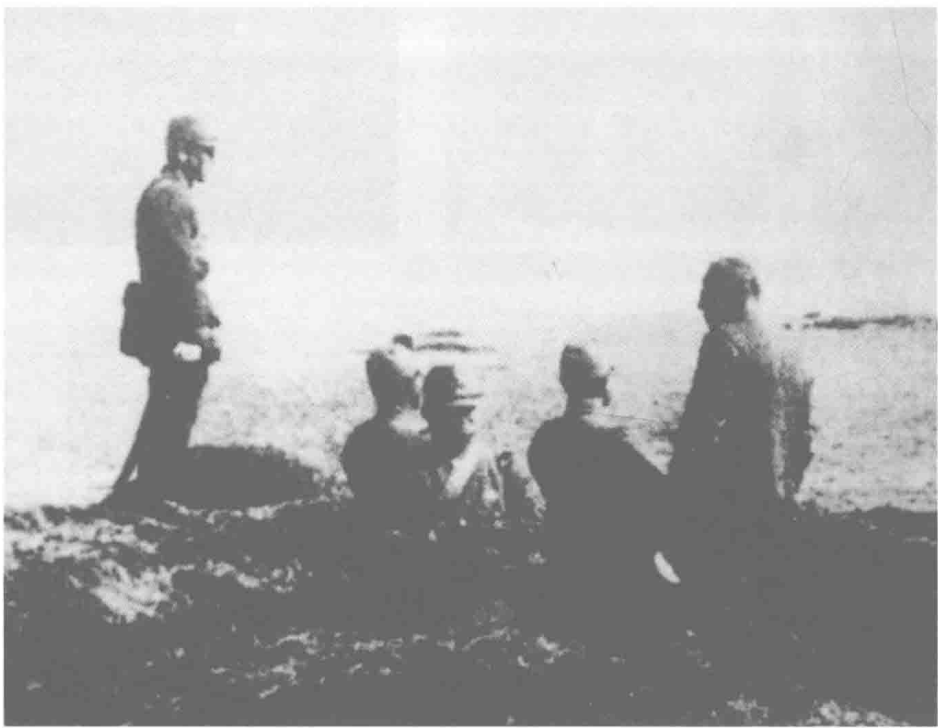

我一九四二年曾在七三一部队当劳工，城子沟就是染马马河右岸地亩么大。四周西岸多高的土堆，东、西、北各一缺口。皆为插白一破位。一年（1942年）七三一部队用汽车拉来具思大野马，城内中央架设着，架设架子，架起一个仙杆，上插面红血。七三一部队的飞机在一二百米的高度投回炸弹，发出沉闷的爆炸声。随后，往奔马身上洒上汽油药液，引起爆炸。事后，农民拣到炸弹的碎片，从这炸弹碎片可看出外部是黄绿色，内部有月亮格。

据我知道，正黄旗头屯，二屯，三屯，四屯，五屯，张家店都设囚禁所，每人发给一个证明书（红色封皮），正黄旗二屯福文安（已去世）曾给日本人送马血。日本人在石井胆把抽取的马血装在试管内，福文安持着铁棒更进管送到四方楼的门口，由日本人搬过去……

2



3



4

(三) 七三一部队航空班

为了实施细菌撒播作战，七三一部队专门配备有航空班和气象班。航空班计有八八式二型侦察轰炸机、九一式战斗机、九四式侦察机、九五式战斗机、九七式战斗机、小型运输机等 11 架。这些飞机都配有专用的喷雾装置，实施细菌作战时撒播细菌病毒。航空班和气象班位于七三一部队本部锅楼房道东，办公地点是一座三层灰色小楼，另有三个飞机库。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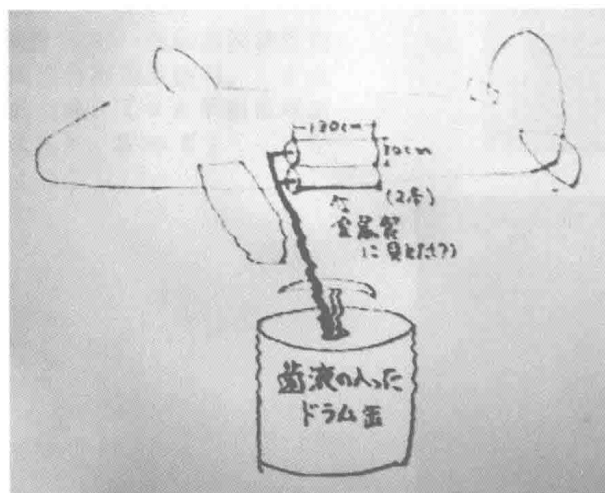
■ 1 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飞行员合影。〔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細菌戦》，第 3 集，日本辩护律师团发行，2003 年版，封面〕

■ 2 七三一部队 94 式侦察机飞行员铃木。〔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27 页〕

■ 3 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队员宿舍。〔杨彦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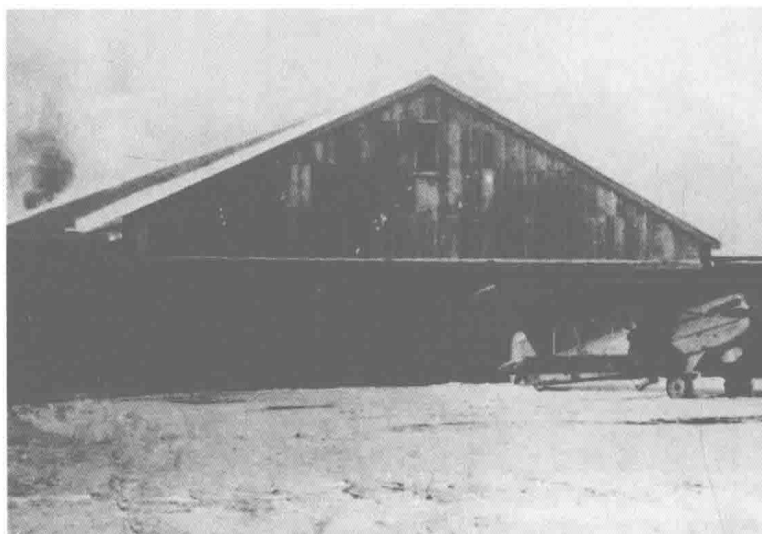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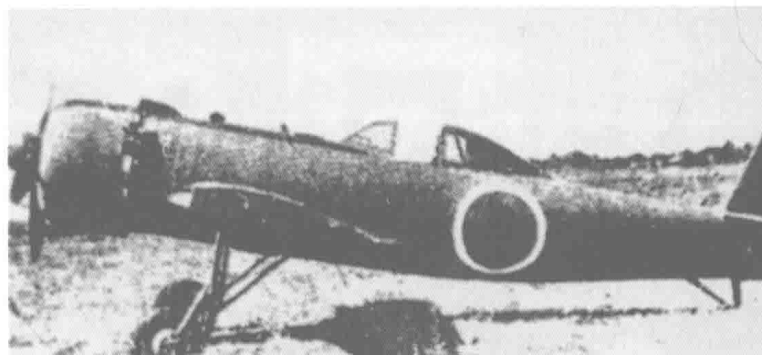
2



3



4



5

1 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队员冲岛袈裟春。〔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冲岛袈裟春手绘的往飞机上灌装菌液的示意图。〔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3 七三一部队队员樱永孝雄（左）和其他队员在南京机场合影。〔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4 七三一部队飞机库。〔森村誠一：《続・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5 七三一部队战机。〔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26页〕



第七章

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及
其他细菌部队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和细菌战部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施细菌作战几乎得到日军首脑机关的一致认可。从1940年起，关东军开始策划在中苏边境地带设立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海林）和林口等地建立起支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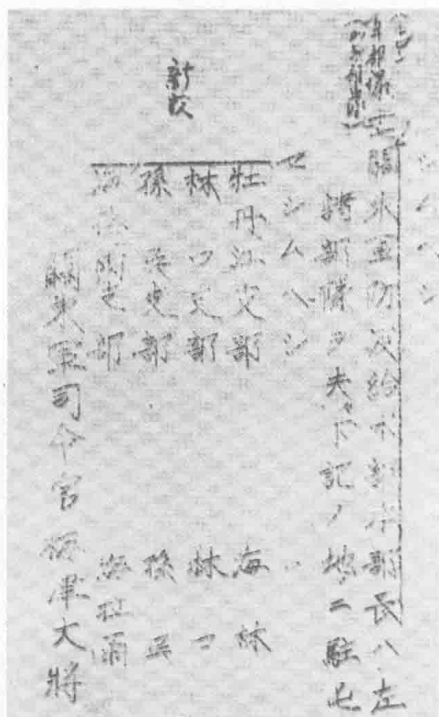
1939年4月，日军在南京设立代号“荣”字一六四四部队（1943年后改为“登”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外又称“中支防疫给水部队”。1938年2月，在北京设立代号“甲”字一八五五部队，对外称北支防疫给水部。1939年8月，在广州成立“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对外称南支防疫给水部。细菌部队繁殖老鼠、跳蚤以及大批量生产各类细菌病毒，利用人体进行各种病毒的实验，并在战役中直接对中国军民实施细菌作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七三一部队各部长支部长合影 [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一、东北境内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的建立

各种资料证实，日军之所以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部队，其初衷是为了进行对苏作战的准备，实施陆军部的“北进战略”。尤其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以后，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关系的进一步确立，日军北进的企图越发凸显，实施细菌作战几乎为日军首脑机关一致认可。但是，尽管七三一细菌部队本部规模庞大，仍然难以完成大批量的细菌武器的生产，所以从1940年起，关东军开始策划在中苏边境地带设立七三一细菌部队的支队，当年末就在海拉尔（代号五四三部队）、孙吴（代号六七三部队）、牡丹江又称海林（代号六四三部队）和林口（代号一六二部队）建立起四支细菌部队的支队，由七三一细菌部队本部派出骨干成员担当支队长，按照七三一细菌部队本部的统一部署开始细菌武器的试验和生产，又有许多反满抗日志士成为各支队的试验品（马路大）。日本败退后，他们又把带有各种病毒的老鼠等小动物放逐民间，致使各种传染病蔓延泛滥，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940年12月2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建立七三一部队各支队的“甲”字第398号命令。〔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3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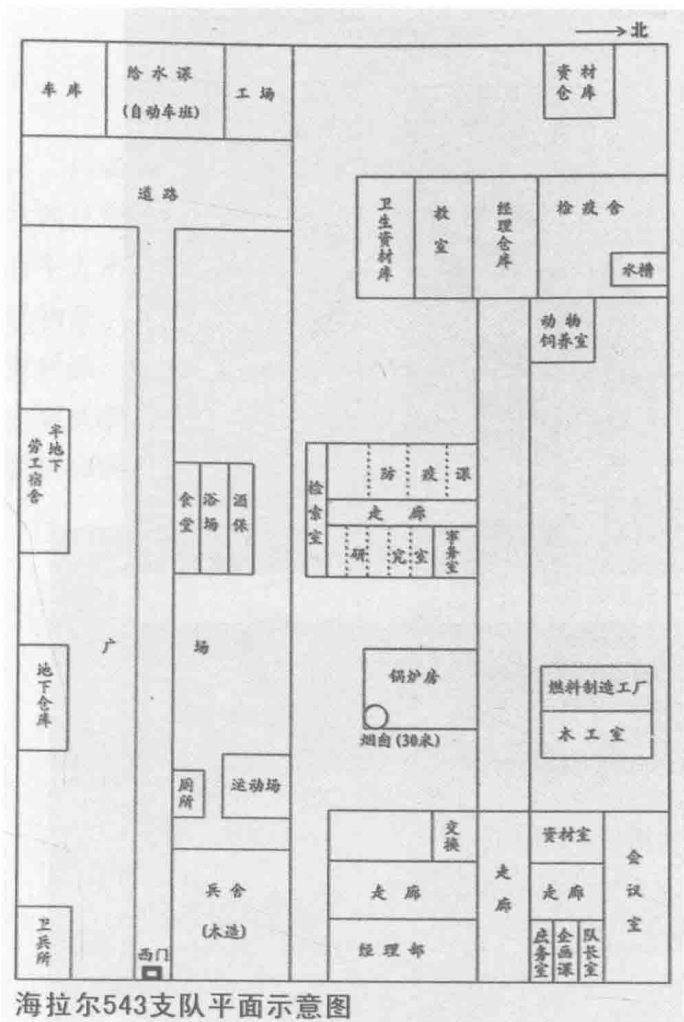
七三一部队各支部示意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33页〕

(一) 海拉尔支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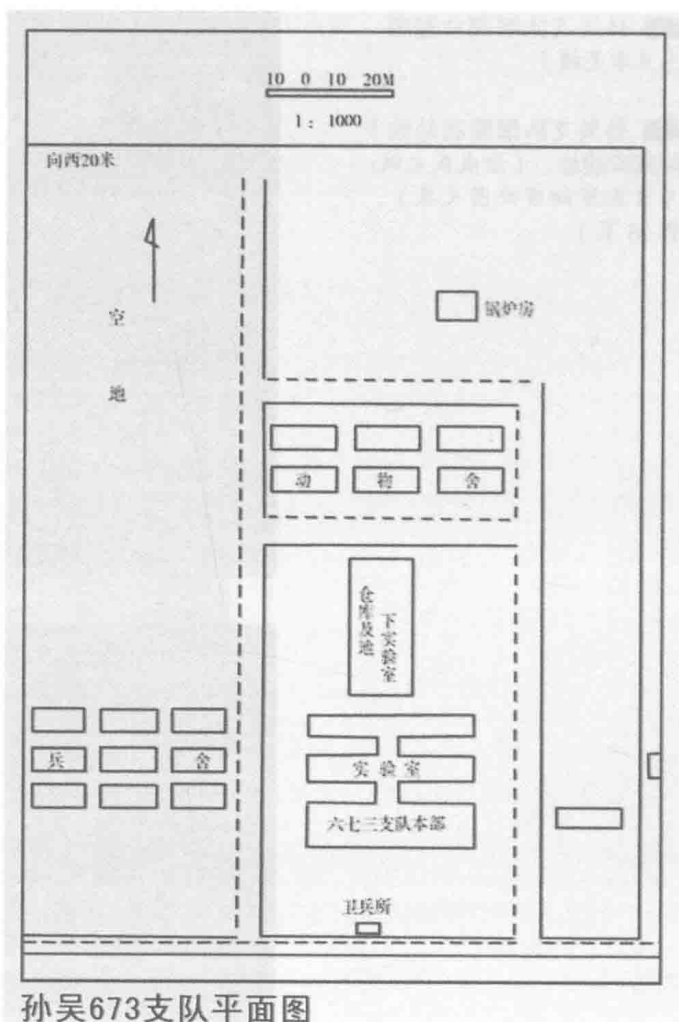
1940年冬，七三一细菌部队在海拉尔市南郊成立海拉尔支队，代号五四三部队，加藤恒则少佐为支队长，专业人员226人。海拉尔支队营舍南北长1公里，东西宽1.5公里，内有兵舍、动物舍、饲料库、教室、锅楼房、跳蚤室、菌苗地下仓库等300余间。海拉尔支队内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课（细菌研究）、资材课（器材保管供应）、教育课（业务教育培训）。主要从事鼠疫苗的制造及老鼠、跳蚤的培育。另据国内学者的考察和研究，确认日军还在海拉尔设有一处庞大的细菌、化学武器试验基地。海拉尔支队在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了各种各样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实验，大量无辜平民成为受害者。

海拉尔日军细菌、化学战实验基地遗址。〔王希亮摄〕





1



2

(二) 孙吴支队

1940年6月，该支队在孙吴镇（今孙吴县）西南郊成立，12月建成。支队长为佐佐木及西俊英（后任），代号六七三部队。孙吴支队内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有制菌室、训练室、营房、仓库、锅楼房等300余间建筑，另外环山公路、自来水、电力设施齐全。支队建制120人，包括军医、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医官、卫生兵、财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孙吴支队设有小动物饲养室10间，培育各种实验鼠、兔子等，用以繁殖跳蚤。同时进行人体实验，曾对60名战俘进行“孙吴热”人体传染及治疗实验研究。

1 海拉尔五四三支队平面示意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34页〕

2 孙吴六七三支队平面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35页〕

1 孙吴支队旧址。〔王希亮摄〕

2 孙吴支队解剖台遗迹。〔王希亮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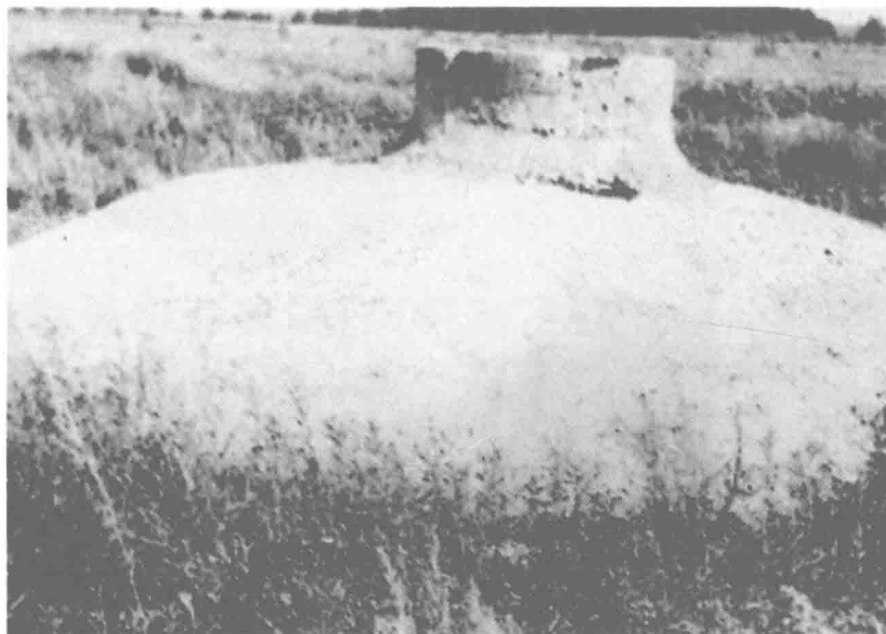
3 孙吴支队细菌制品地下储藏库遗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35页〕



1



2



3

(三) 牡丹江支队

1940年12月在牡丹江市的海林县设立，因此又称海林支队，代号六四三部队。牡丹江支队营区位于海林县城东北2公里处的腰屯，占地28万平方米，主要建筑有宿舍工字楼、本部办公室、细菌实验室、地下室、仓库、动物舍、讲课堂、食堂、小卖店和汽车库。支队内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池井贞夫、尾上正男（后任）为支队长，全队200余人。主要从事捕获、饲养老鼠和跳蚤，最多时曾捕获7000余只老鼠，用以繁殖鼠疫病菌。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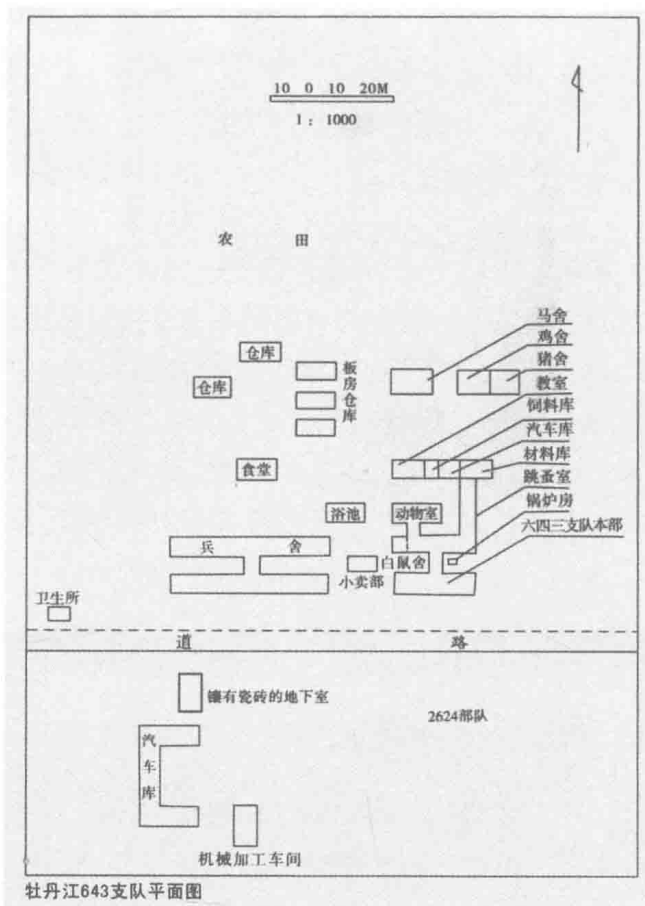


2

1 2 牡丹江支队旧址。
〔王希亮摄〕

1 牡丹江支队平面图。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7 页〕

2 林口支队部分成员。〔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6 页〕



牡丹江643支队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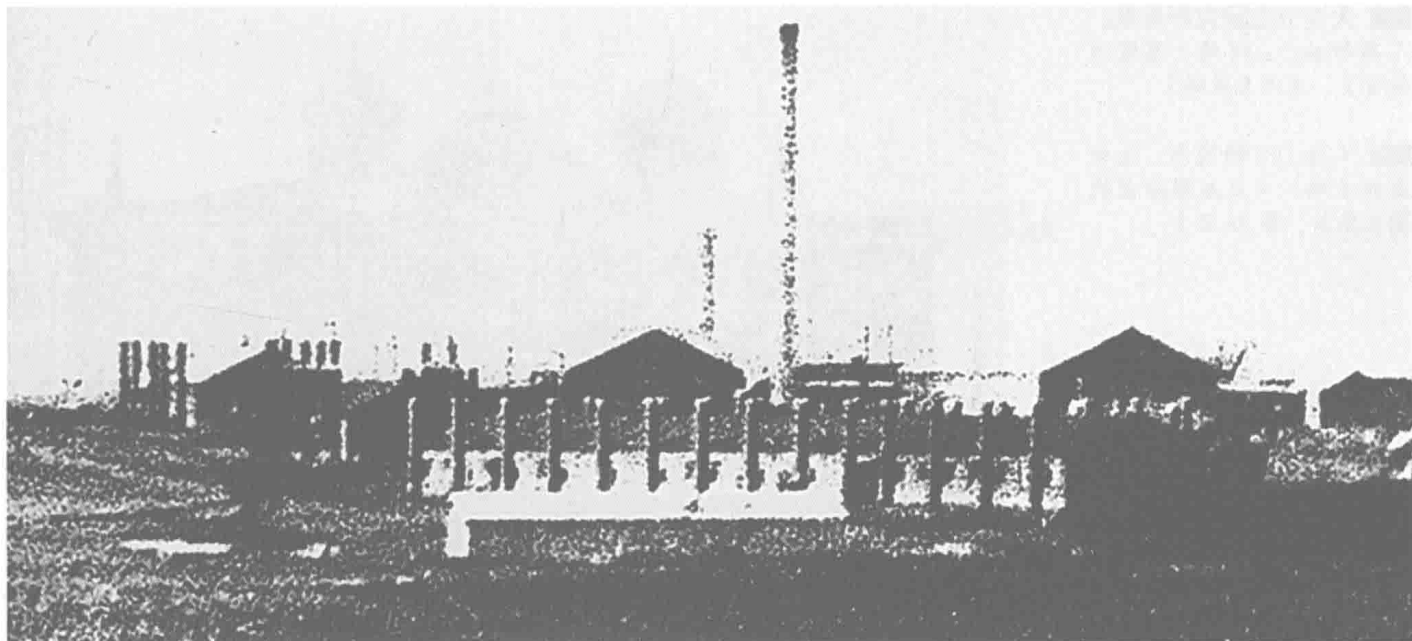
1

(四) 林口支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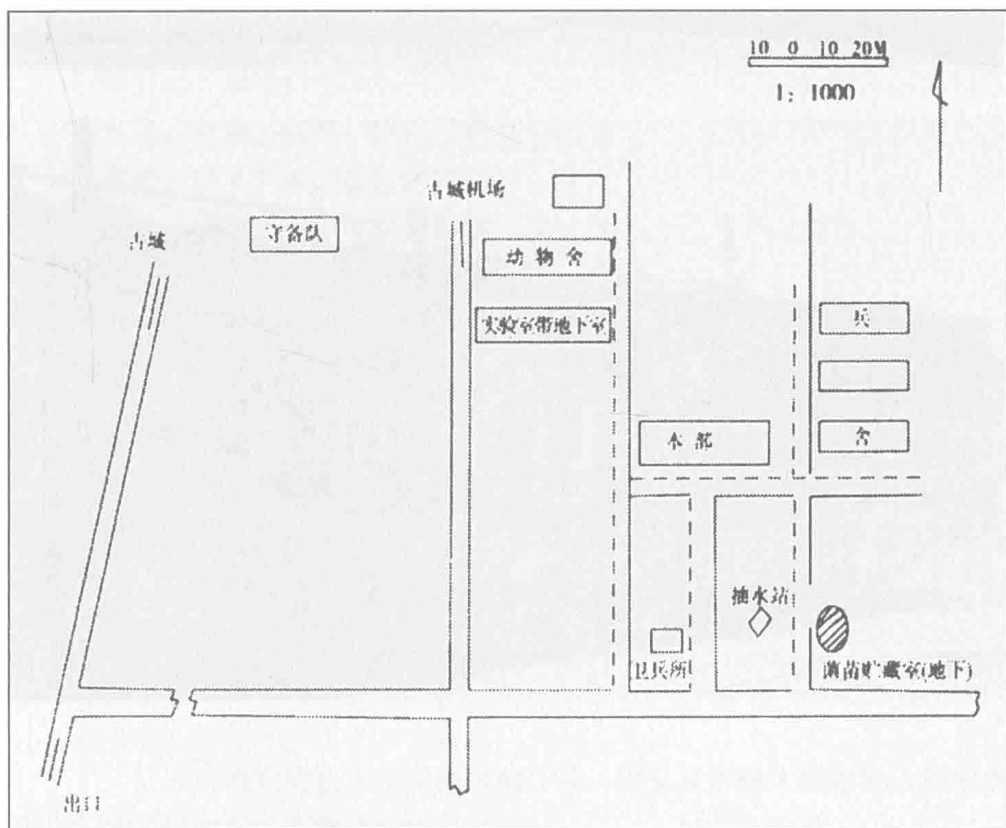
1940年12月日在林口成立，代号一六二部队，历任支队长有山口吾一、荒濑敬一、榊原秀夫，全员280余人。林口支队位于林口镇与古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占地面积1平方公里，营区设有支部办公室、兵舍、1600平方米的地下实验室、动物室。支队内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5各课，是七三一部队所辖4个支队中最大的一个。林口支队负责生产伤寒、副伤寒、赤痢、结核、霍乱等病菌。



2



1



林口162支队平面图

2

(五) 大连卫生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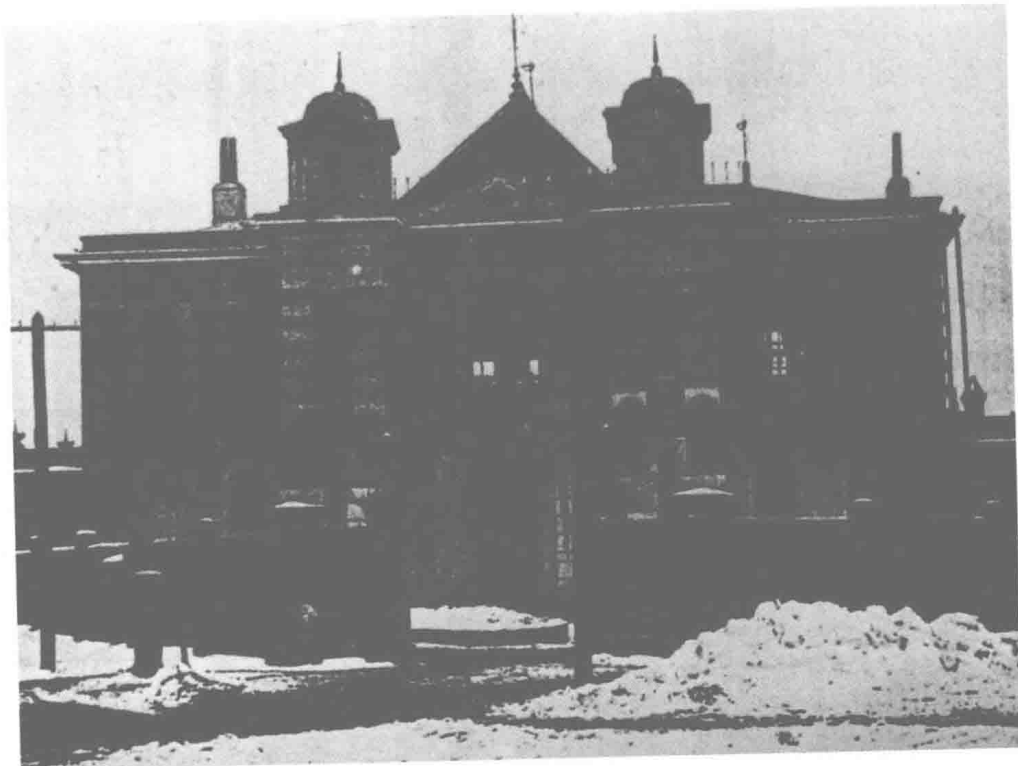
大连卫生研究所前身是满铁卫生研究所，七三一部队成立后接收了该所，成为细菌部队的分队（支队），代号三一九部队。全所 140 余人，从事生产鼠疫、霍乱、伤寒、猩红热等传染病毒的研制和大批量生产。同时也进行人体实验。另有史料证实，该研究所曾伙同满洲医科大学对英美军俘虏进行过人体细菌试验。

1 林口支队遗迹。〔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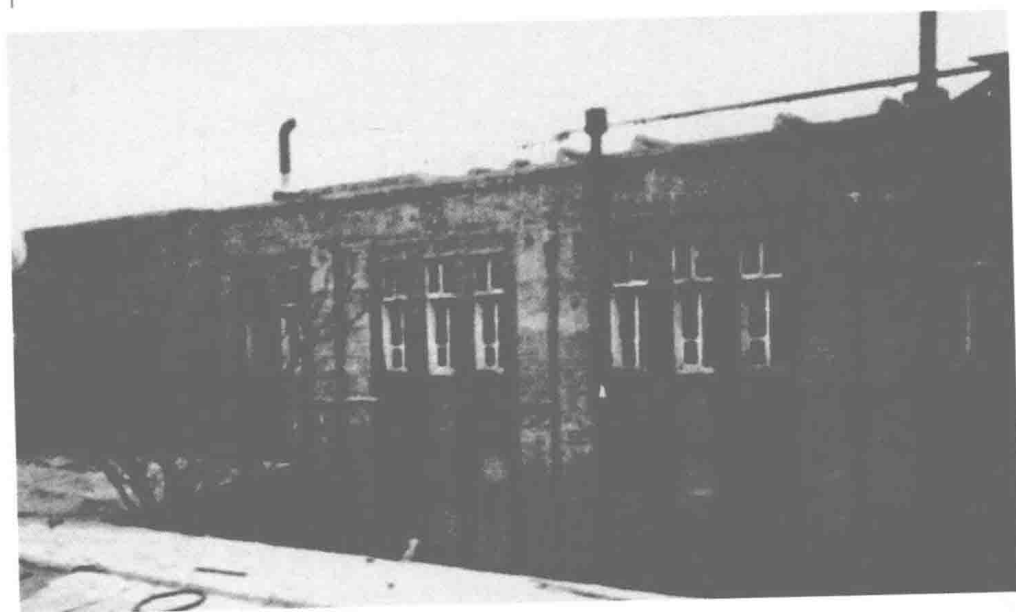
2 林口支队平面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6 页〕

■1 大连卫生研究所外景。
〔森村誠一：《続・悪魔の
飽食》，原书无页码〕

■2 大连卫生研究所。〔金
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
图文集》，第38页〕



1



2

二、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

1939年4月在南京成立，代号“荣”字一六四四部队（1943年后改为“登”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外又称“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中支防疫给水部队”，又称“多摩部队”、“桧字部队”。一六四四部队设于中山东路中央陆军总医院，石井四郎为第一任部队长，后来的历任部队长分别有大田澄、增田知贞、佐藤俊二、山崎新等人，均是七三一部队的骨干成员。一六四四部队的总编制1500—1700余人，并在上海、苏州、常州、杭州、九江、南昌、安庆、汉口、武昌、岳州等地设置12个支部，其中杭州支部是华中细菌战的主要据点，设在杭州郊区原笕桥中央航空学校。一六四四部队除繁殖老鼠、跳蚤，大批量生产霍乱、鼠疫、伤寒、痢疾等各类细菌病毒外，还在浙赣等战役中直接对中国军民实施了细菌作战，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一六四四部队士兵榛叶修，因忍受不了在一六四四部队里的非人道“作业”，逃到国民党军队，他在自述状中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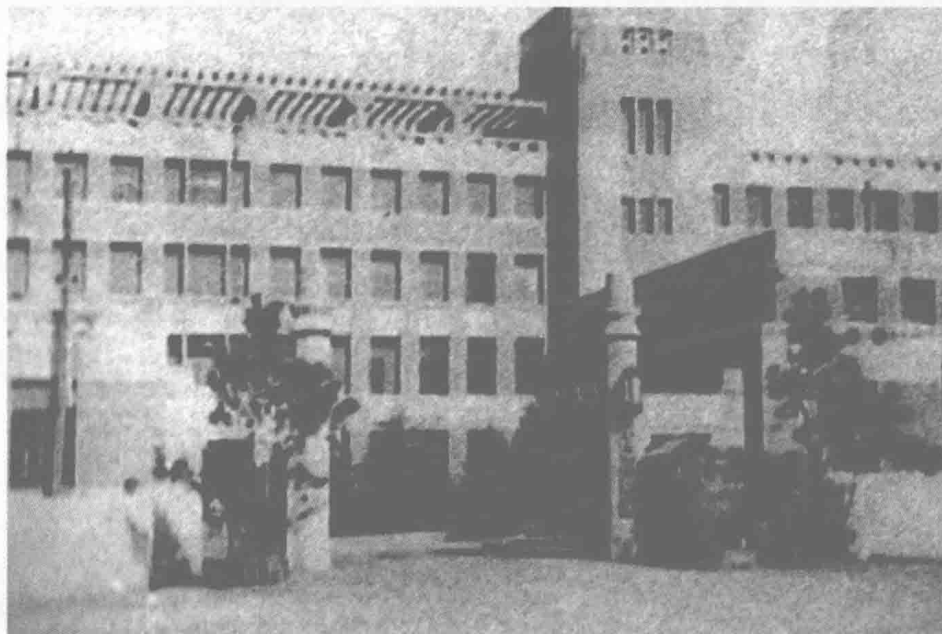
截止昭和十七年（1942年）6月，该部队制造了霍乱、伤寒、鼠疫、赤痢等细菌，担当者是防疫科的全员。散布细菌是从昭和十七年6月到7月间，散布的次数、数量不详。散布区域是以浙江省金华为中心，为的是让中国军队迅速撤退……后来日本军进至细菌散布地域，饮用、炊事时使用了附近的水，结果也出现了许多感染患者。中国居民也有多数感染者和死亡者……目的是把恶性猛烈的病原菌撒到敌军阵地的后方，人工造成传染病的猖獗，让敌人毙命，士气沮丧，同时也给一般居民带来严重后果的非人行径。^[1]

一六四四部队不仅实施细菌作战，而且从事骇人听闻的人体实验。据曾任一六四四部队监狱看守兵松本博的披露：

（关押马路大的）房间内放有7个像鸟笼一样的笼子……相互间用媒酚槽间隔。“马路大”以“根”计算，一个笼子关一根“马路大”……“马路大”进入笼子后一律裸体，我想是为了防止他们自杀，因笼子很小，只能抱膝靠在笼子里，既不能伸腿，也不能站立……这些人关入笼子的第二三天后，就开始注射生菌，军医来注射，可能有霍乱、鼠疫、

[1] 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七三一》，第177、178页。

破伤风、瓦斯、炭疽什么的，有时拿来装在试管里的鼠疫跳蚤，放在“马路大”的肚子上，让它们吸血，也有便痢者……当然，这些人总会一天天衰弱下去，根据菌种的不同，进行三四个月的观察，军官或军医判断生菌已经在“马路大”体内发生作用后就实行采血……采血的日子给“马路大”戴上黑头巾，带到处置室……军医切开腹股沟部位，用钳子拉出动脉，插进针头，一头是大口的瓶子，采血就这样开始……最初，血汨汨地向外流，以后血流慢慢变细，“马路大”遂产生很厉害的痉挛……更残忍的是，这时会有人穿着皮靴去踩“马路大”的心脏，于是吸管里出现血泡，这是最后的一滴血。^{〔1〕}



南京一六四四部队旧址。〔（美）哈里斯：《死亡工厂》，第1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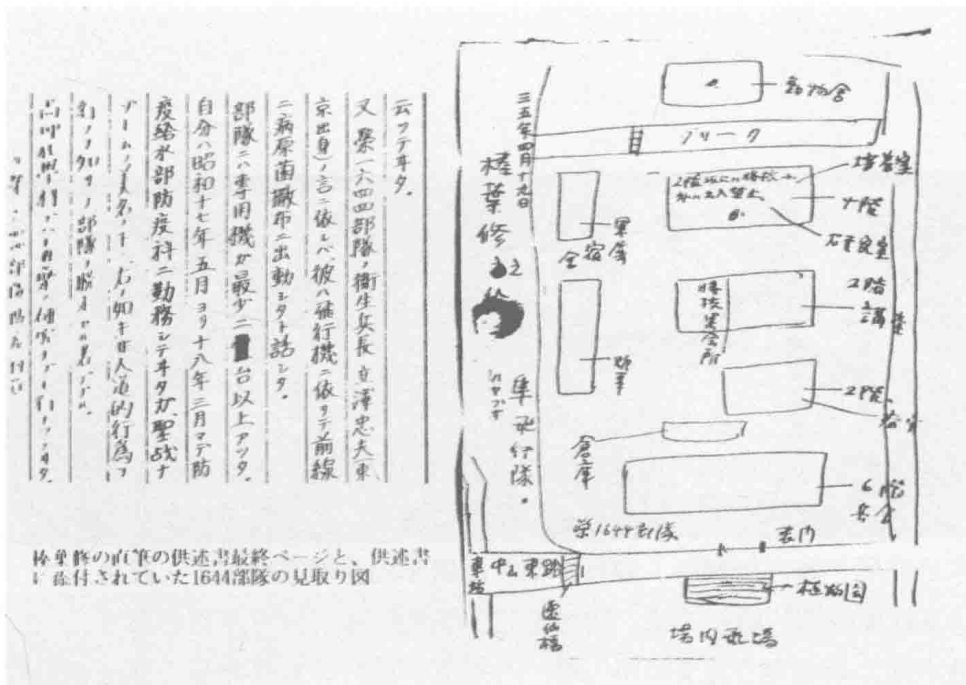
一六四四部队动植物培养室。〔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6页〕

〔1〕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177、178页。

1 榎叶修自述状。〔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七三一》，第179頁〕

2 松本博演示马路大在笼子里的情景。〔西里扶甬子：《生物戦部隊七三一》，第185頁〕

3 南京九华山生物研究所地下发现的一六四四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后遗弃的尸骨。〔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榎叶修の直筆の供述書最終ページと、供述書に添付されていた1644部隊の見取り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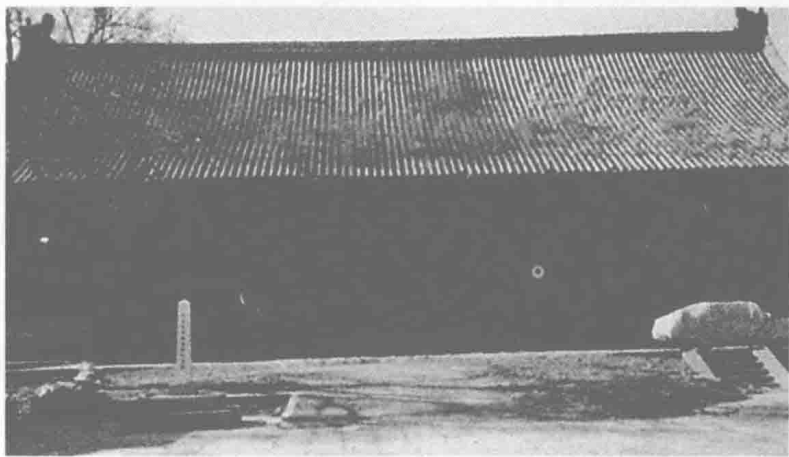


三、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

1938年2月，日军于北平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筹建了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并由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命名为“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对外称第一五一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学界现今一般称之“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一八五五部队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来改为课，定员1500人。

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本部设在今北京市天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本部也叫总务部，下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此外有给水科及凿开班。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城内建立其本部的同时，还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等16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其中，建立于1938年的太原分部（支部）和济南分部（支部），是华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部。此外，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还在野战各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1〕}

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本部和各办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大量饲养老鼠、跳蚤等小动物，用以研制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和脑膜炎菌等病菌。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该部队利用中国战俘、劳工甚至无辜的平民百姓进行各种病菌的实验，实行活体解剖，极其残忍。



北京细菌部队旧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1页〕

〔1〕谢忠厚：《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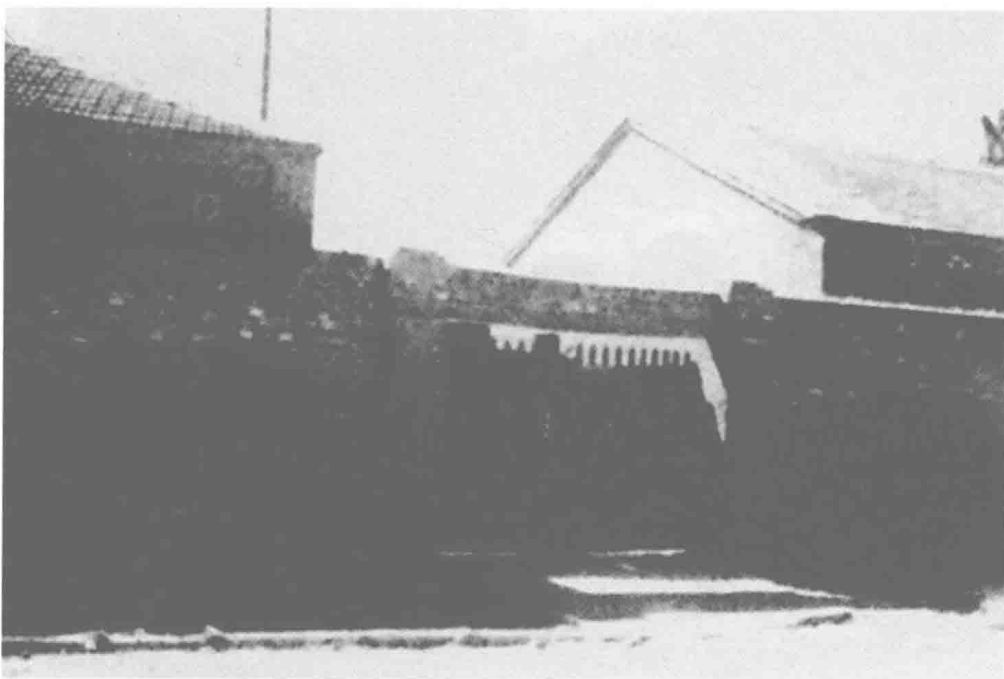


北平北支甲1855部队第一课遗址

北平北支甲1855部队第二课遗址

北平北支甲1855部队第三课遗址

1



2



3

1 北京细菌部队第一课、第二课和第三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37页〕

2 北京细菌部队济南支队大门。〔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2页〕

3 北京细菌部队济南支队细菌室。〔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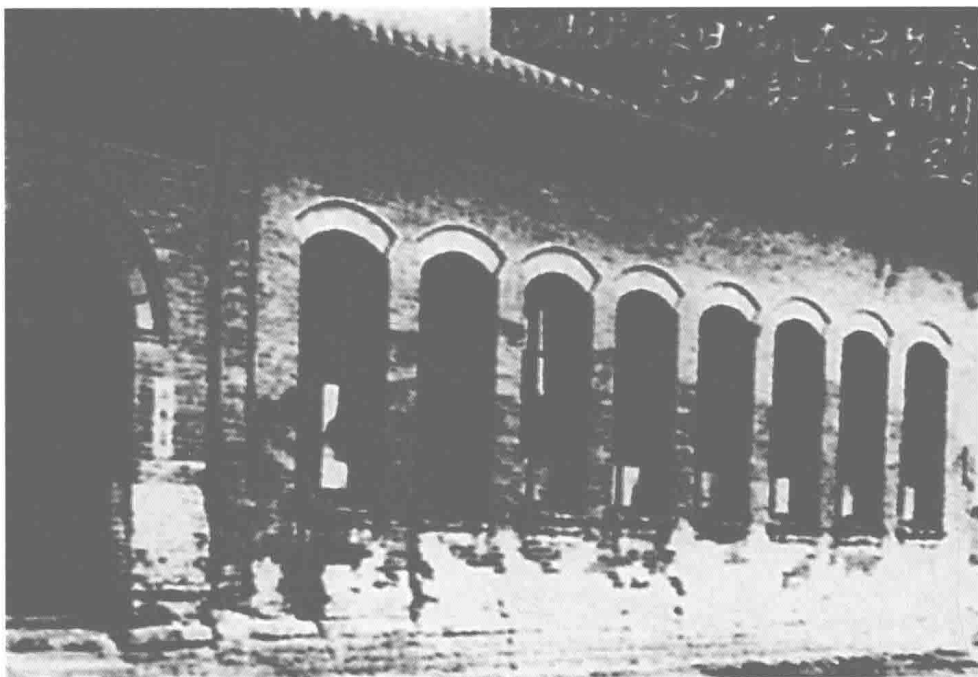
■1 北京细菌部队太原支队旧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3页〕

■2 北京细菌部队太原支队细菌培养室。〔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3页〕

■3 北京细菌部队太原支队细菌检查室。〔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3页〕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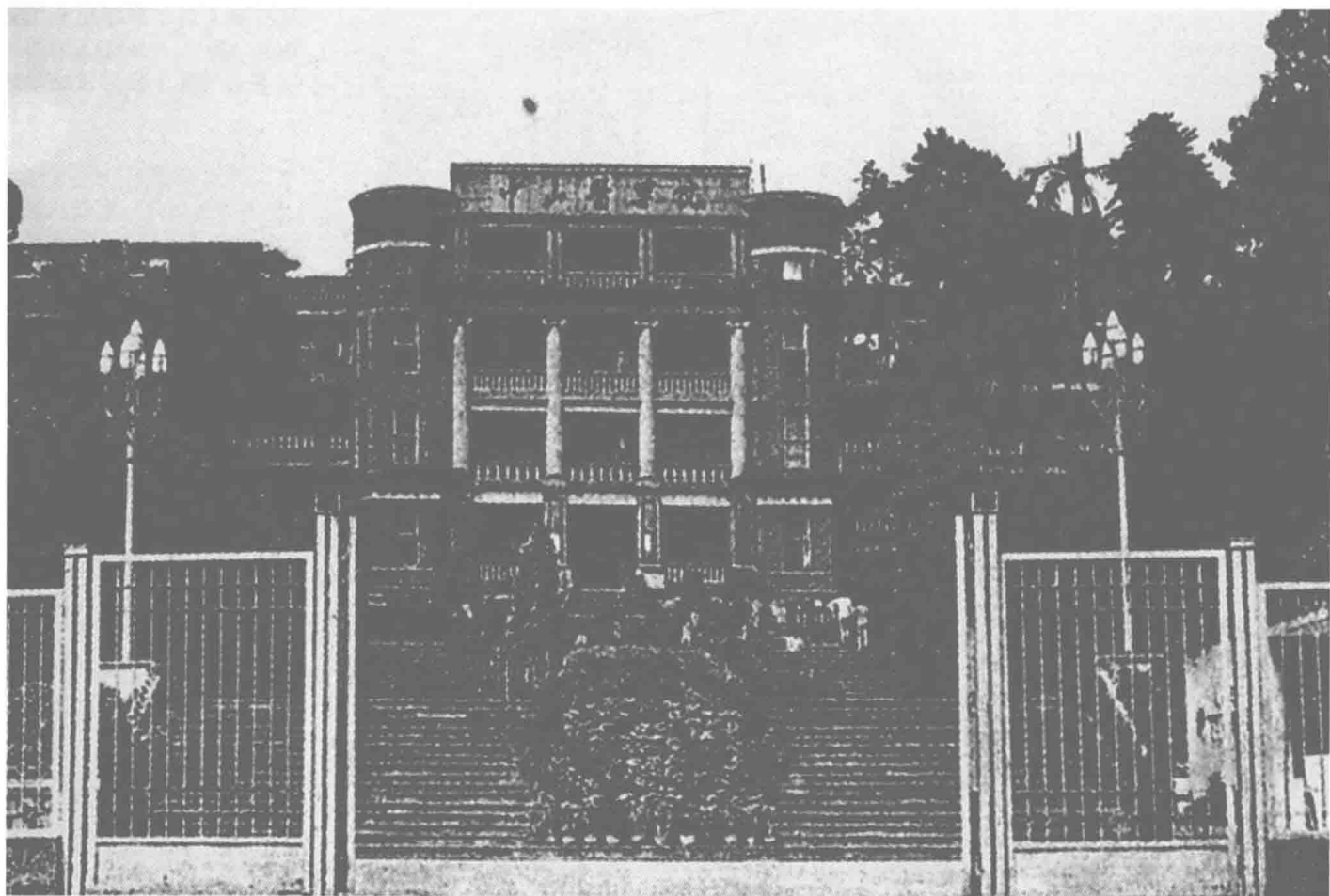
3

四、广东“波”字八六〇四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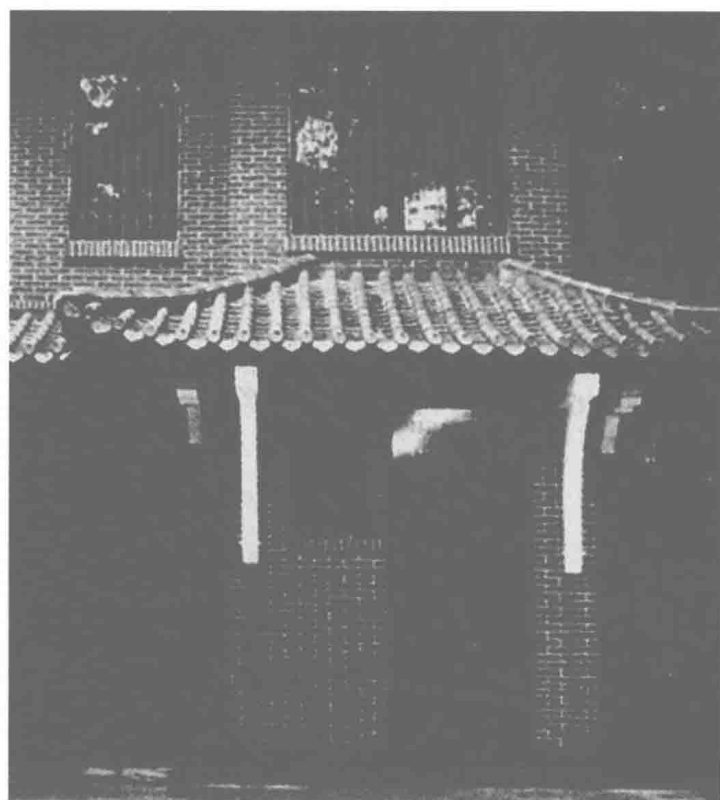
1939年8月在广州成立，对外称南支防疫给水部。本部设在原中山大学医学院内，先后由田中严、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任部队长，编制1200余人。有确切的史料证实，八六〇四部队在南方作战中多次派出间谍、汉奸遣入国统区向水源地投放霍乱、伤寒、沙门氏杆菌等病毒，造成严重的后果。八六〇四部队还在南石头设立一处难民收容所，以收容难民为名对难民进行罪恶的细菌实验，甚至利用病菌杀害大批难民、以减少城市压力。另外，该部队还直接参与了对昆明、丽水、玉山、衢县、桂林、南宁等地的细菌作战。



广州细菌部队旧址（1）。〔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1 广州细菌部队旧址(2)。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7页〕



2 广州细菌部队经理部旧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7页〕

五、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的前身是设在长春宽城子附近的关东军军马防疫厂，1936年，根据昭和天皇的指令，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建立，1938年迁至距离长春10公里的孟家屯。1941年后改称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该部队由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指挥，若松有次郎任部队长。编制1500余人，设有5个部，另外在大连、海拉尔（后移至克山）、拉古、佳木斯、四平设立5个支队。

第一〇〇部队以生产危害牲畜的炭疽、鼻疽、瘟病等病菌，以及危害庄稼生长的各类锈菌或病菌为主要目标，同时研制并生产了大量人畜交叉感染的病毒。

据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中将供认：

我指导过用以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我曾命令并亲身监督过第一〇〇部队内培养鼻疽菌、炭疽热菌、牛瘟菌和班驳病菌等等的工作，目的是要用这些细菌去进行反苏的细菌战和细菌破坏活动。

我在领导第一〇〇部队的实际工作时，曾指令该部队大批制造细菌武器，其中包括有引起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和斑疹病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我曾督察第一〇〇部队去执行此种大批制造细菌武器的任务。^[1]

另据第一〇〇部队骨干成员三友一男供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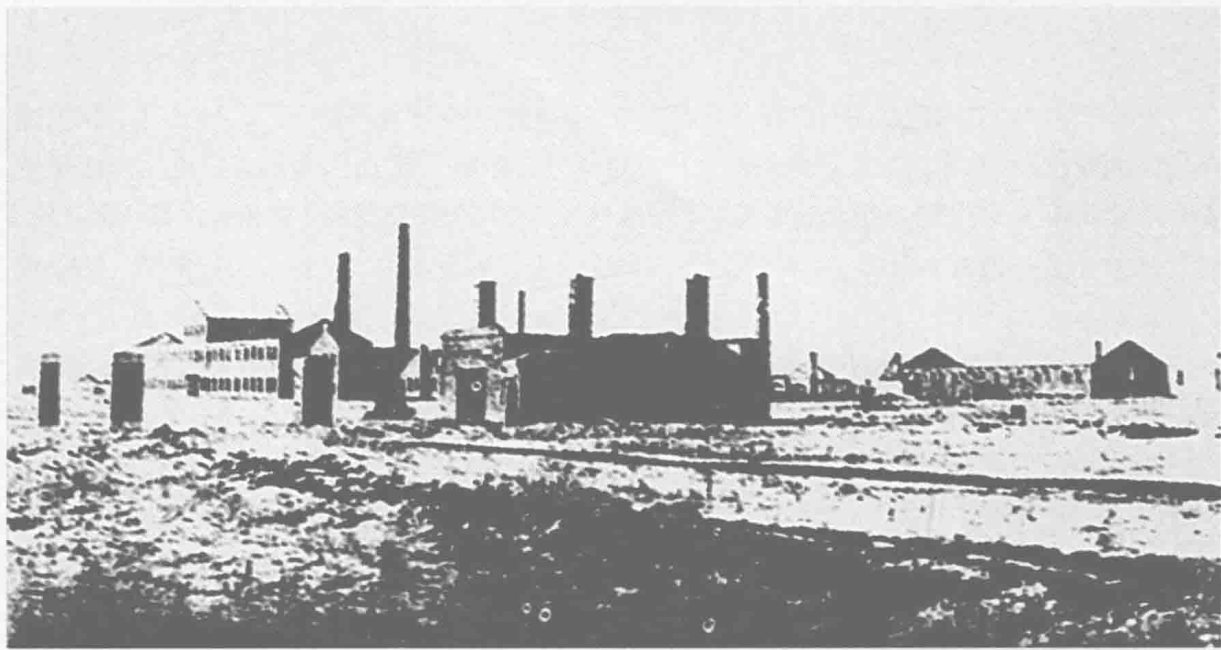
1944年八九月间，我在第一〇〇部队场所内用七八个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进行过实验，在他们身上检验过毒药效能，方法就是把被我放上了毒药的食物发给这些被捕人去吃。1944年8月末，我把一公分海洛英放到一碗稀饭里，然后就把这碗稀饭发给一个被捕的中国人吃下，他吃下之后经过30分钟就失掉知觉，再经十五六个钟头就死掉了。我们下这份海洛英时，明知道是致命的份量，但对于这人的死活，我们是漠不关心的。

我对某些被捕者每人进行过五六次实验，目的是要检验朝鲜“朝颜”、海洛英、“巴克塔尔”和蓖麻青等毒药的效能。有个被捕的俄国人在受实验之后，身体虚弱得已经再不能用来进行实验了。松井叫我注射一针氰化钾把他毒死。这人受到这种注射之后，马上就死掉了。^[2]

[1]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47—351页。

[2]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4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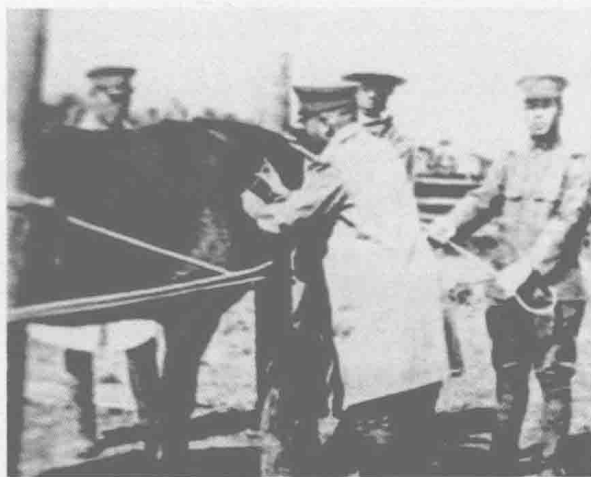
1947年5月29日，在美国调查官的询问下，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承认该部队进行过马（炭疽热、鼻疽病和贫血）、牛（牛瘟、口蹄疫）、猪（猪霍乱）、家禽（鸡霍乱）、羊（羊霍乱）等疫病病菌的研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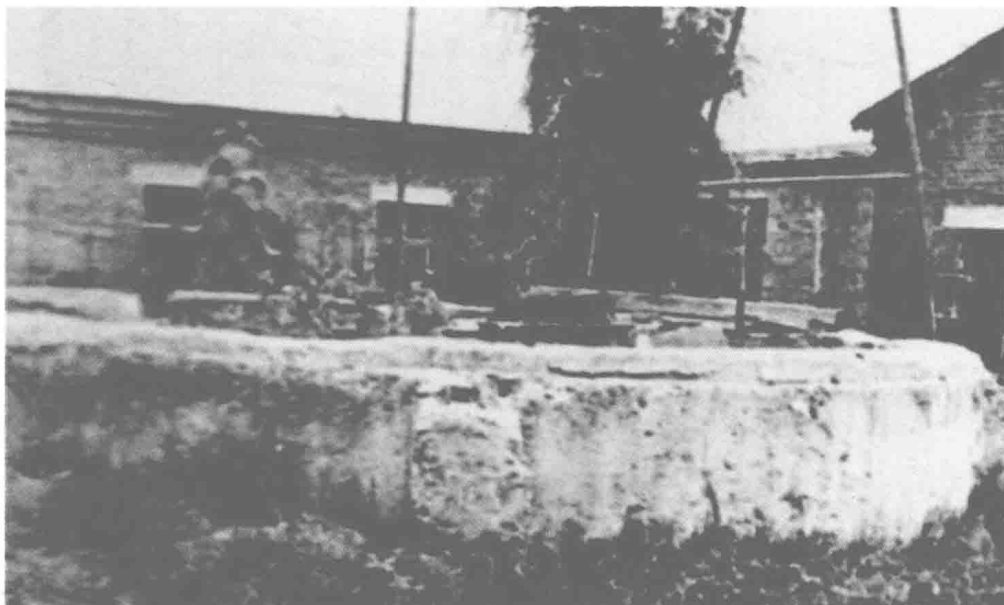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旧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集》，第39页〕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进行军马防疫实验。〔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0页〕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给马注射炭疽菌疫苗。〔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0页〕



1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尚存的冷水塔残迹。〔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0页〕

2 新加坡“冈”字九四二〇部队总部遗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8页〕

除了七三一部队、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广州“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外，日军还于1942年5月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组建了“冈”字九四二〇部队，对外称防疫给水部，部队建制208人，最多时达590人。九四二〇部队不仅培育了大量鼠疫细菌，而且与七三一部队配合，1942年5月先后在云南保山、大理、腾冲等地发动了霍乱、鼠疫作战。



2

第八章

细菌武器的研制及人体实验



各种研究资料显示，日本军政当局投入了巨大财力，聚集当时日本国内的细菌学专家，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基地，对鼠疫、霍乱、炭疽、白喉等恶性流行病菌进行研究，研制和开发细菌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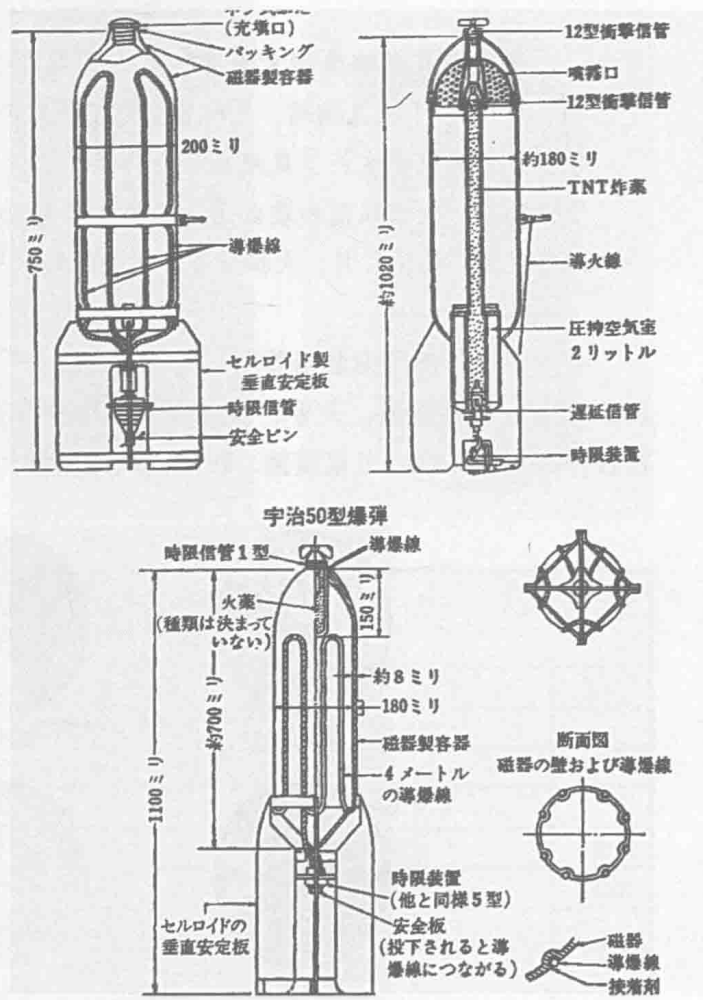
关东军宪兵队发布《关于特殊处理的通牒》（“关宪警第58号”），指示日本宪兵、警察和军队对“重要犯人”可以“不经审判、直接送致”，将这些人充作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的“马路大”。七三一细菌部队利用“特别输送处理”的“马路大”实施非人道的活体试验，进行冻伤、烫伤、梅毒、器官移植等人体试验；在安达野外试验场，甚至将人体捆绑在木桩上，测定细菌炸弹爆炸的杀伤力。为了掩盖罪行，七三一部队对试验中死去的“马路大”采取用焚尸炉焚烧，然后将骨灰扬掉的手段，消灭证据。



哈尔滨领事馆，设有地下监狱，关押特别输送人员的中转站。〔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68页〕

一、细菌武器的研制

从1932年起，以日军“东乡部队”和陆军军医学校防疫所为中心，开始了利用人体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和实验。1936年，昭和天皇飭令，日本军政当局投入巨大的财力，聚集国内近千名一二流的细菌学专家，开始营造哈尔滨平房细菌战基地，展开了包括鼠疫、伤寒、霍乱、炭疽、鼻疽、结核、赤痢、流感、白喉、痢疾、猩红热、天然痘、兔热病、狂犬病、森林脑炎等恶性流行病菌的研究，同时还进行冻伤、烫伤、饥饿、倒挂、真空、气压、干燥、断水、梅毒、器官移植，以及人马血液交换等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



日军细菌弹构造图。〔西里扶甫子：《七三一部隊の生物兵器とアメリカ》，かもがわ出版会，2003年，第30頁〕

(一) 大批量生产病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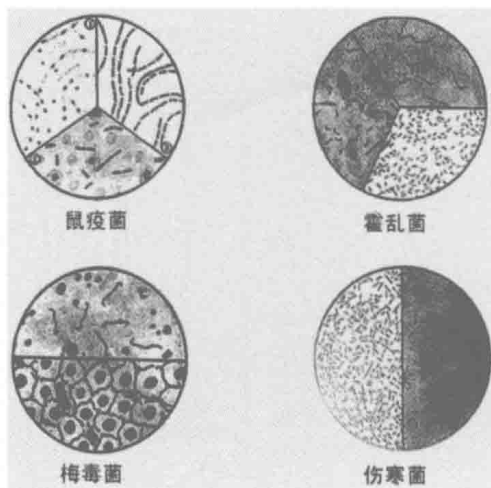
第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供认:

我所领导的那个分部,运用自己所具有的设备,每月内可培养如下数量的某一种细菌:鼠疫菌100公斤,炭疽热菌200公斤,伤寒菌300公斤,副伤寒菌“A”300公斤,霍乱菌330公斤,赤痢菌300公斤。1940年下半年内,我所主持的一组人员培养出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供给由第七三一部队另一部分工作人员所组成,经前该部队长石井将军率领到华中一带去的特别远征队之用。除伤寒菌和霍乱菌外,该远征队还使用过染上鼠疫的跳蚤去反对中国军队。〔1〕

另据从事细菌生产的七三一部队队员筱塚良雄的供认:

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是在口号栋一楼进行的。从1940年7月始的11个月期间,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1941年5月,大批量生产了鼠疫菌和脱脾炭菌。同年7月到9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1942年4月到5月,大批量生产了炭疽菌和鼠疫菌。同年6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2〕

七三一部队使用细菌培养箱、高压灭菌锅炉、冷藏灭菌柜、干热灭菌器、长颈球形瓶、显微镜、天平、铁丝筐等工具进行细菌的研究、实验、生产,在各种细菌生产中,以鼠疫菌、霍乱菌两大菌种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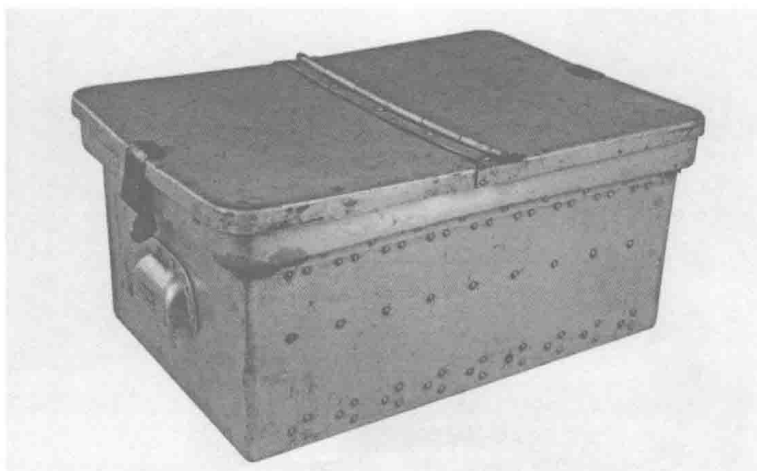
鼠疫菌、霍乱菌、梅毒菌、伤寒菌结构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90页〕

〔1〕《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76—280页。

〔2〕《筱塚良雄在东京地方法院的证词》(2000年11月15日),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細菌戦》,第2集,日本辩护律师团发行,2001年,第32—38页。



1



2



3



4

1 装血清用的铝质金属瓶。
〔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石井式细菌培育箱(2)。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8页〕

3 干热灭菌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6页〕

4 铁质广濑式自动喷雾器。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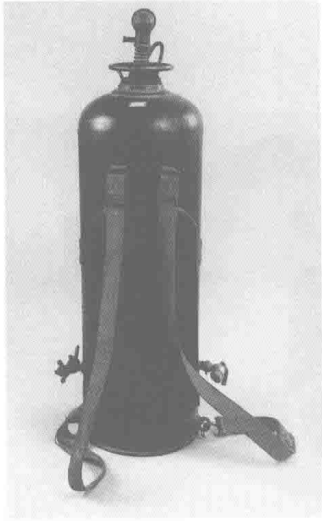
5 田村良雄供述七三一部队1937年7月—1942年7月细菌生产量。〔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92页〕

细菌生产量统计表

1937年7月—1942年7月(田村良雄1954年供述)

年	月	细菌种类						合计(公斤)	备注
1939	7~8	伤寒菌	副伤寒菌	霍乱菌	赤痢菌			22.5	
1940	5	伤寒菌						20	
1940	7~11	伤寒菌	副伤寒菌	霍乱菌		炭疽菌	鼠疫菌	270	
1941	1~2					炭疽菌	鼠疫菌	9	干燥式
1941	5					炭疽菌	鼠疫菌	9	干燥式
1941	7~9	伤寒菌	副伤寒菌	霍乱菌	赤痢菌			70	
1941	9~11						鼠疫菌	70	
1941	12						鼠疫菌	5	
1942	4					炭疽菌	鼠疫菌	24	
1942	6~7					炭疽菌		140	
总计								639.5	

根据国家档案馆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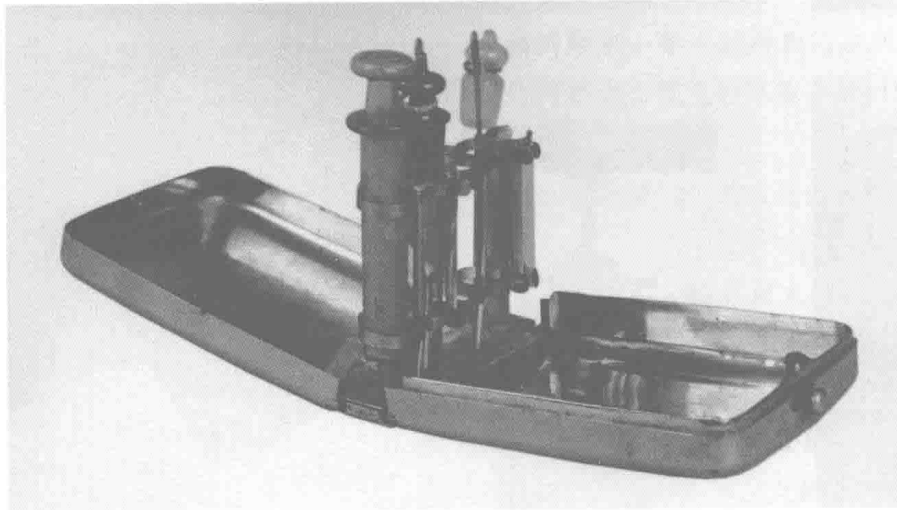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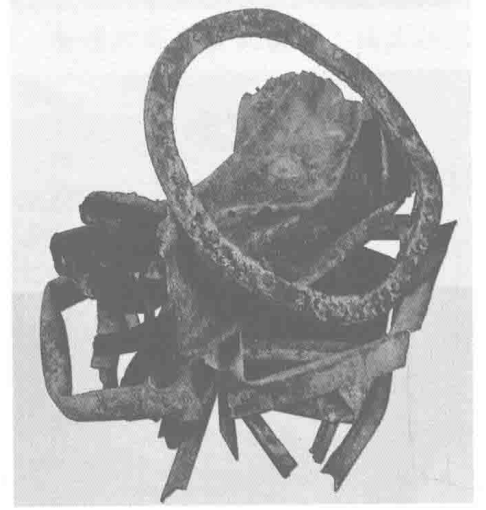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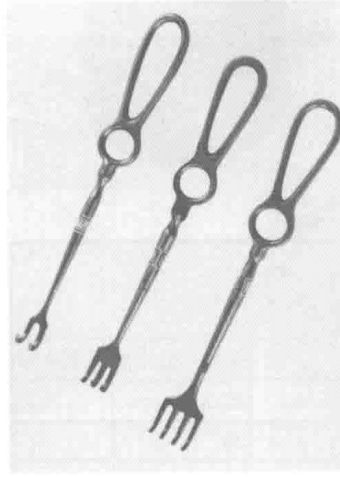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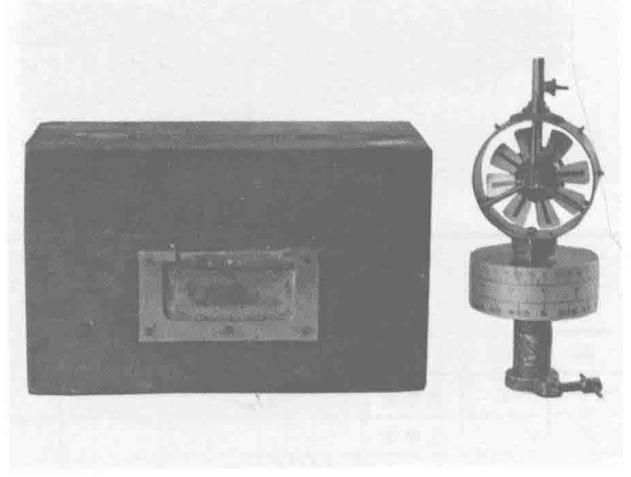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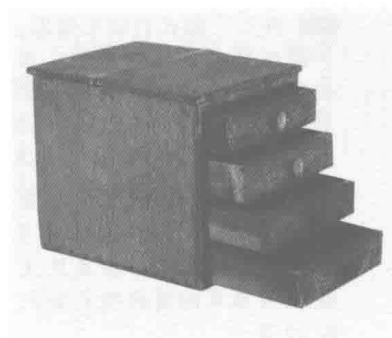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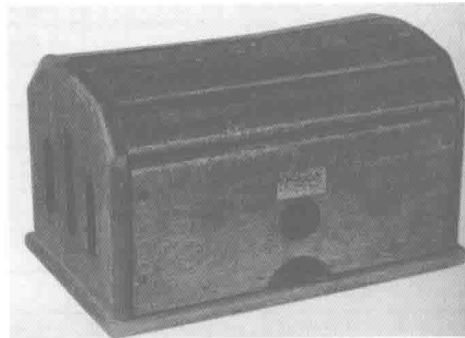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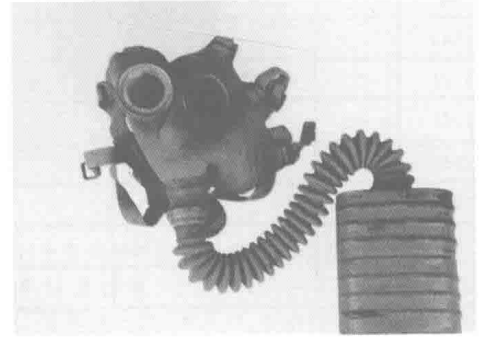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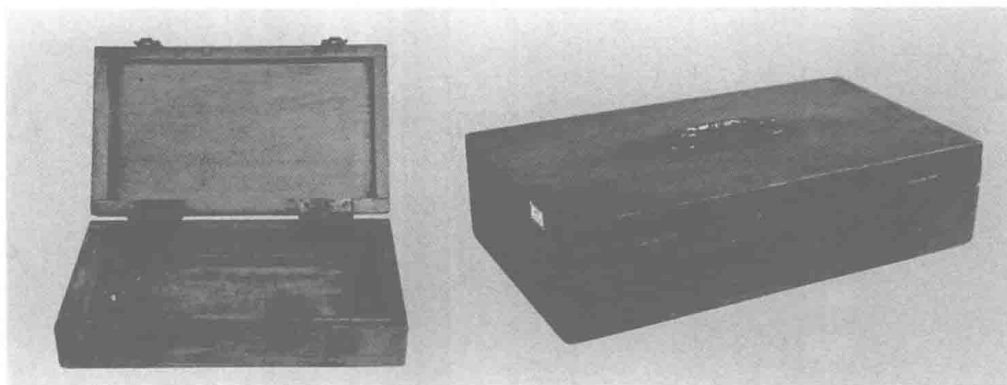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铁质背负型自动喷雾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8页〕

2 铁质高压灭菌炉。〔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33页〕

3 卡尔蔡司显微镜。〔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35页〕

4 不锈钢注射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40页〕

5 铁质培养细菌溶解釜残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37页〕

6 2000W 电热蒸汽灭菌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49页〕

7 培植细菌工具。〔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53页〕

8 风向测速仪。〔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77页〕

9 木质细菌实验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15页〕

10 木质电子恒温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17页〕

11 藤仓防毒面具。〔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24页〕

12 木质检毒箱。〔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25页〕

13 玻璃标本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80页〕

14 玻璃磨口溶液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81页〕

15 培养细菌的各种玻璃器皿。〔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94页〕

16 饲养小动物的笼子。〔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1页〕

(二) 研制细菌炸弹

为了在撒播细菌时保证细菌的存活率，七三一部队在“南栋”旧址设置陶瓷炸弹实验场，先后试制出ウ型、ハ型、イ型及宇治型等多种类炸弹，以及飞机散播细菌装置。七三一部队骨干成员北条圆了在培训细菌战科技人员的教材《关于细菌战》中指出：

使用能抵抗爆炸力的媒介物。为了在广阔空间散播这些媒介物，必须要进行计算以便使媒介物在距离攻击目标 50 米—100 米的时候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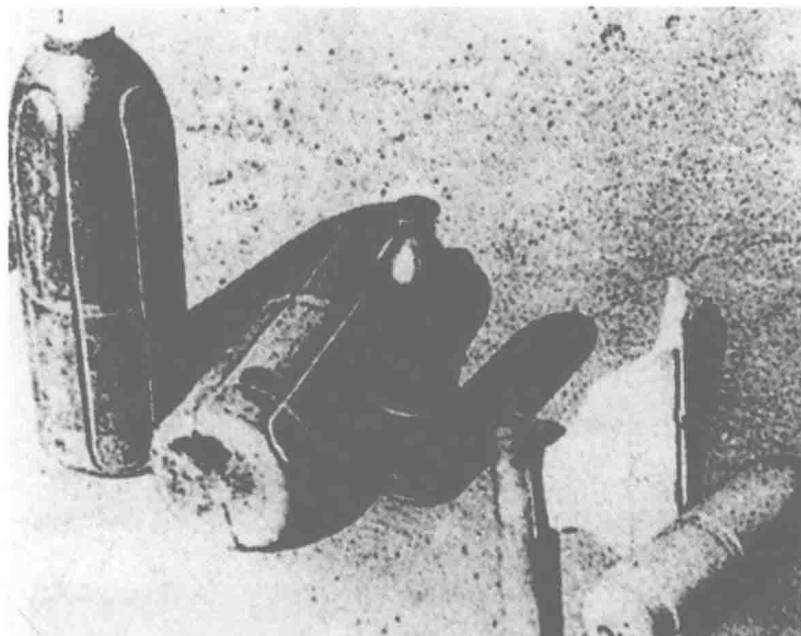
如果这样的炸弹用瓷器或玻璃制成，它会保护好媒介物，避免出现哑弹，同时在下落过程中顺利爆炸，还可减少火药用量。在炸弹爆炸时，将感染上瘟疫的跳蚤之类的昆虫趁它们没死之前，将它们散布开。^[1]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供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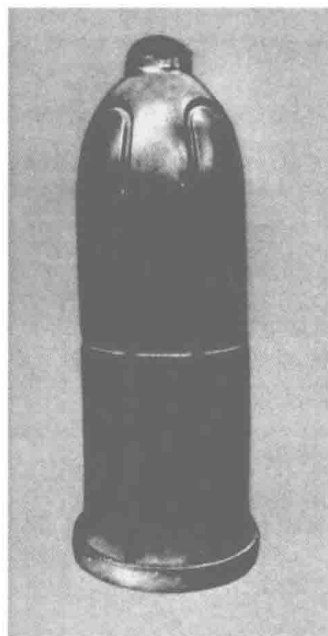
第七三一部队曾从事研究鼠疫、炭疽热、霍乱、伤寒及其他病菌使用法，为了这个目的，第七三一部队内设立有一些专门实验和培养细菌的机构。当时已在加紧研究特别炸弹，作为使用细菌武器方面的一种最有效手段……石井中将在报告中说已制定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新方法，即从空中投掷装有传染病病菌的特种瓷器炸弹。……该报告中所提出的办法，即由飞机投掷装有细菌的特种瓷器炸弹这样使用细菌武器的办法，山田乙三也是表示赞同的。^[2]

[1] 近藤昭二：《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Unit 731: Official Declassified Records），柏书房 2003 年，光碟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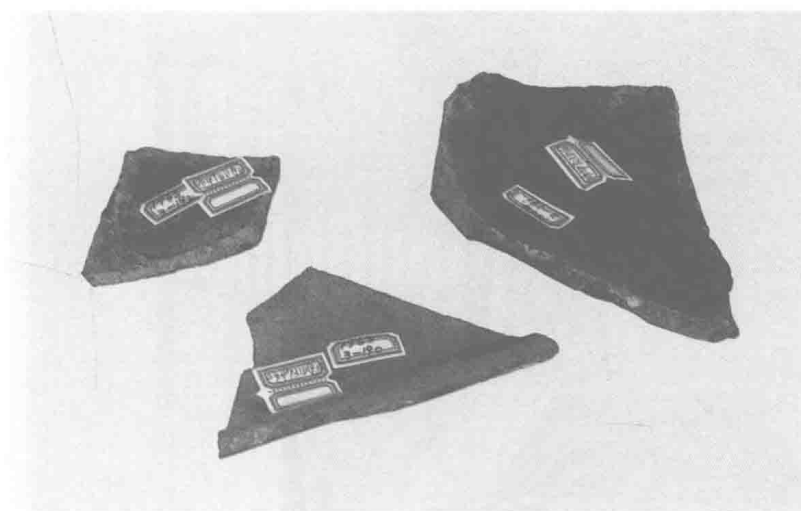
[2]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 132—135 页。



1



2



3



4

1 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93页〕

2 石井四郎设计的旧式宇治型细菌炸弹。〔森村誠一：《続・悪魔の飽食》，扉頁〕

3 动力班出土的细菌弹残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6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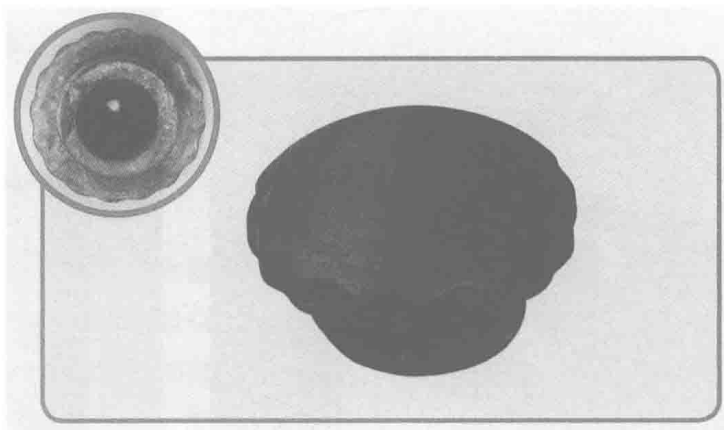
4 研制和装配细菌炸弹的七三一部队山口班制造场。
〔杨彦君摄〕

1 瓷质细菌弹堵盖。〔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64页〕

2 引信管盒。〔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60页〕

3 山口班地下贮藏室遗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93页〕

4 焙烧细菌弹弹壳的窑体。〔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92页〕



(三) 大量培植老鼠和跳蚤

为了大量培育鼠疫等病毒，七三一部队设有小动物培育室，配备有专人负责饲养老鼠，繁殖跳蚤，然后将鼠疫菌感染到老鼠或跳蚤体内，用于细菌战实战。七三一部队将细菌武器用于实战后，所需要的鼠疫菌数量倍增，出现“饼”（老鼠）和“粟”（跳蚤）不足状况，为此动员各部队捕捉老鼠，甚至以防疫为名，强令东北各机关、部门、企业、学校等上缴活老鼠。日本国内埼玉县庄和村一带有数百家农户竟以饲养老鼠为生，专门提供给日军细菌部队。



动物笼子，铁质；长60.7厘米，宽45.5厘米，高23厘米。
動物ケージ、鉄製；長60.7cm、幅45.5cm、高23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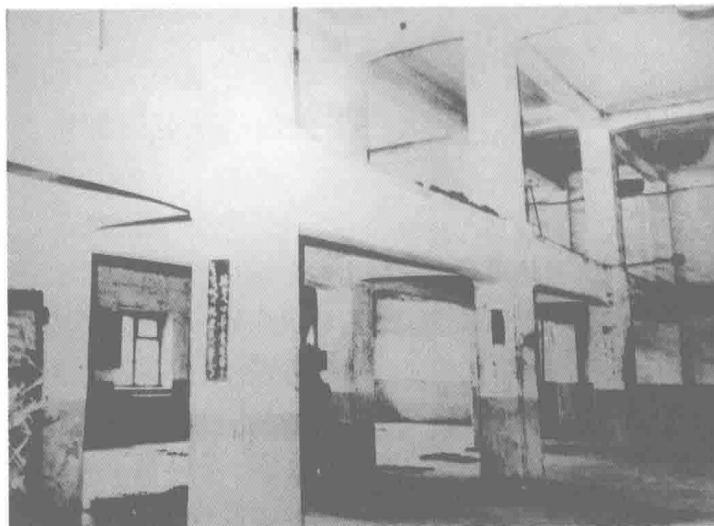


1 饲养小动物的笼子。〔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2页〕

2 田中昆虫班旧址。〔杨彦君摄〕



1



2



3



4



5

1 小动物地下饲养室内景。〔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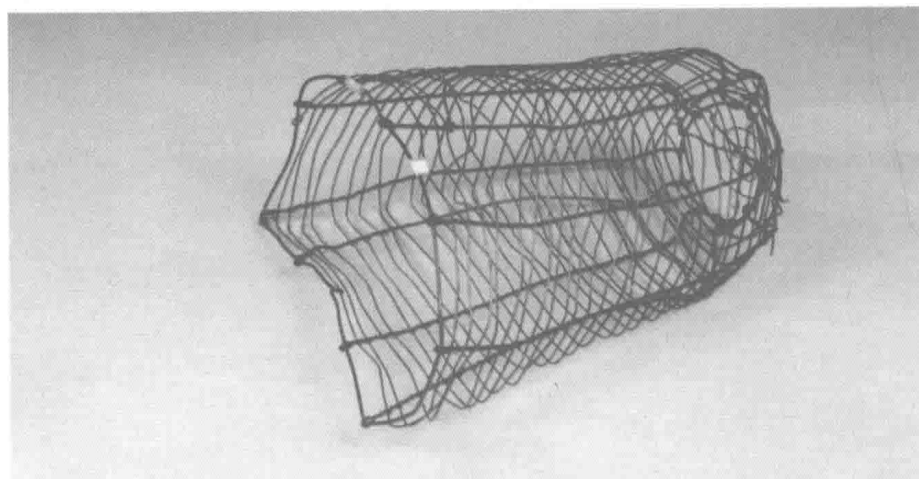
2 七三一部队昆虫培植室内景。〔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3 田中昆虫班班长、“跳蚤专家”田中英雄。〔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1页〕

4 田中昆虫班队员神谷实。〔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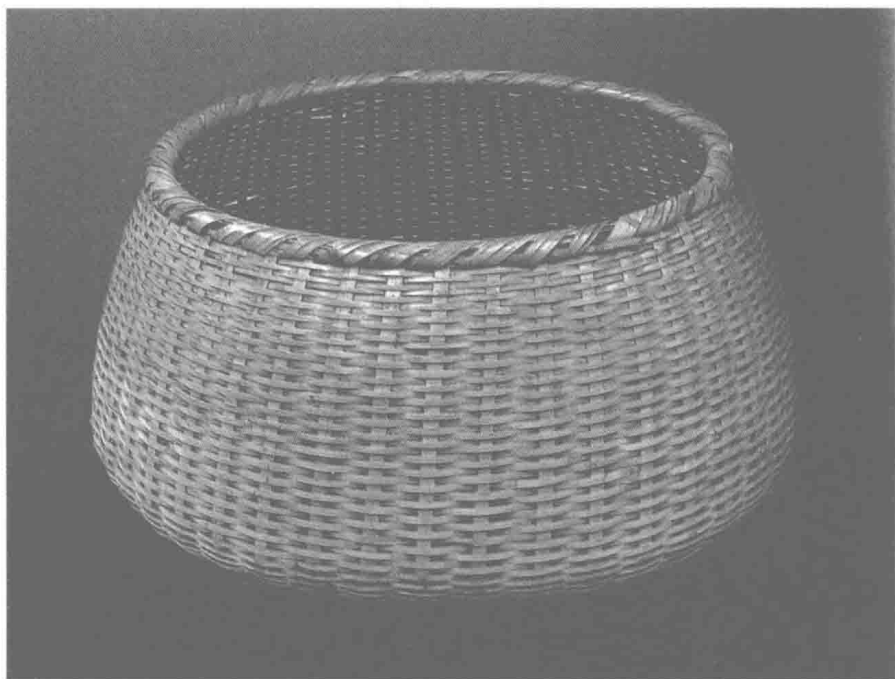
5 七三一部队老鼠饲养员郡司阳子。〔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0页〕

6 捕捉老鼠的笼子。〔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2页〕



6

■1 竹质小动物筐。〔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13页〕



1

■2 日军细菌部队队员捕捉野生小动物。〔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3页〕



2

■3 七三一部队向各地索要鼠类完成情况。〔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83页〕

七三一部队向各地索要鼠类完成情况
仅1945年1月至5月(龙江省)

地点	数量(只)	地点	数量(只)
泰来县	12500	富裕县	3000
杜尔伯特旗	4500	讷河县	14500
景兴县	3000	甘南县	4000
龙江县	14500	林甸县	数目不详
合计	56000		

3

二、“特别输送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军宪兵队发布《关于特殊处理的通牒》（“关宪警第58号”），该文件指示日本宪兵、警察和军队对“重要犯人”可以“不经审判、直接送致”，将这些人押到平房，充作七三一部队细菌实验的“马路大”。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第三课长、曾直接担当“特别输送处理”的吉房虎雄亲笔供述：

（经）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东条英机、军医石井四郎、参谋山冈道武以及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部员松浦克己等人秘密策划，……这就是特别简单而且无限制地从培养细菌的活体材料入手。

1937年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了“特别输送处理”秘密命令。“特别输送处理”就是宪兵队和伪满警察非法逮捕中国人民，如果认定他们有“重罪”，不用经过审判，由宪兵部队输送到石井部队，作为细菌实验的材料杀害。^[1]

曾任东安（今密山）宪兵队长的平木武供认：

所谓“特别处理”，就是被宪兵队逮捕的抗日地下人员或者具有抗日反满思想的人，审问后，由宪兵队长报请关东军司令官批准，押送到哈尔滨的“防疫给水部”，供作细菌实验。^[2]

1998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一批日军宪兵队“特别输送处理”档案，不久以后，吉林省档案馆也发现了同样的“特别输送处理”档案。

这两批档案资料证实，吉黑两省总计有253人被“特别输送”到七三一部队充作人体实验的“马路大”。这些人员中除中国籍的抗日志士或情报人员外，还有1名苏联人、4名朝鲜人。另有1名女性。

1943年10月，大连宪兵队本部战务课外勤曹长三尾丰在大连宪兵队长的指挥下曾逮捕了21人，其中王耀轩、李忠善、王学年等4人被送到七三一部队。他曾供述如下：

[1]吉房虎雄：《特移扱——细菌实验》，神吉晴夫编：《三光·日本人の中国における戦争犯罪の告白》，第27—37页。

[2]松村高夫：《日・米・ソの資料による七三一部隊と細菌戦の解明》，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細菌戦》，第6集，日本辩护律师团发行，2010年，第64页。

1943年10月，在队长白滨重夫的指挥下，我同特高课长藤田正少佐……满洲八六部队无线分队小松少佐总计60人一起出动，逮捕了大连市黑石礁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沈得龙夫妇……接着又在沈阳逮捕了中共党员李忠善、天津地下抗日工作者王耀轩、中共党员王学年以及裕兴纺织厂厂长杜某……沈得龙、王耀轩、李忠善、王学年等4人被押到石井部队杀害……我亲自押送4人到石井部队杀害。^{〔1〕}

大连宪兵队特高系私下对策班第二班长长沼节二也承认：

1943年10月初，我作为逮捕班长指挥部下，逮捕了居住大连黑石礁的抗日工作者沈得龙。同年10月中旬，又指挥5名宪兵赴沈阳逮捕了李忠善，还在天津逮捕了王耀轩。之后，大连宪兵队长白滨中佐下令，将4人押到石井部队。^{〔2〕}



“特别输送处理”的主要实施者关东军宪兵司令部。〔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51页〕



直接参与特别输送处理的原日本宪兵三尾丰出面证实押送“犯人”到七三一部队的经过。〔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149页〕

〔1〕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戦》第6集，第65、66页。

〔2〕王希亮采访长沼节二记录。

1 宪兵队“输送”李厚彬（宾）文件。〔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201页〕

2 关东军宪兵队特别输送处理文件。〔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页〕

3 特别输送处理部分名单。〔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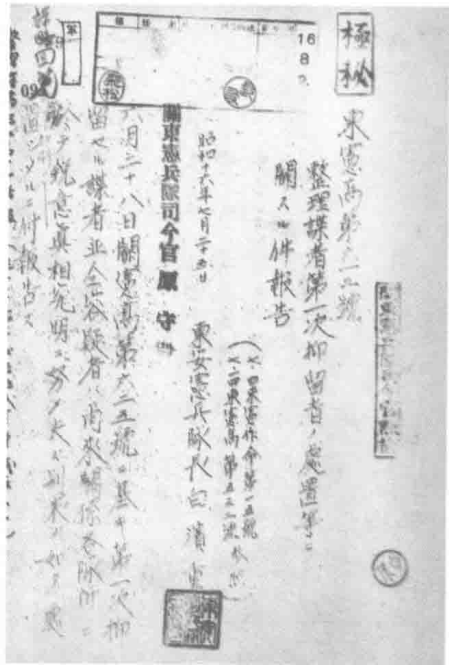
4 特别输送处理部分名单。〔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80页〕

5 特别输送处理部分名单。〔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6、7页〕

6 朱云岫被特别输送处理文件。〔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52页〕



1



2

虎		林	
作工	楠	作工	楠
李厚彬	李厚彬	李厚彬	李厚彬
宾	宾	宾	宾
...

3

虎		林	
作工	楠	作工	楠
李厚彬	李厚彬	李厚彬	李厚彬
宾	宾	宾	宾
...

4

虎		林	
作工	楠	作工	楠
李厚彬	李厚彬	李厚彬	李厚彬
宾	宾	宾	宾
...

5



6



1 三位受害者（自左向右依次为王乐甫、赵忠博、王耀轩烈士）。〔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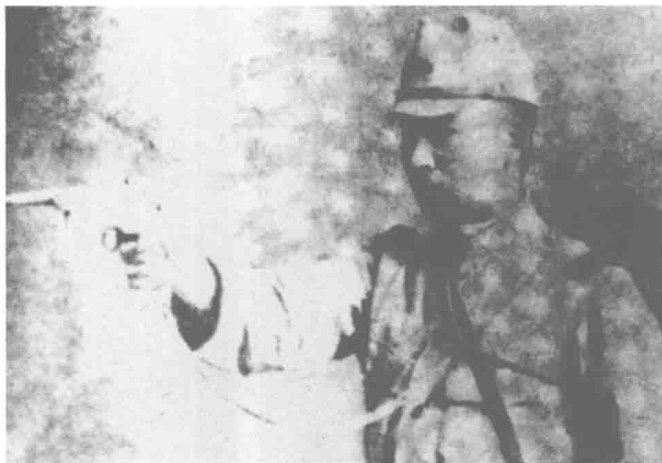
2 受害者李厚宾烈士。〔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53页〕

3 “特别输送处理”朝鲜受害者李基洙遗像。〔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0页〕

4 “特别输送处理”朝鲜受害者李鹏阁、王学年遗像。〔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0页〕

5 受害者沈得龙夫妇。〔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55页〕

1 七三一部队第三运输班队员越定男。照片背面写着“为预防俘虏逃跑随时准备射击前坐车的持手枪担当警戒姿态”。〔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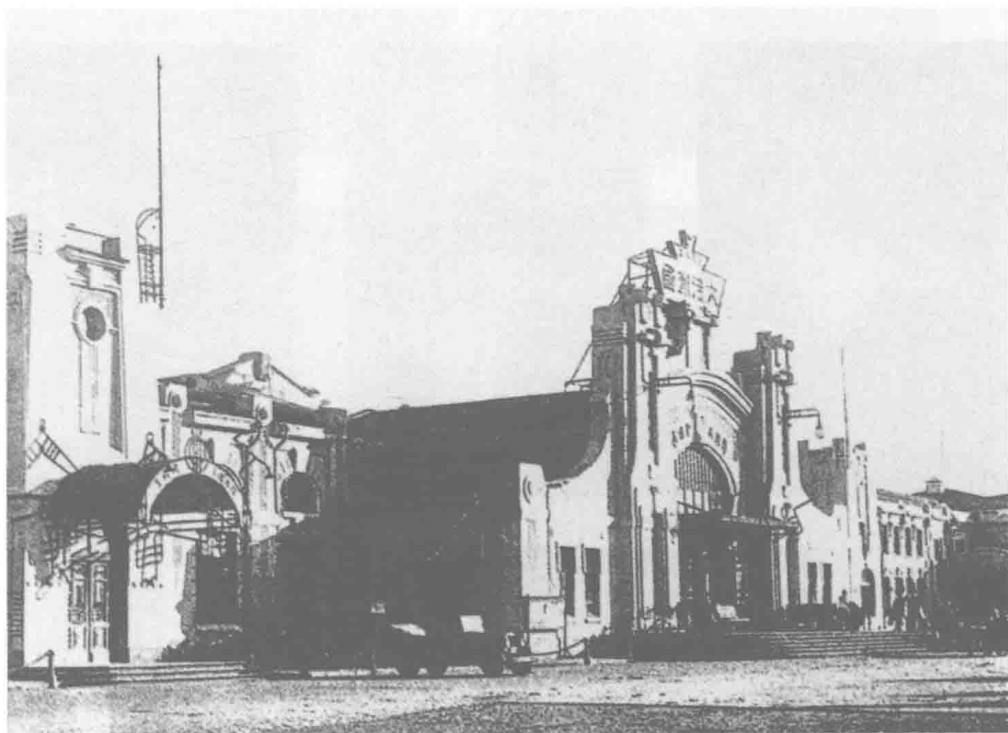
1

2 记述将90名河北人押送至哈尔滨七三一部队（30人）和孙吴支队（60人）的平野部队《阵中日记》。〔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6页〕



2

3 外地“特别输送处理”者在哈尔滨火车站交接后再行运送至七三一部队本部。〔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62页〕



3

4 王振达被特别输送处理文件。〔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4

1 日本驻哈尔滨原领事馆在花园街时的地下监押室。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70页〕



1

2 哈尔滨白桦寮，设有地下监狱，关押特别输送人员的中转站。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第67页〕



2

3 王希亮（右）在日本采访长沼节二（中）。



3

1 一六四四部队榛叶修自述状。〔Peter Williams 等著，西里扶甬子译：《七三一部队的生物武器与美国》〕

2 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关于将刘世杰等“特别输送处理”完毕的电文。〔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74页〕

土軍、
軍司令官、
下村定、佐々木為人、
師団長、
軍司令官、師団長等、要求ニ依リテ行フモ、
テアルト思フ。

此ノ目的ハ、悪性猛烈ナル病原菌ヲ敵軍陣
地後方ニ撒布シテ人工的ニ傳染病ヲ猖蹶セ
シメ、敵軍ヲ斃シ、士氣ヲ沮喪セシムルヲ目的
トシテ非ルモノデ、一般住民ニ対シテモ頗ル悪結果
ヲ及ボス非人道的行爲デアル。

昭和十八年九月中旬ニ自分ハ杭州陸軍病院
ニ赴イタカ、當時ニ於テモ、同病院ハ傳染病患
者（日軍兵士）テ充滿シテ居リ、毎日五、三名ノ
死亡者ガアツタ。同年八月頃、同病院營
庭ニ蒨ヲ敷イテ、數千ノ患者ヲ收容シタト

土軍、
軍司令官、
下村定、佐々木為人、
師団長、
軍司令官、師団長等、要求ニ依リテ行フモ、
テアルト思フ。

此ノ目的ハ、悪性猛烈ナル病原菌ヲ敵軍陣
地後方ニ撒布シテ人工的ニ傳染病ヲ猖蹶セ
シメ、敵軍ヲ斃シ、士氣ヲ沮喪セシムルヲ目的
トシテ非ルモノデ、一般住民ニ対シテモ頗ル悪結果
ヲ及ボス非人道的行爲デアル。

昭和十八年九月中旬ニ自分ハ杭州陸軍病院
ニ赴イタカ、當時ニ於テモ、同病院ハ傳染病患
者（日軍兵士）テ充滿シテ居リ、毎日五、三名ノ
死亡者ガアツタ。同年八月頃、同病院營
庭ニ蒨ヲ敷イテ、數千ノ患者ヲ收容シタト

東安憲兵隊長
白濱重夫
劉世杰等
特別输送
處理
完畢
電文

昭和十八年八月十九日

谷川重憲
相以度

東安憲兵隊長
白濱重夫

三、人体实验与活体解剖

七三一细菌部队利用“特别输送处理”的“马路大”，灭绝人性地实施人体实验。他们把病毒掺进饮食强迫“马路大”服用，或者将病毒直接注入“马路大”的肌肉或血管之中，观察记录被实验者的身体及各器官的变化。在安达野外实验场，将“马路大”捆绑在木桩上，测定细菌炸弹爆炸后对人体的杀伤力。冻伤实验则在寒冬季节将“马路大”的手、脚、脸等实验部位暴露在野外，测定时间对人体的冻伤程度。其他如人马血液对换、倒挂、真空、气压、干燥、烫伤等实验，均以“马路大”为实验对象。

据曾任七三一部队第一、三、四部及总务部长的川岛清供认：

我可以这样说，第七三一部队内每年因受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亡的囚犯，大约不下600人……（七三一）部队驻扎在平房站附近的5年之内，即从1940到1945年间，通过这个杀人工厂，因染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至于在1940年以前被消灭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却不知道。^[1]

美国学者谢尔顿·H. 哈里斯在他的《死亡工厂》一书中分析认为：

3000死亡人数的估计同实际因人体实验被屠杀的人数相比是太低了。这个数字没有包括1941年以前被害的人数。石井部队是从1932年在哈尔滨开始进行人体实验的。背荫河事情就有数百或许数千人被杀害。还有一部分在1938年至1941年川岛清来任职之前在平房被杀害，还有一部分在安达、海拉尔、林口、孙吴和大连等地的细菌支队被杀害。更多的人在广州和北京，最可能是上海和新加坡被杀害。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至少有5000—6000人被害于不由石井直接控制的细菌战死亡工厂里。^[2]

更残忍的是，七三一部队的恶魔竟然对“马路大”进行活体解剖，以获取他们需要的实验“成果”。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筱塚良雄供认：

1942年11月末，我第一次参加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使用的是鼠疫菌。对象是中国人，

[1]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20、121页。

[2] （美）哈里斯：《死亡工厂》，第11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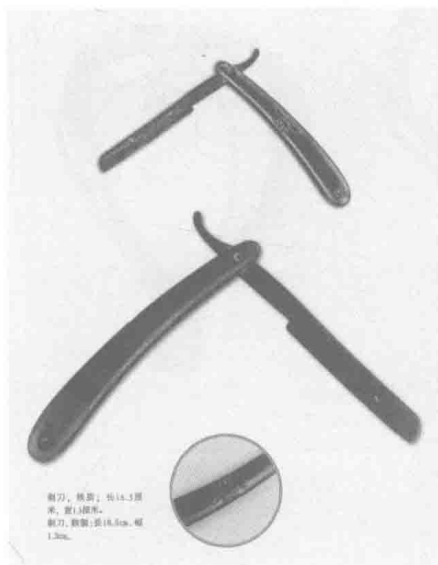
男性，这个人是由我采的血，是没有注射疫苗的那个人。……这个人裸体被放在担架上，由特别班运送到解剖室，班副军医命令我先清洗，我就用水龙头冲洗这个人的身体，再用刷子刷洗……一旁的课长手持解剖刀示意我“快，快”，我这才用刷子开始刷洗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的这个人。班副军医用听诊器听听这个人的心音，听诊器一离开这个人的胸部，解剖就开始了。我负责把解剖后摘除下的脏器放入容器里，用准备好的培养基进行涂抹作业。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杀害了5名中国人。^[1]

七三一部队对人体实验或活体解剖死去的“马路大”采取焚尸灭迹的手段，一律推进焚尸炉里焚烧，然后将骨灰扬掉，以掩盖日军细菌部队惨无人道的罪行。为此，在七三一部队大本营里，设有三座焚尸炉，以满足这座魔窟整日残害性命的需要。尽管刽子手们竭力想掩盖他们的暴行，但是，七三一部队焚尸炉高大的烟筒里终日不断喷出的烟尘，以及刺鼻的气味，却使周边的人们能够揣测出这座死亡工厂里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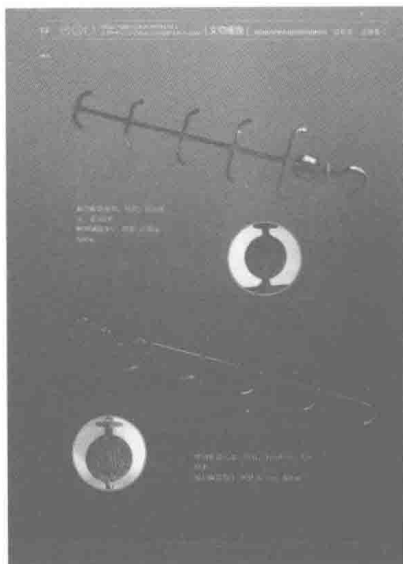
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种类。〔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1] 筱塚良雄在东京地方法院的陈述书(2000年11月15日),日本七三一审判决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戦》,第2集,第17—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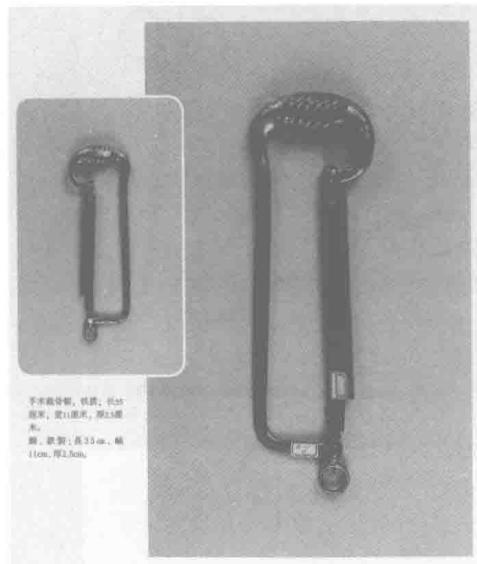


剃刀，铁质；长14.3厘米，宽1.8厘米。
剃刀，铁质；长18.5cm，宽1.3cm。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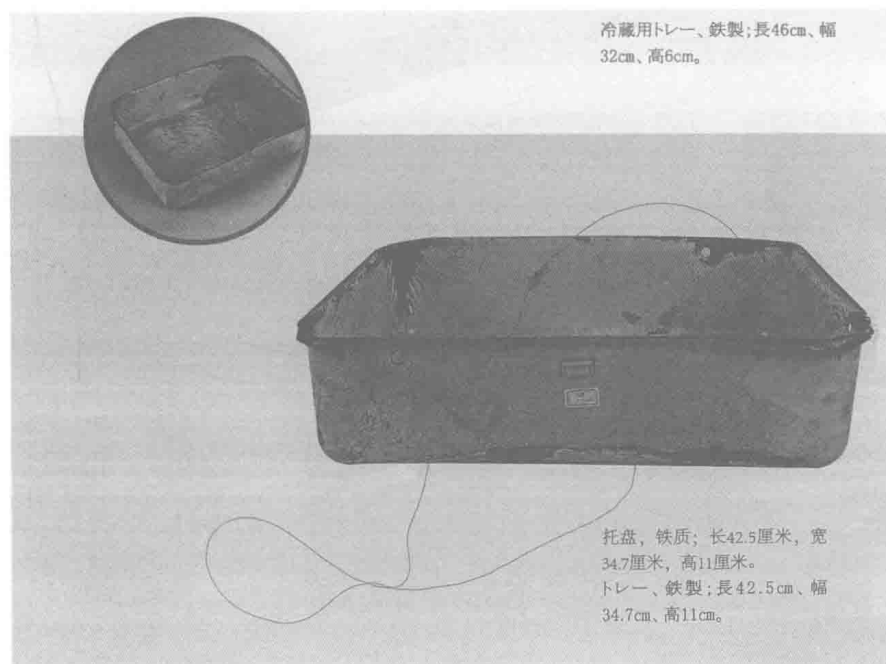


2



手术截骨锯，铁质；长25厘米，宽11厘米，厚2.5厘米。
锯，铁质；长23cm，宽11cm，厚2.5cm。

3



冷藏用トレイ、鉄製；長46cm、幅32cm、高6cm。

托盘，铁质；长42.5厘米，宽34.7厘米，高11厘米。
トレイ、鉄製；長42.5cm、幅34.7cm、高11cm。

4



消毒盒，不锈钢质；高6.5厘米，宽5.5厘米，长16.1厘米。
消毒箱、ステンレス製；高6.5cm、幅5.5cm、長16.1cm。

5

1 铁质剃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7页〕

2 铁质解剖脏器挂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9页〕

3 铁质手术截骨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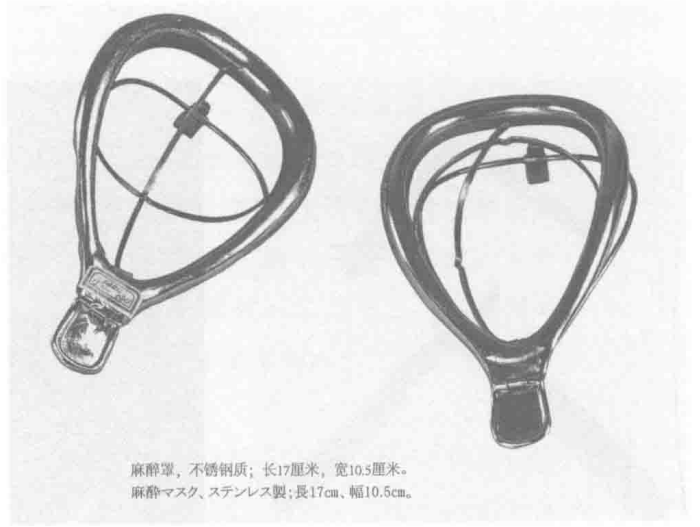
4 铁质托盘。〔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20页〕

5 不锈钢消毒盒。〔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46页〕



止血钳子，不锈钢质；长14.1厘米，柄宽6.3厘米。
 鉗子、ステンレス製；長14.1cm、柄幅6.3cm。

1



麻醉罩，不锈钢质；长17厘米，宽10.5厘米。
 麻醉マスク、ステンレス製；長17cm、幅10.5cm。

2



铜柄手术刀，铜、铁质；长18.6厘米，宽1.5厘米。
 メス、銅、鉄製；長18.6cm、幅1.5cm。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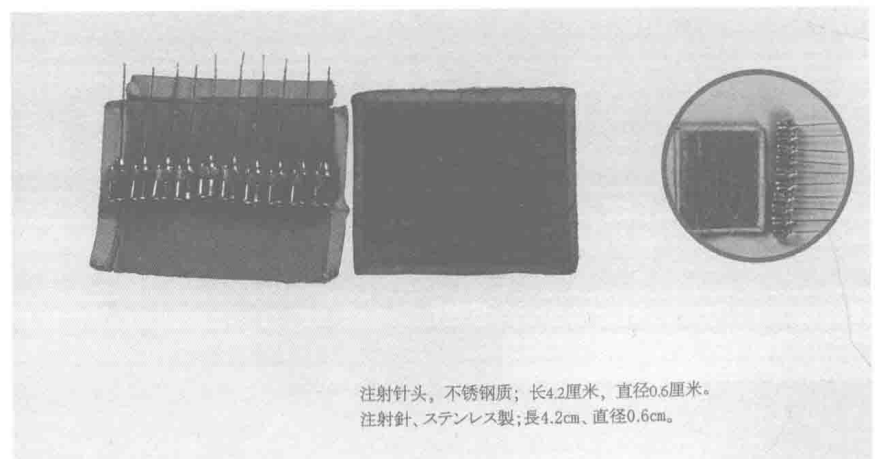
1 不锈钢止血钳子。〔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52页〕

2 不锈钢麻醉罩。〔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52页〕

3 铜柄铁质手术刀。〔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57页〕

4 注射针头。〔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58页〕

5 玻璃注射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编：《文物图鉴》（一），第186页〕



注射针头，不锈钢质；长4.2厘米，直径0.6厘米。
 注射針、ステンレス製；長4.2cm、直径0.6cm。

4



2毫升透明注射器，玻璃质；长8.9厘米，直径1.2厘米。
 2ml透明注射器、ガラス製；長8.9cm、直径1.2cm。

5

■1 把健康者同染病者关押在一起进行传染实验。〔森村誠一：《続・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2 人体血液实验。〔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3 活体解剖。〔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4 冻伤实验室。〔杨彦君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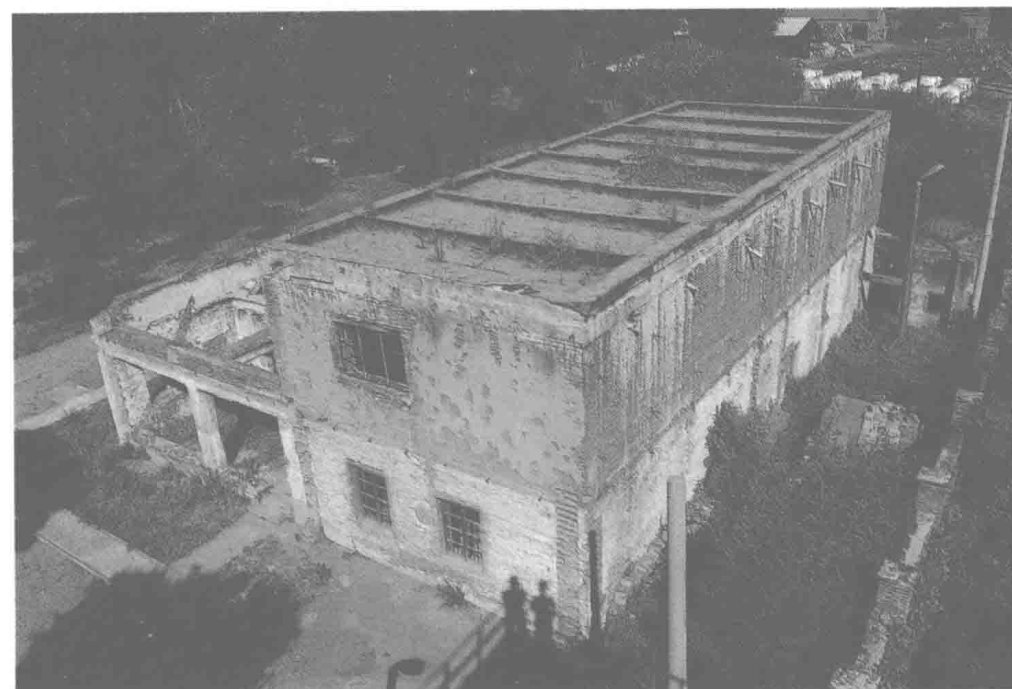
1



2



3



4

1 将被迫接受实验者捆绑而坐在地上进行野外冻伤实验。〔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4页〕

2 将被迫接受实验者绑在担架上露出手脚进行冻伤实验。〔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4页〕

3 试验者被强制冻伤的手和脚。〔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44页〕

4 日本将杀害的马路大骨灰抛到图片中的松花江里。〔(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图说满州帝国》〕



1



2



被冻伤的手

被冻伤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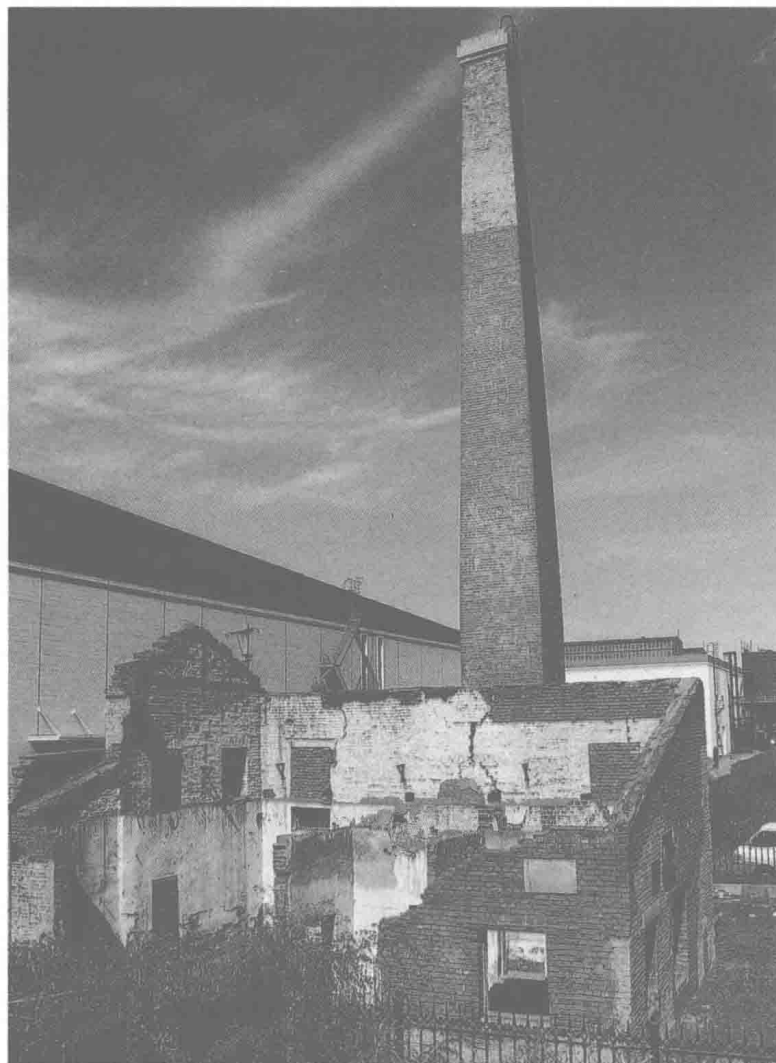
3



4

1 北岗焚尸炉。〔杨彦君摄〕

2 七三一部队慰灵堂香炉。〔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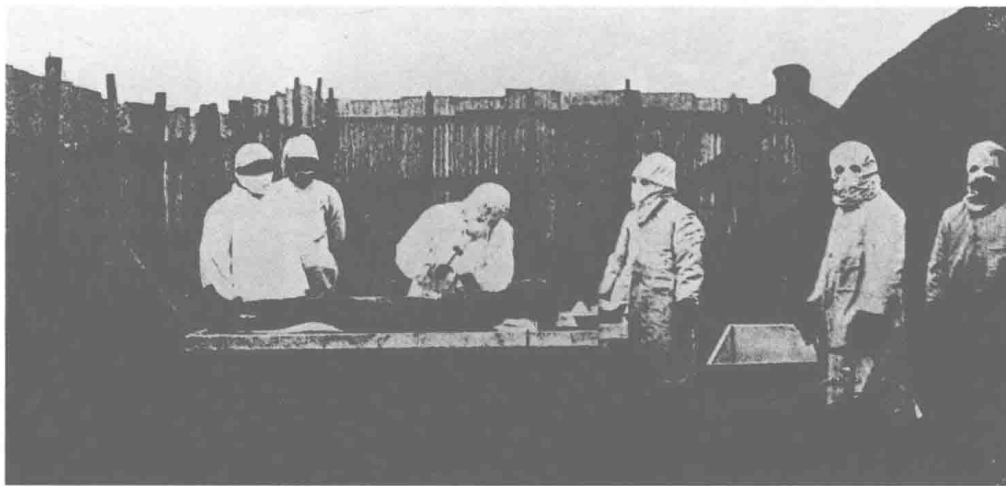
1



2

1 经过细菌实验死亡的“马路大”。〔森村誠一《続・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2 “马路大”尸体堆积在一起。〔森村誠一《続・悪魔の飽食》，原书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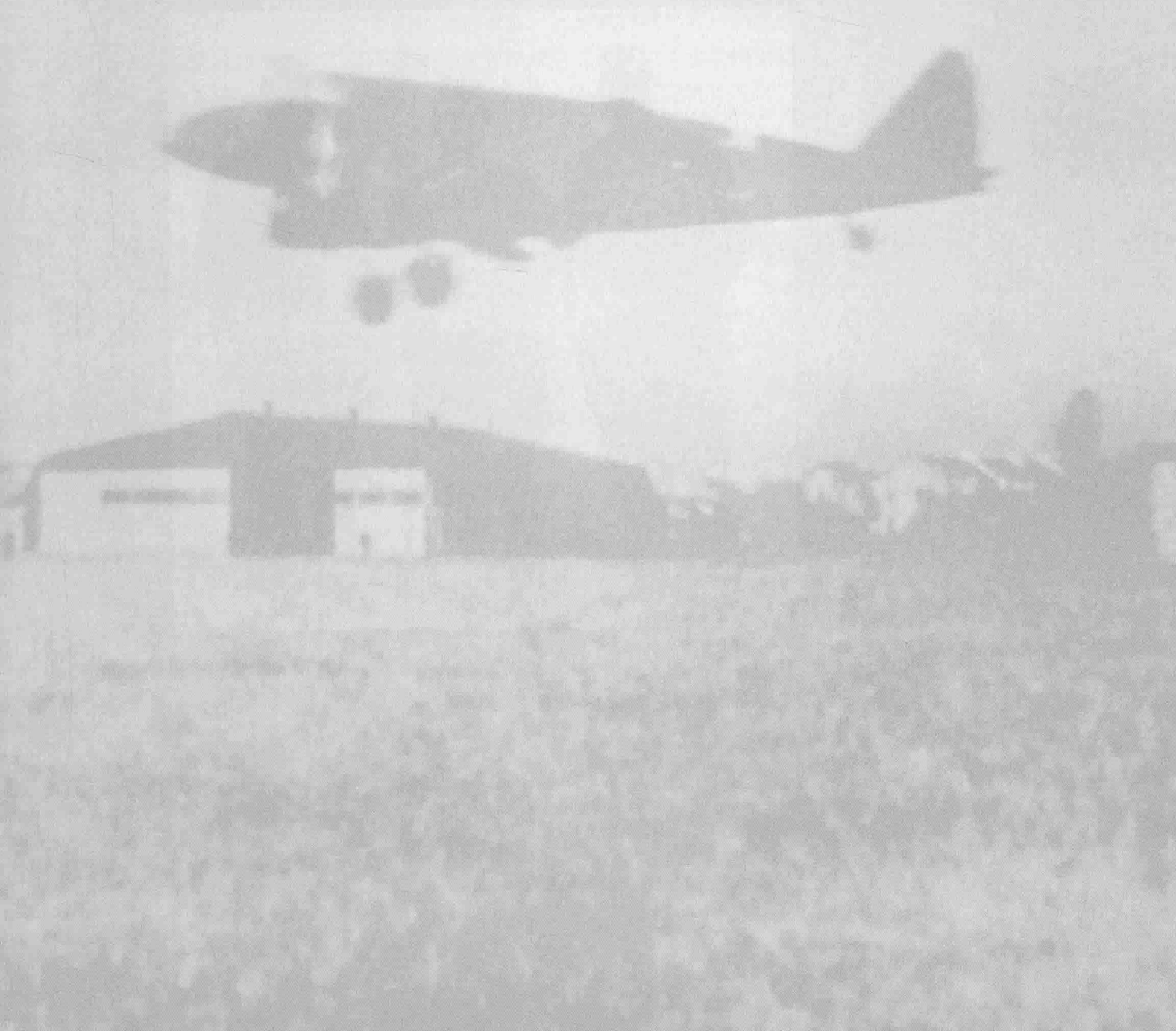
1



2

第九章

细菌攻击作战



日军不仅建立了庞大的细菌战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实验、生产，而且还在中国大规模实施了细菌攻击作战。在日军发动的细菌攻击作战中，一部分有翔实的档案记载、人证、物证，而另外一部分则只有零星资料，由于日军刻意隐瞒、年代久远无法进行确切调查、自然瘟疫与细菌作战难以区分、有文字叙述而无图像资料等方面的原因，我们这里只是选取日军一些重要的细菌战实例书写，只能揭示冰山之一角。



七三一部队员碓常重（右）在诺门坎前线。〔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01页〕

一、诺门坎细菌攻击作战之开端

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为了试探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为“北进”铺开道路，一手挑起了与苏联红军的诺门坎战争。却没有料到几经交手，关东军就一败涂地，损失了整整一个师团。为了挽回战局和面子，关东军把细菌武器当作救命稻草派上了用场。石井四郎亲自率领碓常重等骨干成员和部分队员组成的“敢死队”前往诺门坎前线，经过一番侦察和策划后，派出20几名队员潜入苏军阵地后方，将七三一部队研制的肠伤寒病菌投撒到哈拉哈支流的上游——这也是七三一部队成立以来展开的第一次实战。企图以此搅扰苏蒙军后方，赢得战争的主动权。但由于苏蒙军的饮用水来自后方铺设的输水管，所幸没有造成大的伤亡，关东军的如意算盘落空，不得不乖乖地坐在谈判桌前，结束了这场损兵折将又声名扫地的战争。

据直接参加搬运细菌武器的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筱塚良雄供认：

1939年8月下旬，奉第一队长小林松藏少尉命令，在田部班同三名队员制造2个石油罐，用于装载每cc含有30毫克伤寒菌的菌液，第二天，同其他2人将细菌罐押运到伪兴安省的将军庙，交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石井部队）碓（常重）挺身队的难波准尉。这些细菌被碓挺身队投入到哈拉哈河中，实施了细菌战。

七三一部队参与诺门坎事件，是把细菌装入石油罐里运到前线。事先，在无菌室里将细菌装入灭菌的石油罐里，石油罐盖用焊锡密封，再装入木箱，外包草席、草绳，运往前线。（我们）从哈尔滨乘到海拉尔的夜班火车，装细菌的木箱放在车厢连接处，由我们轮流看管，在海拉尔下车后用卡车运到将军庙……后来听他们说，细菌是洒入哈拉哈河的上游。^{〔1〕}

〔1〕筱塚良雄在东京地方法院的供词（2000年11月15日），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細菌戦》，第2集，第14、15页。

■1 七三一部队在诺门坎战场，左三未戴钢盔者为石井四郎。〔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00页〕

■2 石井四郎（右）亲到诺门坎前线指挥。〔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01页〕



1



2

二、鲁西细菌攻击作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依靠广大民众，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在斗争中开辟了广阔的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了扼杀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侵略者频繁出动重兵对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扫荡”，并采取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企图一举剿灭抗日武装力量。

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仅没有被铲除，反而在敌后斗争中越战越勇，越战越强。日本侵略者伤透了脑筋，竟然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基本人性，对华北、西北地区实施了细菌攻击作战。有资料证实，从1938年到1945年，仅在华北地区，日军采取间谍投毒、飞机撒播、掘堤放水扩大传播地域等各种手段，实施细菌攻击作战就达70余次，造成鼠疫、伤寒、霍乱等传染疾病的大面积流行，数十万和平居民因水患、饥饿及传染病毒害而死于非命。华北“方面军十二军十八秋鲁西作战”就是其中一例。

据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高级副官广濑三郎供认：

1943年8月发动的“霍乱”作战……计划是由参谋起草的，我参加研究……这次作战是在山东鲁西地区，目的是试验细菌武器的效力，同时也是为了试验日军在霍乱传播地区进行作战的防疫力和耐久力。^{〔1〕}

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卫生曹长林茂美供认：

1943年9月中旬的霍乱作战（代号：方面军十二军18秋鲁西作战）。

1943年8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一次霍乱。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决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我参加了这次散布。细菌是由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

1. 作战目的：（1）大量杀戮中国人民；（2）派日本帝国主义军队撒布霍乱菌的山东省鲁西地区一带行动，进行在霍乱菌撒布地区行动可能性的抵制试验。同时也是一次侦察中国人民被杀戮情况的作战行动。2. 策划并实行霍乱细菌战的上层分子：冈村宁次、

〔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10页。

石井四郎、华北防疫给水部长西村、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长（以下略）。〔1〕

下面是鲁西冀南村民关于 1943 年秋天霍乱的口述：

河北省馆陶县任门寨李运凤（1921 生）：民国三十二年六月初一下雨，下了七天七夜，房倒屋塌。雨后霍乱搐筋，得了病，人一会儿就死。婆家（在安雷寨村）爷爷、公爹、大娘都得霍乱搐筋死亡。得病肚子疼，跑茅厕，一会儿就死了。村里得病的人老些，死的人老多，根本没人埋。〔2〕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后哨村张春亭（1929 生）：民国三十二年大旱，靠天吃饭，没东西吃。那年有霍乱，上吐下泻，泻得走不动，走着、走着就死了，躺下就完了，马颊河里全是死人。〔3〕

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北陶镇冀庄张富海（1928 生）：民国三十二年，灾荒年，下长时间的雨，潮湿，没吃的，霍乱搐筋，死人厉害，死得愣快。〔4〕

河北省临西县东枣园乡高庄耿书欣（1926 生）：1943 年秋天，下了七八天雨，房漏，没柴火，喝凉水，洋火划不着。霍乱抽筋，哆嗦，一家人有死好几口的，村里每天抬七八个。下雨前没得这病的。〔5〕

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坝营镇大马屯村马廷贵（1924 生）：民国三十二年，下了七天七夜的雨，一直不停，雨后得霍乱，死人厉害，一天抬出去好几个。扎旱针，一个老头儿会扎针，闹霍乱时候，可忙了，老多人推着小推车来拉他扎针去，最后他累得闭门不出了。〔6〕

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梁二庄乡后郎二寨赵凤江（1929 生）：灾荒年阴历八月见天下雨，地里尽是水，房倒屋塌。下雨以后都得霍乱，下雨之前没有，受潮湿，跑茅厕、吐哧，上哧下泻，死了老些人。〔7〕

〔1〕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315 页。

〔2〕刘京军 2006 年 8 月 9 日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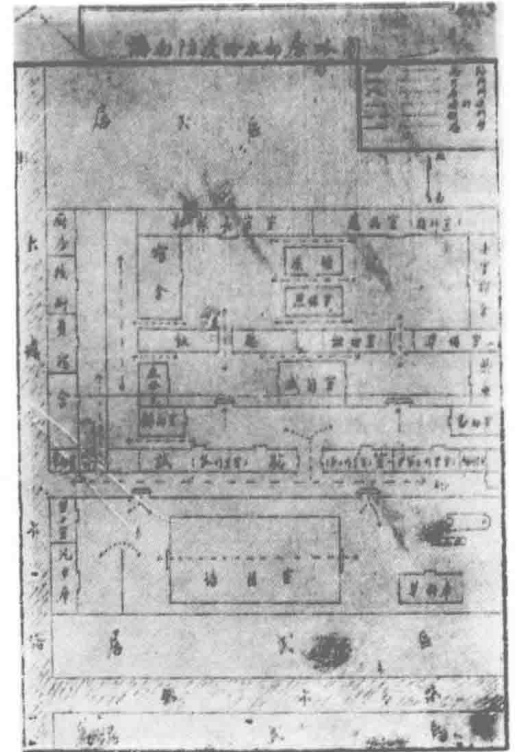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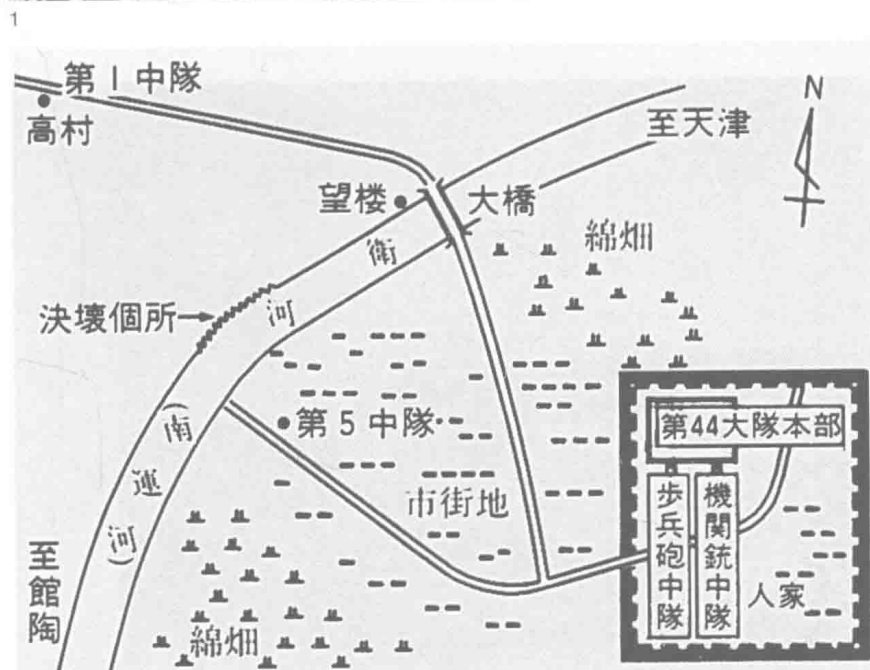
〔3〕姚一村、刘英等 2007 年 1 月 31 日访谈。

〔4〕刘京军 2006 年 7 月 25 日访谈。

〔5〕徐畅、刘京军 2006 年 7 月 9 日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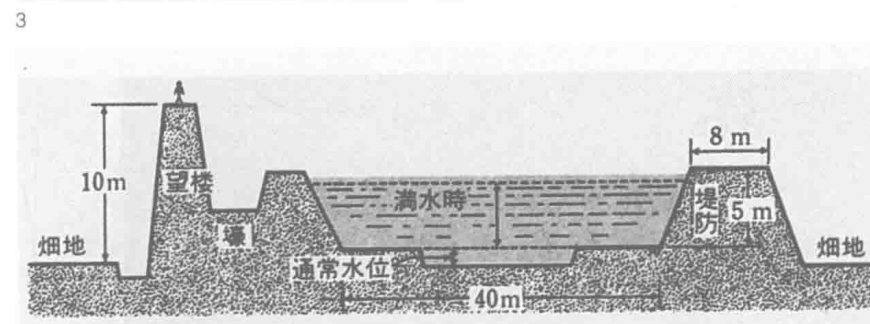
〔6〕石兴政、马金凤等 2008 年 1 月 26 日访谈。

〔7〕徐畅、于春晓等 2007 年 5 月 4 日访谈。



日军济南防疫给水部平面图

2



3

1 华北日军细菌部队旧址。
〔崔维志等编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版，扉页〕

2 日军济南防疫给水部平面图。〔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合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书内图片，第10页〕

3 战犯小岛隆男所画日军挖掘卫河河堤形势图。〔本多胜一、长沼节夫：《天皇の军队》，东京：朝日新闻社，1992年版，第225页〕

4 战犯小岛隆男所画1943年秋天卫河横断面图。〔本多胜一、长沼节夫：《天皇の军队》，第224页〕

■ 1 日军掘开卫河河堤并播撒霍乱病菌遗址之一——今临清卫河大桥。〔刘京军摄〕

■ 2 日军掘开卫河河堤并播撒霍乱病菌遗址之一——今河北省馆陶县社里堡卫河拐弯处。〔刘京军摄〕

■ 3 日军掘开卫河河堤并播撒霍乱病菌遗址之一——今河北省临西县尖冢镇胡家湾，图为村民常书德老人手指决堤处。〔徐畅摄〕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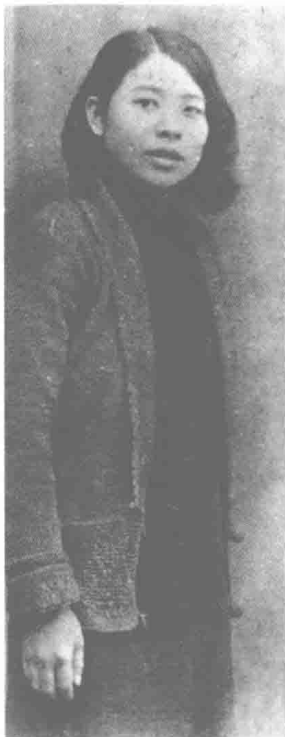
2



3



1



2



3



4

1 霍乱受害人、河北省馆陶县任门寨李运凤。〔刘京军摄〕

2 1943年秋天，居住在冠县南部大李村的鲁西第一地委妇女部部长黑若仙染上霍乱后病亡。〔崔维志等编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7月版，扉页〕

3 霍乱受害人、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斗虎屯镇后哨村张春亭。〔姚一村摄〕

4 霍乱受害人、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北陶镇冀庄张富海。〔刘京军摄〕

■1 见证人河北省临西县东枣园乡高庄耿书欣。〔刘京军摄〕

■2 见证人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坝营镇大马屯村马廷贵。〔石兴政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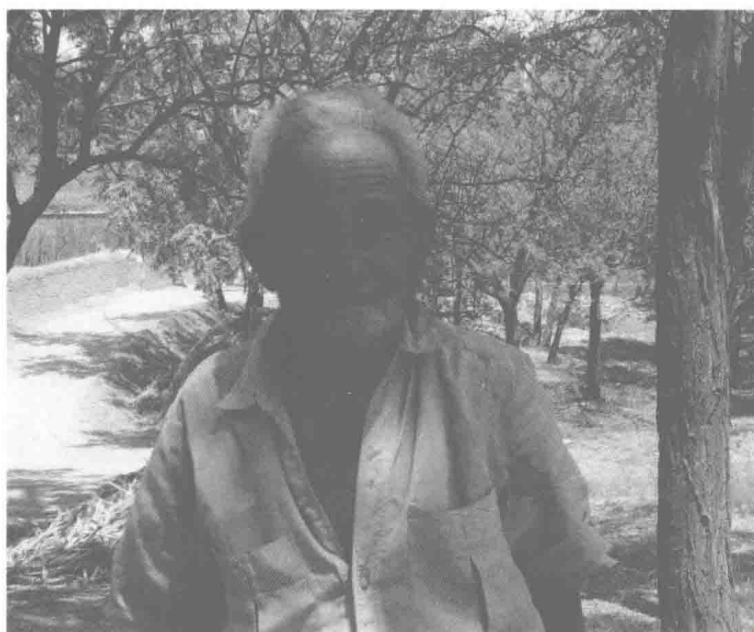
■3 见证人河北省邯郸市邱县梁二庄乡后郎二寨赵风江。〔徐畅摄〕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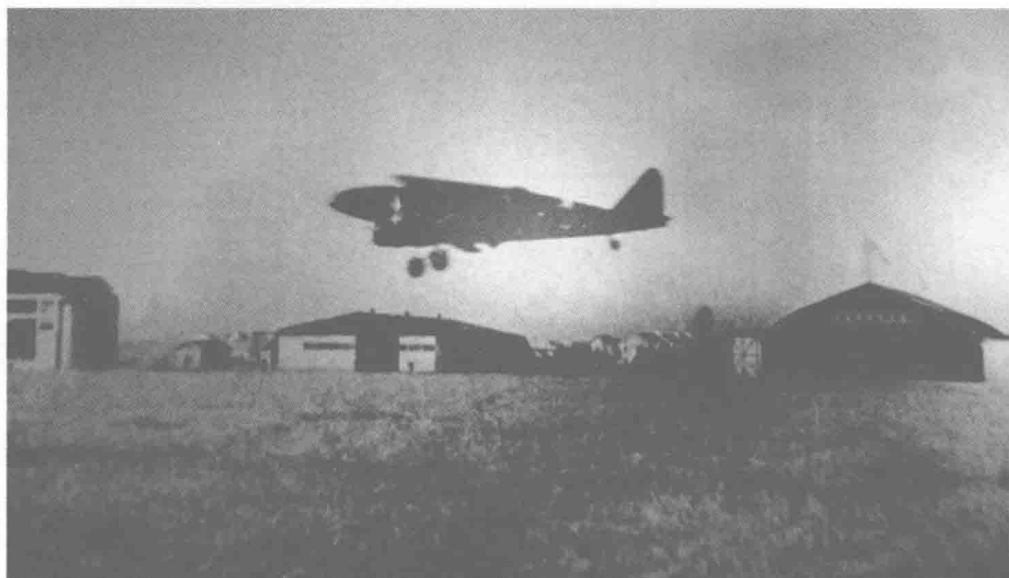
三、浙江细菌攻击作战

从1939年起，七三一部队与南京一六四四部队互相配合，开始向杭州周边的萧山地区撒播霍乱、炭疽、痢疾等病毒，致使萧山地区各种流行疾病频发。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为了切断海外援助中国的物资交通线，出动海军舰队封锁了宁波沿海，并从海上和空中对宁波城进行反复进攻和空袭，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日军的计划未能得逞，遂改变了作战方式，经日本最高军事当局批准，决定对浙赣沿线城市实施鼠疫等细菌武器的攻击作战，代号为“ホ号作战”。1940年7月21日，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飞到哈尔滨，同石井部队商议“ホ号作战”事宜，决定编成由七三一部队和一六四四部队成员组成的“奈良部队”，由石井四郎亲自指挥，骨干成员包括大田澄、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增田美保等40余人。

1940年7月25日，关东军下发《关作命丙第659号》命令，命令利用铁路或飞机运送奈良部队和器材，其中包括270公斤左右的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炭疽菌等病菌。

这样，从1940年9月至11月，日军细菌部队向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丽水展开了大规模的细菌攻击作战，日方称之为“杭州细菌作战”。

此后1942年日军作战中，再次对浙江衢县、江山、玉山、广丰、广信、常山、丽水、金华等地实施细菌作战，导致大量无辜平民染病、死亡。



日军飞机侵袭衢州城，并撒播带鼠疫菌跳蚤（1940年10月4日）。〔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一）1940 年对宁波等地的细菌攻击作战

《关作命丙第 659 号》命令下达后，“奈良部队”迅速在南京、杭州等地集结，各种设备以及鼠疫、伤寒、炭疽、霍乱等病毒也运到细菌攻击作战的前沿。据直接指挥这场细菌攻击作战的井本熊男少佐的《作战日志》记载：

二、与奈良部队的联系

1. 实施延迟的理由。
2. 弹药空运外加陆路运输。
3. 福岛雇员战死情况。生产量 40K (C)、(T) 超过 (C)。
4. 目标宁波（附近部落 1K 平方 1.5）。
5. 目标宁波（附近部落 1K 平方 1.5）金华、玉山 1 公里 × 2K（附近部落 1K 平方 0.7—0.8）。

获自山本参谋。稀释的弹药广泛地散布和浓度大的徐徐落下。后者的目标选定温州（台州、温州、丽水）

《井本日志》1940 年 9 月 18 日

通过井本《作战日志》可以明确知道，1940 年 9 月 18 日，细菌部队初步确立的攻击目标为宁波、衢县、金华、玉山、温州等地。随之开始了细菌攻击作战，到 1940 年 10 月 7 日，据《作战日志》记载：“计攻击 6 次，跳蚤 1g，约 1700 □”，“效果待判定。密侦”，“没有发生 C（霍乱），P（鼠疫）或许能够成功”，并强调“重复反复攻击方法”。以上可知，日军在初期对杭州地区进行了 6 次细菌攻击作战，其中至少有一次撒播了鼠疫跳蚤，同时对撒播鼠疫菌抱有期望。

所以，从 10 月下旬开始，日军细菌部队开始了以撒播鼠疫为重点的攻击作战。

1940 年 10 月 27 日，日军飞机向宁波城投下了混有鼠疫跳蚤的小麦之类物品。

据时任鄞县（宁波旧称）卫生院内科主任的孙金铭回忆：“1940 年 10 月 27 日早六七点钟，一架日本飞机进入市区低空飞行，向市中心的东大街、开明街交叉的商店、住宅一带抛撒小麦、小米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落在庭院或屋顶。有人还听到飞机离开后屋顶上有啪啦啪啦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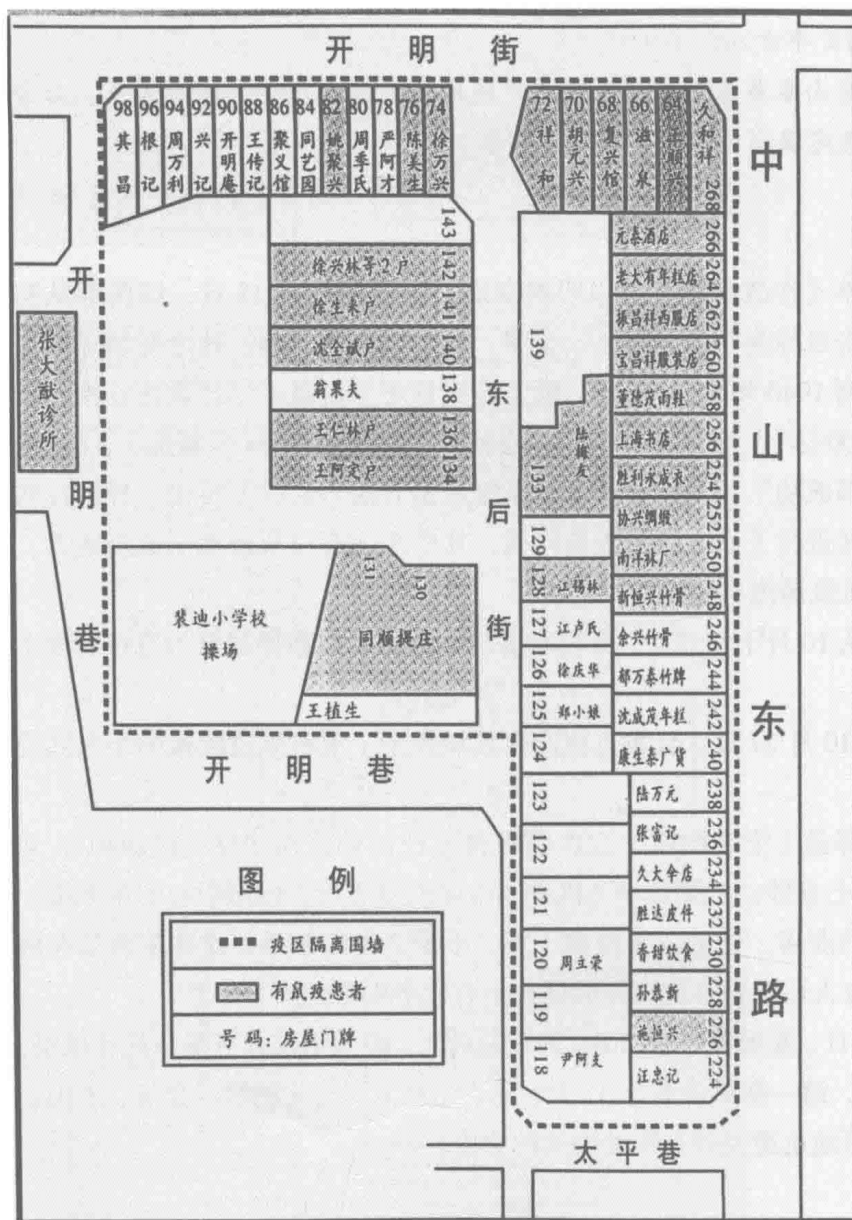
10 月 29 日，发现第一位患者，两天后死去，经卫生院检查确认死于鼠疫。到 12 月 2 日，第一期鼠疫流行 35 天，死亡 109 人。与此同时，金华、玉山、广信、广丰等地也遭受到日军细菌战的攻击。

1 1940年11月4日、5日、30日宁波《东南日报》头版关于鼠疫的报道。〔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书内图片第1页〕

2 鄞县（宁波市区）鼠疫疫区患者分布图。〔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主编：《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书内图片第10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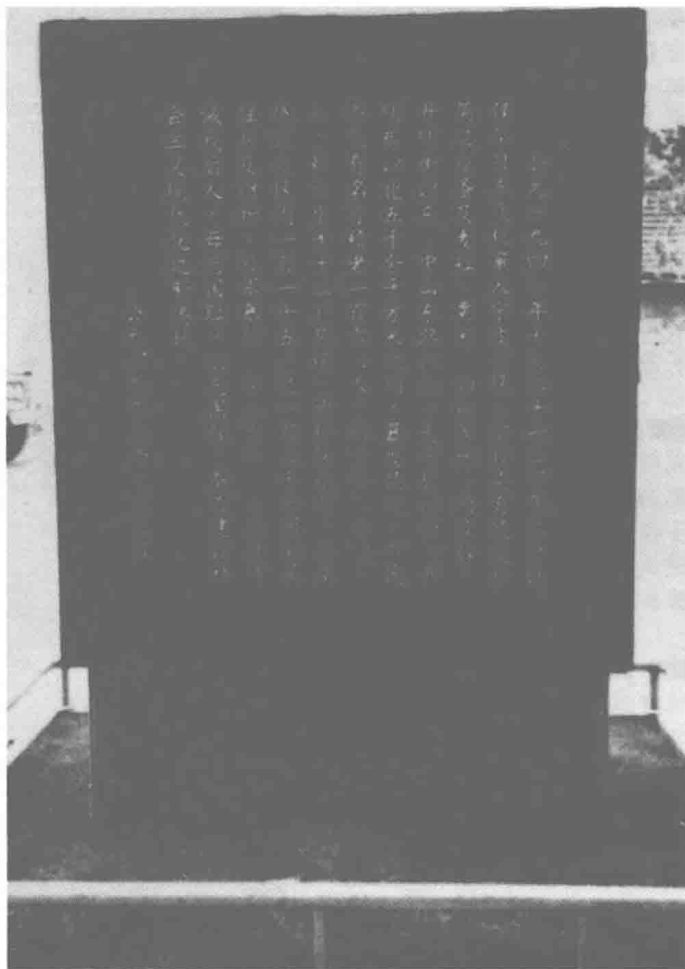


鄞县(宁波市区)鼠疫疫区患者分布图 (吴元章 制作)

2



1



2

（二）1940 年对衢县的细菌攻击作战

衢县地处浙江省与江西省的交通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衢县也成为日军实施细菌战的主要目标之一。

1940年10月4日上午9时左右，日军出动飞机在衢县紫家巷一带撒播大量小麦、黑麦、谷物之类，里面夹杂着已经感染鼠疫的跳蚤。10月17日以后，衢县县城突然发现大量死亡的老鼠。到11月上旬，日军投撒鼠疫跳蚤的地区开始流行鼠疫。到12月7日，鼠疫患者为25人，其中24人死亡。1941年3月上旬，鼠疫再次在衢县县城的坊门街一带流行，很快波及到衢县37条街道，共发现鼠疫患者281人，其中274人死亡。另据2011年在日本新发现的日军细菌部队少佐金子顺一的论文披露，此次日军细菌部队总计对衢县撒播了8公斤感染鼠疫的跳蚤。经日方统计，第一次流行期感染患者219人，第二次流行期患者9060人，其中1159人死亡。

即使侥幸活下来的受害者，又有许多人在1942年日均浙赣作战中患上不治的烂腿病（炭疽、鼻疽感染），终身不愈，甚至不得已截肢，给他们及其家庭带来了终身的痛苦。

1 鼠疫死难者陈哲荣位于鄞县梅园乡祖庙旁的墓地。〔《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第26页〕

2 宁波鼠疫铭记碑。〔《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封面〕

1 衢州民众悼念细菌战受害者。〔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扉页〕

2 1940年10月4日日军飞机在衢州城内撒播细菌区之一——罗汉井巷。〔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8页〕

3 1940年11月12日首先发现并确诊为鼠疫病人吴士英的住宅原址柴家巷3号。〔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8页〕

4 日军细菌战铭记碑。〔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扉页〕

5 衢州专署令衢县将日军飞机投下的跳蚤报送中央检验的原件。〔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9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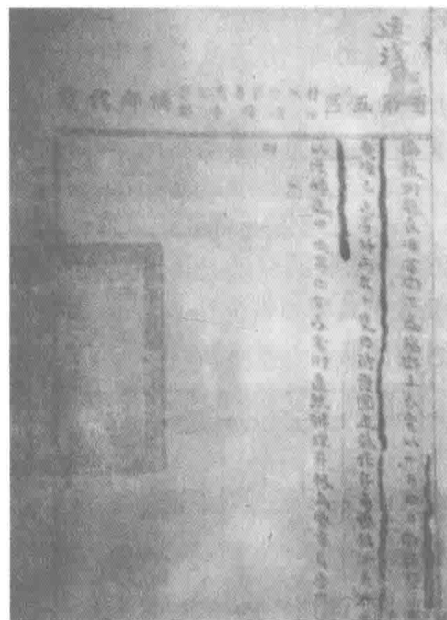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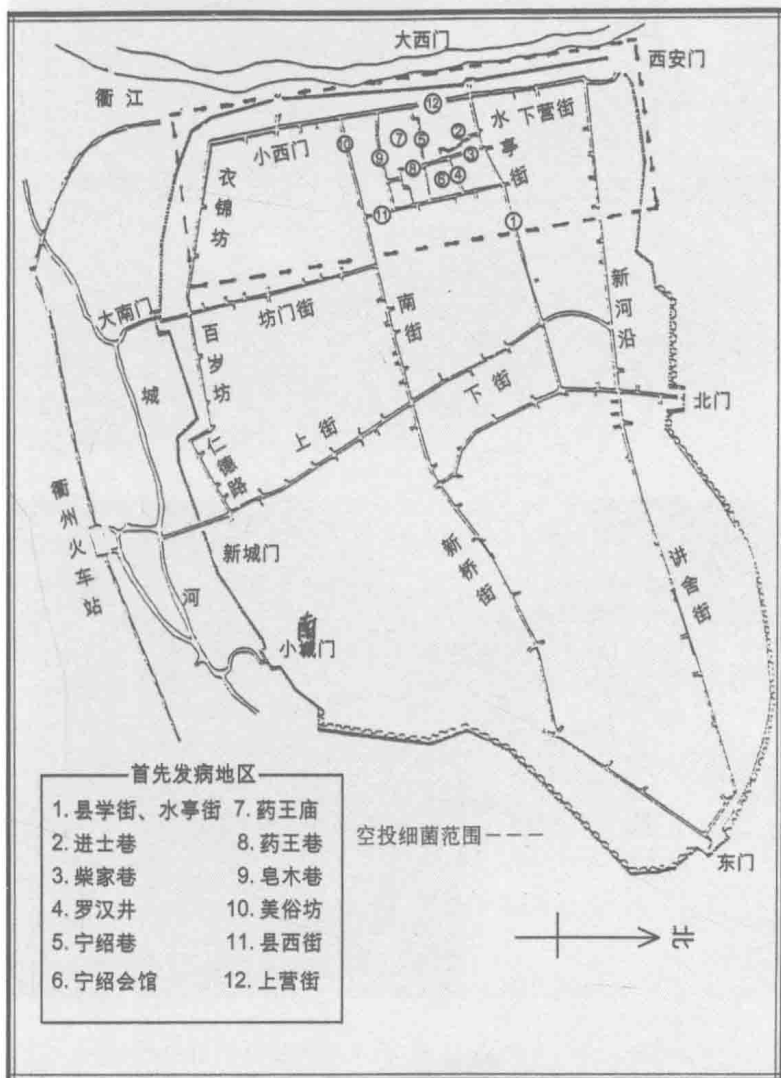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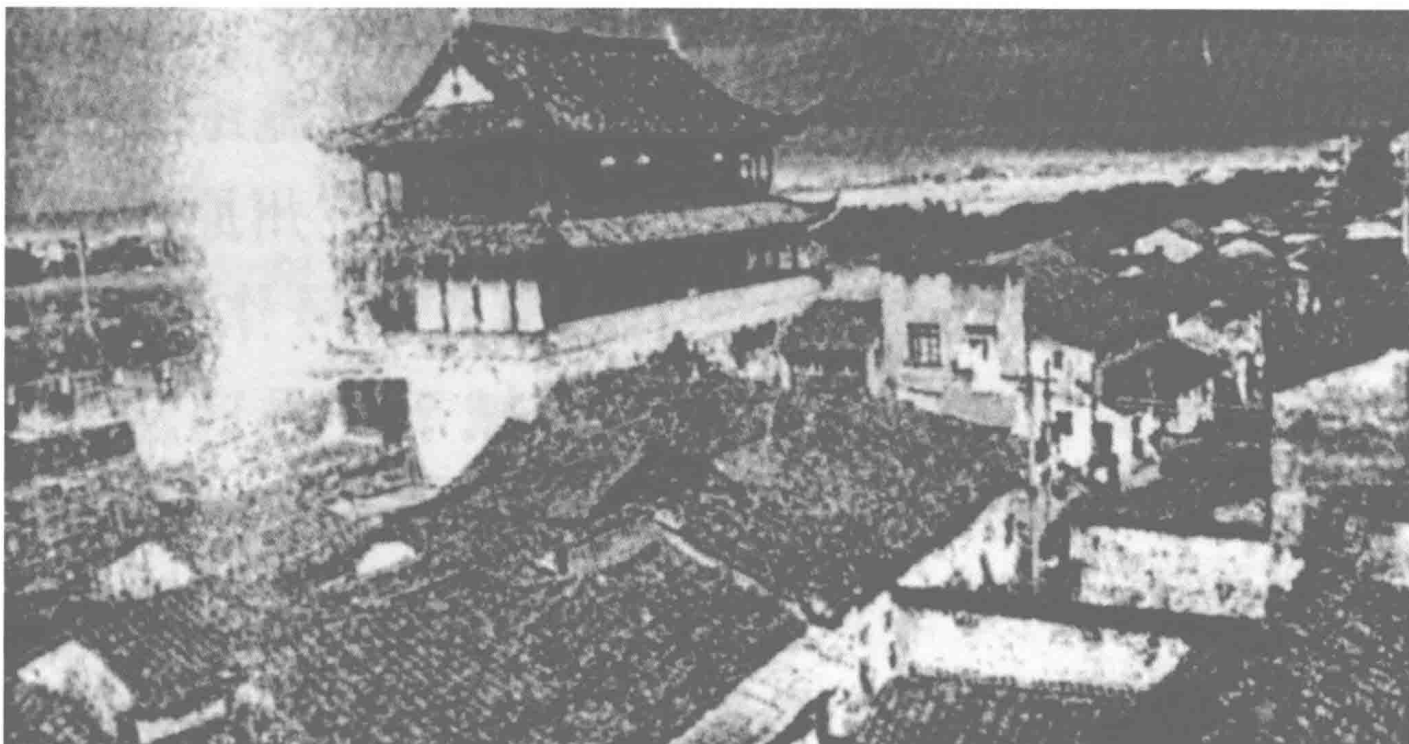
5

侵华日军首次对衢城空投鼠疫菌范围的示意图
(1940.10.4)



1 侵华日军首次对衢城空投鼠疫菌范围的示意图。〔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6—18页〕

2 1940年10月4日遭受日军飞机空投鼠疫菌的衢县城西居民区一角。〔邱明轩编著：《菌战与隐患》，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第4页〕



2



1



2



3

■ 1 衢城宁绍巷鼠疫患者临时隔离病室药王庙外貌。〔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24页〕

■ 2 衢城大西门检疫站原址（1940年11月23日）。〔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26页〕

■ 3 衢城西安门检疫站原址。〔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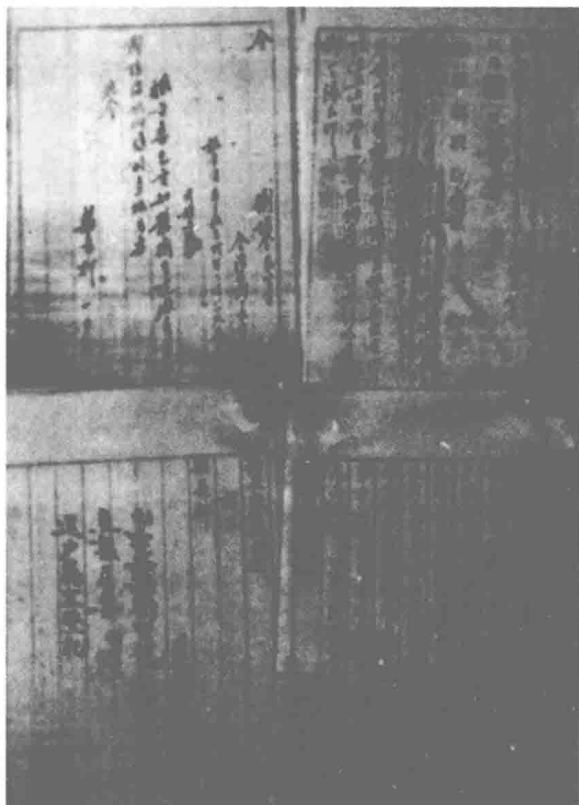
■ 4 衢县防治鼠疫委员会及临时防疫处会议与办公地址遗址（府山）——省五区专员公署内。〔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5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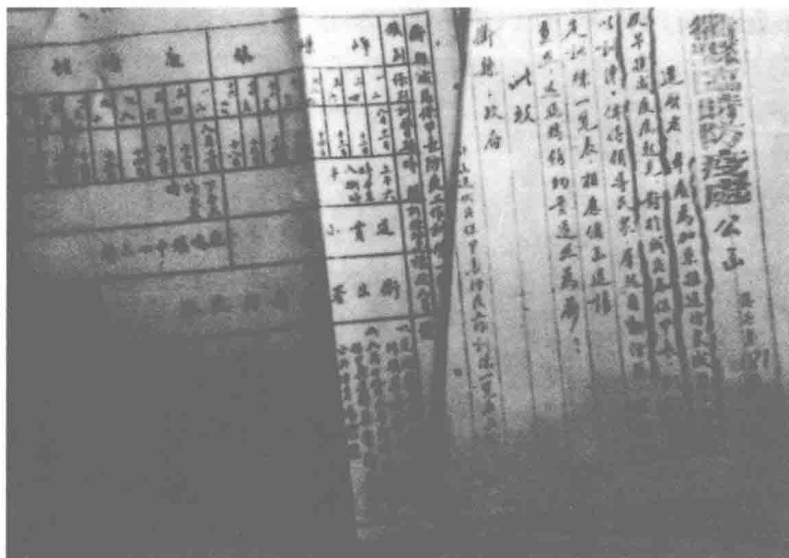
4



1



2



3



4

1 衢县石梁乡公所向县政府呈报该乡发生鼠疫流行，要求派员防治的报告及县政府批文原件。〔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30页〕

2 衢县浮石乡公所向县政府呈报该乡发生鼠疫流行，要求派员防治的报告及县政府批文原件。〔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30页〕

3 衢县临时防疫处下达关于训练城区保甲长防治鼠疫知识的公函及训练日程表原件。〔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38页〕

4 1941年4月7日《衢州日报》第二版公布的本月1至4日鼠疫死亡名单。〔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22页〕



1



2

第五章 历史的见证

1940—1942年间，侵华日军在衢州进行细菌战，杀害了数以万计的衢州人民。为了证实这场残酷的历史事件，作者多年来先后在省内外各有关政府机关档案馆，各有关图书馆及各有关部门的资料室中，查阅了当年存档的大量历史文件、电报、命令、手谕、防疫会议记录和各医疗防疫部门的疫情报告、传染病调查记录，以及当时的新闻报刊等等。由于当年日军入侵浙江各地时期，各省级政府机关及部门的档案资料大部份被毁；在解放战争时期，档案资料又再次散失。因此，查阅时所收集到的有关侵华日军在衢州进行细菌战的历史资料，虽然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也足以证明这一血腥历史事实的存在。

一、部份鼠疫死亡者的名单

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中死难者的调查登记工作尚在进行中。在此，首先将衢州市及衢县档案馆所保存的民国时期自1940年11月至1948年11月衢县卫生防疫部份鼠疫调查登记表和疫情报告表，以及残存的数十期《衢州日报》与《大明报》中摘录出来的首批240名鼠疫死亡者名单列表如下：

衢县部份鼠疫死亡者名单摘录表

姓名	年龄	性别	死亡日期	家庭住址
吴士英	12	女	1940.11.13	衢城南街巷5号
郑冬香	40	女	1940.11.16	衢城罗汉井巷5号
黄静氏	40	女	1940.11.17	衢城罗汉井巷5号
吴凤娘	成年	女	1940.11.18	衢城罗汉井巷7号
许秋香	13	女	1940.11.19	衢城罗汉井巷7号
许立志	16	男	1940.11.19	衢城小狮子巷16号
高晓玲	33	女	1940.11.20	衢城罗汉井巷7号
冯 妹	成年	女	1940.11.20	衢城罗汉井巷5号
叶家待女(大)	16	女	1940.11.20	衢城罗汉井巷7号
江春美	15	女	1940.11.20	衢城德家巷5号
江春梅	40	女	1940.11.21	衢城水亭街55号
陈芳林小姨	18	女	1940.11.21	衢城宁绍巷14号
江梅氏	成年	女	1940.11.22	衢城水亭街55
叶家待女(小)	14	女	1940.11.23	衢城罗汉井巷7号
周 氏	成年	女	1940.11.24	衢城罗汉井巷7号
叶美氏	成年	女	1940.11.25	衢城罗汉井巷7号
薛德林	成年	男	1940.11.25	衢城德家巷5号
周凤氏	成年	女	1940.11.27	衢城德家巷5号

3

姓名	年龄	性别	死亡日期	家庭住址
邓宏富	16	男	1940.11.23	衢城水亭街54号
廖碧国	24	男	1940.11.28	衢城水亭街54号
周 氏	31	女	1940.11.28	衢城电序巷1号
黄静氏	成年	女	1940.11.29	衢城罗汉井巷5号
江柏林	20	男	1940.11.29	衢城罗汉井巷
程凤娘	18	女	1940.12.1	衢城上曹街22号
曹曾初	成年	男	1940.12.2	衢城水亭街52号
罗国古	成年	男	1940.12.2	衢城西街
江清霖	成年	男	1940.12.3	衢城水亭街55号
梅小珊	12	男	1940.12.3	衢城水亭街51号
陈发生	成年	男	1940.12.3	衢城德家巷5号
周毛毛	12	女	1940.12.3	衢城德家巷5号
余凤氏	成年	女	1940.12.8	衢城水亭街
李炳坤	15	男	1940.12.9	衢城水亭街57号
黄梅氏	成年	女	1940.12.15	衢城罗汉井巷5号
梅瑞珍	29	女	1941.1	衢城水亭街凤凰巷口
何廷卿	37	男	1941.2	衢城西街
洪大刚	14	男	1941.2	衢城新街巷3号
洪大富	14	男	1941.2	衢城新街巷3号
周十五娘	45	女	1941.2	衢城老巷
张文德	成年	男	1941.2	衢城电序巷
叶北楼之父	成年	男	1941.2	衢城电序巷
蔡嘉男	43	女	1941.2	衢城西街
林小金	2	女	1941.2	衢城西街
项荷娣	22	女	1941.2	衢城电序巷
江仁茶	55	男	1941.2	衢城美后街39号
江朱氏	75	男	1941.2	衢城美后街39号
江和妹	23	女	1941.2	衢城美后街39号
郑秀金	20	女	1941.2	衢城美后街39号
杨瑞昌	41	男	1941.3.25	衢城忠烈街37号
郭秀珍	41	男	1941.3.25	衢城新河沿60号
王家华	32	男	1941.3.21	衢城新街巷4号
赵庆顺	45	男	1941.3.21	衢城北定巷30号
赵阿氏	44	女	1941.3.23	衢城化龙巷30号
赵小仙	15	女	1941.3.23	衢城化龙巷30号
赵根根	10	男	1941.3.25	衢城化龙巷30号
项阿仙	19	女	1941.3.22	衢城化龙巷30号

1 目击者黄运兴老人讲述日机向其住宅旧址罗汉井巷3号撒播跳蚤和物品情形。〔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56页〕

2 程秀芝在宁绍巷药王庙隔离室旧址叙说其胞妹程凤娜患鼠疫死亡的凄惨情景。〔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53页〕

3 衢县部分死亡者名单摘录。〔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44—45页〕

(三) 1940—1943年义乌等地鼠疫的泛滥

1940年11月27日、28日两天，金华民众发现日本飞机向城区撒下白色颗粒物，当地卫生部门立即对白色颗粒物进行了检查，发现颗粒物为鼠疫病菌，但已经失去了繁殖能力，证实日军直接向金华撒播了鼠疫病菌。

1941年9月2日，一名铁路工人出差去衢县时感染了鼠疫，发病后的9月5日乘车返回义乌县城北门街5号自宅，9月6日死亡。一个月后的10月6日，北门街连续出现鼠疫患者，居民纷纷逃离此街道，鼠疫迅速在县城内蔓延。直到1942年2月，义乌地区第一期鼠疫被控制住。因鼠疫死亡的患者达215人。

与此同时，鼠疫开始向义乌周边的农村地区泛滥，并逐渐蔓延到苏溪、义东、东河等乡以及邻近的东阳县，东阳县至少有113人死于鼠疫。

1942年9月，鼠疫又在义乌的崇山村和江湾一带泛滥，仅崇山村1200余人口中就有396人死去。直到1943年5月，义乌县第二、三期鼠疫才被勉强控制住，两期鼠疫患者613人，其中死亡563人。

义乌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名单碑。〔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03页〕



1 在义乌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中死里逃生的王炳红老人。〔王选摄〕

2 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右一），在侵华日军曾对中国百姓进行活体解剖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林山寺控诉日军细菌战暴行。〔谭进摄〕

3 义乌崇山村林山寺不忘国耻纪念碑。〔王选摄〕

4 曾在侵华日军细菌战中死里逃生的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村民王锦梯（左三）举着他绘制的崇山村受害图，向人们介绍他1994年以来调查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情况。〔王选摄〕



1



2



3



4

四、常德细菌攻击作战

1941年8月11日，为了配合日军的长沙作战，中国派遣军作战参谋井本熊男大佐受参谋本部指示，向细菌部队下达了对常德实施细菌攻击作战的命令。攻击作战部队由一六四四部队长（原七三一部队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大田澄指挥，七三一部队派出40—50人配合，参战总人数约100人。

1941年11月4日，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长增田美保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于当日5时30分出发，6时50分到达常德上空，向地面撒播了1公斤的鼠疫跳蚤。11月6日，常德开始流行鼠疫，到11月20日前后，鼠疫愈发泛滥。这在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中全部记载下来：

长尾参谋亦号件

11月4日早，接到目标方向天气良好的报告，97轻一飞机出发。

05:30出发，06:50到达，雾深。落到H高度搜索，因H800附近有云层，在1000m以下实施（增田少佐操纵），有一只容器开启不充分，在洞庭湖丢下，粟36公斤，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

11月6日常德附近中毒流行（日军飞机一架在常德附近散播，接触者严重中毒）。

11月20日前后鼠疫猛烈流行，各战区搜集卫生资料。

判定

只要命中、发病确实。

《井本日志》11月25日

另据中国卫生署官员容启荣的报告：

（1941年）11月4日早5时左右，一架敌机透出浓雾，在常德东部上空做了3次低空飞行，撒下谷物、棉絮及一些不明的颗粒物，多数撒在城内关帝庙街鸡鹅巷一带。当地卫生部门人员惊吓不已，立即联想到去年冬（1940），浙江宁波、衢县两地因日机投下同样异物而流行鼠疫的经过，遂紧急收集一部分投下物，送到当地广德医院检查，发现了各种各样的杂菌，并怀疑有少量的鼠疫菌存在。但因设备简陋不能证实病原菌的成分——帝街的居民蔡桃儿突患急病，到广德医院治疗，当日（12日）死亡，经临床诊断、血液检查和尸体解剖的结果，认为是真性的鼠疫症，遂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1]

[1] 容启荣：《湖南西部鼠疫预防、治疗经过的报告》，小林英夫等编著：《证言细菌作战》，同文馆出版株式会社1992年12月版，第143页。

11月10日，常德街面突然出现大批死亡的老鼠。接着11月12日，第一位被确诊为鼠疫的患者（蔡桃儿）死亡。随之，鼠疫患者死亡不断增加，而且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导致从1942年3月起，又发生了第二期鼠疫的泛滥。直到1942年5月27日出现最后一名患者，鼠疫才终被控制。1996年至2000年间，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经过近5年的调查访问，认定此次细菌战是以常德城为中心，波及周边10个县30个乡150多个村，有确凿名姓的鼠疫罹难者为7643人。



驾机前往常德播撒鼠疫病菌的七三一部队航空班长增田美保。〔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08页〕



驾驶飞机前往常德播撒鼠疫病菌的七三一部队飞行员松本（前排左一），与野吕、樱永、志村在哈尔滨平房合影。〔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27页〕



1



2



3

1 祖上世居常德鸡鹅巷的聂家林老人讲述日机投撒鼠疫细菌情况。〔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05页〕

2 日军投下大量感染鼠疫病菌物品的石公桥镇的旧址。〔http://news.ifeng.com/a/20140902/41829549_0.shtml〕

3 三面环水的石公桥镇示意图。1942年仅东北角的北横街就因鼠疫死亡160多人，全镇及周边农村先后疫死1000多人。〔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79页〕

4 刘开国（右）老人讲述常德鸡鹅巷德丰祥和德兴祥遭受日军投撒感染鼠疫病菌物品情况。〔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75页〕



4



1



2



3



4

1 桃源县马鬃岭乡李家湾村民李玉仙（右三）率晚辈哀悼其父李佑生。1942年5月6日，李佑生在常德感染鼠疫，10日死亡，前来吊丧的16名亲友染上鼠疫，于20天之内先后死亡。〔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37页〕

2 首例鼠疫死亡者、12岁女孩蔡桃儿的三弟蔡正明在他家当年居住地遗址控诉日军发动细菌战罪行。〔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49页〕

3 常德常清街张礼忠（图中左二）全家照，其二弟张国民（前排左三）、三弟张国成（左一—妇女孕中）、祖父张友元、侍女毛妹子（不在合影中）4人在1942年死于鼠疫。〔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63页〕

4 常德韩公渡村民高明顺指着他家房子说：其祖父到石公桥镇卖棉花时染上鼠疫，回家后三天疫发身亡。〔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91页〕

1 曾接受伯力士医治的常德石公桥鼠疫幸存者贺凤鸣(前左)、黄岳峰(后排左四)讲述鼠疫流行情况。〔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09页〕

2 距离常德25公里的毛家滩乡受害者家属诉说该乡有400多人死于日军鼠疫细菌战。〔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41页〕

3 常德许家桥乡民族村老人叙说当地100多名回族、维吾尔族同胞死于日军鼠疫细菌战。〔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2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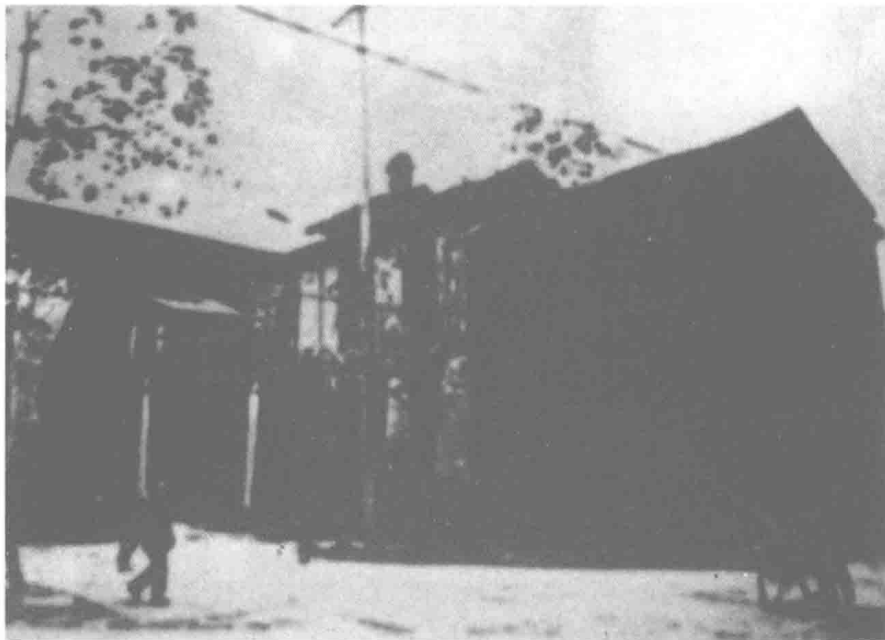
1



2



3



1 参与救治鼠疫病人的美国传教士兼医生罗感恩开办的常德广德医院旧址。〔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25页〕

2 经伯力士治愈的常德周家店4名鼠疫感染者，从左至右：吴光才、向道仁、易志春、熊善初。〔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61页〕

3 国民政府派往常德医治鼠疫的防疫队长刘德禄老人向日本律师鬼末忠则（右）讲述防疫经过。〔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69页〕

4 1941年在常德东门外贺八巷街口开设“湘德诊所”的徐杰老人（左）讲述日机投撒鼠疫细菌及自己参与国民政府组织救治情况。〔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99页〕



■1 临时鼠疫隔离医院常德东郊徐家大屋遗址，医院周围挖有6米宽3米深的沟港，注满水后只有一座吊桥联络外界，防止传染。院内曾集中三四百名鼠疫患者，大多数死亡，疫尸被焚烧或深埋于院旁的湖中荒岛。〔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31页〕

■2 常德大西门外千佛寺（今常德第四人民医院）建有3座鼠疫尸体焚烧楼，其时家住附近的满大启回忆说，此处大约焚烧疫尸350多具。〔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65页〕

■3 常德鼠疫死难者遗属经常到石公桥鼠疫死难者纪念碑悼念亲人。〔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49页〕



1



2



3

五、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攻击

从1942年4月起，美国B25轰炸机以中国战区的航空机场为基地，开始对日本本土实施空袭，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受到冲击，日军在浙江省的航空机场也受到威胁。为了破坏中国战区的机场，打通浙赣线，日本大本营发动了浙赣作战。并决定实施细菌武器的攻击。1942年5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召集石井四郎、村上隆、增田美保、小野寺义男等人会议，决定使用霍乱、伤寒、副伤寒和鼠疫病菌实施攻击，要求平房提供2公斤鼠疫菌，南京提供1公斤，其他部队提供1公斤。从1942年8月20日开始，各细菌部队展开了切实行动，采取飞机撒播，撤防前向井中或水源地直接投放，在大米、食物或水果中混入病毒等手段，把鼠疫、伤寒、霍乱、炭疽、鼻疽等病毒散播到衢县、江山、玉山、广丰、广信、常山、丽水、金华等地。造成严重的流行疾病的泛滥。

据井本大佐的《作战日志》记载：

广信 Px (イ) 毒化跳蚤
 (ロ) 撒播感染鼠
广丰 (イ)
玉山 (イ)
 (ロ)
 (ハ) 在米上附着干燥菌，目标是鼠——蚤——人的感染
江山 C a 直接投入井中
 b 附着在食物上
 c 注射在水果里
常山 同上
衢县 T、PA 蚤
丽水 T、PA 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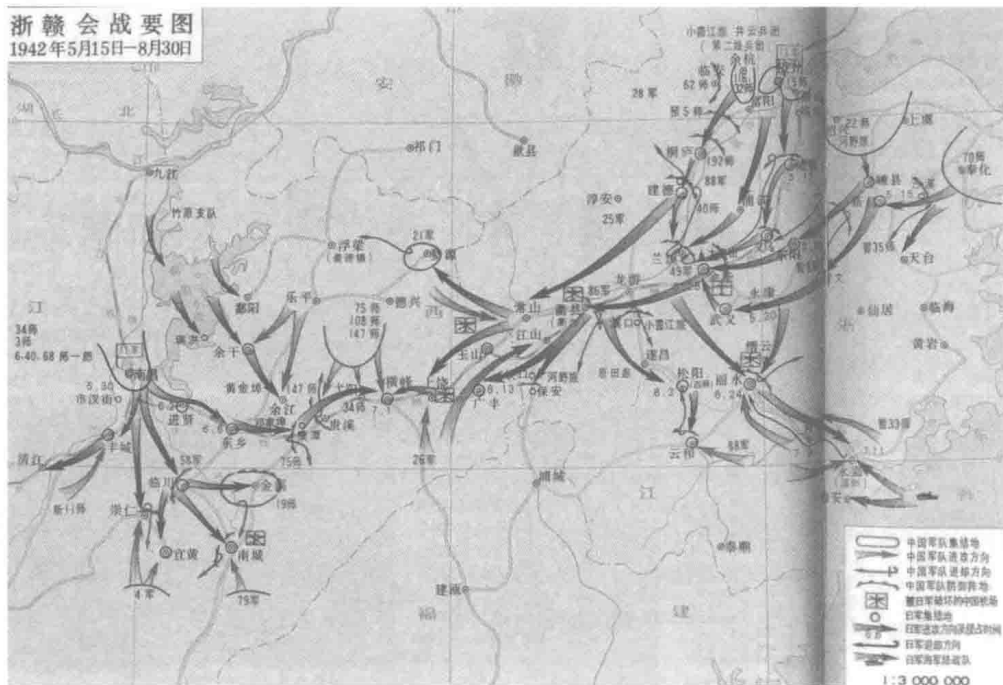
《井本日志》8月28日

日军在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攻击作战的结果，使浙赣沿线的江山、常山两县120多个村庄遭受细菌战的荼毒，直接死亡人数达4500余人。衢县死亡3000余人。更严重的是，1943年5月，衢州所属的衢县、江山、常山、开化等县以及浙赣沿线又爆发大面积的流行疾病，包括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恶性传染病，又有7600余人死于非命。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控制恶性传染病的流行都是地方政府卫生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1 浙赣会战要图。〔http://image.so.com/i?src=360pic_normal&q=浙赣会战要图〕

2 日军对浙赣线各地撒播细菌造成疫病流行范围示意图(1940—1948年)。〔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6—18页第1幅示意图〕

3 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受害区示意图。(1940—1948年)〔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3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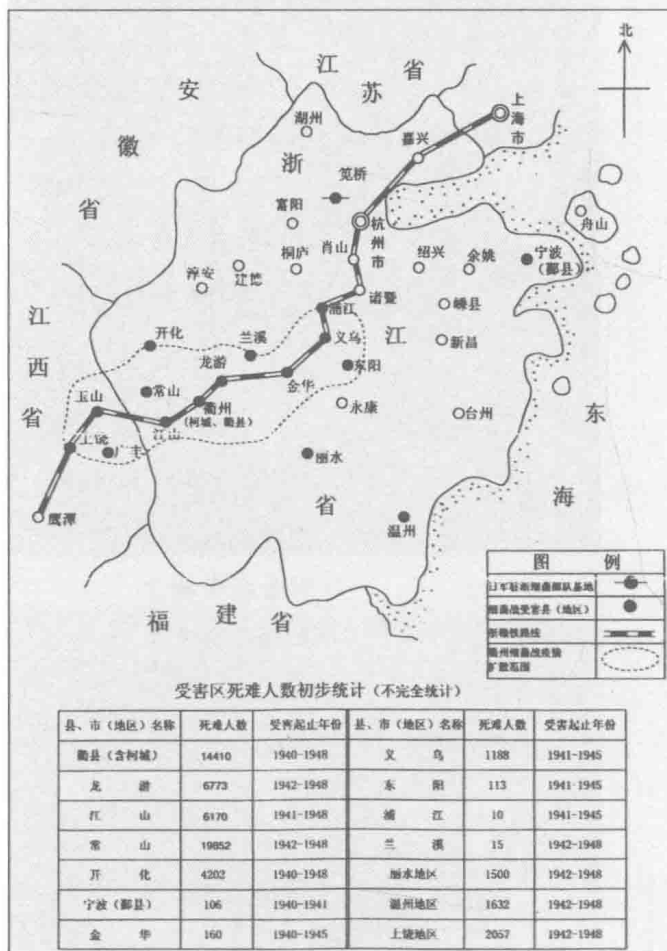
1

侵华日军对浙赣线各地撒播细菌造成疫病流行范围示意图 (1940—1948年)



2

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受害区示意图 (图3)



3

1 “浙赣战役”中的侵华日军十三军团司令泽田茂（前排中）及各师军官合影。〔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0页〕

2 1942年8月日军七三一细菌战部队准备出发散发带菌食品。〔邱明轩编著：《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第13页〕

3 1940年8月20日日军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的“远征队”进入衢州。〔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7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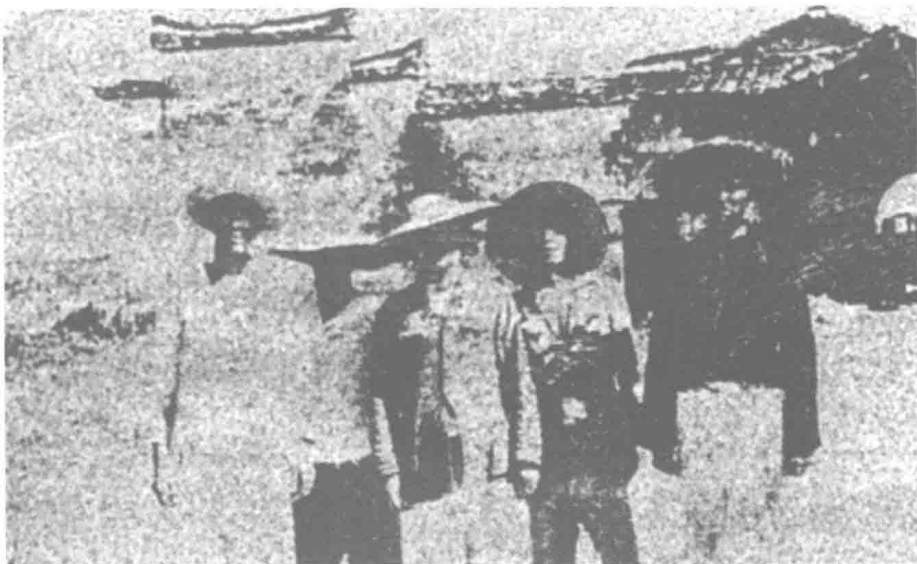
■1 1942年8月25日，日军“远征队”的“别动班”在翻译官春日（左1）的带领下，装扮成中国老百姓，出发到衢县农村去投放细菌。〔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16页〕

■2 侵衢日军驻扎在西安门居民区，为防止自身感染鼠疫而将附近民房烧毁。〔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16页〕

■3 衢县（今衢江区）甘城镇杨家突村杨金土向来访者讲述，1942年他目睹日军将伤寒菌投入这口水井。〔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18页〕

■4 1942年日军曾在衢城狮桥街双眼井投放伤寒菌。〔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18页〕

■5 这口水井地址在衢城罗汉井巷。据查1942年日军曾在此投放伤寒菌。〔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18页〕



3

4

5

这口水井地址在衢城道贯巷，据查 1942 年日军曾在此投放伤寒菌。〔邱明轩：《菌战与隐患》，第 18 页〕



在 1942 年日军浙赣作战中，感染日军细菌部队播撒的鼠疫、伤寒、霍乱病菌的中国人，或者疫发死亡，或者医治痊愈，或者尽管没有医治但是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战胜了病魔，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基本上没有留下后遗症，或者说没有留下当年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遗痕。然而感染日军细菌部队播撒的炭疽、鼻疽的中国人，即使侥幸逃过死神，也是痛苦终生，因为炭疽、鼻疽感染者终身不愈，他们不仅要承受肉体 and 心灵的煎熬，而且也因此生活极度贫困。下面是浙江、江西等地部分“烂腿病”（即炭疽、鼻疽感染幸存者）的口述材料：

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下杨村华庆云（1922 生）：1942 年 9 月随父上山砍柴时感染病菌，先是腿上起一个小疹子，接着起疹处鼓起一个大包，火辣辣地疼，接着烂开了花，伤口周围像炭一样黑。村里 20 对人都患了烂腿病，父亲烂腿 5 年后去世。17 岁开始华庆云就丧失了劳动能力，靠母亲养家，母亲死后靠国家劳保生活。2002 年右腿下半截烂掉，无法站立。据邻居说，华庆云去世时眼睛睁得老大，烂腿上的血水一滴一滴地往下淌。^{〔1〕}

金华市金东区雅畈镇二村申子娥（1915 生）：1942 年 7 月亲眼看到日军飞机把棉花和鸟毛状东西投下来，和她伙伴去看，回家腿上就起了疹子。然后形成大水泡，不痛但痒，接着开始发烧、怕冷。起泡的地方发红，肿得老高，并且变黑发烂。与她一同去看日机丢下东西的伙伴 5 人烂腿，她弟弟和叔叔也烂腿，并且先后死去。^{〔2〕}

〔1〕 李晓方：《泣血控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51 页。

〔2〕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52 页。

浦江县白马镇柳宅村柳木水（1930 生）：1942 年 8 月开始烂腿，村里患病者 20 多人。他两条腿都烂，左腿烂得厉害，常常是刚刚长出嫩肉就又烂掉。2003 年左侧烂腿危及生命，不得不截肢。^{〔1〕}

龙游县湖镇镇上溪头村杨春莲（1926 生）：1942 年夏天日军从村里走后，村里到处都是烂腿的。她右腿先是起泡继而又红又肿又黑，并开始溃烂，烂得连动脉都断了，血如涌泉，疼得死去活来。^{〔2〕}

江山市上余一都江村江昌友（1921 生）：1942 年 9 月在蹚过一条小溪后，身上起了很多小泡，一抓流脓，下身和双腿几乎全部溃烂，始终不愈。

衢州市衢江区廿城镇六一村徐雨生（1929 生）：1942 年 8 月日军从村子撤退，干活回家后，左腿关节处起一个泡，痒，又红又肿，逐渐变黑溃烂，当时村里 6 人同时烂腿，全部烂死。^{〔3〕}

衢州市柯城区下张乡闹桥村谢樟士（1917 生）：日军从村里走后的一天上午，干完活后到村旁的小河洗脚，右脚面和左脚被竹片划破。回家后双脚起泡、红肿，第三天肿处变黑溃烂，右脚面一下子烂三公分深，并且烂掉两个脚趾头。^{〔4〕}

浙江丽水市丽运区大港头镇陈坑村兰会土（1922 生）：1942 年 8 月的一天，砍柴时右腿被划了一下，起了一个泡，后来泡越肿越大，越来越黑，并且溃烂，怎么也医治不好。同村 20 多人烂腿。^{〔5〕}

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上南山村郑焕清（1922 生）：1942 年 8 月日军从村子撤走后，与村子 6 各村民一起得了烂腿病，烂了好，好了烂，反反复复，吃尽了苦头。^{〔6〕}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沙溪镇龙头村郑荣长（1926 生）：1942 年 8 月日军离开村子后的一天，干完活后双腿起泡，红肿，后来变得漆黑溃烂。^{〔7〕}

〔1〕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77 页。

〔2〕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10 页。

〔3〕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45 页。

〔4〕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54 页。

〔5〕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69 页。

〔6〕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19 页。

〔7〕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06 页。

浙江富阳市富春街道西邨村陈福妹（1908 生）：1972 年 7 月 3 架日军飞机在村子上空投下棉织纤维状物品、鸟的羽毛、面包等物品，村民吃了面包死亡，同村 20 多人得了烂腿病。^{〔1〕}

浙江诸暨市王家井千秋桥村赵永楚（1931 生）：1942 年夏天日军飞机轰炸村子后没几天，干活时腿被草划破，起泡，痒，肿得老高，漆黑，用手一抓，黑色腐肉就往下掉。村里有十五六个人烂腿。^{〔2〕}

1 2002 年 3 月，经美国专家马丁·弗曼斯基（左一）和迈克尔·弗兰茨布劳（右一）详细考察，浙赣沿线烂腿综合症为日军撒播的炭疽、鼻疽病菌所致。图中为金华市婺城区乾西乡雅宅村受害者。〔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31 页〕

2 金华市婺城区白龙桥镇下杨村受害人华庆云。〔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50 页〕

3 金华市婺城区罗店镇后溪河村受害人何忠梅。〔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90 页〕



1



2



3

〔1〕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09 页。

〔2〕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14 页。

■1 金华市金东区雅畈镇二村受害人申子娥。〔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53 页〕



1

■2 浦江县白马镇柳宅村受害人柳木水。〔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77 页〕



2

■3 江山市上余一都江村受害人江昌友。〔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26 页〕

■4 衢州市衢江区廿城镇六一村受害人徐雨生。〔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55 页〕



3

■5 龙游县湖镇镇上溪头村受害人杨春莲。〔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22—12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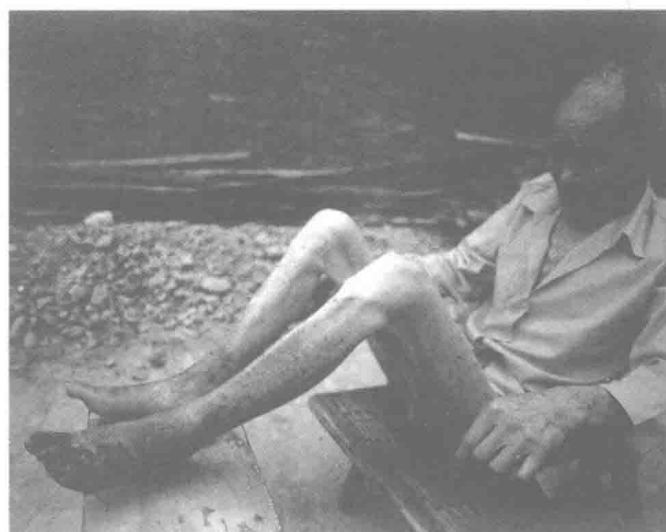


4

■6 衢州市柯城区下张乡闹桥村受害人谢樟士。〔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169 页〕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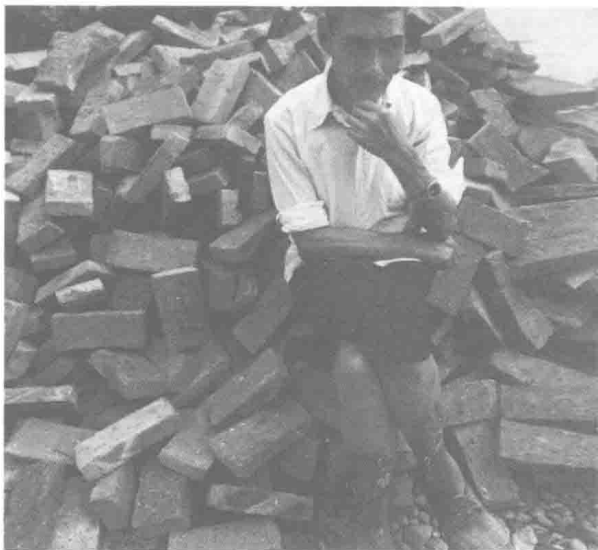
6



1



2



3



4



5



6

1 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上南山村受害人郑焕清。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19 页〕

2 浙江丽水市丽运区大港头镇陈坑村受害人兰会土。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10 页〕

3 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沙溪镇龙头村受害人郑荣长。
〔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06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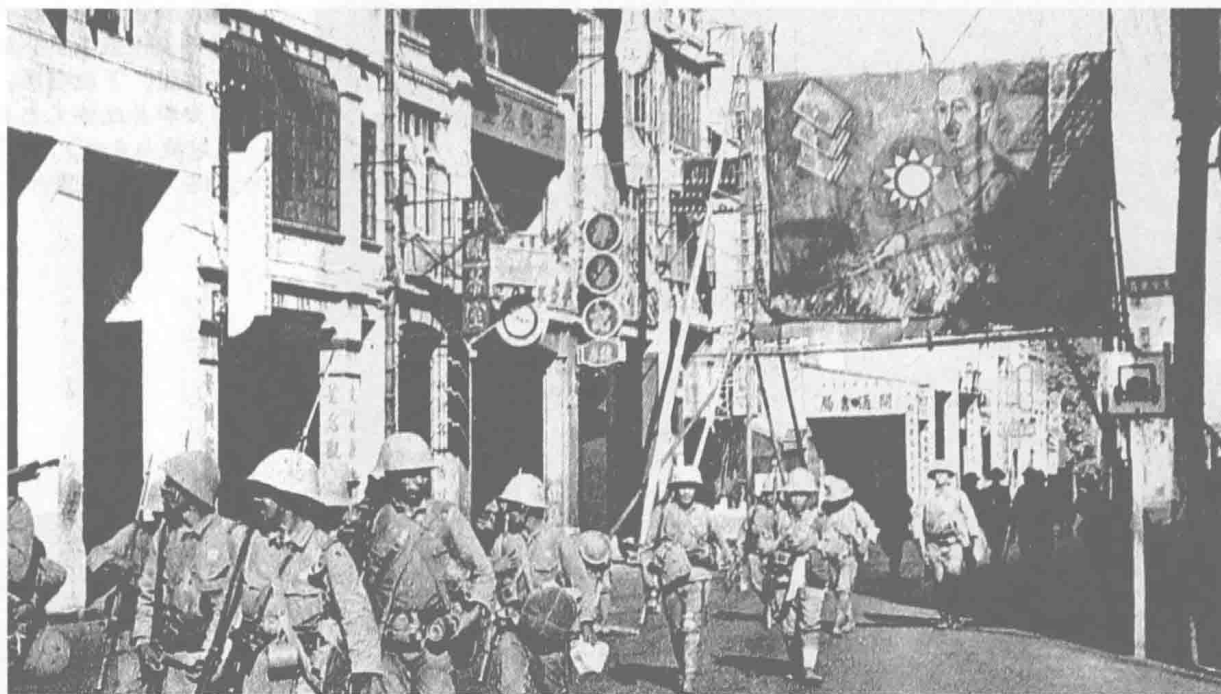
4 浙江富阳市富春街道西邮村受害人陈福妹。〔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09 页〕

5 浙江诸暨市王家井千秋桥村受害人赵永楚。〔李晓方：《泣血控诉》，第 215 页〕

6 浙江云和县石塘镇双港村吴章禄感染炭疽菌后，脚筋收缩，下肢变形。〔浙江省云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抗战与鼠疫》，内部资料，2005 年，书内照片第 7 页〕

六、其他地区的细菌攻击作战

上文介绍了部分日军细菌攻击作战实例，下面揭示新发现史料中披露之日军细菌战实验或细菌攻击作战。



日军进入广州城。〔《支那战线写真》第六十八报，东京、大阪朝日新闻社1938年11月9日发行，第20页〕

(一) 1940年农安、新京细菌战实验

1940年6月,在今吉林省农安、大赉地区突然流行鼠疫,造成数千人死亡。随之,鼠疫蔓延周边各地,甚至波及当时的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战后,经过中日学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一致推测农安等地发生的鼠疫绝非自然流行,而是属于人为行径。但是,由于日方严密封锁有关细菌战的所有资料,证实农安鼠疫流行人为原因的第一手资料始终没有发现,所以,在中日学者的著述中,涉及农安鼠疫人为原因时只能用“推测”、“推断”等词句来处理。2011年10月,日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等资料被发现,使这一“推测”成为了铁一般的事实。七三一细菌部队干员金子顺一在《PX效果略算法》一文中披露,七三一细菌部队先后对农安进行了两次鼠疫菌攻击,第一次为1940年6月4日,(地面)投入带有鼠疫菌的跳蚤5克,第一波因感染鼠疫死亡人数为8人,紧接着鼠疫开始流行泛滥,感染鼠疫死亡者达607人。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第二次细菌攻击于1940年6月4日至6月7日进行,除农安外还指向大赉,总计投入鼠疫菌跳蚤10克。第二次攻击感染死亡人数12人,鼠疫泛滥后波及2424人死亡。这样,由于日军的细菌攻击作战,农安和大赉总计有3051人倒毙在日军的鼠疫毒弹下。此外,该论文还披露了日军细菌部队在南方作战投放的鼠疫菌数量及感染死亡情况。详见下表:

(细菌)作战效果概见表^[1]

攻击(日期)	目标	PXkg	效果		1·0kg 换算值		
			一次	二次	Rpr	R	Cep
15、6、4	农安	0·005	8	607	1600	123000	79·6
15、6、4—7	农安、大赉	0·010	12	2424	1200	243600	203·0
15、10、4	衢县	8·0	219	9060	26	1159	44·2
15、10、27	宁波	2·0	104	1450	52	777	14·9
16、22、4	常德	1·0	310	2500	194	1756	9·1
17、8、19—21	广信 广丰 玉山	0·131	42	9210	321	22550	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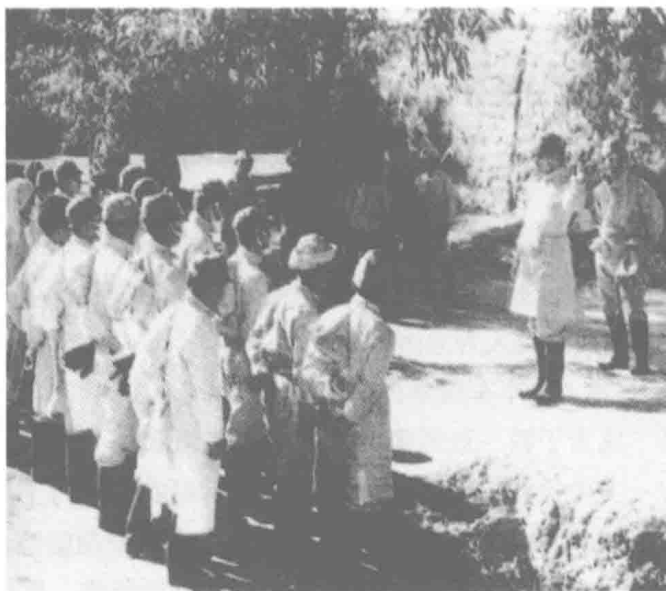
[1] 金子顺一:《PX效果略算法》,《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第1部),原件存日本国立图书馆西京馆。资料来源“日本ABC企画委员会”事务局长和田千代子女士寄给作者的复印件。表中第一列攻击日期为昭和年号,15、6、4即1940年(25+15)6月4日,以下类推。第二列为细菌战攻击目标。第三列P为鼠疫代号,X为跳蚤代号,PX即带有鼠疫菌之跳蚤。第三列数字为投放鼠疫菌跳蚤的数量,以公斤为单位,0·005即为5克。第四列“效果”系指鼠疫流行死亡人数,一次、二次分别为第一次流行死亡人数及鼠疫泛滥后死亡的人数(二次)。最后一列为每投入1公斤鼠疫菌跳蚤可能死亡人数的换算值。Rpr为第一次感染死亡人数;R为整个流行期间死亡人数;Cep为每公斤鼠疫菌跳蚤所对应的流行系数。

■1 日军在农安“鼠疫防疫队员”出发前“训话”。〔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13页〕

■2 对感染者就地解剖取样。〔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14页〕

■3 对感染者乳头下病变部位切除取样。〔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14页〕

1940年7月下旬，关东军七三一部队还指派新京日本卫生技术厂在兴运路和日本桥一带的贫民区之间实施鼠疫实验，以检验在大都市人口聚居的地方细菌感染程度，在日军投放鼠疫菌后一个月内，共有70多人死亡。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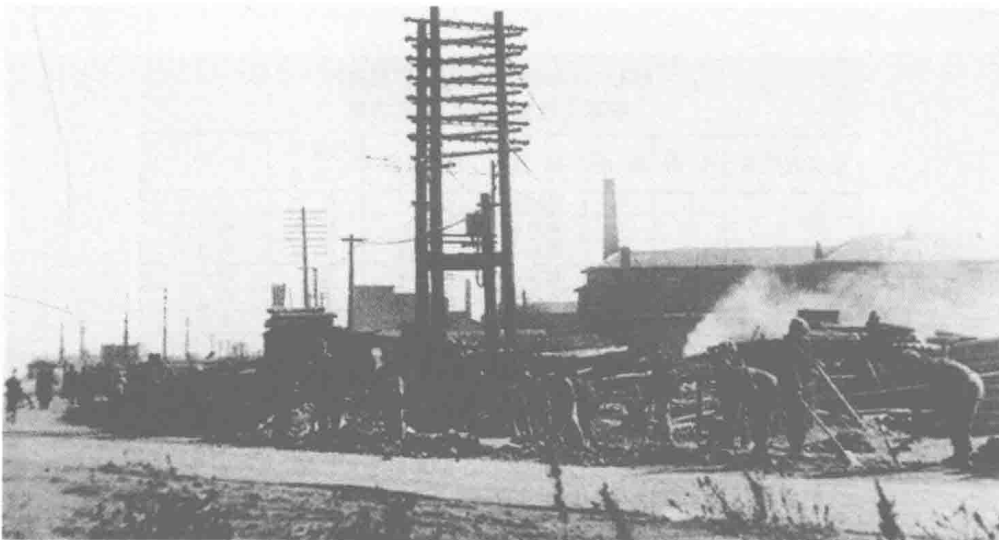
3



1



2



3



4

1 户外对感染活人消毒。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114 页〕

2 对小儿感染者检查取样。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114 页〕

3 图为在“新京”（长春）隔离区内加筑防鼠铁板。〔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113 页〕

4 日军“防疫部门”在新京地区对市民集中进行“预防接种”。〔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113 页〕

(二) 1941—1945 年内蒙古细菌实验战

1941—1945 年, 七三一部队海拉尔支队多次在呼伦贝尔草原以鄂温克人和蒙古人为实验对象, 采用“菌液注射”(打“预防针”)、“菌液内服法”(将霍乱、鼠疫等各种细菌掺入牛奶、面食、瓜果之中)等方法, 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实验, 致使大量人员死亡。例如 1942 年初夏海拉尔支队在辉河地区的细菌战实验, 造成 80 多个鄂温克族牧民遇难, 仅杜拉尔姓的牧民就死了 30 多人。1944 年 7 月, 海拉尔支队又在辉河一带进行细菌战实验, 截止 9 月共死去 240 人, 沙坨子里埋的都是死人。1942 年日军在绥西实施鼠疫攻击, 疫区达 17 个, 60 多个点。1945 年 8 月, 为了防止苏联红军进攻, 七三一部队在乌兰浩特实施了鼠疫攻击, 造成乌兰浩特、通辽县、奈曼旗、赤峰等地区鼠疫大流行。

1942~1944年辉河地区日军进行
细菌实验部分死亡人员名单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花拉	47	女	鄂温克	谢拉	母亲	辉道村
扎来	21	女	鄂温克	谢拉	婶婶	辉道村
其其格	2	女	鄂温克	谢拉	侄女	辉道村
斯破勤	10	女	鄂温克	谢拉	妹妹	辉道村
汉德玛	65	女	鄂温克	谢拉	奶奶	辉道村
浩日嘎	34	男	鄂温克	谢拉	叔叔	辉道村
班迪	41	男	鄂温克	哈勒珠	父亲	哈库莫村
敖波日	38	女	鄂温克	哈勒珠	母亲	哈库莫村
额尔和木	14	男	鄂温克	哈勒珠	兄	哈库莫村
阿杰	66	女	鄂温克	哈勒珠	奶奶	哈库莫村
班吉日格其	36	男	鄂温克	利希尔	父亲	喜桂图村
格日东	32	女	鄂温克	利希尔	母亲	喜桂图村
呼杰	31	女	鄂温克	宝力图	母亲	喜桂图村
拉特尔	39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爷爷	辉道村
苏米尔	36	女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奶奶	辉道村
孟和	5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叔叔	辉道村
盖哈顺	44	男	鄂温克	巴敖登其木格	爷爷	辉道村
马吉格	41	女	鄂温克	巴敖登其木格	奶奶	辉道村
额吉顺	39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爷爷	辉道村
满达拉	1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叔叔	辉道村
阿格尔	67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奶奶	辉道村
图士列	36	男	鄂温克	呼格吉尔	爷爷	辉道村
内库乐	22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母亲	辉道村
苏荣	10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姑姑	辉道村
和力提尔	5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叔叔	辉道村
乌力吉	46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爷爷	辉道村
哈斯乐玛	42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奶奶	辉道村
斯斯格尔	8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姑姑	辉道村
姜克来	21	男	鄂温克	阿珠	丈夫	辉道村
苏克	25	女	鄂温克	索诺木	母亲	乌兰宝力格村
汉德玛	23	女	鄂温克	索诺木	婶婶	乌兰宝力格村
昂库列	47	男	鄂温克	苏古尔	爷爷	喜桂图村
汗岱	51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爷爷	喜桂图村
加吉玛	50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奶奶	喜桂图村
道登曾格	26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大叔叔	喜桂图村
老道布	24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二叔叔	喜桂图村
阿拉楚岱	21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姑姑	喜桂图村
德格吉玛	25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婶婶	喜桂图村
索伊勒	5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孙子	喜桂图村
苏和布	37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舅舅	嘎鲁特村
道波迪	35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舅母	嘎鲁特村
优吉玛	64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岳母	嘎鲁特村
高通	9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长子	嘎鲁特村
曼古德	7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次子	嘎鲁特村
耶列	5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女儿	嘎鲁特村
满都热娃	3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妹妹	嘎鲁特村

1942—1944 年辉河地区
日军进行细菌实验部分死亡
人员名单。〔金成民主编：
《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
第 111 页〕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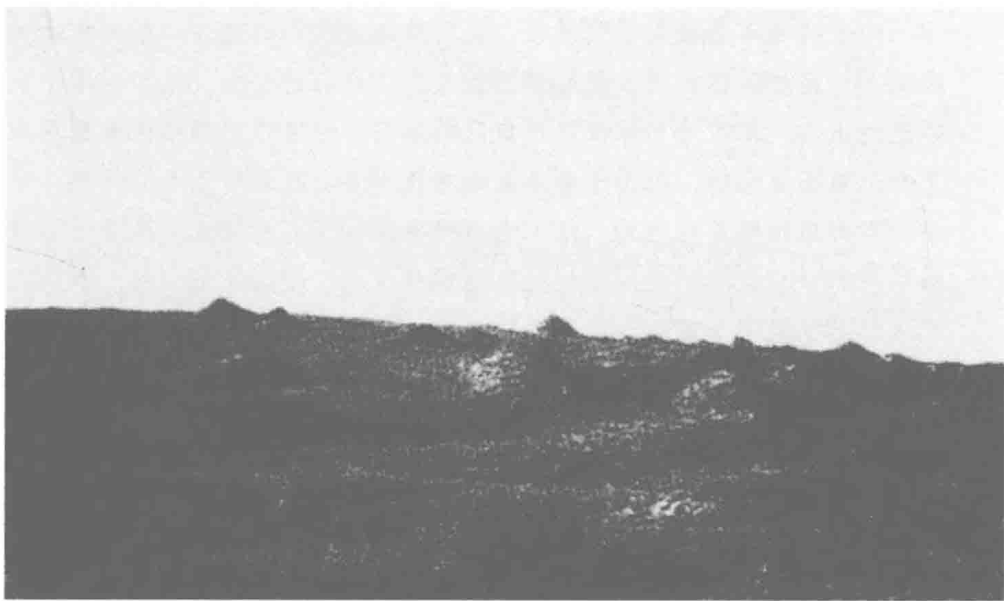


2

■ 1 海拉尔五四三支队细菌实验蒙古族幸存者额尔敦。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4 页〕

■ 2 海拉尔五四三支队细菌实验蒙古族幸存者敖日勒马。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34 页〕

■ 3 位于乌兰浩特市居力很镇的“鼠疫坟”。〔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110 页〕



3

(三) 广东细菌战

1941 年 12 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大批难民被遣返回广州。1942 年初，伪广东省政府将位于广州南石头的罪犯惩教场改设为难民收容所。日军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在南石头难民收容所采用将伤寒、副伤寒、疟疾等细菌混入汤水让难民喝下感染病菌的办法，造成几千名无辜的香港难民和广东难民惨死于日军细菌战中。

据日军第八六〇四部队第 1 课细菌检验班班长丸山茂 1993 年自述：^{〔1〕}

〔1〕沙东迅：《日军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在粤的细菌战活动》，《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2 期。

为了不再出现侵略他国的情况，我再三考虑，决定把不为人知的“大量屠杀香港难民的细菌战”披露出来。

昭和十七年（1942年）2月—5月。

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河南滩（南）石头难民收容所。

受害者——由于日本军攻占香港而造成的香港难民中，由水路逃到广州的大部分人。

加害者指挥官——波字八六〇四部队（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简称南水部）的部队长佐藤俊二军医大佐。

实施者——南水部第1课细菌检验班的场守喜卫生伍长。

的场守喜的后方作业——使用细菌的增菌、准备，对被感染者作大便检验等试验，整个工作直接听命于部队长，同是第1课的细菌研究班清水清伍长也可能参与了，理由如后述。

……昭和十七年（1942年）4月……我等3人被派到滩（南）石头作疟疾调查……在这里见到了的场守喜。

……的场守喜把我带到屋外，走到珠江边没人的地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告诉你我正在做的事，但为了你自己的安全，这事一辈子也不能说出去。军方为了保证广州市区的治安，把来广州的难民安置在滩（南）石头收容所，但由于香港来的难民太多，收容所已人满为患，命令南水部用细菌杀死他们。很不幸，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直接听取部队长的口头命令，并发誓不把事情对外张扬，小心完成任务。部队长派飞机去（东京）军医学校取来肠炎沙门氏菌（副伤寒菌），投放在饮用的汤水中……当晚就出现了患者……死亡率很高，死亡者不断出现。死者由（伪）省政府负责埋葬，在先埋尸体上不断重叠放上新来的尸体，到最后，连掩盖尸体的土也没有了。”后来我还听说要把收容所的200多难民转移到北江上游占领区以外地区。听说给他们发了数量不少的法币、粮食、衣服。被送到占领区以外的人大概是感染了肠炎沙门氏菌未发病，或是发了病但病较轻而幸免于死的人们，他们都是带菌者。这是（日本）军方坏到骨髓的战法，他们连那些幸存下的人都不放过，把他们当作菌种，在敌方阵地展开细菌战。

日军在南石头难民所内用砖和水泥建了两个并列排在一起的化尸（骨）池，每个大约20余平方米，高约4米，体积约80多立方米。化尸池处理不完的尸体，日军就让伪省政府出面，雇人运到附近的邓岗（即现在南箕路一带）掩埋。

此外，日军还在韶关等粤北地区、阳江、番禺等地进行细菌战，杀害大量中国人。



1

1 日军第八六〇四部队第一课细菌检验班班长丸山茂。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 1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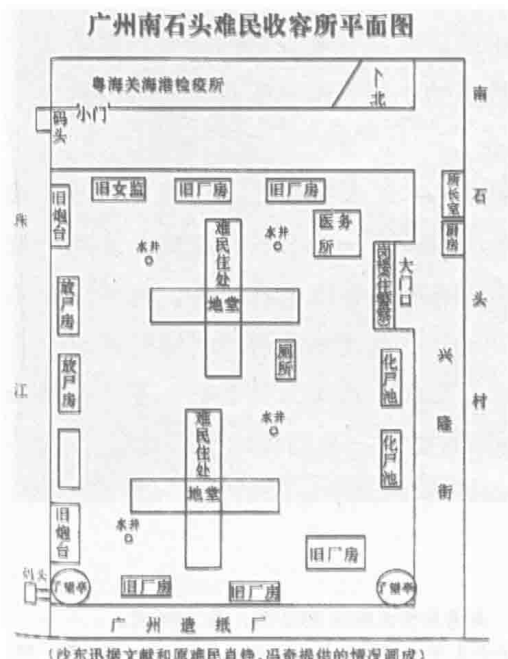
2 大批香港难民集结在上环一带的码头，准备登船前往广州。〔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24T.html, 2005 年 07 月 26 日〕

3 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平面图。〔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 2011 年 04 月 14 日〕

4 南石头设有日军粤港海关海港检疫所，难民被遣送这里都要经过检疫所的检查才能上岸。〔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24T.html, 2005 年 07 月 26 日〕



2



(沙东迅据文献和原难民肖特、冯奇提供的情况画成)



4

3

（四）云南细菌战

依据《昭和十七年“保号”指导》，日军计划1942年6月以细菌战攻击昆明，但是由于缅甸沦陷，提前实施了“保号”计划。5月，日军开始用细菌攻击云南，据七三一部队林口支队原队员上野某笔供：“在昆明方面使用细菌炸弹时，七三一部队的飞机被击落，驾驶员柳濑战死（上野某参加了葬仪）。”

1942年5月4日，日军54架飞机轰炸保山，投掷炸弹、燃烧弹、细菌弹300多枚，引起保山等滇西数十县霍乱大流行。国民党元老、时任云贵监察使的李根源记载道：

五月四日正午十二时，先以寇机五十四架分两批袭保山。因境界毗近，情报被断，疏散不及，一城同尽。敌投空中爆炸、燃烧、病菌等弹三四百枚。狂炸之后，继以机枪扫射，历数十分钟，死伤万余，血流沟渠。次日又以五十四架来袭，连续投弹。盖向者喘息待尽之余生，都成长夜之冤魂矣。人道渐灭，至此而极。最后每日均有敌机或二十七架，或九架，多少不等，更番搜索。至十二日，见城内尚有断垣，又复投轰炸弹一次。至是城中生物尽矣。国立华侨中学、省立保山师范学校、省立保山农业学校、县立保山中学各校址咸毁焉，学生死伤甚重。十三日，敌机炸附近各农村，并以机枪扫射我辛苦农民，死伤尤众。兽机肆虐之后三日，城乡各处发现霍乱。迄今日环保山周围平坝死者已五六千人。医药乏竭，仰天待绝，伤心惨目，宁有是耶。^{〔1〕}

战时前线指挥官和官方卫生机构的记录、抗战胜利后云南大学方国瑜教授的调查，记载了日军的细菌战，当代云南保山地区史志办学学者陈祖樑等人的调查，更加坐实了1942—1943年保山地区霍乱、鼠疫等瘟疫系日军所为。据陈祖樑访谈^{〔2〕}，当年在保山姚关街教书的小学老师林毓越老先生说：

保山五四爆炸后不几天，又有日机三架来空袭，在由旺街子后面的少保上投弹多枚。当时太阳已经西沉，我们一伙人在归途中，看到一枚炸弹已经破裂，在弹内有黄色物质，有很多苍蝇装在里面，翅膀被黄色物质所粘裹，还飞不起来，经太阳晒后才慢慢地飞动。我当时意识到，这是细菌弹，大伙就跑开了。此后不几天，就发生了霍乱，蔓延至保山坝子，感染很严重，死亡率很高，保山成为一个恐怖的悲惨世界。

〔1〕李根源：《永昌府文征》第三册，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308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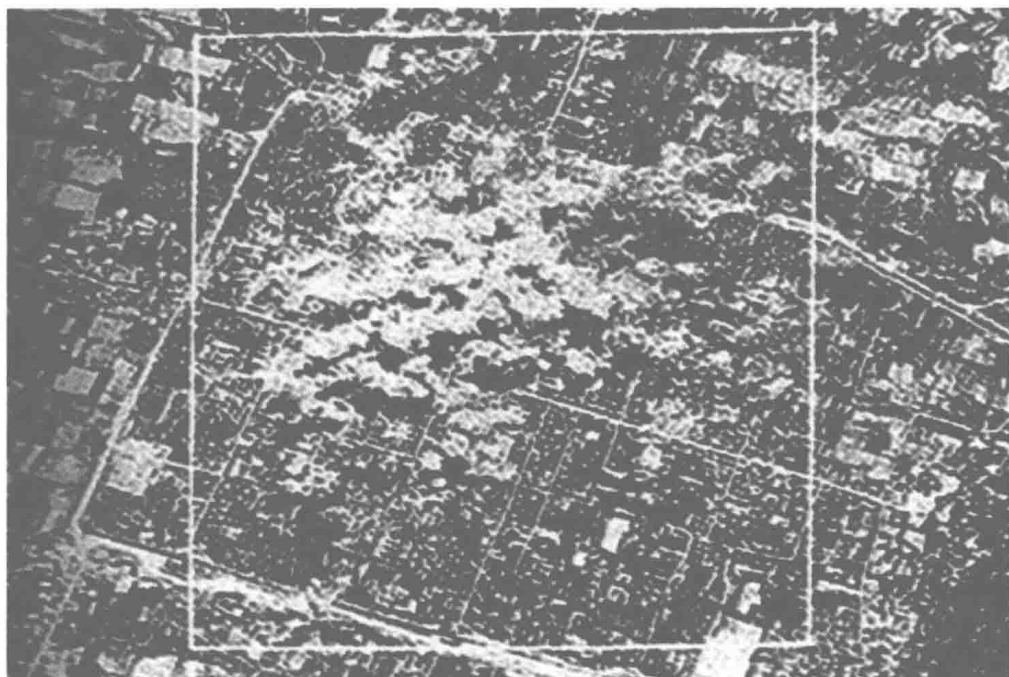
〔2〕谢本书：《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此外，日军不仅在云南投撒了霍乱病菌，而且还大量收购老鼠，培养鼠疫菌，盈江李生荣说：

日寇在盈江期间，用军票哄骗小孩捉活老鼠卖给他们，每只活老鼠给五元至十元军票。日寇买到活老鼠后，用细菌毒液注射在老鼠身上，又把老鼠放掉，让老鼠传播鼠疫，利用细菌杀害无辜的人民。日寇施放细菌不久，盈江全县鼠疫流行，全县人民死于鼠疫病者共有五六千人。芒璋、沙坡等寨连抬死尸的男人都不够，只好由妇女抬埋死人。在中国，妇女抬埋死人是亘古未有之事，只有在日寇占领期间才有过。

芒市傣族方正绍的老人说：

日本人败退前，有一天，我家院子内忽然发现了两只断尾的老鼠，一个跟一个地死了。我用手去拾老鼠，当天就发高烧，大胯根痒子肿大，昏迷不醒。我大哥方武亭向日军报告家中发生鼠疫。日军就用钢板把我家包围起来，不准任何人出进。第二天，我外婆也得痒子症死了。日本人就将其拖到寨子前面的大青树下进行解剖，至今还不知我外婆尸首的下落。同时，日本人把我拖走，在一辆大卡车上活生生地解剖我，割去了我大胯根上的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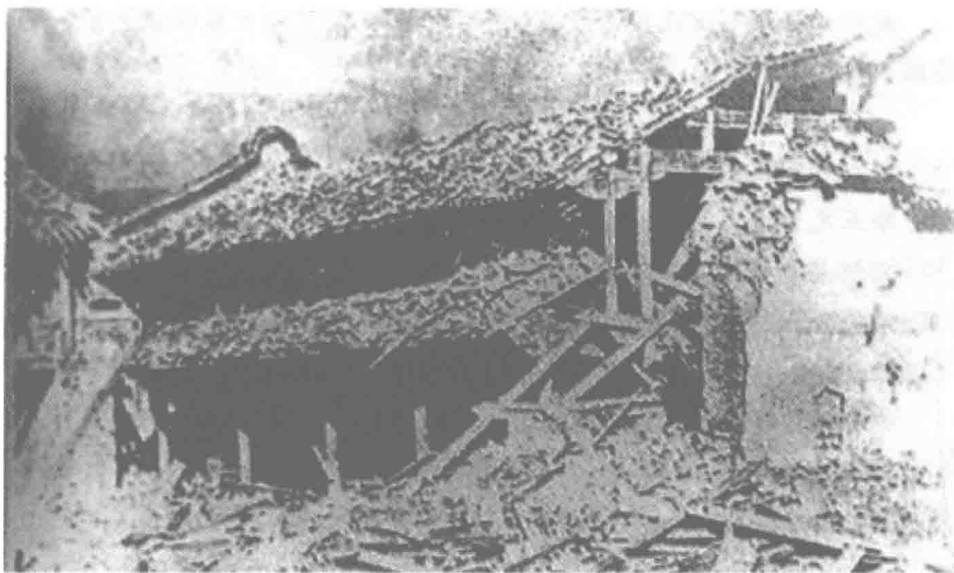


1942年5月4日，日军轰炸保山城时所拍爆炸情况。
〔肖正伟：《保山记忆：大轰炸与大瘟疫》，《云南日报》2014年7月13日〕



1

1 傣族老人方正绍展示日军对他进行活体试验的刀痕。
〔陈祖樑：《侵华日军滇西细菌战实录》，《观察与思考》1999年第5期〕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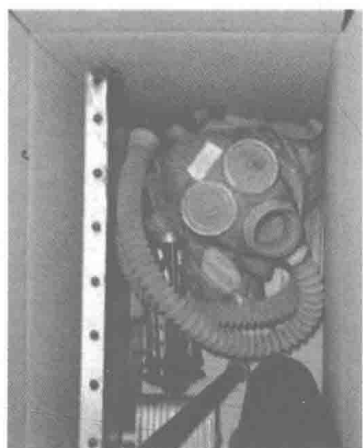
2 1942年5月4日保山城被日军飞机轰炸惨状。〔肖正伟：《保山记忆：大轰炸与大瘟疫》，《云南日报》2014年7月13日〕

3 日军用以包围等相寨进行鼠疫的钢板。〔陈祖樑：《侵华日军滇西细菌战实录》，《观察与思考》1999年第5期〕

4 日军某细菌战部队在滇西遗留的物品。〔《哈尔滨七三一研究者发现日军滇西细菌战新罪证》，<http://news.xinhuanet.com/...5480.htm>, 2013年07月30日〕



4



5

5 滇西战场的日军防护服。〔《哈尔滨七三一研究者发现日军滇西细菌战新罪证》，<http://news.xinhuanet.com/...5480.htm>, 2013年07月30日〕

第十章

美日勾结免责细菌战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最高人民法院
特別軍事法庭

1945年8月，日本军方和日本政府意识到战败时日将近，为了掩盖战争罪行，掩盖细菌部队违反国际法、违反道德的行为，密电石井四郎销毁证据，炸毁各支队建筑物和研究设备，使用毒气等方式杀害“马路大”，放逐实验用的老鼠、跳蚤等动物。有关利用人体实验获得的珍贵资料和数据等没有毁掉，偷偷运回了日本国内。石井四郎命令细菌部队成员：“走到哪里也要严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如果谁泄露了军事秘密，我石井，就追你们到那里！”

1945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占领日本，美国细菌学专家莫瑞·桑德斯奉命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细菌战内幕。由于日方的层层设阻，始终难以取得证据。后来与日方相关成员交涉，并请示麦克阿瑟，采取免于战犯追究，获取细菌战资料的基本方针。其根本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细菌战资料，即使对这些反国际法、反人道的细菌战犯网开一面也再所不计。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对日军细菌战问题讳莫如深，百般推诿搪塞，拒绝公布封存的机密资料，甚至否认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被炸毁的焚尸炉残迹。〔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一、销毁证据，掩盖罪行

1945年8月，日方开始下令炸毁第七三一部队等细菌基地的建筑物，销毁实验用具；杀害马路大，焚尸灭迹，将焚烧过的尸骨丢入松花江。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被放逐，导致鼠疫泛滥，多名无辜村民感染鼠疫，罹难身亡。



日本投降前，七三一部队破坏细菌设备现场。〔《七三一部队的生物兵器とアメリカ》，第67页〕

（一）日本大本营销毁证据的命令

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大本营意识到战败投降只是时日问题。为了毁灭日军细菌部队违反国际法、违反人道的反人类行径，8月10日，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以参谋总长名义，给石井四郎发出密码电报：

目前苏联已经对日参战，关于贵部队的处置，请协助朝枝参谋，于8月10日中午时分，在新京军用机场等待晤面。^{〔1〕}

8月10日中午，朝枝专程飞到长春，与石井在日军机场会面，向其传达了参谋总长的特别命令：

（1）贵部迅速地破坏一切，职员一刻也不要停留尽快回国，让一切证据物件从地球上彻底消失。

（2）为此，给贵部配属哈尔滨工兵一个中队、炸药5吨，将贵部的诸设施炸毁。

（3）建筑物里的“马路大”用电动机处理后，在贵部的锅炉中焚毁，并将所有的灰烬丢进松花江。

（4）贵部有细菌博士学位的53名医官，用贵部军用飞机直接送回日本，其他职员、妇女、孩子利用满铁送到大连，然后送回内地。^{〔2〕}

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投降的诏书录音播放，大本营参谋新妻清一中佐以参谋本部军事课名义下发《特殊研究处理要领》：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昭和）20年8月15日军事课

一、方针

不给敌人以不利证据，紧急处理和销毁特殊研究之证据

二、实施要领

1. 番号以及登户关系已向兵本草刈中佐直接传达，立刻处置（15日8时30分）。

2. 关于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及一〇〇部队已同关东军藤本参谋电话联络，予以处置之（本川参谋不在）。

〔1〕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集，第170、171页。

〔2〕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集，第172页。“电动机”为使用毒气的隐语。

3. “粮秣本厂一号”向粮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络，处置之（15日9时30分）。

4. 找来医事关系主任直接传达了要领，联络对象是小野寺少佐和小出中佐（9时30分）。

5. 找来兽医关系的主任，直接传达要旨，联络人出江中佐（仅内地文书、10时）。〔1〕

按照军部的命令，第七三一部队、第一〇〇部队以及下属的各支队疯狂进行了炸毁建筑物，销毁研究设备和实验用具，放逐饲养的小动物（包括跳蚤之类），杀害“马路大”等罪恶活动。从8月9日到8月14日，在军医大佐大田澄的直接指挥下，第七三一部队平房细菌基地除保留本部（办公室）外，70余栋建筑及其设施全部由工兵部队炸毁。包括四方楼、队员宿舍、航空班、田中班、吉村班的建筑物、冷冻实验室、小动物饲养场、动力班、给水塔、焚尸炉等建筑物在一瞬间变成废墟或水泥残骸。当时，在四方楼的7栋和8栋里，关押着404名“马路大”，包括西洋妇女1人，英国男性1人，俄国人3—4人，其余都是中国人或朝鲜人。刽子手们按照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中佐“用电动机处理”的指示，即使用毒气将在押的“马路大”全部杀害，直接参与杀害“马路大”的警备队分队沟渊俊美伍长提供证词如下：

口号栋关押“马路大”的房间是用气泵向里面输送空气的，把房间密封，然后用气泵把毒瓦斯送进去，房间就充满了瓦斯，“马路大”全部毒死。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士兵分四个分队，大约100人，另有少年队100余人，其他军官、将校们也都集合在口号栋。〔2〕

石井的专车司机越定男具体负责搬运处理“马路大”的骨灰，他证实：

浇上汽油烧毁的“马路大”的尸骨，装入约200条草袋子里，然后丢进松花江。卡车运送这些草袋子时分外得重，运输途中那些尸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还有手铐和脚镣撞击的刺耳声音。〔3〕

与此同时，第一〇〇部队以及孙吴、林口、牡丹江、海拉尔各支队也开始了毁灭证据的破坏活动，并将在押“马路大”全部处死。但是有关利用人体实验获得的珍贵资料和数据等并没有毁掉，而是偷偷运回了日本国内，先是藏匿在金泽市，后转移到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长增田知贞的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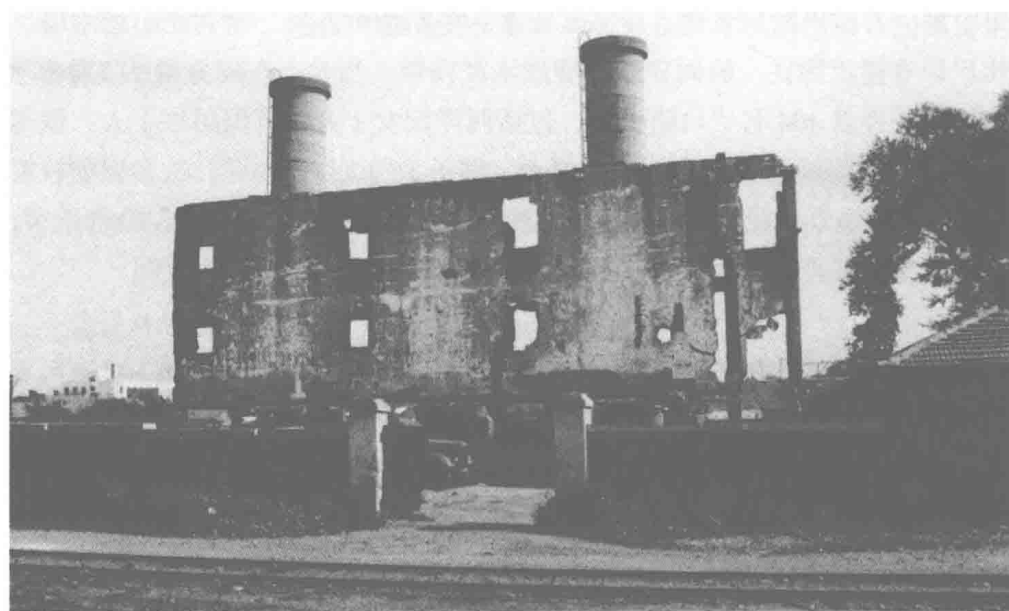
日军平房细菌战基地被破坏后，大量感染鼠疫的老鼠逃出，平房细菌战

〔1〕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集，167、168页。内ふ号指登户研究所研制的细菌等秘密武器。

〔2〕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55页。

〔3〕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55页。

基地周边村庄突然出现大量的老鼠，其中还有在中国东北从未见过的白老鼠。从1946年6月到9月间，七三一部队周围的后二道沟、义发源、大东井子一带鼠疫泛滥，死亡者计121人。义发源从7月到8月间首次发现鼠疫患者，截止10月鼠疫被遏制期间，全村21户人家感染了鼠疫，有41人死亡。接着是二道沟，村民张彦廷外出割草时被跳蚤叮咬，回家后发烧昏迷，淋巴肿胀，不久就死去。在帮助张家的葬仪中，青年靖如先被感染发病，结果全家19口人中死亡了12人。到10月底，该村共死亡42人。与二道沟几乎同时，大东井子也开始流行鼠疫，李海新一家4口全部死亡，李玉恒一家12口死亡了6口。全村共有22户感染了鼠疫，死亡38人。直到1959年，鼠疫仍然断断续续地发生，期间又出现多名罹难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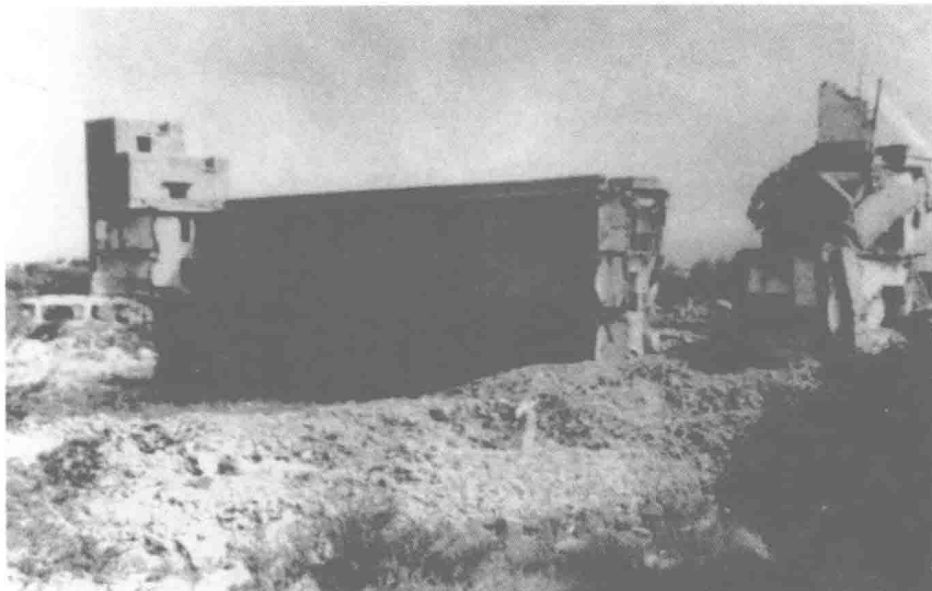
1



2

■ 1 被破坏的七三一细菌部队动力班遗迹。〔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图说满州帝国》，河出书房新社1999年6月版，第145页〕

■ 2 七三一部队破坏后的四方楼遗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第125页〕



■1 七三一部队细菌试验中心残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第125页〕

■2 七三一部队动力班残迹。〔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第125页〕

■3 七三一部队被炸毁的兵器班残迹。〔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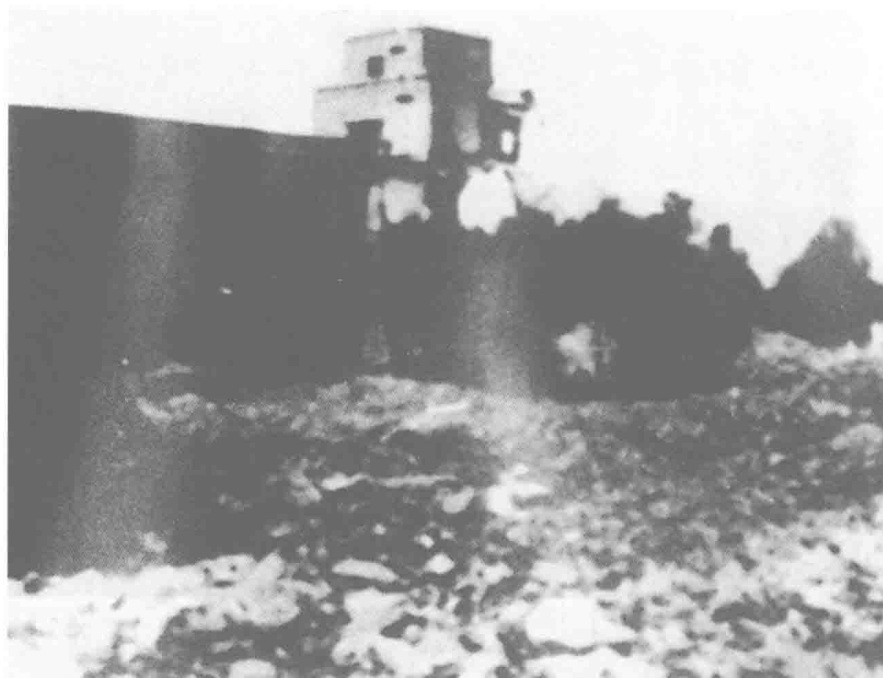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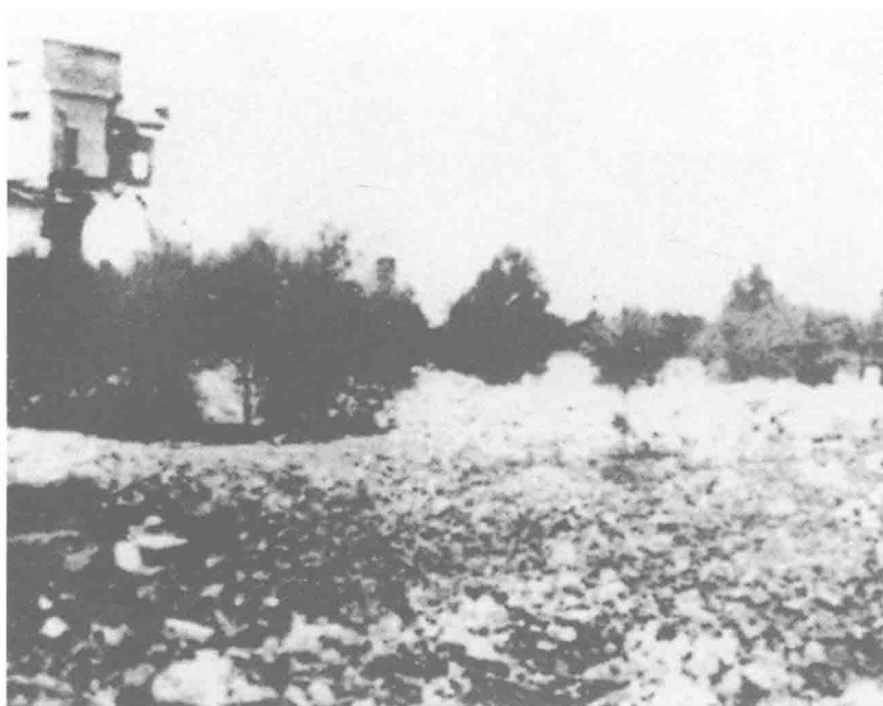
■1 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遗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0页〕

■2 七三一部队特别监狱第七栋遗址。〔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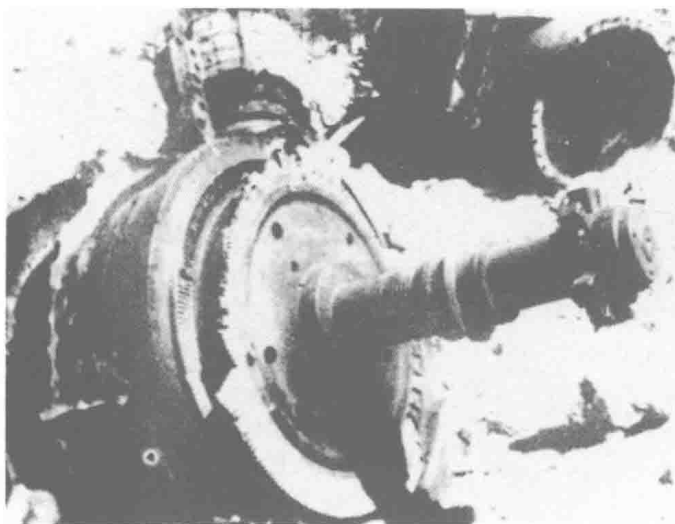
■3 七三一部队被炸毁的发电机。〔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1页〕



1



2



3

（二）封口令

从1945年8月10日开始，日军平房细菌战基地人员陆续撤退，除骨干成员搭乘飞机撤走外，其他1700余名细菌战基地的队员、军属（指后勤服务、技术人员等）、家属等搭乘军部专门调配的列车开始了大撤退。8月14日，最后一批人员撤走。这一天，在列车临出发前，石井四郎对所有人员大声命令：

走到哪里也要严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如果有人泄露了军事秘密，我石井，就追你们到那里！^{〔1〕}

其实，早在细菌基地准备撤退前夕，石井四郎就对所有队员下达了三条指令：

1. 返回家乡后隐匿在七三一部队的事实，隐匿军历。
2. 不能就任任何公职。
3. 队员之间不准相互联系。

而且，为了封住每一名在细菌战基地工作过的人的嘴，石井四郎特意向每名队员发放了“封口慰劳金”。

1945年8月16日夜，最后撤退的列车进入长春车站，石井如幽灵一般又出现在站台。

石井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大声演说，“日本败了，你们现在返回内地，可是你们走到哪里，一定要保守七三一部队的秘密，谁要是泄露了秘密，我石井就会追踪你们到那里，记住了吗！”^{〔2〕}

七三一部队成员撤回日本后，在部队解散当日，石井四郎再次下达命令：“部队的秘密要带到坟墓！战后不得充任公职！队员之间不得互相联系！”

〔1〕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5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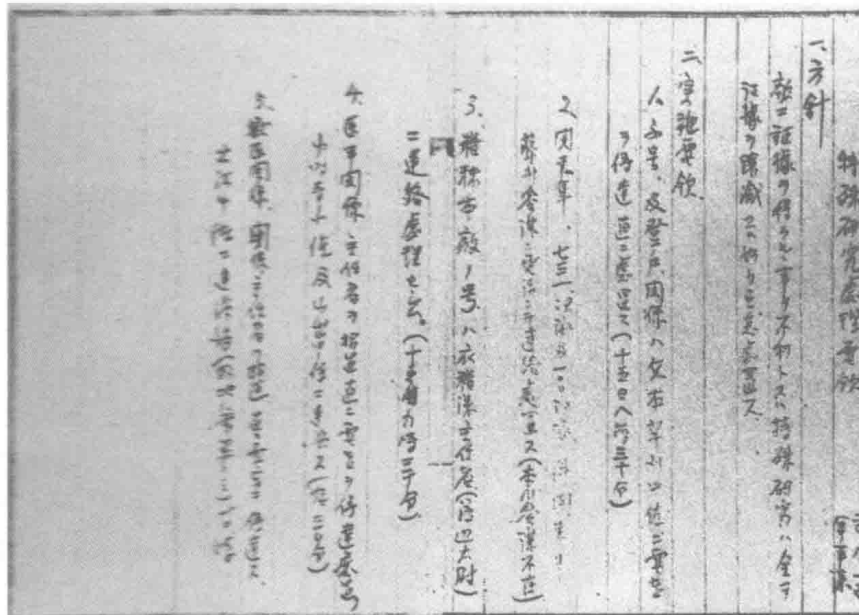
〔2〕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57页。

1 参谋本部军事课下发的《特殊研究处理要领》。〔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责の系谱》，日本评论社，1999年，无页码〕

2 七三一部队逃跑线路示意图。〔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2页〕

3 七三一部队逃回日本后在金泽市野间神社聚集。〔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4 逃回日本的石井四郎隐居在东京新宿区若松庄。〔傅光中摄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1



731部队的大部分队员乘火车经中国的新京、通化、安东（丹东）以及韩国的釜山乘轮船回国。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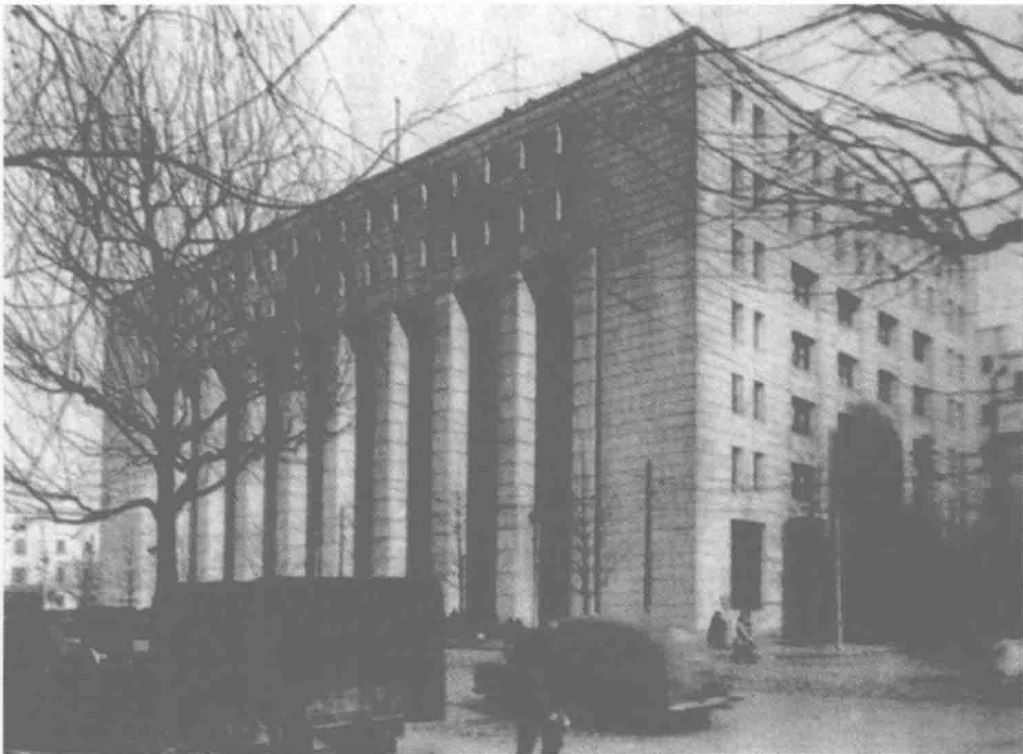
3



4

二、美日勾结，掩盖细菌战罪行

1945年9月，美国细菌学专家莫瑞·桑德斯奉命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细菌战内幕。日本执政当局为了保护天皇不作为战犯受到审判，串通并指使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暗箱操作，为美国调查官层层设阻，难以获得细菌战资料。此后，“麦克阿瑟直接指示，细菌战关系者如果提供细菌战的情报，可以应允他们不作为战犯追究”。1947年5月6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请示国内最高当局，决定对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不作为战犯证据使用”。



联合国军驻日本总司令部。〔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譜》，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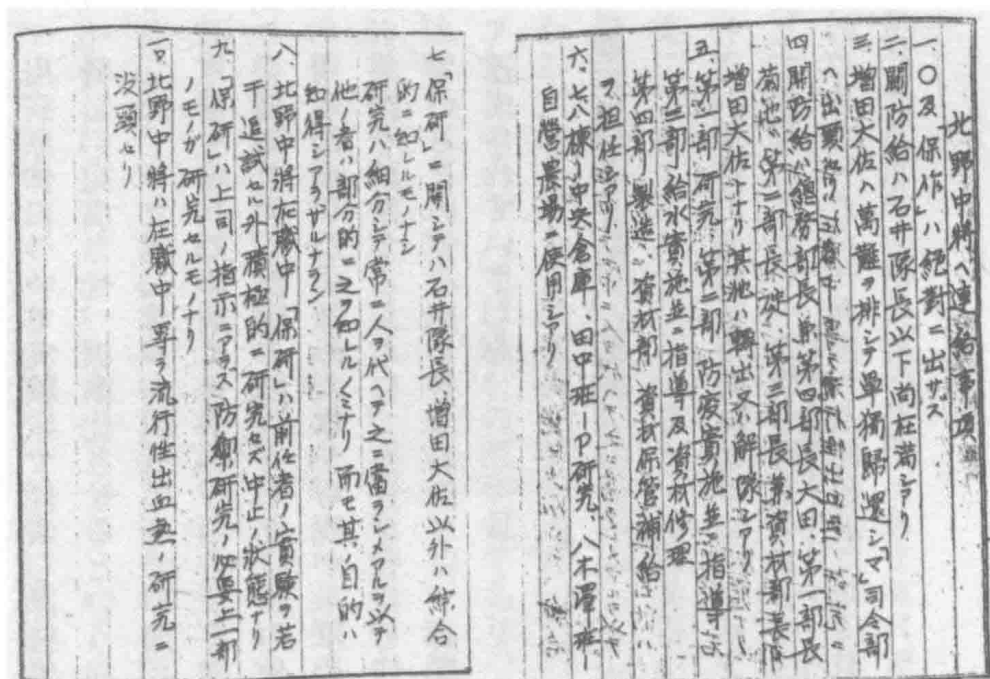
(一) 美国的调查

1945年9月，美国以联合国名义占领日本后，美国细菌学专家莫瑞·桑德斯奉命前往日本调查日军细菌战内幕。他却没有想到，日方派给他的助手竟是细菌战骨干成员内藤良一军医中佐。由于日方的层层设阻，桑德斯尽管间接获得一些包括人体实验在内的情报，却是始终无法打开以石井为首细菌战骨干成员的缺口。后来经过内藤的“点拨”，桑德斯获知若想获得细菌战资料，前提是必须对细菌战犯免于追究。于是桑德斯请示麦克阿瑟，麦克阿瑟明确表示了免于战犯追究，获取细菌战资料的基本方针。

战后，桑德斯多次证实：1945年调查时，麦克阿瑟直接指示，细菌战关系者如果提供细菌战的情报，可以应允他们不作为战犯追究。

这以后，美国政府又相继派出汤普森、费尔、希尔等几任调查官，与石井四郎等细菌战犯展开斡旋，其根本目的就是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细菌战资料，即使对这些违反国际法、反人道的细菌战犯网开一面也再所不计。

当时的日本执政当局为了保护天皇不作为战犯受到审判，串通并指使石井等细菌战犯暗箱操作，为美国调查官层层设阻。内藤则是中心人物，由他出面向北野政次、增田知贞等骨干成员发出指示，订立口径一致的攻守同盟。



内藤给北野政次的密信，第一条即是不能供出“○”（马路大）和“保作”（细菌作战）。〔西里扶甬子：《七三一部隊の生物兵器とアメリカ》，第118頁〕

information I beg you to make sure
 secret this information secret, not only to general
 staffs, but even to General KAMBAYASHI.
 I ask you to understand that I am staking
 my life doing this information; I shall be
 killed if any one knows that I have done
 this information. My only hope is to rescue
 this poor, defeated nation.

Here, in this information, must be
 many discourtesy because of
 language difficulty. In such case
 I ask your large-minded pardon.

I have asked Dr. Naito whether prisms
 were ever used as experimental "guinea
 pigs". He "vows" that this has not been
 the case.
 Mr. Sanders
 Lt. Col.

1 内藤给桑德斯的书信。〔西里扶甬子：《七三一部队の生物兵器とアメリカ》，第108页〕

2 增田知贞。〔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谱》，第87页〕

3 内藤良一。〔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谱》，第120页〕

4 新妻清一（左第1人）。〔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谱》〕

5 北野政次。〔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谱》，第127页〕



2



3



4



5

晚年的新妻清一（背景为广岛和平公园）。〔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责の系谱》〕



在内藤给北野的信中，明确指示其不得供出“○”和“保作”。“○”即利用“马路大”人体实验，“保作”即细菌攻击作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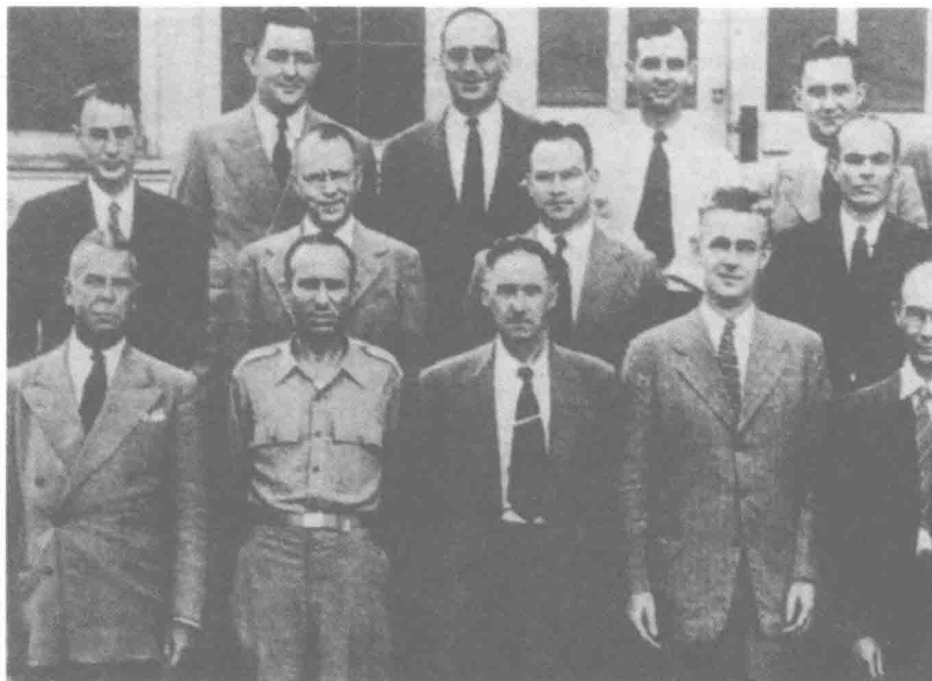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还是由内藤出面，不断向美国调查官发出暗示。1947年4月22日，龟井贯一郎以传达增田知贞态度的名义向美国调查官提出：

增田知贞急于和你（费尔博士）合作，但是利用细菌战进攻的话题是非常敏感的，而且从前与研制细菌战有关的日本人都不愿再提起。战败后不久，石井要求他的下属不准寄匿名信控告他在细菌战中进行人体试验，或要求把他作为战犯起诉。所以，日本有关人员不敢说出实情，担心自己或其他人被牵连其中。日本投降后，由桑德斯和汤普森负责的审问很快就开始了，然而，如果让了解实验详细情况的工作人员确信，审问只是从单纯的科学角度出发，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信息。^{〔1〕}

1947年4月22日，龟井贯一郎向美国细菌战调查官表示：

增田知贞承认进行过人体实验，受害者是犯有死罪的“马路大”，参与人体实验的人员曾发誓不透漏事情真相。但我确信，如果审问出于科学角度，你会得到详细情报。^{〔2〕}

〔1〕〔2〕美国解密档案，近藤昭二编：《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Unit731: Official Declassified Records），柏书房，2003年，光碟资料。



1

1 美国调查官合影（前排左一为希尔，右二为汤普森）。〔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集，第234页〕

2 美国调查官桑德斯。〔（美）哈里斯：《死亡工厂》，第309页〕

3 美国调查官希尔。〔（美）哈里斯：《死亡工厂》，第3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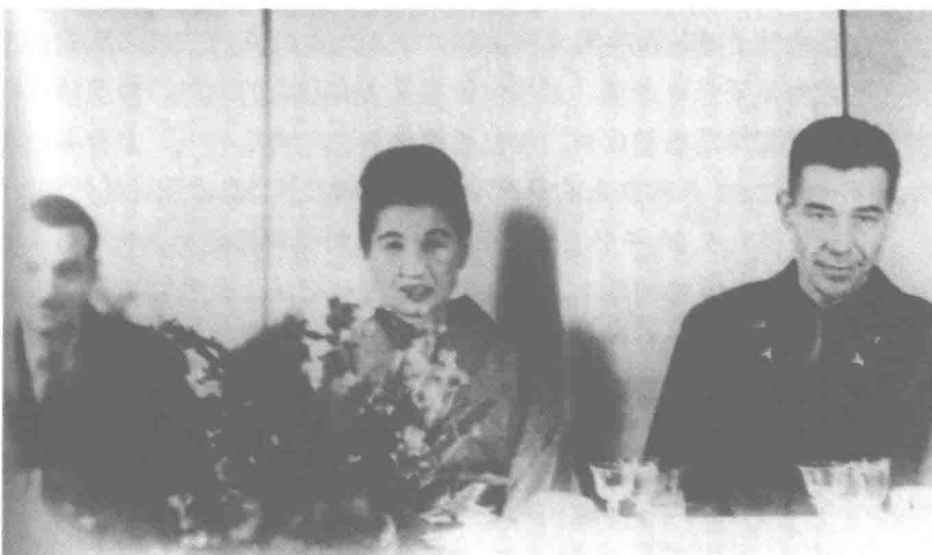
4 汤普森报告完成后，石井家族特意为他举行家宴（右为汤普森，中为石井妻子）。〔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第70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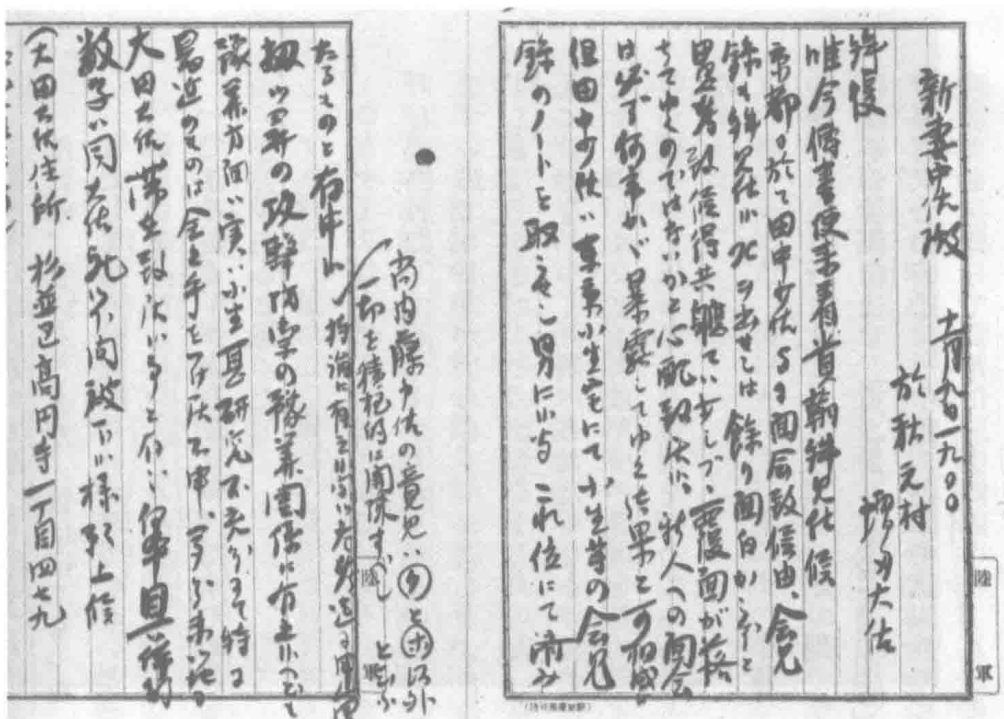


3



4

增田给新妻的信，请示应付美国对策。〔西里扶甬子：《七三一部隊の生物兵器とアメリカ》，第112頁〕



1947年4月29日，内藤良一在接受审问时又称：

我们想合作，也知道应将实情告诉总司令部（GHQ），但对朋友也负有责任。我们发过誓对人体实验一事保持沉默，也担心知情人中会有作为战犯而受到审判。我们并不清楚其他人愿意给我们什么好处，但如果你能删除一些记录，也许我们就没事了。不只是部门部长知道详情，下属也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上了共产党，他们可能会让苏军知道。^{〔1〕}

以上增田、龟井、内藤等细菌战犯的表白，共同之处是以细菌战资料为诱饵，换取美国不予追究细菌战犯的承诺。

1947年5月8日及5月9日，美国明确表明了不作为战犯予以追究的态度，石井四郎才最后出马吐实，并表示愿意为美国效劳：

我对平房的事负有全部责任。我不想看到我的任何上级或部下由于所发生的事带来麻烦。如果你们能免去我和我的上级、部下的罪行，我会将所有信息告诉你们。你们说增田知贞、内藤良一、金子顺一已提供了一些信息。我愿意受雇于美国，作细菌战专家。在准备对苏作战过程中，我会提供我在20年中进行的研究和实验的精华部分。在对细菌战进行使用和防御的战略问题上，我也会说出我的想法。我已对不同地区和寒冷季节使用的最适合的媒介体作了研究，并能写出几册有关细菌战的书籍，其中涉及到统计和战术使用方法。^{〔2〕}

〔1〕〔2〕美国解密档案，近藤昭二编：《七三一·细菌战资料集成》（光碟资料）。

（二）美日勾结，达成交易

1947年5月6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请示国内最高当局，决定对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不作为战犯证据使用”，电文称：

远东最高司令官 WDCID（转呈 CGMLC）GBCAW/RPM/mjd

1947年5月6日

第一部、据当地日本人的供述，证实了苏联交给美国的讯问调查书复制件中，有关苏军俘虏川岛和柄泽的供述属实。

第二部、三名日本人承认了人体实验，讲述了人体实验的情况，石井也予以默认。对中国军的实地实验，至少进行了三次……

第三部、A. 在供述过程中，或经过说服，日本人对苏抱有恐惧心，希望协助美国加以利用。关于人体实验的结果，以及包括破坏作物的细菌战研究的珍贵技术情报等大量数据资料，如果不受战犯审判，也许从日本下级军人中就能够获得。

B. 情报保存在日本有关人员的谍报系统中，如果不作为战犯证据采用，也许包括石井的供述，我们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数据资料。

C. 如果向石井等有关人员提供免于起诉的书面文件，也许能够获得包括石井及其上司的全部计划、理论和所有情况等。为了获得石井部下的协力，石井本人可以发挥作用。^[1]

1947年8月1日，美国国务、陆军、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委员会正式以 SFE188/2 文件下发，批准了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方案。这样，美国以攫取日军细菌战资料为筹码，免于追究细菌战犯的美日肮脏交易达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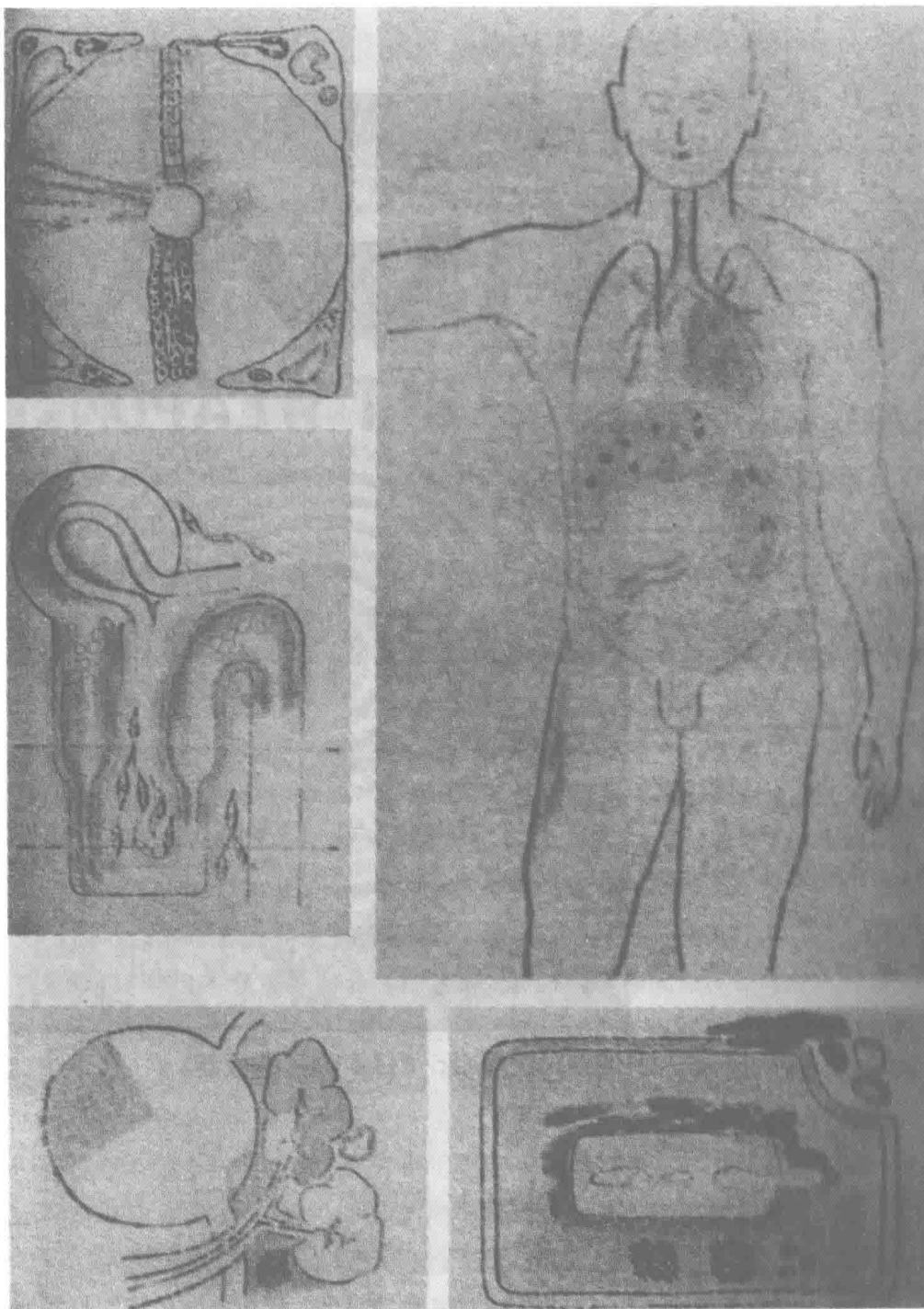
据美国调查官费尔（1947年）6月20日的报告，美国获取的细菌战资料包括19名日军细菌战重要人物撰写的报告书；对中国实施12次细菌战攻击的资料及地图；8份关于细菌战的报告和文件等。同年8月，又获取3份报告及显微镜照片。此外，费尔报告中未提及的还有一份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Q报告》（计744页），系1940年日军细菌部队对农安、长春等地57名鼠疫死亡患者的解剖报告。

[1] 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集，第198—200页。

1 美国获取的细菌战资料。
〔(美)哈里斯:《死亡工厂》,
第 283 页〕

2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森村誠一:《続・悪魔の
飽食》,第 128—129 页之间
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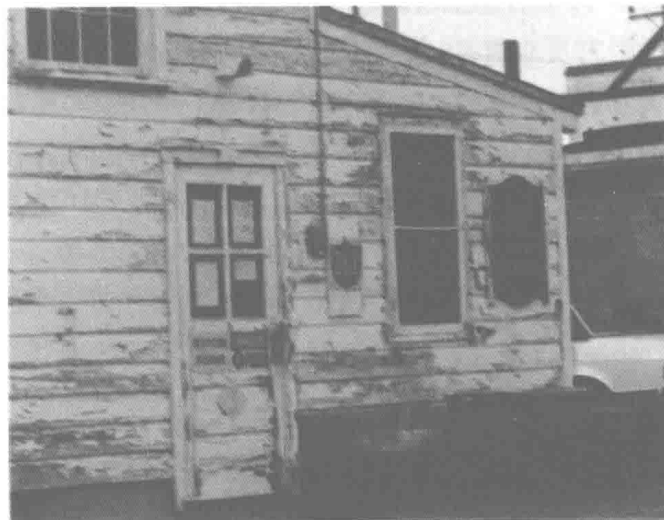
3 美国陆军传染病研究所
饲养小动物室。〔森村誠一:
《続・悪魔の飽食》,第
128—129 页之间插页〕



1



2



3

（三）战后日本政府的隐瞒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对日军细菌战问题讳莫如深，百般推诿搪塞，拒绝公布封存的机密资料，甚至否认日军实施细菌战的罪行。1949年，苏联远东军事法庭对12名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日军利用人体实验、研制和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已经公开在世人面前。1990年3月1日，众议院议员听涛克己在国会上提出质问。

听涛质问：据《朝日新闻》1986年9月19日的报道，这些资料返回日本后，最初存放在外务省复员局，防卫厅设立后，由外务省移到防卫厅，战史室成立后又移到战史室。这些资料是否还存在现在的地方，为了搞清楚细菌战被害的事实，这些资料难道不应该公开吗！资料到底在哪里？

防卫厅关员回答：“昭和33年（1958年）防卫厅接收了美国没收的原陆军的资料，为了进行战史的调查研究，防卫研究所保存了约四万件，您提到的七三一部队，正式名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资料中没有该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同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1〕

1982年4月6日，榊利夫议员在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再次提出对七三一部队战犯免于起诉的问题。

政府代表以“不知道相关记录（资料）”予以推诿。

1986年9月19日《朝日新闻》报道，美国已将部分细菌战的资料返还给日本。1997年12月17日，栗原君子议员在国会上就此问题提出了质问。

防卫厅官员回答称：“资料中没有该部队（七三一部队）的活动情况以及同细菌战有关联的资料。……没有该部队的活动状况以及与细菌战相关联的资料。”

1999年2月18日，田中甲议员又在国会上质问美国返还的资料问题。防卫厅长官回答称：“不能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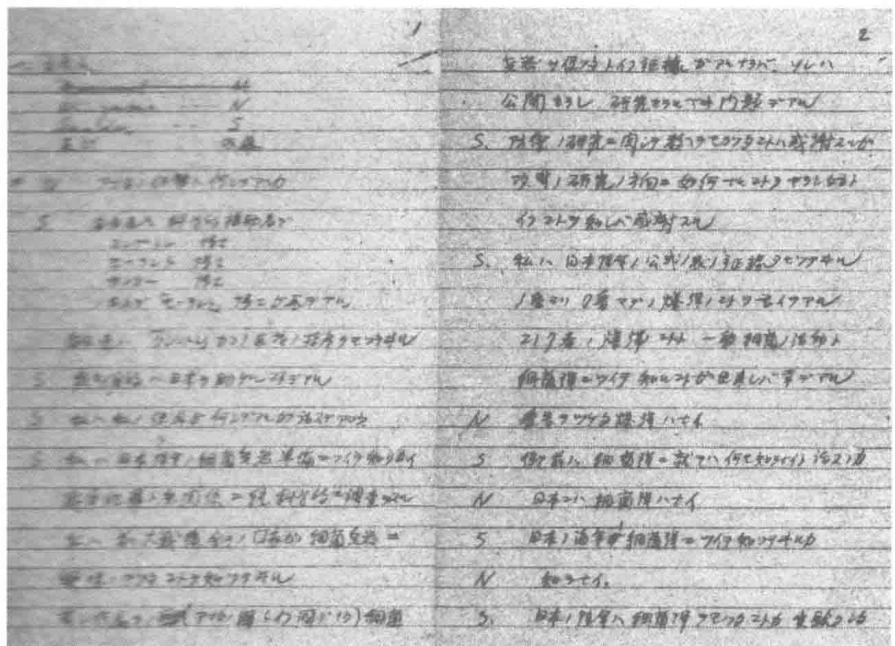
二战后日本政府一直隐瞒有关细菌战的罪行，日本政府何时能够真正反省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侵略的历史，我们拭目以待！

〔1〕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等编：《裁かれる细菌战》，第6集，第214、21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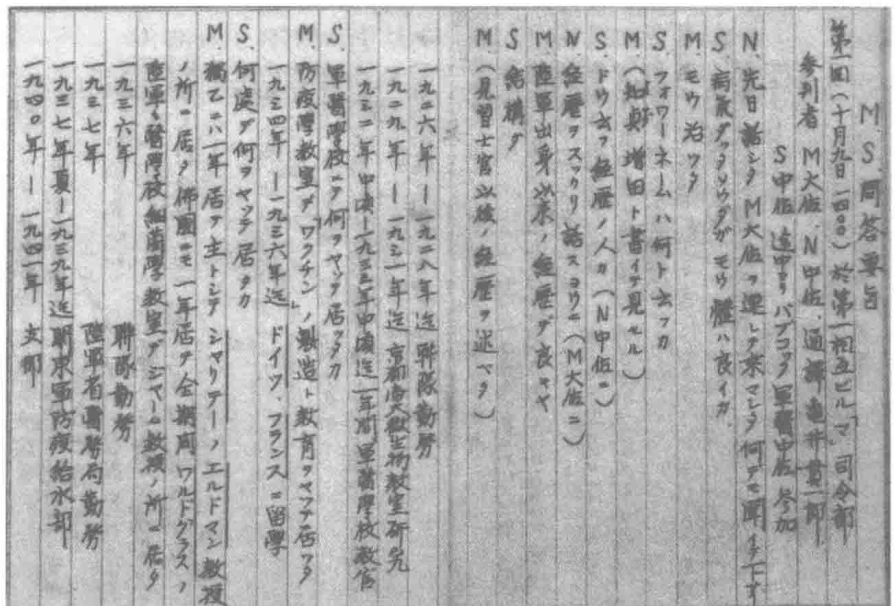
- 1 麦克阿瑟。〔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譜》，第66頁〕
- 2 美国人审问新妻记录。〔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譜》，扉頁〕
- 3 审问增田知贞记录。〔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責の系譜》，扉頁〕



1



2



3

三、苏联和中国对细菌战犯的审判

1949年12月下旬，苏联在远东滨海军区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城）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细菌战犯进行审判，即“伯力审判”。1956年6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多名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证人张清林在法庭上控诉一六二支队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6页〕

1 12名日本细菌战犯在伯力城受审。〔姜力：《1949伯力大审判》，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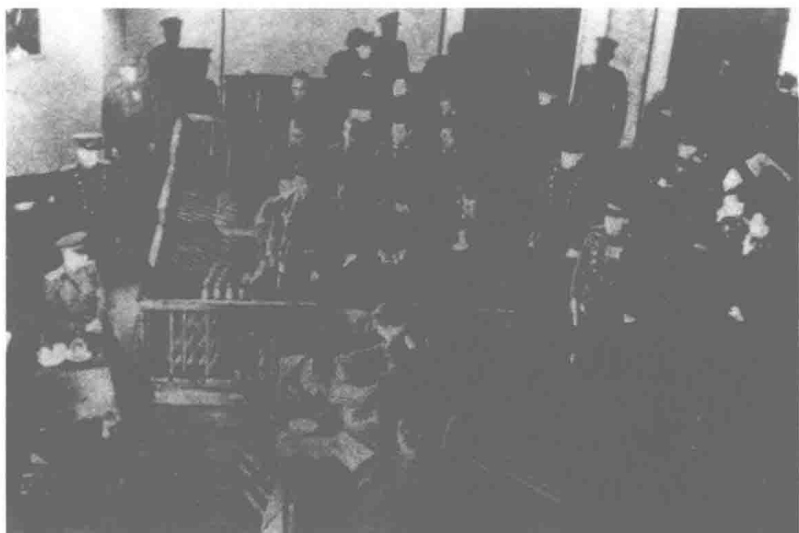
2 伯力审判法庭内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901页〕

（一）伯力审判

东京审判1946年5月开庭，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审判虽然将日本28名甲级战犯中的7人送上了绞刑架，但是美国却操纵了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以牺牲中国人民清算日本细菌战罪责的权益为代价，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细菌战犯罪。1949年12月下旬，苏联在远东滨海军区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城）设立军事法庭，对苏军出兵中国东北期间俘获的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关东军医务部长梶塚隆二中将、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中将、七三一部队第四部（细菌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少佐、七三一部队军医中佐西英俊、七三一部队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处长军医少佐佐藤俊二、第一〇〇部队工作员上士官三友一男、七三一部队第六四三支队医务实习员上等兵菊地则光、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义乌市演员久留岛佑思等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了审判，即“伯力审判”，第一次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1



2



1



2

1 山田乙三。〔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8页〕

2 梶塚隆二。〔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文集》，第1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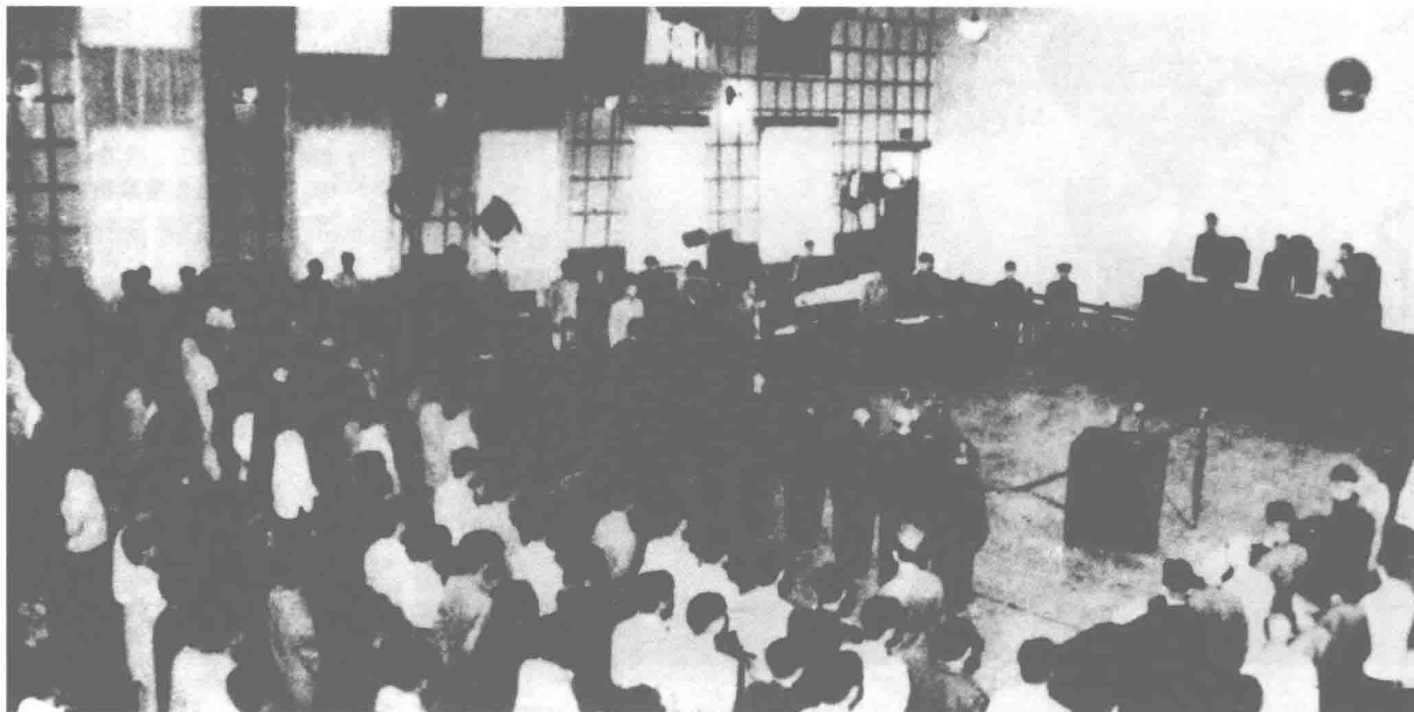
3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大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下，第908页〕

（二）沈阳审判

1956年6月9—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辽宁省沈阳对前日本陆军一一七师团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等8名侵华战犯进行公开审判，7月1—20日又对武部六藏等2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法庭揭露和控告了七三一部队林口一六二支队长榊原秀夫等11名战犯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并对其分别判刑。



3



1



2

1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下，第908页〕

2 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的日本战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图鉴》下，第908页〕



劫波亭

第十一章

细菌战受害者的民间诉讼

中国民间对日诉讼始于1988年，截至2010年，在日本法院提起索赔诉讼共28起，其中强掳奴役劳工案15起，慰安妇性暴力受害案4起，细菌战受害案1起，化学武器受害案2起，无差别屠杀、轰炸受害案6起。到2013年诉讼案件增至31起。

1997年11月5日，中国浙江、湖南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108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2000年3月18日，两省又有部分受害者加入到追究日本国家战争犯罪的行列，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时期的非人道罪行予以公开道歉、谢罪和赔偿，两起诉讼案原告的总人数为180人。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将这两起诉讼并为一案，于2001年12月26日做出了一审判决，以“国家无答责”、“个人无申诉权”、“超过时效”等三条“法理”，宣告遭受日军细菌战毒害的原告方败诉。但在证据确凿的事实面前，法庭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原告方控诉的日军人体实验、活体解剖以及在中国战场实施细菌战的战争罪行。



2007年11月18日，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举行集会，开展“崇山细菌战”受害65周年纪念活动，沉痛悼念侵华日军细菌战遇难同胞。〔何必会摄〕

一、浙江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诉讼

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案系由 2002 年第一届“感动中国”人物王选发起。1992 年留学日本的王选开始了解日军侵华期间进行细菌战的史实，也是此时她才知道家乡浙江义乌崇山村数百村民死亡（她的家族有 8 口人罹难）系因日军播撒鼠疫病菌所致，从此这个美丽的弱女子，以“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的执着精神，在日本土屋公献、一濑敬一郎、鬼束忠则、西村正治、狄野淳等日本正义律师，松村高夫、上田信、中村明子、森正孝、家永三郎、吉见义明、近藤昭二等学者，以及七三一部队队员筱冢良雄、松本正一等各方的支持与帮助下，开启了调查取证、诉讼的艰难旅程。

1997 年 8 月 11 日，中国浙江、湖南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 108 人将一纸诉状递到东京地方法庭，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王选是受害者及其遗属代表，此后，直至 2005 年 7 月，历经几十次开庭审理，东京地方法院依旧宣判中国细菌受害者败诉。

但是这只是诉讼“结果”失败，而非诉讼“本身”失败！事实上对日诉讼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它绝不仅仅是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事实和经济赔偿的行动，同时更是向世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追求人类正义与和平的一场伟大的战争！



2008 年元旦，王选（前排右四）和细菌战受害对日诉讼原告代表们在崇山细菌战遗址“劫波亭”前誓师，坚持维权到底。〔何必会摄〕

1 2004年10月12日，东京高等法院对细菌战诉讼案二审判决前夕，细菌战受害者诉讼代理人代表周洪根，在浙江义乌塔下洲村礼堂内，向小学生们作细菌战受害史实的演讲。〔何必会摄〕

2 为声援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由金华市科普作家协会、浙中新报社、义乌市科普作家协会发起，经过数个月的筹备，派出金华、义乌等地各界热血人士组成的39人声援团，随中国原告赴日本参加二审判决活动。声援团一行2005年7月18日乘日航班机抵达东京，与王选和细菌战受害原告及日本律师团会合。7月19日下午2时30分，东京高等法院法官宣读了细菌战诉讼案二审原告败诉的判决。原告和日本辩护律师及中日两国声援者走出法庭，立即提出抗议。在东京霞关街头，高呼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谢罪赔偿等口号，并高唱国际歌、中国国歌，表达了中日两国人民彻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维护和平与正义的决心。〔何必会摄〕

3 2013年7月31日，来自日本福冈、广岛、青森、山形、长野等地的全日本自治团体劳动组合（简称“自治劳”）和退職教职员协议会成员13人“和平之旅”代表团，前来义乌参观了崇山细菌战遗址和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祭奠细菌战受害者。〔何必会摄〕



1



2



3

二、湖南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对日诉讼

1996年11月，在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的帮助下，常德成立“日军细菌战调查委员会”，目的是配合“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诉讼案”的调查取证活动。“调查会”成立后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并积极推动与浙江细菌战受害者联合对日诉讼工作。

1997年11月5日，常德等湖南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与浙江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一起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1998年61名常德原告出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经过27次开庭，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法院宣布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了细菌战的犯罪事实，承认有7643人受害，但是对受害者不予赔偿。此后又多次对日诉讼，但是2005年和2007年东京地方法院两次宣判均驳回原告上诉，维持原判。



常德“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部分调查人员。〔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51页〕

1 常德市东门外水巷口河堤上的何英珍老人（左四）多次到日本法庭控诉日军在常德进行的鼠疫细菌战杀害了她的伯父何洪发、叔父何洪源、侄子何仙桃、弟弟何毛宅、嫂子熊喜子、姐夫王根宝。〔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29页〕

2 常德周家店九岭村村民向家佑向细菌战调查人员控诉日军实施的鼠疫细菌战杀害了他4户邻居的罪行。〔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35页〕

3 1996年11月14日日本友好正义人士调查团首次到常德调查日军细菌战罪行，并表示要免费为中国受害者代理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并索赔。右二为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后排右三为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59页〕



1



2



3



1

1 1997年9月25日日本《朝日新闻》著名节目主持人近藤昭二(右三)在常德聆听日军细菌战和烧杀情形后惭愧流泪。〔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65页〕

2 1998年3月2日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原告团进行诉讼代理的日本律师辩护团团长土屋公献(左)向广德医院检验士汪正宇调查询问检验鼠疫的具体情况，右一为王选、右二为常德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委员会负责人陈玉芳。〔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67页〕



2

3 2001年下旬，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遗属丁德望(左一)、易孝信(后排右二)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庭陈述受害事实后，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道格拉斯(后排右三)采访。〔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83页〕



3

1 1998年7月日本友人、律师等同中国原告王选(左二)、李安谷(左四)、黄岳峰(左五)、方运胜(左三)、一濑敬一郎(左一)、森正孝(左六)、原七三一部队成员三岛静夫(右一)在东京游行。〔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237页〕

2 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原告代表(右起依次为李安谷、黄岳峰、方运胜、翻译罗建中、中国原告团团长王选)1998年7月在东京地方法院出庭陈述后,出席日本反战和平人士集会,揭露日军细菌战罪行。〔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231页〕

3 2001年12月26日,细菌战案件最后开庭,原告团、律师团走进法庭。〔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229页〕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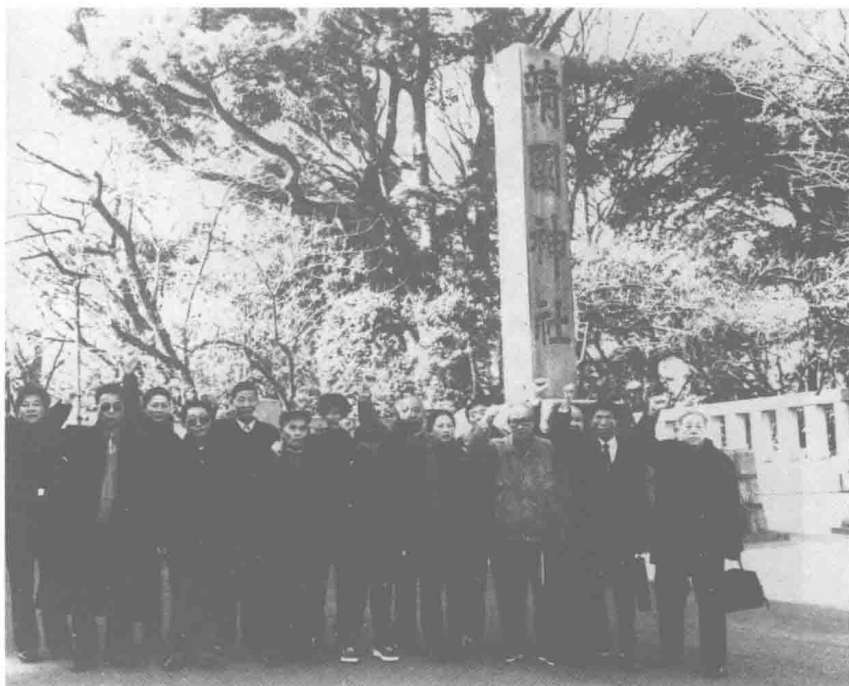


1

■ 1 2001年12月12日，常德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原告代表张忠礼（图上），在东京律师会馆集会上控诉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253页〕

■ 2 2001年12月25日，中国原告在靖国神社前愤怒声讨。〔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245页〕

■ 3 2002年11月1日至3日，以土屋公献团长为首的日本律师团一行13人来常德调查细菌战。〔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第193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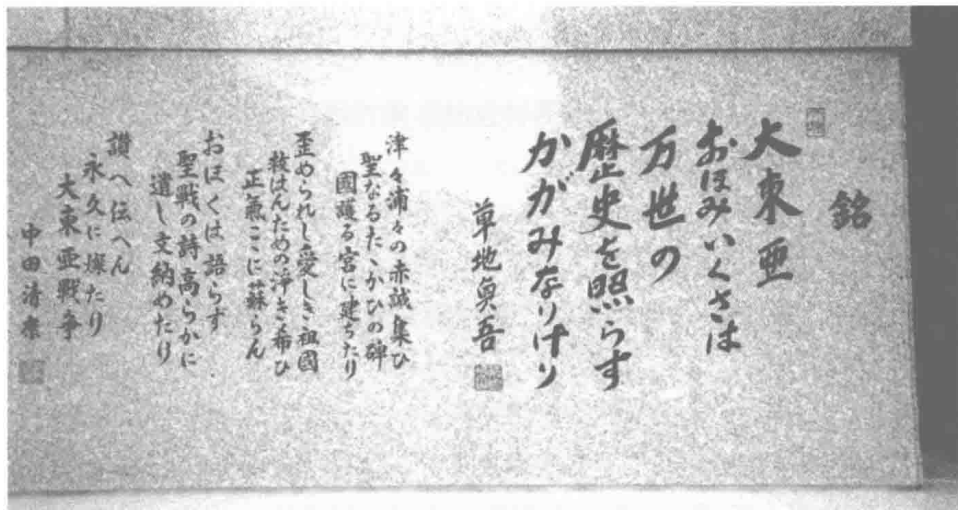


3

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已 70 年，然而，日本国会、内阁以及执政党要员中，仍有一部分人坚持反动的战争观和历史观。尤其是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公然抛出“战争（侵略）性质未定论”、（战争性质）“由历史学家评说”等荒谬理论，否定东京审判和战后的国际秩序，否定“村山讲话”。同时鼓噪修改宪法、扩充军备、推动日本向军事大国迈进。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也随之掀起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公开为“大东亚战争”歌功颂德，拒绝反省、道歉、谢罪、赔偿的逆流。更有甚者，2013 年 12 月 26 日，身为日本国总理的安倍晋三竟然无视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堂而皇之地参拜了靖国神社，顶礼膜拜侵华战犯，公然向国际社会挑战。2014 年 1 月 25 日，日本国家级媒体机关 NHK 新任会长舛井胜人上任伊始就大放厥词，宣称，日本对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拥有主权，并胡言任何国家“都有慰安妇问题”。2 月 3 日，NHK 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公然在大庭广众面前，为下台的航空自卫队前幕僚长田母神俊雄竞选东京都知事拉票（田母神其人因撰写否认侵略的论文而被解职）。百田尚树在演说中竭力吹捧田母神的反动观点，胡说“南京大屠杀并不存在”，美军对东京的大空袭和投放原子弹才是“悲惨的大屠杀”，东京审判不过是掩盖这一行为的审判而已云云。事实告诉人们，随着日本政治右翼化的日益加剧，对日本今后的政治走向绝不可掉以轻心，更不应忘却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



树立在金泽市的“大东亚圣战大碑”。〔王希亮摄〕



1



2



3

1 原关东军参课题写的“大东亚圣战大碑”的碑文。〔大意：大东亚圣战乃是光照千秋的镜子。王希亮摄〕



4

2 1995年8月15日，村山富市首相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他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http://baike.so.comdoc5806037.html>〕

3 2013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http://image.so.comisrc=360pic_normal&q〕

4 日本民众诉讼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违宪。〔http://image.so.comiie=utf-8&q=&src=tab_se〕

大事记

1918年

4月 在日本陆军省兵器局内成立“临时毒气调查委员会”，开始对毒气进行调查和研究。

1919年

4月12日 根据天皇敕令第110号，建立陆军科学研究所，直属陆军技术本部。以兵器以及兵器材料的调查研究为主要任务，第一课从事与物理学有关的研究，第二课从事与化学有关的研究。

1924年

8月 石井四郎晋升军医大尉，提出开展细菌战研究的献策，得到陆军部要员荒木贞夫、永野铁三等人的支持和推荐，着手筹划日军细菌战研究事宜。

1928年

4月 石井四郎被派往欧美苏考察各国细菌战研究状况。

1929年

5月19日 日本陆军专门生产化学毒剂的工厂——大久野岛忠海兵器工厂建成，坐落在濑户内海。

1930年

本年春 石井四郎回国后四处游说，宣扬“各强大国家都在准备进行细菌战工作，日本若不进行此种准备，在将来战争时必将遇到严重的困难”。

1931年

7月 日军在台湾新竹演习场进行芥子气热带试验。

1932年

4月 在石井四郎的运作下，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先在该校的地下室设置了防疫研究室，抽调陆军省军医课长梶塚隆二等人协助石井四郎，开始了细菌战研究的切实步骤。

1933年

8月 在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津田町建立陆军习志野学校，进行有关化学战的各种学术性教育、调查和研究，进行化学战器材的研究、实验。

11—12月 在日本宫城县的王城寺原实验场，陆军习志野学校进行了第一次用真实毒弹和有真正的军人参加的大规模的演习。

1934年

9月23日 16名被关押在中马城的中国人成功逃脱，其中有12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日本关东军实施细菌武器研究和人体实验的消息泄露。

11月 陆军习志野学校制定了在中国东北北部地区进行化学武器演习的计划。目的在于：“冬季在北满主要进行野战毒气队的应用研究，以检验瓦斯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

1935年

本年冬 日军在中国黑龙江孙吴附近进行较大规模施放毒气筒演习，毒烟越过黑龙江到达苏联境内，苏方对日本关东军提出抗议。

1936年

2月28日 日军使用化学毒气围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

5月30日 昭和天皇颁布军令陆甲第七号命令，决定设立关东军防疫部（1940年改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41年改称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日伪当局开始在哈尔滨平房地区强征土地，驱走当地农民，划分军事禁区，大兴土木。到1939年，庞大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基本竣工，占地120平方公里。

根据昭和天皇1936年5月30日同一敕令，关东军在军马防疫厂基础上设立兽疫预防部，1938年迁至距离长春10公里的孟家屯扩建。1941年改称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1937年

7月27日 日军飞机1架空袭河北宛平卢沟桥，投掷毒气炸弹。

7月28日 天皇的弟弟、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下达了可以使用化学武

器的《临命第421号》。

8月12—15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向北京南口发起全面攻击，日军以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并施放大量毒气弹。

8月23日 进攻上海的日军第十一师团和第三师团从刘行镇和吴淞口登陆，在遇到中国军队抵抗时，日军开始使用化学武器。

8月31日 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下达临参命第82号命令，向华北派出化学战部队。

8月 日本关东军在齐齐哈尔市建立技术部，其骨干成员是由日本陆军技术本部派来的。在技术部中设化学班，负责化学武器的研制和训练等。

10月30日 我第四军在江苏嘉定县葛家桥清水显阵地，遭日军毒瓦斯及步枪之扫射。官惠民旅长殉国，其营长以下士兵亦多壮烈牺牲。

1938年

1月26日 关东军宪兵队司令部颁布《关于特殊处理的通牒》（“关宪警第58号”），指示日本警察和军队可以“未经审判、直接送致”，将“犯人”押送到平房，称作“马路大”，进行“特别输送处理”（即人体实验）。

2月 日军“甲”字一八五五部队在北京设立，对外称北支防疫给水部。

3月27日—4月上旬 在山东峄县（今枣庄市）台儿庄战役中，日军多次使用催泪性毒气弹及毒质手榴弹，我军受害颇重。

4月11日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下达了《大陆指第110号》，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驻蒙兵团司令官莲沼蕃：为确保占领地区，“可在上述范围内使用红筒、轻迫击炮红弹（尽量与烟混合使用，严格隐匿使用毒气的事实，不使遗留痕迹）”。

4月15日 日军在武乡县西营屠杀民众226人，并向群众避难的山洞里施放毒气，毒死70余人。

4月中旬 日军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第一大队在山东台儿庄以北10公里，对守军阵地发射毒气弹（赤弹）12—14发、发烟弹40发，使守军部分中毒。

5月16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部部长陈诚召开在华外国记者招待会，将日军使用毒气的情况昭然天下。

5月 日军第二〇师团第八〇联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在山西垣曲附近向中国军队进攻，发射了催泪性毒气弹，中国士兵30余人遭毒杀。

6月2日 上午，日军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第三大队上窑支队1000余人进犯安徽淮南淮河中国军队阵地，下午由新城口渡河，进攻中由化学兵在大队正面施放毒气筒53只、发烟筒15只，我官兵中毒者甚多，全营牺牲。午后3时许阵地被占领，守军遗弃尸体约200具。

6月25—26日 25日日舰数十艘乘强烈风雨之机，在安徽东至香口附近集结，向马当炮击。我江防要塞守备队激战一昼夜。日军使用毒气，守军中毒达七成。6月26日午夜2时40分，日军施放喷嚏性毒烟。我正面部队遭受奇袭，士兵大受打击，

抵抗未久，即放弃阵地。

6月26日 拂晓，日军波田支队进攻江西彭泽香山附近牛矶、娘娘庙我第53师阵地，并发射催泪性毒气弹，我军中毒牺牲者甚多（《日军侵华战例》，《新华日报》1938年7月12日）。同日晚，日军波田支队自长山矾进犯马当要塞，并使用毒气炮弹及毒气手榴弹。我官兵中毒者甚多，阵地被突破。

7月上旬 在山西曲沃战役中，日军大量使用毒气筒、发烟筒，我守军士兵中毒伤亡者甚多。6日，日军第二〇师团战前配备毒气筒18000只。在曲沃东南向浍河南岸之北樊村、仪门村一带4.5公里正面施放喷嚏性毒气筒7000只，掩护师团主力进攻，迅速达成突破，攻占了3公里纵深的阵地。7日，在曲沃南方东韩村至南吉林一线3公里的正面发射了3000只赤筒，迫使中国军队撤退。

8月2日 日军第六师团第二十三联队所属野战毒气第五中队，在湖北黄梅县商家桥以东10公里某河左岸对守军施放毒气筒1000只，配合飞机大炮攻击，共杀伤守军120人以上。

8月6日 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再次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发布命令——大陆指第225号，允许华中军“今后可使用赤筒及赤弹”。畑俊六即向其下属第二军和第十一军军长发布了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

8月中旬 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五大队进攻山西天镇西南附近村庄时，以野炮大队发射毒气弹，屠杀抗日军民约200人。

8月29—30日 29日，日军在安徽苏家埠，韩摆渡之间强渡淝河。受损后，大量施放催泪性毒气。30日1时敌改用窒息性毒气，支援部队渡过淝河，向西进犯。我第114师的一个排全部牺牲。

9月1日 江西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于1日拂晓，以1个联队的兵力、飞机12架，对我星子以西的桃花山阵地开始总攻击，猛攻3小时不下，乃于10时左右，大量施放毒气，我守军某团官兵全部壮烈牺牲，阵地失守。中国政府致国联文书称：“九月一日星子华军竟全师阵亡。”同日，日军对我白衣山阵地进攻，与我军激烈争夺后，日军发射毒气弹百余发，我守军官兵一个营多数中毒牺牲，阵地失守。

9月6日 湖北日军第六师团向广济进犯并大量施放毒气，我军中毒2000余人，被迫放弃广济。

9月8日 江西星子之敌自东牯岭西侧集中火力猛攻西牯岭。激战至下午4时，敌施放毒气筒，我军约120人中毒殉难。

9月9日 日军第六师团铃木联队进抵湖北广济后，遭我第二十六军猛烈反攻。日军对我大量施放毒气，我第二十六军官兵中毒达2000余人。

9月10日 日军分两路以烟幕、毒气掩护进犯我江西星子西牯岭。自上午10时，敌陆、海军火炮每分钟发射10余发炮弹，三次施放毒气筒500只、发烟筒500只，致使我西牯岭守军有3个连中毒过重而殉职。同日，我军反攻东牯岭时，敌机多架，火炮数十门均投放毒气弹，我伤亡达千余人。

9月12日 日军在飞机、大炮支援下再次向江西星子西孤岭攻击，并施放毒气。12日拂晓，日军向3412高地发射炮弹800余发，其中包括毒气炮弹20余发，毒气

弹散出黄绿色烟，高达五六米，尔后徐徐下落。3412高地守军由于炮击及毒气，有200余人死亡。

9月28日 江西日军沿瑞武公路南犯，在上坳山、马塞山、火熟山与我军激战，敌用火炮发射毒气弹，我中毒者百余名。

10月5日 拂晓，定襄以北的日军分三路向五台进犯。遭我军还击后，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并施放毒气。我军中毒者数百名。

10月6日 我第三战区部队为配合武汉会战，在安徽东流至铜陵一带阻击日军行动。第六十七师第三九七团在贵池附近进攻72.5高地的日军于下午6时突入阵地。日军即施放催泪性及窒息性毒气。团主力被阻于阵地外。突入敌阵之官兵全部牺牲。此役第397团伤亡、中毒官兵约150名。

10月10日 日军在湖北辛潭铺之鲍家山对我军以山炮发射窒息性及喷嚏性毒气炮弹，造成我军中毒300余人。

10月20日 日军在湖北阳新之八角亭地区向我军施放窒息性及喷嚏性毒气，造成我军200余人中毒。

10月下旬 日军独立迫击炮大队第二中队在大别山作战期间发射窒息性毒气弹30余发，杀伤抗日军战士300余人。

8月21日—11月12日 在武汉战役中，日本华中派遣军共使用毒气作战375次，消耗赤弹9667发，赤筒32162只，催泪筒6667只，发烟筒20367只。

11月17日 山西灵丘县义泉岭日军警备队第三支队遭到八路军夜袭时，发射毒气弹9发，致使八路军500余人及80户居民受毒害。

11月29日 我军第三五九旅一部在山西杏树嘴、乐陶三村附近，伏击由灵丘向北进犯的日军400余人。与敌激战4小时，毙敌百余人后，敌施放毒气，我军撤出战斗。此次战斗，王震旅长等300余人中毒。

12月2日 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名义发布《大陆指第345号》，指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杉山元、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和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在华各军可使用特种烟（赤筒、赤弹、绿筒）。”

12月5日—19日 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于5—19日在湖北通城一带以炮击及毒气筒吹放方法共用毒10次以上，造成我军中毒600余人。

1939年

1月29日 陈锡联旅在山西辽县苏亭、粟城战斗中，日军施放毒气，我中毒者达500余人。中毒后眩晕失神，一小时内不知放枪，重者更需扶行，轻者一小时后渐可恢复原状。

3月20日 日军在南昌战役修水河渡河作战中，以上百门火炮进行火力准备，向我第七十六、第一〇五师阵地大量发射毒气弹、施放毒气筒，掩护部队渡过修水河，曾一次使用毒剂炮弹3000发，毒气筒15000只。这是日军使用化学武器规模最大、最有效的一次。

4月23日 驻河北河间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吉田大队）800

余人于23日晨向齐会进犯。我第七一六团三营与敌激战8小时，日军向村内施放毒气筒，并向大小朱村第一二〇师指挥所发射毒气弹。造成贺龙师长等500余人中毒。

4月24日 冀中河间战斗，日军一个联队被我包围，行将全部被歼，日军使用毒气，我军指战员在毒气弥漫中战斗，贺龙师长及王震旅长均中毒负伤。

4月 日军“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在南京成立（1943年后改为“登”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对外称“中支防疫给水部队”，石井四郎为第一任部部长。

5月7日 夜晚开始，日军舰、飞机掩护其步兵3000余人，分三路向江西彭泽我周师（第一四六师）徐旅所收复的定山、杨家山、棠山一带阵地猛烈反攻，并施放毒气。我中毒者243名。

5月 日军第二〇师团第八〇联队瓦斯兵在山西平陆县城及大神村对我军施放毒气筒4000只，并公布战果称：“遗弃尸体约2000名以上。”

5月至10月间 七三一部队派遣人员携带各种病毒撒播到流经中蒙地区的河水里，首次实施了细菌战实战。

8月 关东军技术部迁往长春，其化学班留在齐齐哈尔，扩大为独立的化学部，接管了原技术部的全部地方和建筑，对外称为“五一六部队”。

8月 日军南支防疫给水部在广州成立，对外称“波”字第八六〇四部队。

9月19日 山西昔阳日军200余人分南北两路向皋落合击，被我军击毙30余人后，敌施放毒气，我军中毒200余人。日军占皋落烧毁民房退去。

9月23日 日军第六师团主力以重炮80余门轰击我军第二师湖南岳阳新墙、三街坊阵地。日军6000余人在重炮发射毒气弹后由13架飞机掩护第二次强度新墙河。守军第二师缺乏防毒面具，仅第十二团中毒者400余人，日军乘虚突破阵地，守军后撤。日军第六师团野战毒气队向新墙河右岸的中国军队正面8公里、纵深2公里的阵地，利用每秒2.5米的东北风，施放红筒10000只，配合4个步兵联队进攻中国军队2个师的阵地，并毒杀700余人。

9月26日 江西日军第一一一旅团全力进攻我第十五师，石纲口守军第四十五团第三营伤亡过半仍坚守阵地。下午4时，日军第一四七联队集中全力突进石纲口阵地，被我军击退后即施放毒气，并纵火焚烧附近房屋。我军第三营官兵中毒百余人，仍坚守阵地。

12月5—19日 日军在湖北通城一带以炮击及吹放法使用喷嚏性毒气共10次，我军中毒伤亡达600余人。

12月中旬 我预十师、第十六师攻击江西江岸日军，因日军工事坚固，飞机不断轰炸并施放毒气，致使我伤亡官兵6000余人。

1940年

1月 在黑龙江东宁附近进行化学战实地研究。1940年2月，日军第四十一师团山炮兵第四十一联队第二大队向山西翼城县仪门村发射喷嚏性毒气弹，村民500余人受到毒害。

3月31日 日军300余人进攻山西屯留中村我军时，大量施放毒气，我军伤亡

中毒 400 余人。

4月13—14日 河北永年、曲周、鸡泽、沙河关等处日军 2000 余人分路向东辛寨、高北、园林等处八路军合击。当日在东辛寨村郊激战，反复搏斗 10 余次。敌施放烈性毒气，我方官兵中毒 1500 余人。

4月27日 山西灵丘敌七八百人进占上寨后，又向上寨西南高地进攻，与我军激战半日，数次进攻均被击退，乃施放催泪性毒气掩护再次攻击。我军中毒 200 余人，遂撤出战斗。

5月6日 河北固安下南梁沟日军 600 余人进犯西杨庄我八路军某部，日军 5 次进攻未逞后，大量施放毒气，我中毒 200 余人。

5月18日 我军某部袭击河北枣强西某村之日军。经 4 小时激战，日军退踞碉堡顽抗并向我军施放毒气，我官兵中毒 200 余人。

5月 山东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第四十五大队在泰安以东 12 公里红山的战斗中，每门山炮发射毒气弹 6 发、榴弹 40 发，八路军约 300 人遭杀害。

6月4日 七三一细菌部队在农安投撒 5 克带有鼠疫菌的跳蚤，造成鼠疫泛滥，死亡者达 607 人。1940 年 6 月 4 日至 6 月 7 日，日军又展开第二次细菌攻击，除农安外还指向大赉，总计投入 10 克鼠疫菌跳蚤。第二次攻击直接感染死亡人数 12 人，鼠疫泛滥后，2424 人死亡。

6月7日—7月6日 山西日军独立混成第三、第九、第十六旅团 2 万余人进犯晋西北中心区兴县等地期间，大放毒气。我军中毒约 1500 人。

7月9日 山西省沁水县西山村毒气惨案，80 多平民被日军毒死、刺死、烧死。

7月21日 日军大本营决定编成由七三一部队和一六四四部队成员组成的“奈良部队”，由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代号为“卍号作战”的细菌作战。

7月25日 关东军下发《关作命丙第 659 号》命令，组成细菌战派遣队，携带 270 公斤左右的伤寒、副伤寒、霍乱、鼠疫等病菌及器材开赴前线。

8月21日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炮兵队在山东峰县同八路军作战中，发射榴弹 80 余发、暂时性毒气弹 20 余发，杀害八路军战士及平民约 350 人。另据我方资料，日军在峰县米沟战斗中用毒，造成我军民 350 人中毒。

8月29日 日军在阳泉桑掌坡头战斗中使用毒气，八路军旅长陈锡联、旅政委谢富治等百余人中毒。

9月中旬 山东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第四十一、四十三大队、炮兵中队共 1200 余人向被包围在峰县朱沟的中国抗日军 1500 人及平民 500 人进行毒气弹、榴弹、机枪集中射击。中国军民几乎全部被杀害。

9月25日 日军在山西榆社战斗中使用毒气，八路军旅长陈赓、参谋长陈希汉以及 200 余人中毒。

9月 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大规模氢氰酸放射实验，使用了 30 吨氢氰酸。

9月至 11 月间 日军细菌部队向浙江省的宁波、金华、温州、台州、玉山、衢州、丽水等地区，至少进行了 6 次细菌攻击作战，日方称为“杭州细菌作战”。

10月2日 被围于山西辽县王景村的日军在猛烈炮火及施放毒气掩护下，向辽

县逃窜。我第三八五旅及第三八六旅沿途堵追，毙敌甚多。我伤亡及中毒官兵 300 余人。

10月4日 上午9时左右，日军出动飞机在衢县紫家巷一带撒播大量小麦、黑麦、谷物之类，里面夹杂着已经感染鼠疫的跳蚤，造成衢州鼠疫泛滥。

10月22—23日 攻占山西武乡蟠龙之敌向蟠龙东北温庄、南埡、漆树烹我第三八六旅阵地进犯。双方激战两昼夜，日军不断以飞机轰炸并施放毒气。我伤亡及中毒者 300 余人。

11月27—28日 日本飞机在金华投撒混有感染鼠疫菌的跳蚤。

本年 七三一细菌部队分别在牡丹江、林口、孙吴、海拉尔设立四支支队（1941年，上述四个支队分别改称第六四三、第一六二、第六七三、第五四三部队）。

1941年

1月17日 从15日开始，日军第二十一、第三十二师团 1 万余人开始对我鲁西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17日拂晓，日军对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的鲁西区机关合击，军区特务营为掩护机关转移，依托苏村与敌激战。最后，敌大量施放毒气，致使特务营两个连大部壮烈牺牲。

2月8日晨 日军包围了山西省定襄县上零山，把近百名群众驱赶进学校的两间教室，把门从外面紧紧地关住，向里面施放毒气弹，45名群众中毒死亡。

2月 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第二一〇联队第一大队，在山东堂邑县进攻齐子修部队时，发射催泪、窒息性毒气弹，炸死、毒杀官兵 100 余人、居民 200 余人。

3月1—2日 山东日军 15000 余人、汽车 50 辆、火炮数十门向马颊河、南徒骇河以北地区疯狂“扫荡”，惨败之余，以毒气掩护撤退。我伤亡 200 余人，中毒 200 余人。

3月15—22日 山东乐陵、沧县、商河、惠民等地的日军进行“扫荡”失败后，残敌 1500 余人再次向商河、惠民以南地区“扫荡”，与我军激战周余，我官兵中毒 300 余人。

4月7日 日军工兵第三十二联队 450 人在山东嘉祥县李家楼与我军 1000 余人作战时，用炸药投掷器投掷大红筒 2 发，造成抗日军民 200 余人不同程度中毒。

5月14日 山西日军在阳城苏村对村民施放毒气，造成 500 余人中毒。

6月15日 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被取消，并入陆军技术本部。从事化学武器研究的第二部改编为陆军技术本部第六研究所。

6月 日本在东北成立化学战部队——迫击第十大队（满洲第五二六部队）。

8月中旬 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第四十四大队第二中队在山东蒙阴县南关河套农贸市场为强迫出劳工，施放毒气筒 3 只，使 200 余群众受毒害。

8月 日军在内蒙古海拉尔附近进行青酸研究演习。

8月 山东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第二一〇联队第二大队在堂邑县与齐子修部队作战时，施放毒气筒，使齐部官兵 100 余人及平民 300 余人中毒。

9月15—17日 湖南日军在岳阳附近对我军施放毒烟筒 200 余只，造成 300 余

人中毒。

9月 河北日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第七十七大队第二中队一部在宛平县杜家庄强迫群众开“运动会”，在会场施放毒气筒10余只，使村民200余人中毒。

9月 一名铁路工人出差去衢县时感染了鼠疫，发病后返回义乌死亡。一个月后义乌城内鼠疫迅速蔓延。到1942年2月，义乌地区第一期鼠疫死亡患者达215人。与此同时，鼠疫开始向义乌周边的农村地区泛滥，并逐渐蔓延到苏溪、义东、东河等乡以及邻近的东阳县，东阳县至少有113人死于鼠疫。

10月8—10日 我军反攻湖北宜昌期间（8—10日），日军用山炮、野炮、迫击炮大量发射刺激性炮弹及糜烂性芥子气炮弹，另有飞机30余架投掷毒气弹300余发。造成我军中毒者1600余人，其中死亡500人。

11月4日 早晨，七三一部队利用飞机向常德撒播了约1公斤的鼠疫跳蚤。11月6日，常德开始流行鼠疫，到11月20日前后，鼠疫越发猖獗，大批人员死于非命。据战后调查，有确凿名姓的鼠疫罹难者达7643人。

10月10日 我军攻入宜昌城之各路部队，在继续战斗之际，日军飞机36架于10日下午3时飞至宜昌市上空，在城内投掷毒气炸弹300枚，蔓延面积甚广，我军中毒者达2000人。

11月上旬 山东日军独立混成第一〇旅团第四十三、四十五大队在蒙阴进攻560高地八路军阵地时，发射毒气弹及榴弹80余发，造成八路军战士及农民300余人死亡。

11月11—16日 山西日军自10日开始攻击武乡的黄崖洞、水腰地区我八路军后方兵工厂。我特务团与日军激战8昼夜，敌曾大量施放毒气，我团长欧致富等70余人中毒。至16日，特务团主动转移。

12月30日 山西日军某联队第一大队在陈家河、汪家河地区“扫荡”作战撤退时，对中国军队的重火器阵地、掩蔽部、指挥位置施放芥子气200公斤，染毒地域宽2—3米，长2800米。

12月 日军在新加坡成立了“冈”字第九四〇二部队。

1942年

1月4日 湖南长沙城北的日军第六师团发动退却前的最后攻势，对我第一九〇师第五六九、五七〇团湘春路和女校阵地施放毒气，使我军官兵100余人中毒，丧失战斗力。

1月12日 我第一四〇师、暂五十四师在湖南黄沙街、长湖、新墙一带夹击日军，日军大量施放毒气，我第一四〇师中毒死亡率约为40%以上。

2月3日—3月初 山西日军近万人先后“扫荡”保德、岢岚、兴县、宁武等地区，撤退时施放毒气，我中毒伤亡690余人。

2月8—15日 山西日军第三十六师团第二二三联队对王家峪、黄崖洞、桐峪、涉县“扫荡”撤退时，对住房、窑洞、工厂、阵地等要点施放芥子气300公斤。日军称，中国军民返回后，数千人染毒，其中半数死亡。

3月上旬 日军在南京孝陵卫进行毒气训练中施放毒气，使中国平民200余人受毒害。

3月13日 日军在东北成立毒气部队——迫击第十一大队（满洲第三一〇五部队）。

4月4日 日军在东北成立毒气部队——迫击第十二大队（满洲第三一〇六部队）、迫击第十三大队（城第三一〇七部队）和迫击第十四大队（断第三一〇八部队）。

4月18日 河北日、伪军4000余人包围冀东军分区后方医院所在地鲁家峪。日军向洞穴内施放毒气，我军伤病员及工作人员190余人惨死，另有村民235人中毒。

5月27日 日军在河北省展开了“冀中侵略作战”。大肆使用毒气武器残杀定县北疃村地道里的中国百姓，造成了800余无辜平民因毒气窒息毙命的惨案。

5月31日 日军在河南许昌附近的陈家屯对我军使用催泪性毒气，使我官兵数百人中毒。

5月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第一六三联队主力在滹沱河北岸“扫荡”，在某村将地道两面入口封闭，向地道内投掷催泪、喷嚏毒气筒，毒死居民、士兵约300人。

7月24日 河北日军在平乡县南侯伶村召开村民大会时，施放毒气筒，使全村人中毒。

8月20日开始 日军各细菌部队配合浙赣作战，采取飞机撒播，撤防前向井中或水源地直接投放，在大米、食物或水果中混入病毒等手段，把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病毒撒播到衢县、江山、玉山、广丰、广信、常山、丽水、金华等地。造成严重的流行疾病的泛滥。

9月 鼠疫在义乌的崇山村和江湾一带再次泛滥，仅崇山村1200余人口中就有396人死去。直到1943年5月，两期鼠疫患者613人，其中死亡563人。

11月 陆军习志野学校编写《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

12月18日 河南日军炮兵向浍池我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第二营阵地发射糜烂性毒气炮弹，许多官兵中毒。

本年 石井四郎调任日军华中部队军医部长（1945年3月复任），北野政次接任部队长。

1943年

1月10日 山西日军抓捕民众48人关押在汾阳县上古池村的窑洞和房间里，日军施放毒气并生火加速蒸发，将48人杀害。

4月25日 山西日军在陵川峁西村马儿坪进攻我第四〇军第一〇六师时，以飞机助战，投掷毒气弹50—60发。造成守军中毒300余人，其中严重者40余人。

5月20日 相模海军工厂正式开工，进行化学毒剂的制造。

6月1日 湖北日军向随县京屯我第一二五师第三七五团阵地大量施放毒气，致使守军中毒300余人。

7月下旬 山东日军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第三中队在馆陶以西3公里某村向八路军进攻中，施放催泪弹大型20发，小型30发，造成八路军约200人中毒、

30人致死，被迫撤退。另有居民150余人中毒。

8月 山东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队步兵炮中队在济南郊外张庄进行毒气试验，发射毒气弹5发，毒伤农民150余人。

9月中旬 日军发动“（昭和）十八秋鲁西细菌作战”。

10月—11月中旬 湖北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三联队在宜昌营盘岗被我军包围，日军在反扑中大量发射毒气弹，使我军300余人受伤害。

11月23日 湖南日军第一一六师团先头部队步骑兵600余人开始进攻常德西侧河湫山我第一七一团阵地。23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炮火掩护下，同时施放毒气。我第217团袁营与敌进入白刃战，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河湫山被敌占领。

11月24日 湖南日军第三十九、第六十八师团各一部进攻常德外围我第五十七师之长安桥、落路口阵地时，大量发射毒气弹及毒气筒，我军中毒300余人，阵地失守。

11月26日 湖南日军竟日以火炮向城内发射燃烧弹、毒气弹，对常德南站使用最多。另以飞机12架轮番轰炸并布洒毒气。日军全天用毒达11次，守军中毒300余人。

11月27日 湖北日军向仁和坪、凤凰台西侧我军第十三师阵地，以火炮发射糜烂性毒气弹，守军中毒200余人，死亡4人。

11月29日 我第十三师向湖北仁和坪附近的日军进行反击。日军以火炮大量发射毒气弹，我军官兵中毒300余人。

12月1日 湖南日军猛攻常德市区，竟日向城内施放毒气，重点是城东南区，以火炮发射毒气弹或施放毒气筒，造成守军中毒400余人。

本年 七三一细菌部队在距离平房120公里的安达设立一处野外实验场，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

1944年

3月11—16日 河北涞源、王安镇之日军在外出抢粮中，屡放毒气。11日，在马家屯施放毒气筒3枚；16日，王安镇之敌两次包围马家屯，大量施放毒气，群众中毒300余人。

5—6月 湖北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司令部进行毒气训练，在当阳老场干河向田里施放毒气筒20余只，当场中毒6人，并使附近村庄400余居民中毒。

6月 湖北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二三三联队在宜昌、当阳正面对抗日军进行大规模反攻，发射大量毒气弹毒害抗日军约2000人。

11月7日 拂晓，敌集中兵力向我广西桂林第三一九团江东全线进攻。猫儿山、屏风山相继失守。至10日，各据点官兵均退至七星岩，共约千余人。团指挥所也转移至七星岩内。日军将毒气弹投入岩中，致使岩内官兵全部牺牲。日军撤退后，发现岩内被日军毒气毒死的尸骸将近800人，属伤病员、输送兵、担架兵、炊事兵、勤杂兵及退进山洞的守备部队。

1945年

从8月9—14日 在军医大佐大田澄的直接指挥下，第七三一部队平房细菌基地除保留本部（办公室）外，70余栋建筑及其设施全部由工兵部队炸毁，被关押的404名“马路大”全部用毒气杀害。

8月10日 中午，日军大本营作战参谋朝枝繁春特意飞到长春，与石井在日军机场会面，向其传达了参谋总长的特别命令，命令第七三一部队破坏一切设施，毒死所有在押的“马路大”，毁灭日军实施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的一切证据。

8月13日 齐齐哈尔日军五一六毒气部队接到上级指示，秘密将弹药库里的瓦斯弹遗弃到嫩江里。

8月25日 8月23日晚，我军第十七团于山西汾阳对拒不投降继续顽抗的日军第一一四师团第二〇一大队发起进攻。激战至黎明，我第十七团第三连从西北角进入地道准备里应外合进行攻击。25日，被日军发觉，敌向地道内施放毒气，副营长薛暮荣等67人中毒牺牲。

8月 苏军开始进攻后，在东宁要塞的胜哄山阵地里的劳工与日军一道被困在地下要塞里。日军为了防止他们逃跑，严密监视，不让走出要塞一步。大约在临近战斗结束的26日，司令部下命，用毒气将他们全部杀死；之后，日军用催泪毒气弹把劳工活活闷死在里面。

8月 日本投降后，黑龙江省黑河上马厂乡上马厂村农民吴龙昌等接触日军遗弃毒液受害。

8月 齐齐哈尔郊区长春地房子农民在日军大营里拣回日遗毒剂罐，高秀芝等受害。

本年 从9月美国占领日本开始，美国相继派出桑德斯、汤普森、费尔、希尔等四任日军细菌战调查官，对石井等人进行审问调查。最后，美国以不追究细菌战犯为条件，攫取了日军细菌部队利用人体实验和实战获得的细菌战资料，并将其长期封锁，使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被隐匿在黑幕之下。

1946年

1946年8月 敦化市郊区林胜乡大甸子村农民黄春胜在马鹿沟打草时，遇到一枚破损日军遗弃毒弹，造成身体染毒、起泡、溃烂。

1946年夏天 黑龙江省黑河法别拉村民何庆丰，因日遗毒剂一家人七口全部中毒，一岁的何长海全身红肿、起泡、淌黄水，活活地烂死。

1949年

12月 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细菌战犯进行了审判，证实日军细菌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和实施细菌作战的犯罪事实。

1950年

8月 齐齐哈尔市原省第一师范学校教师崔英勋等受到日遗毒剂伤害。

1953年

2月 工业部所属的“北满钢厂”在富拉尔基昂昂溪一带收购废炮弹重新炼铁，结果收到了许多毒弹。在运输途中，炮弹中的毒剂流出，70多名工人受伤，皮肤溃烂。

11月2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东北军区联合发出命令《关于敌伪遗留东北地区各种毒气弹的处理问题》，确定初步深埋的决定。

1954年

2月24日 将吉林省敦化县哈尔巴岭四棵杨树处作为初步处理毒气弹埋藏处。

3月 东北军区决定将黑龙江省孙吴县的日军遗弃毒弹进行深埋。

1956年

6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市，对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制造北碚惨案的日本陆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团长少将上坂胜站到了被告席上。惨案幸存者李德祥到庭作证。

1970年

2月 黑龙江省依安县双阳镇铁匠铺用旧炮弹打制农具，毒弹在炼铁炉里受热爆炸，5名当地农民受害，1人伤势严重不治身亡，其余4人受外伤。

1971年

11月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发表《悪魔の飽食》及《続・悪魔の飽食》，日军细菌部队利用人体实验，实施细菌作战的罪行进一步被曝光。

1974年

10月20日 黑龙江省航道管理局工程处“红旗”09号轮船在佳木斯西港清淤，遇到日军毒气弹，李臣、刘振起等四名船员接触毒液中毒，船上35名船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毒气熏染。

1976年

5月 黑龙江省拜泉县中兴乡的农民用旧炮弹做农具，铁匠锯开毒弹，毒液流出，有8人中毒受伤。4人呼吸道中毒，4人皮肤受伤。当地部队给北京一〇七部队医院打电报求援，得到及时治疗。

本年春 东宁县运输公司职工谢树春、徐景飞在公司院里拆卸日军遗弃的毒气罐，毒液喷出，两人均受感染、伤害。

1982年

7月16日 牡丹江市市政建设总公司挖排水沟时发现3个铁罐，民工鲍培中等人不同程度染毒、受伤。

1987年

10月19日 齐齐哈尔第一重型机器集团供应处在鉴定毒液时发生爆炸，直接受到伤害者10余人。

1992年

2月18日 在国际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政府发布了《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武器的一些问题》的文件。

1993年

本年 国际社会签订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制造化学武器的国家有义务销毁遗弃在别国领土上的化学武器，并规定了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时间期限。

1995年

8月1日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在哈尔滨举办“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国际研讨会，黑龙江省战后毒气受害问题首次公诸于众，开始被国内外有关方面关注。

8月2日 《阳光下的恶魔——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展》在黑龙江省烈士馆公开展出。

9月18日 《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展》在北京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

1996年

12月 中国被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受害人李臣等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1997年

10月 中国被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受害人李臣等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11月5日 中国浙江、湖南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遗属108人向日本政府提出伤害损失赔偿诉讼。

1998年

本年 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一批日军宪兵队“特别输送处理”档案。不久，吉林省档案馆也发现了同样的“特别输送处理”档案。两批档案证实，吉黑两省总计有253人被“特别输送处理”，充作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1999年

7月 中日两国签署《中日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备忘录》。

2000年

12月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签署了《日本皇军档案解密法案》（Japanese Imperial Army Disclosure Act），同意公开现存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有关七三一部队资料。

2003年

8月4日 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北疆花园小区发生日遗毒剂伤害事件，共造成43人伤害，其中1人死亡。

9月15日 《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展》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

2004年

6月17—25日 中日双方处置化学武器专家对齐齐哈尔昂昂溪头站村毒弹现场开展挖掘清理，共计挖掘出毒剂弹400多枚。

7月 4名儿童在敦化市一条小河里洗澡时接触日遗毒弹受害。

2007年

4月 齐齐哈尔富拉尔基区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发现废旧炮弹100余枚，经省军区鉴别15枚为化学炮弹，3人中毒。

2008年

1月17日 吉林省敦化市受到毒气弹伤害的周桐和刘浩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诉讼。当天上午10时30分，担任原告方辩护的日本律师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提交了诉讼状，提出共计66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12万元）的赔偿要求。

2010年

本年 开始在南京销毁日军遗弃化学武器。

主要参考文献

一、档案资料

〔日〕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编：《毒气作战资料》，不二出版社 1989 年 8 月版。

〔日〕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气作战资料》Ⅱ，不二出版社 1997 年 2 月版。

〔日〕内藤裕史：《毒气作战资料》补卷，日本不二出版 1996 年版。

〔日〕陆军习志野学校：《支那事变化学战例证集》，1942 年版。

〔日〕森正孝、糟川良谷编著：《中国方面史料——中国侵略与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战》，明石书店 1995 年版。

日本七三一审判运动委员会、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等编：《审判细菌战》（全 8 辑），日本辩护律师团发行，2001 年 3 月—2002 年 10 月。

〔日〕近藤昭二编：《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Unit 731: Official Declassified Records），（东京）柏书房 2003 年 11 月版。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北京）中华书局 1989 年 9 月版。

《关于敦化毒气弹的档案》，吉林省档案馆，现字 2 号全宗 9 号目录 41 号卷。

何理等选编：《百团大战史料》，（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5 月版。

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侵华日军在山西的暴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5 月版。

中共河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河北惨案史料选编——侵华日军暴行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8 月版。

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编：《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版。

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对外友协、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移报”文书》，（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二、专著

〔日〕服部忠：《秘录·大久野岛的记录》，自刊，1988 年。

〔日〕冈田黎子：《大久野岛·动员学生的故事》，自刊，1989 年 12 月。

〔日〕武田英子：《从地图消失的岛》，ドマス出版 1989 年版。

〔日〕村上初一：《毒气岛的历史》，自刊，1995 年 5 月版。

〔日〕辰已知司：《被掩盖的‘广岛’》，日本评论社 1993 年版。

〔日〕陆军习志野学校：《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自刊，1987 年版。

〔日〕陆军习志野和平委员会：《自卫队习志野基地 军乡史迹寻访》，自刊，1994 年。

〔日〕行武正刀编著：《一个人的大久野岛》，株式会社ドマス出版 2012 年 8 月版。

〔日〕小原博人等：《日本军的毒气战》，日中出版 1997 年版。

〔日〕石切山英彰：《皇军毒气作战的村庄》（1—4），《周刊金曜日》，1995 年版。

〔日〕吉见义明：《日本军与毒气战》，（东京）岩波书店 2004 年 7 月版。

〔日〕吉见义明：《我生活在毒气村》，合同出版株式会社 2007 年 5 月版。

〔日〕常石敬一：《化学武器犯罪》，（东京）讲谈社 2003 年 12 月版。

〔日〕松野诚也：《日军的毒气武器》，凯风社 2005 年 2 月版。

〔日〕千叶县历史教育者协会编：《千叶县的战争遗迹》，国书刊行会 2004 年 8 月版。

〔日〕千叶县历史教育者协会编：《学校变成兵营的时候》，（东京）青木书店 2004 年 7 月版。

〔日〕战争遗迹保存全国放送网编：《从战争遗迹中学习》，（东京）岩波书店 2003 年 6 月版。

〔日〕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光文社 1982 年 6 月版。

〔日〕森村诚一：《续恶魔的饱食》，光文社 1982 年 9 月版。

〔日〕吉见义明：《七三一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东京）岩波书店 1995 年版。

〔日〕秋山浩（化名）：《特殊部队七三一》，（东京）三一书房 1965 年版。

〔日〕秋山寿惠夫：《质问医生的伦理——在七三一部队的体验》，劲草书房 1983 年版。

〔日〕越定男：《日之丸下的红泪——第七三一部队队员告白记》，教育史料出版社 1983 年版。

〔日〕常石敬一：《目标·石井七三一部队与美军谍报活动》，大月书房1984年版。

〔日〕小林英夫、儿岛俊郎编：《七三一细菌战部队·中国新资料》，林道夫译，不二出版社1995年版。

〔日〕木下健藏：《消失的秘密战研究所》，（东京）信浓每日新闻1994年版。

〔日〕远藤光司等编著：《高中生的追踪——老鼠村和七三一部队》，（东京）教育史出版会1996年版。

〔日〕“究明日军细菌战历史事实会”：《细菌战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1940年的宁波》，（东京）明石书店1996年版。

〔日〕西里扶甬子：《生物战部队七三一》，（东京）草根出版会2002年5月版。

〔日〕西里扶甬子：《七三一部队的生物武器与美国》，（京都）かもがわ出版会2003年版。

〔日〕太田克昌：《七三一免责的系谱》，（东京）日本评论社1999年7月版。

关成和：《七三一部队进入的村庄——平房社会史》，松村高夫、江田宪治等人编译，こうち书房2000年版。

〔日〕松村高夫、解学诗等：《战争与疫病——七三一部队带来了什么》，本の友社1997年版；《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

〔美〕哈里斯：《死亡工厂》，王选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哈尔·高尔特编著：《七三一部队的真相》，滨田彻译，（东京）广济堂1997年8月版。

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版。

步平等：《日本侵华新罪证——化学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步平等：《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纪学仁：《化学战史》，（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1年6月版。

纪学仁：《日本侵华战争的化学战》，（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2月版。

纪学仁：《侵华日军毒气战事例集》，（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年1月版。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日本帝国主义侵晋罪行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韩晓、辛培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哈尔滨）黑龙江省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韩晓：《七三一部队的犯罪》，山边悠喜子译，（东京）三一书房1993年版。

韩晓、金成民：《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上·下），（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谢忠厚：《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8月版。

李晓芳：《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

韩晓：《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事件》，山边悠喜子译，日本ABC企画委员会发行2012年7月版。

黄可泰、吴元章编著：《惨绝人寰的细菌战——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3月版。

黄可泰、邱华士、夏素琴编著：《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第1版。

陈大雅等编著：《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记实》，（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5月版。

邱明轩：《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记实》，（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杨玉林等编著：《细菌战》，（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版。

崔维志等编著：《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3年7月版。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关东军七三一细菌部队》，（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6月版。

《正义的审判》编辑组：《正义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纪实》，（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刘启安：《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6月版。

三、图集

《日本地图》，昭和十三年大日本帝国陆地测量部发行。

〔日〕亚洲民众法庭准备会编：《日本的侵略写真图说》，大月书店1992年12月版。

〔日〕樋口健二：《毒气岛》，三一书房1983年8月版。

〔日〕相马一成：《遗弃的毒气》，草根出版社1997年版。

〔日〕太平洋战争研究会：《图说满州帝国》，河出书房新社1999年6月版。

金成民主编：《日本军细菌战图集》，（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0年6月版。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文物图鉴》，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11年8月版。

四、报刊

〔日〕村上初一：《没有记录的岛》，《核武器、毒气武器——战争的加害与被害》，大阪府保険医協会 1991 年。

〔日〕《中归连》第 17 期 2001 年版，第 35 期 2006 年版，第 47 期 2010 年版，第 51 期 2012 年版。

〔日〕《市民マスコミ》月刊第 304 期，1994 年 3 月版。

〔日〕《七三一部隊、遺棄毒気問題——検討与証言》，七三一部隊真相全国連絡会，1997 年 7 月版。

〔日〕“战后 50 年问题栃木县联络会”编：《七三一部队和残留的毒气弹》（1—3），1995 年版。

五、证言、口述资料

〔日〕郡司阳子：《真相·石井细菌部队——执行极密任务的队员们的证言》，德间书店 1982 年版；《证言·七三一石井部队——迄今首次解明的女队员们的证言》，德间书店 1982 年版。

韩晓：《七三一部队见闻与证言记录》，山边悠喜子译，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发行 2012 年 7 月版。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关于佳木斯毒气伤害的调查》。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山西毒气战调查记录》。

索引

A

安达野外实验场 206, 255

B

北疻惨案 88, 89, 90, 360
北野政次 191, 194, 324, 325, 357
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 189, 191, 197
柄泽十三夫 205, 238, 334

C

催泪性绿剂 19

D

大连卫生研究所 221, 222
大田澄 203, 223, 273, 285, 317, 359
毒气实验 3, 12, 14, 44, 48
毒气作战 50, 59, 61, 76, 147, 160, 352,
363, 364

F

废毒弹处理委员会 96, 101, 102, 173

G

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 231, 232, 233, 349
关东军化学部 3, 45, 46, 47, 97, 113

《关于已发现的外国在中国遗留的化学
武器的一些情况》 4, 97, 122

H

海拉尔支队 216, 306
《化学战史》 50, 66, 147, 148, 365
活体解剖 226, 255, 256, 259, 284, 338

J

吉村寿人 191, 203
芥子气 11, 18, 22, 31, 59, 60, 80, 82, 97,
98, 99, 108, 116, 122, 123, 124, 126,
127, 128, 129, 130, 133, 136, 137,
138, 139, 141, 142, 165, 349, 356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4, 5, 50, 168, 169, 170,
171, 172, 181, 183, 361
九州小仓兵工厂 29
久村种树 12

L

林口支队 206, 210, 220, 221, 310
陆军兵工厂火药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 15
路易氏气 11, 18, 19, 31, 59, 97, 98, 116,
136, 165

M

马路大 2, 4, 195, 196, 207, 208, 209, 215,
223, 224, 225, 236, 248, 255, 256, 260,
262, 314, 315, 316, 317, 324, 326, 350,
359, 361
“满第五二六部队” 3
美国细菌战调查官 326
牡丹江支队 206, 219, 220

P

喷嚏性、呕吐性红剂 20

Q

侵华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 207
《侵华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中国受害
者的控诉》147, 148
“氢氰酸”（茶剂）11, 59

R

人体实验 1, 2, 14, 45, 155, 193, 197, 206,
207, 217, 221, 223, 235, 236, 237, 248,
255, 256, 314, 317, 324, 326, 328, 329,
331, 338, 349, 350, 358, 359, 360, 361
日本 ABC 企画委员会 46, 118, 119, 121,
147, 151, 152, 153, 156, 157, 158, 159,
160, 162, 163, 164, 185, 207, 211, 238,
248, 249, 250, 256, 265, 303, 316, 317,
327, 329, 331, 363, 364, 366, 367, 371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 1, 188, 190, 349
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 12, 59, 150, 355
《日本侵略中国与毒气武器》147, 148
日本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日军化学战罪行展 149, 361, 362
日内瓦议定书 8, 168

S

山西毒气战 367
石井式细菌培育箱 239
石井四郎 1, 187, 188, 189, 190, 191, 200,
205, 206, 223, 226, 243, 248, 265, 266,
268, 273, 293, 314, 316, 321, 322, 323,
324, 328, 329, 348, 349, 353, 354, 357
孙吴毒弹集中地 105
孙吴支队 217, 218, 252

T

特别输送处理 236, 248, 249, 250, 251,
252, 254, 255, 350, 361

W

武汉会战的毒气战 71

X

细菌攻击作战 263, 264, 265, 267, 273,
275, 277, 285, 293, 302, 303, 326,
354
《细菌战与毒气战》48, 82, 148, 267,
268, 269, 363
相模海军毒气制造工厂 30

Y

一重集团毒剂伤害事件 127
遗弃化学武器 4, 5, 22, 95, 96, 97, 99, 100,
102, 103, 105, 107, 111, 117, 118, 119,
122, 126, 139, 146, 147, 148, 156, 161,
168, 171, 173, 183, 185, 361, 362

Z

增田知贞 223, 273, 317, 324, 325, 326,
328, 332
战后毒气受害 361
中岛今朝吾 36, 52

后 记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法和天理人道，疯狂在中国各战场实施化学战和细菌战，甚至利用活体进行各种实验，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战后又千方百计地予以隐匿和推诿，甚至矢口否认，继续掩盖化学战和细菌战罪行的核心机密，而涉及实证的照片资料则留存的更少。笔者在收集、考证和编纂《日本侵华图志》第15卷《化学战与细菌战》过程中，尽管多年来对日军化学战和细菌战问题有些研究，但涉及照片资料遇到收集困难、效果不佳或出处不明等诸多不利因素。为此，笔者充分利用第一手资料，以及此前学术界极少利用的外文资料，并认真吸取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使之在史料、立论、视角等方面有所创新。也承蒙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以及国内外学术界的先期研究，使《化学战与细菌战》能够以较新的面目问世。

《化学战与细菌战》卷除部分自摄照片外，采用了国内外学界步平、纪学仁、关成和、谢忠厚、邱明轩、李晓方、刘启安、“918爱国网站”、哈里斯、松村高夫、吉见义明、后藤昭二、森村诚一、常石敬一、西里扶甬子、山边悠喜子、冈田黎子、相马一诚以及日本ABC企画委员会、大久野岛毒气研究所、日军细菌战被害诉讼律师团的部分编研成果及照片资料。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杨彦君先生为本书稿提供了部分照片。还收录了国内部分网站发表或转发的照片资料，吸收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展览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以及黑龙江省、吉林省档案馆编辑发行的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另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赵儒军所长对本课题予以积极的支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王卫星教授予以卓有见解的指导，山东画报出版社编审人员在策划、编辑和版面设计等方面付出了心血和努力，对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本卷《图志》难免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舛误，敬希大方之家予以指正。

2014年5月 笔者于哈尔滨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和国际法，秘密研制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进行实战演练和人体实验，利用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在中国战场犯下了令人发指的反人类、反人道的罪行。战争结束70年，日本仍然没有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没有承担在华化学战和细菌战的责任，没有彻底解决化学战和细菌战的战后遗留问题。更有甚者，由于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特殊性质，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仍然不断发生伤害事件，严重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本书以图文互动的形式，客观、全面、深入地记录和再现了上述各方面的历史事实，揭露了日本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的历史罪责。

ISBN 978-7-5475-1370-5



9 787547 513705 >

定价：370.00元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日本侵华图志 第15卷

化学战与细菌战

作者 = 张宪文主编

页数 = 370

SS号 = 13877637

DX号 =

出版日期 = 2015.05

出版社 =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综述

- 第一章 秘密准备化学战
- 一、化学武器的研制
 - 二、化学战人员的培训
 - 三、日本关东军化学部
- 第二章 化学战的实施
- 一、大本营的部署
 - 二、日军化学战概况
 - 三、日军化学战战例
 - 四、毒杀平民
- 第三章 遗弃化学武器及危害
- 一、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
 - 二、遗弃化学武器对民众的伤害
- 第四章 追究化学战责任
- 一、揭露化学战罪行
 - 二、对日诉讼
- 第五章 清除毒患任重道远
- 一、吉林哈尔巴岭毒弹的考察挖掘
 - 二、南京的毒剂销毁
 - 三、彻底销毁遗弃化学武器任重

道远

第六章 石井四郎与日军细菌部队的建立

一、“东乡部队”与背荫河细菌实验基地

二、人体实验与逃走事件

三、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建立

四、日军细菌战基地的建制

第七章 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及其他细菌部队

一、东北境内七三一细菌部队各支队的建立

二、南京“荣”字一六四四部队

三、北京“甲”字一八五五部队

四、广东“波”字八六四部队

五、关东军第一部队

第八章 细菌武器的研制及人体实验

一、细菌武器的研制

二、“特别输送处理”

三、人体实验与活体解剖

第九章 细菌攻击作战

一、诺门坎细菌攻击作战之开端

二、鲁西细菌攻击作战

三、浙江细菌攻击作战

四、常德细菌攻击作战

五、浙赣作战中实施细菌攻击

	六、其他地区的细菌攻击作战
第十章	美日勾结免责细菌战犯
	一、销毁证据，掩盖罪行
	二、美日勾结，掩盖细菌战罪
行	
	三、苏联和中国对细菌战犯的
审判	
第十一章	细菌战受害者的民间诉讼
	一、浙江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
遗属对日诉讼	
	二、湖南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及其
遗属对日诉讼	
大事记	
主要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